

大地的城

新豐文叢

$\frac{7}{★}$

(長篇創作)

大地之城

豐村著

新豐出版公司印行

新豐文叢
(長篇創作)
大地

著者 豐村

發行者 韋秋聲

發行所 新豐出版公司

總經售處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二二九弄六號
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版

第一章

軍隊像一陣亂旋風一樣，開拔走了。

、
x
x
x
x

那些老總脊梁上揹着瘡瘡成楞的大行李，鎗洞上挑着印花小包袱，拉成着不見盡頭的欄牛鏈一般的長隊，浮土扛天地走着，看他們那種行軍的勁頭，好像是一個官長教出來的一模一樣的架勢：帽子蓋在後腦瓜上、幌着膀子，大鎗斜橫在脖子上，一條胳膊大捧着。有幾個老總還用着乾裂的硬聲音唱着：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

老總們總是帶着那種威森地神氣，老是像說：

「老爺這一份，可不是好惹的：——俺們就是憑着這個吃喝哇！」

嘩察布，嘩察布，……流滾的長列一直向前拉着。

塵砂壓着老總們的頭頂，濃霧一般埋着行進的長隊，翻着身，打着團轉飛躡。

官長們都像是從口外來的老手馬販，騎着雜色的馬匹，從那帶着黃病色的麥地裏，排成一片片的旋風似的長列，驚瘋地跑着。——那些剛剛牽出棧屋。車轅和鞵套的馬匹。不懂得顛跑，只

是蹙起脖子，歪着頭，搖晃起笨拙的屁股和尾巴，死裏死氣地跑着，於是，塵土揚起了大旋渦，旋渦連成砂嶺似的長隊，滾滾地流奔着。

牛車拉成長長的雙行，死板地格咚着。車上裝個滿載，壓軍的老總鼻子發軟地擺着頭，大槍掛在兩膝中間，打瞌睡。趕車的那些莊稼漢，帶着綿頭綿腦的樣子走着，一手把牛鞭扛在肩膀上，一手抓着撇繩扶住車轆桿。他們都低拉着頭，脚步邁得呆鬆鬆的，臉上給塵砂封粘得發乾。

那些牛低着頭，用蹄蹠劃着地皮走。

莊稼漢親眼看着自己的牲口無精無神的疲乏樣子，心裏就痛楚地想道：

「在家，誰家的頭牯也沒這樣使喚過，像這個走法一準會走壞咧。」

他們想着，心裏一酸，乾燥的嘴唇就說道：

「小牛，安生走，到前邊，可好好喂飽您。」

一個臉上印着大槍疤的老總，膀子幌着幌着，心裏就耐煩了，他從槍筒上抓下一個小包袱，抽出兩床紅色圖案的花被面，打量了一會，就用刺刀插了兩下子，扔到麥地裏去了。並且說道：

「老爺走哪吃哪，到哪住哪，要你幹啥！」

旁邊那個黑豆眼的老總，鬆了鬆肩頭，插嘴說：

「爲啥不梢給您二嫂子？」

「我怕你妹妹不乾淨哇！」

前後十幾個老總的直脖子笑一陣，又疲乏得不能支撐似的沉暈住了。嘩察布的前邊的聲音響

着，牛車格格着，發冷的馬叫聲，遠遠地飄忽着……」

黑豆眼的老總，耐不住這股沈呆的悶寂似的，就鬆一鬆肩頭，說道：

「當兵，一年不打幾回仗，就該算倒她娘的霉喇。」

槍疤臉的老總，那塊疤痕抽了幾抽，說：

「老爺們混的就是這個年月。」

「那真！」後邊一個老總開朗着聲音說。「這回能打開兩座城，哪舅子不回家接文書去。」

「這個人吃人的旱年頭，要地有毯用哦？」

「別說那，」那個老總說。「還是有幾畝地是根本。」

平常總是帶着沈鬱鬱地神氣的那個老總，睜大眼睛望望這幾個伙伴，用袖子擦一把臉，

說：

「您看哩，」他用勁拉拉兩個嘴角。「能把老段打個稀流嘩啦，天下成了吳大帥一個人的天

下，啥也不會愁喇。」

塵砂罩着太陽，太陽發着病黃色，暈暈沉沉地罩着大地。

司務長騎着一個小小的毛驢，一蹶一蹶的跑過來，他向老總們送一個高興的笑臉，斷着聲音

說：

「總司令的命令來啦，打敗老段，齊發五個整月的餉哩！」

老總們都整着頭望着他，沒有誰說話。他一蹶一蹶的跑走了，塵砂把他掩沒了。槍疤臉的老

總搖搖頭，嘆一口氣，說：

「這事又不準頭。」

「這個滑頭事，碰了不再碰啦！」黑豆眼的老總說。他用鼻子，自信自強地哼了兩下。「攻下一座城要準自由三天，俺情願不要這個餉。」

X X X X X

「報告司務長，一個屌人也沒有。」

司務長在院子裏費心費血地思索着什麼似的，那樣子沉悶又單調。但，他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他着急了，他忽然轉過身來，臉面歪在那個老總的嘴巴底下，說：

「你當兵都當瞎啦！去翻！你這熊包，去翻！」

連長背着兩手出現在屋門口，發着惱說：

「沒有燒的，有門有窗戶！沒有吃的，還有活牲口！」

那一個老總趕快打一個敬禮，就跑走了。

司務長凝神看着他那跛腿跛脚的身架，心裏不覺得又嘟囔了一句：

「真熊包，幾年兵給他白當啦……」

但是，連長喊他一聲，他跑過去，並且行了一個帶響的軍禮。

你爲啥老給咱鬧這一套？」連長說。「在當年，咱們做買賣的時候，哪興這呃？」

「你又是摸那塊黑疤痘，」司務長責備他。「你忘了咱們盟誓啣？」

連長那大臉高興透了。他說：

「哎，別提那話啦，你看，」他把司務長領到屋裏去，站在一個牆角裏。「我總看這屋牆不對頭，這裏邊我覺得一定有典故，你量量它！」

司務長伸着兩手量一量那屋牆，又到屋外用那老架勢量一道，沒進屋門，就興沖沖地說：

「×他娘，準差三尺，沒有啥話講啦！」

於是，司務長叫來了十幾個老總，扣緊屋門，用挖戰溝的那些家伙，挖着屋牆，那死牆頭難耐似的咚咚着，屋子打起抖顫，塵土到處飛滿了。

「朦不了咱的眼，」連長估量屋牆說。他忽然轉臉對住司務長，忙裏忙氣地說：「頭門上再加個門崗，誰也不准他進來！」

正在這時候，好像屋子倒塌了似的，一個重重的東西彈在房薄上，那柁樁房子薄顫了幾顫，一個莊稼人就摔了下來。那人嚇得臉色像個白冬瓜，滿身打着顫，一句話也說不出，眼睛要埋到懷裏去似的，磕起頭來了。

全屋子裏的人嚇了一呆，大家發傻了半響。

連長生氣似的，很力踢那人的屁股。

「你是做啥哩？×你小妹妹，你是不是敵人的便探子？」

那人照樣磕着頭，像哭一樣嚶嚶着：

「那裏邊沒有啥東西，老爺！那裏邊沒……」

「你說啥？」司務長瞪着俄勾的眼睛問。

「俺是看家的，老爺，掌櫃的走啦，俺，……那裏沒有啥東西，老爺！」

「×你小妹妹，你爲啥藏到房頂上？」

「那裏邊沒有啥東西，老爺！」

屋牆咚咣咣咣氣似的響着，塵土滿屋子跑着，是誰一下子把牆挖透了，發着像孩子的臉紅色的大粒大粒的麥子向外流淌着。那個人偷眼一看，心裏打了一個驚心跳戰，馬上又是磕頭，並

且說：

那裏沒有啥東西，老爺！……」

「×你小妹妹，我是在翻便探子。」

老總們好像失望了，有的就兩手拉住鐵剷，發着疲累說道：

「找個這窮老鼠窩。」

瞪着兩個呆眼，看着這種情形的司務長也不帶勁了，但是，他說：

「鑽進兩個人去看看。」

「不要慌！連長叫。」誰進去，得先翻翻他身上。」

於是，照着連長說的辦了。兩個老總打扮得利亮亮的，進到屋牆裏邊去了。一會，從裏邊拆出來兩個發鏽的青錢網，並且喊道：

「多進來幾個人！」

那個莊稼人嚇傻了一會，就忽然放聲哭了。他趕緊爬起來，一屁股坐在牆洞口，淚汪汪的眼睛盯住了老總們的臉，叫道：

「這裏邊沒有東西呀！老爺！叫俺多活幾天吧！」

連長氣惱了，氣也不願喘了，他真想給他一刀子。

司務長就給連長使個眼色。說：

「拉他出去。叫他找幾個人來支官差。」

那個人被幾個老總打着頭，屁股和脊樑，到底是哭哭啼啼走出去了。一個老總拿着帶刺刀的長槍跟着他。並且時時罵道：

「走快，臊你媽！」他不說話，低拉着頭，吸着鼻子走着。他心裏真想哭一場。他覺得他冤屈，也覺得心頭難受，他顫着嘴唇惱恨那些老總們，想一想，他又埋怨自己。爲啥不把自己心愛的家物和銀錢埋到地底下？爲啥自己要留在家裏不肯走？爲啥不在屋樑上爬得結實點？他搖搖頭，深深嘆了一聲氣，心裏苦楚地說道：

「俺這家產，能從這就收下去麼？天爺呀！今年又是個十打十的壞年景！」

他覺得他沒法活下去了，他咬一咬嘴唇，拳頭握了一下子。但是，那個老總的一聲罵，把他提醒了，他又感到了一陣恐怖，兩個膀子馬上打了幾個抖。

「祖師爺爺保佑，」他忽然想道。

於是，他的嘴唇顫着唸起佛咒來。並且，他想捧起兩手，蹣蹣脚，喝上幾口法，他拿了這個主意，他把這個老總領到佛堂裏去，領到祖師爺的面前，求下仙來，老總們就得給他磕頭作揖了。到那時候，誰還怕誰？

他心裏鬆朗多了。他的肩膀抖了一抖，又咳嗽一聲。但是，當他走近寨牆邊那個三套間小黑屋佛堂的時候，他的心卜卜的一陣跳，心情又變了。他覺得他把不穩，他有點胆却和害怕。爲啥以前不天天到佛堂裏來用功夫？祖師不怪罪麼？但是，他硬着心腸走進去了。

佛堂裏，兩邊牆上成排地掛着紅纓鎗，祖師爺的神位高高的座在正牆上，兩邊陪着紅綠綢子，七星寶劍閃着月亮的光輝。紅豆大小的油燈光亮搖動着，一柱香火正冒着長烟。貢桌前面還站着一個人，那人低着頭，兩手做成塔形捧在懷裏，蹣了幾脚，喝着法。

他高興透了。他還打算和那人說話，那個老總插腔了：「您在這地方還安賞！」那個老總說着，走到喝法那個人前面，照頭打了一巴掌。「你不出支差，你在這裏做啥？」

那個人一動也不動，照樣眯着兩眼唸佛咒，唸完以後，他又蹀蹀脚，喝了幾口法，兩手向下劃個大圓圈，用搓熱的手掌擦了擦臉面，然後才慢吞吞地答道：

「俺在侍候祖師爺。」

「臊你媽！你侍候老天爺也得打官差！」

他瞪了瞪那雙驚驚筋筋的眼睛沒有說話，幾槍托就打在他的膀子上了。他打了兩個趑躅。生着氣，蹙起脖子來，說：

「祖師……」

「臊你媽，走！……」

他站在牆根邊上，又向祖師爺的神位低下了頭，弓起脖子咽了一口響氣，兩手正要捧到胸前去，一個嘴巴就飛到他的臉上去。

「祖師……」

二

黃昏迷麻着眼睛走來了，漫地裏是一片暈沉和迷糊。割人手臉的野風，像走過一條緊繩子一般，啾啾的響着。遠遠的村落，被烟霧和黃昏埋住了，看上去，是那樣的黑濛濛的大影子。

漫地裏寂靜得叫他想起了許多害怕的事，他的心就壓也壓不住似的，禿禿的跳了。前面那個黑塔塔的趙家坟，埋着趙家那個爲了給她妹妹爭一把麥秸而上吊死的新媳婦，而宋家那個孤冷冷的閨妮坟也晃在他的眼上來了，他縮了縮脖子，兩手掌就浸出黏糊糊的冷汗。他想架起脚跑一，但，他又覺得，這樣作法，太沒有胆量，就咳嗽一聲，乾着嗓子唱道：

「有孤家與兵，

蓋九——

蓋九州嘯！

.....

他心裏那股難受勁，叫他一句也唱不下去了，死心塌地唉了一聲，擺擺嘴巴，自己覺得自己
啥好辦法也沒有了。「嗨，這種日子！.....」

一轉念，他覺得老天爺太擺弄人了。在這一年上，明明是該下雨的天氣，它就要刮風，焦人的太陽，天天晒着，把好好的田地都晒乾了。莊稼人的眼睛都愁壞了，瞪起愁眼看看天，天上是晴朗又晴朗，太陽火似的照着，熱刺刺的光線射着，白楊樹的葉子也晒捲了，野草的葉子挑旗了，而秋莊稼沒有種下，好好的田地空起來了，那麼一片平光光的田地也給乾死了。

莊稼人把關爺抬到廟外來晒，塔上求雨的神棚，派人到黑龍洞去取水，但是，高高的天空仍然是亮光光的，太陽仍然是熱刺的，田地仍然是焦乾的，秋莊稼用神法也種不上了。

「老天爺真想叫人吃人啦。」

佛堂裏大仙下來了，——是撲在張師傅那個忠心的徒弟二成身上的。二成搖着頭規着膀子，兩手抖個不止，嘴裏嘟嘟着：

「年景壞來，

人心橫，

我看你們都會有災星，

阿嘟嘟，嘟嘟，

破災只有一條路，
家家都得備紅纓，

呵嚶嚶呵·嚶嚶……

莊稼人愁迷着眼睛，焦悶悶的心裏想道：

「天說，這總算魔道，可是，也算是神靈指點的咧。」

但是，莊稼人只是一心一意的盼着豆大的雨點，盼着壯稼種得足足，盼着收成透透的。就在眼前這大旱天，這個十成壞年景底下，莊稼人也只是愁眉苦臉的說：

「秋莊稼沒見面，來年的麥子沒種下，叫莊稼人可怎辦呢？」

偏偏在這發乾的土地上，老段和老吳又打起仗來，窮慘慘的農村裏過兵，霸王似的要着糧草，車馬，餉銀，官差……。老總們，像一個耙地的鐵耙一樣，不管不顧地耙過村莊。能帶的都帶了，帶不走的也都輾碎了，村莊上，家家戶戶都是空空的，人人都好像得了一場大病，人人都掛着愁眉苦臉，人人都發愁發得心都要死了。

「唉，這種年頭。」

他不敢想了。他幾年的苦心積下來的糧食，自己的祖宗留下的連動都不肯動一下的老青錢，心愛的財物，——這些他預備過欠年，並且可以够買幾畝地的心血，都被老總們不問輕重地拿走了，糟踏了！他覺得這真不勝殺死他，他寧願叫老總們殺死他。所以，當老總們排起長隊，從他村裏出發的時候，他跟在後邊攢着他們。

「啣！這叫俺怎得過？」他真想哭了，常常踩着腳自語着。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跟着那長隊走到底會有啥用處，他總是跟着，暗暗不離地望住連長，司務

長，槍把臉和黑豆眼的老總，自己總覺得自己不能夠叫他們走脫，而他總會有辦法似的。他帶着有時難受，有時悲哀，有時惱憤的心情，心裏總是自語着半半拉拉的句子：

「這種龜孫！……求求您吧，老爺！……」

天黑盡了，老總們宿營了，他也走進林子裏去。但，他不能看到他所認得的老總們，就那麼帶着慘頭慘腦的敗興樣，苦寂寂的來回走在街邊上。

人脚稍定的時候，他被一個崗兵抓起來，送到一個麻臉的連長跟前：

「你是幹啥的？」那連長問他，他歪着眼睛望一望他，覺得不認識，一句話也沒響

那個麻臉連長上去打他一耳光，他才打一個啣蹠說：

「俺來攢俺的東西。」

於是，他被綁在樁樹上綁了一夜，第二天他就給麻臉的連長的勤務兵背着鎗和行李，一直走了兩天才放轉來，現在，他只想安安祥祥的到家，看見自己的爹娘，老婆和孩子也就够了。

他的心一沉靜，漫地裏那股淒涼勁，又向他包圍過來了。遠得模糊的那種狗叫的聲音，聽起來，叫人覺得孤苦又寒酸，那聲聲哀哀的飄忽着。野貓子在孤坟的小樹上，四處朗播着惡笑的聲音，野風嗷嗷着。他的蠢笨的脚步擦着地，衣襟繞在大腿，發出來好像有幾個人走路的声音，他又害怕了，很想回頭看一看，但，又不敢這樣作，於是，手心裏又浸出了兩把汗。

「要到家啦。」他說。壯着自己的胆量。

他走進寨門的時候，脚步就忽然遲疑起來了。他想他應該怎麼走到家裏去呢？家裏人看見他，是高興呢？還是會大哭一場呢？家裏人有沒有逃回家裏來呢？他用着他老實的心眼想像着，並

且推測着。心裏就帶着摸不清頭的高興勁暗暗說：

「俺娘準會天天跪在天爺台那裏、禱告着『老天睜睜眼吧，叫俺福運平安回家吧！』俺一到家……，」

他的心噗通一下，像掉到泥水坑裏似的，一切事都沾膩了。他的心卜卜跳了幾下子，頭一暈沉，脚步又邁得跛跛顛顛的了。但是，他走進了大門，便硬着心又推開屋門走進去了。

他老婆——福運嫂子正低着頭，坐在床沿上梳辮子，一看他進來，趕緊放下草辮，心裏又快活又激動他望住他，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他站在那種浮忽昏迷的燈光下，平皺着眉頭，半響沒有看清什麼，就問道：

「咱爹咱娘咧？」

「睡啦，睡大覺去啦。」福運嫂子說。她一見他，心裏就狂喜的激動。但是，不知道要說哪種話，不知道自己應該有個什麼動作，臉上也是那種一味死板的笑，兩手扣在肚子上，腳跟站着，眼睛不離他，可是，肚裏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一直沉默着。

福運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兩肘放在燈桌上捧住臉，眼睛望住搖晃的燈頭，心裏很納悶，一句話也不說。

福運嫂子黑樣站着，後來站得沒勢了，看看自己的男人那個喪氣樣，心痛了，這才湊近一步，說：

「放着不叫你留在家裏吧，你偏不聽說，你說你要看着家裏的東西，你守着不也是不當事？唉！」

他輸理似的，一聲也不說。

孩子睡得死死的，屋裏一點聲音也沒有。

福運嫂子忽然把托着顫膀的手拿開，把臉湊近他去，驚神担心地說：

「你從哪來呢？吃飯沒吃呢？」

福運搖頭，唉了一聲，一句話沒說，就要上床去睡覺了。他那種煩煩亂亂，悶悶躁躁的神氣，使福運嫂子一點也不能安靜了，她作不下活去，吹滅燈火，也睡覺了。

但是，她睡不着。她想，她的男人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曲，她的心就有點痛。她用手摸一摸他的背脊，膀子，兩肋和腰，她覺得他瘦多了。想想遭遇的這種冤枉事，心裏湧起一陣酸楚，就吸着鼻子哭起來了。

他扭過臉來，兩手按住她的抖抖的膀肩，說：

「你哭啥呢？」「你不知道叫那些兵雜種怎得擺弄成這樣啦！」她抹一把鼻子到床頭上。他單單嘆息了一聲。

福運嫂子爲了安慰他，疼心他，起初就摸摸他，後來就用自己的身子貼緊他，用手撫摸他的胸脯，心口和肚子。他不動不響。後來，他感覺到自己還有點幸福似的，就慢慢扭給她一臉，慢慢把手放在她的身上，把嘴巴放在她的脖子裏，毛胸脯貼在他的乳峯上。一句話也不說，福運支起胳膊肘子欠起身來，福運嫂子就把她的身子移到他的胸脯底下去，這好像是祖仙傳下來的老規矩，而自己也好像做熟了這回事，到現在，沉默就好像變或了親密的言語了。

但是，他的手抱住她的臉，兩對眼睛在黑暗裏默默對視的時候，福運嫂子彷彿覺得不說幾句話難耐這種會神的樂趣似的，就說道：

「你回來啦，就好啦！咱家有兩天沒動煙火啦，明個咱也沒啥吃，這日子可怎打發呢？」

福運的心一沉，心裏那股興奮跑走了，再也提不起心勁來了，他把臉平放在她的肩膀上，嘆了一口氣，他就從她的平光光的身上滑下去。

第二天，福運嫂子大清早就帶着兩個孩子到地去撒麥苗子了，她們回來的時候，太陽高高的爬上了屋頂。她把一籃子黃澄澄的麥苗放在鍋台上，走向自己的屋裏時，公公和婆婆喪頭喪臉的並排坐在她的床沿上，不動也不說話。

「他還沒起麼？」她問。

老公公低拉着頭，連看也不看她。婆婆說：

「俺福運病啦，唉，燒手熱，……」

她走過去，站在床前邊，看了他兩眼，就低下頭來，眼淚把床幫都打濕了。

x x x x x

細絲一樣清快的春風，把光查查的柳條又吹綠了。高大的白楊樹，在闊朗的晴空底下挺着身子，發出青白的顏色，毛蟲瘡癩爬滿它的硬生生地枝條，隨風搖擺着。野地裏野草從它的乾枯的老莖上，也放出了芽尖，榮榮的青氣，像遠水似的一片片的閃動着。冬天給趕跑了。春天，像一個小脚大閨妮一般，從老遠老遠的地方，搖搖顛顛地笑着走來了。

太陽天天開朗着一張大臉面。

但是，在平常，把春天當成爭一位座上神的莊稼人，這年頭，誰也沒有心勁招呼這些事了。每天，當他們的睡眠一睜開，看到窗縫裏透進來的亮光時，他們的心裏就嘆一口氣，那意思是說：「這日子可怎得打發呢？飢春三個月可用啥支撐呢？」

一個死去滿來的冬天，把莊稼人都過够過苦了，壯年漢子都像從傷寒病堆裏爬出來，肌黃面

瘦，臉上好似叫蜜臘塗過一道，黃得叫人難過。老年人，一層一層的瘦皮低拉滿臉，眼睛陷得很深，嘴角狠命向下垂着，好像經過一道風乾。小孩子，個個都帶着一個透明似的大肚子。他們胸脯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凸露着，脖子很細，頭大得幾乎叫人不信是他們自己的。他們，原是斗人歡喜的一付嘴臉，也被飢餓擺弄成刻刻劃劃的死板像了。

「聽老人家說，光緒八年就是個人吃人的年頭，而民國的第八年，」老年人遲疑着，嘆了口氣，不安地又說：「莊稼人能從這裏斷根麼？」

莊稼人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人能斷根的這回事，他們不相信。他們心裏插着攪心的刀子，壓緊眉頭仍然俟過着這種吃野草樹的日子，心裏總是希望着：吃得飽飽的，日子過得想要幾畝地就接幾畝地文書的好年月。

年發就是這樣一個人。很多天，他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了，但他總不忘牛屋裏那匹小黃牛。每天，當那牛已經吃完草，應該牽到院裏去的時候，他捨不得，他總覺得牠沒有吃飽。他再加一把乾草給牠，看着牠磨着下巴吃完、這才肯把牠綁在院裏的小樹上，騷一騷牠那炸起的毛叢，心裏難過地說：

「這牛瘦了，就要瘦得不能打套了，唉。」

這時候，他才覺得他是真倒霉了。垂頭喪氣。他像往常碰到沒法辦的困難事時一樣，背起兩手走到自己的老坎上去。他不聲不響向爹娘的坎磕三個頭，就躺在坎道裏，枕住一條胳膊睡個半天，有時候睡到深夜，才爬起來走回家裏去。

因為他的這個脾氣，養成了他老婆一個非常急躁的性子。她總是指住眉頭罵他：

「你光會找你那死爹，你那死爹不知道能當你的啥事？大人孩子要都餓死，你可睡在爹懷

裏去吧！那你就好受啦，那你就放心啦！」

年發氣急的時候，瞪着眼睛說：

「你吵就能吵出給法來哦！這家給你當！」

「我當還當不來麼？」老婆掀看嘴唇。「叫我當家，幾百年前我就把牛賣啦！——這年頭留牠啥用？吃的乾草不用錢麼？死着心眼。……」

「你賣牛？」年發瞪着餓勾子的眼睛，這句話氣得他再也不能不發恨似的說。「你以後還種地不？還吃飯不？娘們家，您怎不出去買點東西？你能把這家攪攪好麼？」

他老婆又指着的他鼻子大罵一陣，就連哭帶叫的哭起來了。這時候，他又覺得他不該惹她了，婦道人家當然沒有見識，也總是爲了自己家好，他於是懊悔了。但是，他不向他們的老婆表示，仍然蹙聲蹙氣地說：

「你把家產哭乾哭淨就好啦！」

「我哭，我哭，」他老婆擰一把清水鼻涕抹在鞋後跟上，哭着道：「良女嫁上這樣這男人，可怎麼過呀……呀！噯噯，嘿！……」

「你死去！」他發着惱。「你死去那？……」

「死也不想和你這男人過。」

「你死了最好！」他的嘴再劃過一道死了的笑紋。鼻孔裏啾嚶了一下子。「死一個人，我少作一個人的難！」

他的老婆發瘋地跳了一下。

「你這話都說出來啦，你這話都說出來啦！他老婆像風一樣躡到廚房裏，拿起一塊磚頭把鍋

打壞了，她嘴裏嘟嘟着把老爺撕下來，把盆子和碗也都揮碎在地上。「都不要吃飯啦，都不要吃飯啦！」

年發氣得眼都蹦出火星來了，他跳邊廚房裏，看了打碎的鍋碗，他很想痛打她一頓，但，他一時慌忙得忘記了動作似的，抖戰着身子站在那裏，就顫着兩手說：

「你瘋啦？你瘋啦？這是錢買的呀！錢！……」

他跺着腳，看一看那些碎片，眼紅得就要哭了。

「好。」他跺着腳說。「我餓死你，我餓死你！」

年發氣惱得不知怎麼來辦這件事，身子連連打着哆嗦就走到牛屋裏去。他一屁股坐在草鋪上，仍然說着那句話：

「我餓死你！」

但是，想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傻呆起來了，他不聲不響抱住頭坐了半天，心裏像納填着一塊大磚頭，悶悶地不好受，便挺身睡在草鋪上，蓋起被子睡起來。

他納着悶氣的鼾聲睡着。他覺得他正請着要人吃酒席，他喝酒喝得滿臉發燒。這時候，他的胃口也最好，正對那份紅燒蹄膀下着筷子，並且想端起碗來自己吃掉。那白生生的細麵尖饅頭，一個他分作兩口吃，但是，還覺得自己沒有吃飽，於是，他說：

「再生法添四個碗吧。」

「兄弟！」一個綿澀澀的聲音喊。

他不願意動。但，他那睜開的一隻眼睛，已經看到他姐夫坐在他的草鋪上了，他才慢慢的起來。

「您姐姐死啦。」他姐夫低着頭說。

「是啥病？」他問。

他姐夫連連嘆了幾聲氣，就說：

這年頭，兄弟，嗨，除了大戶主，兄弟，誰家還有糧食吃？就俺也是放一點糧食叫兵躊躇光啦，幾個月還不是吃棉籽麻糝黍玉黍蜀心子？這，兄弟，這不是糧食而當糧食吃還會好？您姐姐吃這飯，起初屙不下屎來，後來肚子漲，躺了十幾天，就沒法治了，嗨，掉下幾個孩子，這年頭，嗨，……」

年發也跟着嘆着氣，搖了搖頭。

「這年頭，嗨，」他姐夫眼也不抬的說。「今個想埋葬，兄弟。」

「那，我跟倦家裏，就去吧。」年發說。

他帶着不提勁的樣子走回家裏去，走過廚屋門口時，他眼睛又冒了火，心裏很想再發一陣脾氣，但是，他的頭碰上了屋門子，門在緊緊的閉着。

「開開門吧！」

屋裏沒有一絲聲音。

他又發氣了。他帶着惱跑到窗根底下，揭開窗簾子看一眼，他的老婆用一根新新的牛撤繩把自己吊在屋樑上，紅色的眼睛張得圓圓的，頭髮一縷一條的撲蓋在臉面上。

他大叫了一聲，頭覺得木了一下，他站不住了！兩手很想抓住牆壁，但是，他作不到，他順看牆根倒下去。

X
X
X
X

一開春，莊稼人想閑也閑不住了。一片好田地一冬天叫雪蓋得暖柔柔的，張着手鬆散着。被雪流浸過的地面，發着黑紅色，看上去，好像澆過一道老陳乾醋，厚厚的一層土鬆起來了。莊稼一看見這種喜人的土地，就沒有心再呆在家裏了，所有的黃拉拉的乾瘦手都找着莊稼活來做了。太陽發着暖虛虛的熱氣。漫地裏像遠水一樣飄飄地的熱氣，從爛草堆裏，樹根邊上，坎頭上，光查查的麥顆叢裏，坑壇縫裏，滿地滿野的上昇着。土地似吃飽的餓漢子一般舒坦，就等着主人的犂頭來親吻了。

漫地裏都是受過氣的孩子似的，鬆洋洋的莊稼人，但，這些莊稼人也都像倔強的野牛，頑力頑氣的做着活。有的刮地，有的送糞，都是那一個不緊不慢，不停不歇的樣子。那神氣，好像說：

「莊稼活不用啥本事，單看有沒有纏勁咧。」

但是，莊稼人所說的緊死病不知從哪個地方走到這裏來了。有的人，做活做着，覺得太陽把頭晒得很熱，眼睛慢慢發着黑，頭一木，躺在地上就再也起不來了。有的，忽然覺得自己渴得要命，於是，舌頭乾了，嘴唇乾了，嗓子乾了，甚至，心裏也覺得乾了，一步走不動，一句話也說不出，就和做活的傢伙一起板倒了，死了。

「病都不病，就死了！老天爺真狠心的要絕人世啦。」老年人議論着。

· 婦道人家天天到廟裏去磕頭，禱告着：

「保祐俺家裏人吧，關爺菩薩，保祐俺家裏老少平安。」

神靈在神座上坐看，默笑着。莊稼人還是照樣忽然就死掉。

大薰死得越法叫莊稼人唉聲嘆氣了。

那一天，大熹有三天沒有拉屎了，但他覺得這是常有的事，他不在乎。這一天，他覺得他非到毛房去不行了，或許是要鬧肚子了。他趕緊蹲到毛洞上，但是，屙不下來。他覺得他的腸子漲得難受，他咬住牙關，抖緊膀子，想一用勁把屎拉出來，但是，當他搖着兩隻膀子的時候，他一口氣沒有接上，就瞪了瞪眼睛，攤在毛屎洞口上，死去了。

大熹媳婦把二成從佛堂裏叫回家裏來，他站在他哥哥的屍首前邊呆了一會，埋怨着說：

「大哥，我叫你天天到佛堂裏去用功夫，你不肯，你要聽我的話，還會有這事麼？這不死得冤屈麼？」

他說着，掉了兩滴眼淚，心裏覺得一陣酸楚，一會，他用袖子擦擦眼睛，又嘆着氣，說：

「唉，罪人罪死法。唉！……」

大熹第二天一早就出殯了。當棺材抬起來，二成抱着他那只顯兩隻大眼的怪子，一脚把瓦礫碎的時候，大熹媳婦哭得運動也不能動了，她發不出一點聲音來，只是睜着那呆呆的眼睛，喘着氣。

「攙住她，叫她歇歇氣。」有人喊。

她像一條死狗似的被兩個人架着，向前走着。

大熹的十九歲的閨妮小妓，尖聲嬌氣的哭着。她的聲音一點都不關心似的飄盪着。她用一個手巾蓋住半邊臉和一隻眼睛。她那另隻眼，用哭的樣子迷縫着，一眼看見趙財主那黑門樓底下那個穿長袍馬褂的趙中元。她忽然覺得惱恨他，她覺得他總是在調戲她。她心裏暗暗罵道：

「死王八，壞兒種！……」

他和她對了對眼睛，他樂極了。他抖抖膀子，高興得心窩裏一動一動的，自己說道：

「蠢爹一死，看你還……」

大憲死了，埋葬了，一家生活的大担子放在二成的膀子上，但是，二成被親師爺迷了心似的，死心塌地地天天呆在佛堂裏，家裏的事彷彿和他一點也不相干，他連想都不想，就是沒有飯吃，他也不在乎似的。

「二兄弟，咱可生個啥辦法過下去呢？」大憲媳婦一見二成，就用商量的口氣說着。「咱幾天不見一樁糧食啦，誰家能永久不動烟火麼？」

「有法。」二成說。「車到就有路。」

他總是這麼說着，說罷，就站起來到佛堂裏去了。

這一天，夜很深了，他還跪在祖師爺的貢桌前面唸咒，捧着手，像一個癩嘴老太婆似的嘟噥着：

天靈靈，

地靈靈，

保俺一家有飯吃，

保俺一家免災星，

他一直唸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唸够了一百遍，但是，自己跪得腿疼腰酸，頭也木沈沈的了，他站起來，直想惡心。

他帶着難受的樣子走回家裏去，心裏兀突突的，眼睛看也不看的地走着。他走進院裏的時候，他看見趙財主那大兒子從他姪女小娣的屋裏走出來，並且說：

「送都不送我，裝那樣做啥？你還能說……」

「誰家的龜孫子？」二成躁着腳大罵一聲，自己想順手抓一條棍棒來。打他個肉爛。但，他還沒找到，那個人就爬到牆上去了，說道：

「走着瞧，二成！你欠俺的糧食不還，叫你看看王法。」

二成眼看着那個人跳下牆去，聽着自己姪女門門的聲音，他心裏就感覺自己是受了一場大奚落，嘆了一聲氣，自語道：

「咱一輩子，算是輸給他理啦！」

他心裏很生氣，懶散地走進自己的屋裏，但是，這時，他不想睡覺，低着頭，坐在床沿上死着不動。

他很想點事，但，他心裏糊裏糊塗，想不清楚。就唉嘆了一聲。後來，他忽然顫着心想到他嫂子身上，兩眼張得精靈靈的思量一會，蹣起腳尖去走到他嫂子住屋的窗根窺聽一會、就去撥弄她的門去了。

大憲媳婦在床上好像做夢似的說道：

「小他爹，顯顯你的靈驗吧？」你死了也不要忘掉俺這大小哇，顯顯你的靈驗吧！」

二成忽然感覺全身發冷，打了一個寒戰，驚駭的眼睛四處望望，趕緊又走回自己屋裏去了。

「這怎麼能對得起大哥？要叫村裏人知道一點風聲，還能得站在人家臉前邊說話麼？」

他睡在被窩裏還覺得自己懊悔得心裏的志志顫着。

他吹了燈，靜靜地聽了一會夜的聲音。後來，他翻了一個身，又自語道

「來年年景一好，我準得娶一房親。」

不久，他的呼嚕聲滾滾地響開了。
黑黝黝的移動着，夜單調而寂靜，彷彿是死了。

三

太陽一落地，紅霞把半邊天都要燒焦了。天色愈變着，像得了緊急病似的，一會就變幾個顏色。忽然間，紅霞似一個跑了氣的球胆一樣，慢慢緊縮着，後來就被太陽帶到地下去了。了
黃昏從那遠處的灰色的地平線上爬出來，跑馬似的飛騰着。它的灰暗的大尾巴掃着，霎眼間，它把世界縮遍了，夜就來了

村莊被黑暗埋住。

天一過傍黑，老年人就帶着怨氣，嘟囔說：

「這時候還不上住門子，是等財神爺來麼？」

媳婦們趕緊把大門關上，扭頭就囑託自己的孩子說：

「混子的槍炮不認人，晚上可不要亂跑啦。」

孩子們抖着膀子，袖起兩手沒說話，她就生氣了，瞪了他兩眼，向廚屋裏走着，又說：

「不聽話，可叫您爹打死你！」

他坐在風箱蓋上，拿起自己的草包子，不言不語編起細草辮來了。——頭壓在她的一隻膀肩上，那樣子好像決心要和這長夜戰戰氣力似的。

上年紀的老婆婆們坐在炕頭上，兩脚埋在被子裏，拿着信女的禱告樣子低着頭，兩手蹩蹩筋筋地編着大積粗麥秸，不斷嘆一聲氣，心裏好像有許多作難事，但她不願說出來。有時候，她心裏耐不住似的，纔說幾句：

「像王莊王老七家，那個敗戶主還有啥錢？可是，混子也把他家裏的人抬走啦。」媳婦抬頭看了她，覺得沒話可說，連連咳嗽兩下，嘆口氣，又把頭裝在膀肩上。

她從舌根上咳了一聲。又說：

「年景一壞，混子抬人也不睜眼啦，泥錢也想當錢用啦。」

男人們坐在自己或者鄰居家的牛屋裏，也養成了那麼一種不聲不響地坐夜的脾氣，他們總是那麼幾個人，一到晚上就坐在一起，一直到夜半人靜，各人才伸伸懶腰回家去睡覺。他們有的也編草辮子，有的搓繩子，有的像小鞋舖的老板一樣，用木板夾住大鞋底子穿挪。他們的沈默使他顯得都很死板，蠢笨，他們那樣子，好像就是：能熬過這日月，也就够了。

牛臥在草舖上，鏟着牙板嚼口沫。

夜靜得幾乎能夠聽到星星霎眼的聲音。

帶着水濕的槍聲冷冷響了兩下子，這聲音像針尖一般刺在這些人的沈呆的心嘴上，他們的脖子都驚嚇得挺直起來。眼睛向着門口和窗戶傻瞪一陣，心跳得很慌。

大家停着兩手，對眼看了一會。

「又是叫號咧。」老成又用膀子搔搔癢說。

大家沈一沈心，啞靜了一陣。

四禿子在頭上嘩嘩搔一陣，一嘴把葶子的穗頭咬掉，鼻子哼一聲，說道：

「光咱村里混子，能指清名姓的就有四十多個，這世道還怎會不亂？」

「老人家說過，」年發拐着胳膊肘子穿挪鞋底子，脖子連連晃動着，說。「荒年賊子衆，亂朝奸臣多，——這是駁不倒的啦，像今年，可真說不定要亂成個啥樣……」

說話之間，絲燥的槍聲又響了一排子，那聲音好像是在牆外打的。他們都嚇傻了，一個人伸手把油燈打滅，伏到壞槽低下去。

街上，雜亂又寂靜，好像各種各樣的聲音在，響着。

忽然間，一陣急忙的亂脚步跑過去了。……

「放水啦。」四禿子在噪眼裏呼嚕着。「這可不知是咱村誰家該破財。」
一個睡倒的人用脚蹙了他兩下子，他不說話了。

混子出了水，槍聲很久很久不再響動了，他們都爬起來，擡着腳手從門縫里向外瞧瞧一陣，這才敢走出屋子去，眼睛發着呆，逃跑似的走回自己家裏去。那種害怕得發慌的勁頭，八總是在心裏說着：

「天一閉朦眼，就把人抬走啦，還不睡在被窩里去，會有個好麼？哪還藏得住麼？唉。」

但是，在中夜，在十字街上那幾個飯舖和酒館里，那些飯客和酒客們，野猫子似的大叫着。他們做着懷，眼圈紅紅的，總是帶着醉熏熏的樣子。

「蓋口子，今夜俺得把守頭道風。」快腿子拳頭壓在油漬的桌面上，說。「要幹不了，龜孫分股。」

叫蓋口子的人抬起血紅的眼圈望望他，伸起脖子喝了兩口酒，一句話沒說。

快腿子生了氣，從懷里把黑寸寸的傢伙掏出來，按在桌子上，挺着脖子說道：

「老郭！摸出你的良心來吧，湯俺這傢伙俺這人，說啥一個買賣叫俺分一股？」

蓋口子又喝了兩口酒，沉默一會，說道：

「你想進院子還是想進屋子？」

「俺幹不了？不配？」

蓋口子驚着眼珠子望地幾眼，不願說話似的。

「喝罷，多喝幾口腳輕點。」那個漲紅鼻子的尖嘴子老六，他每每多喝了一點酒，走路時就像風吹着似的。「今夜還有幾十里路等着咧。」

大家都沈住聲了。

夜慌慌張張的走着，風抱起尾巴，把那靜靜瞧的街道填滿了。

快腿子忽然站起身來，把那黑傢伙放在桌子上。

「這趙買賣俺不跑咧。」

「好呃。」蓋口子硬着聲音響。

看着他們那種驚氣樣子，幾個老夥計，瞪着紅絲眼珠。無法說話似的發呆了。

埋着下巴打瞌睡的趙掌櫃，從拐尺樓台的懷裏出來，連聲問道：

「這是爲啥？好好一家人，這是爲啥？」

趙掌櫃霎霎眼，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抖抖肩膀又說：

「股多股少，還不是您們化麼？這是爲啥？」

「賃我這傢伙，半個股出賃我這傢伙。」快腿子綳緊一張臉。「誰賃、賃給誰。」

「哦？哦？」趙掌櫃驚心驚魄的叫着，「您想洗手麼？」

快腿子沒回答，趙掌櫃馬上望望蓋口子的臉色，回頭又問道：

「你真想出賃你的盒子炮麼？」

趙掌櫃默默的歡喜着，抖一下肩膀，把上半截身子伏在桌子上，臉對住蓋口子，壓低聲音

說：

「俺不能跟您跑一趙麼？」

他又趕緊直起身來，用手摸摸眉頭。

「老馬弟，你那盒子炮不能貸給我麼？」

趙掌櫃正高興得縱動他的肩膀的時候，老五那賣鍋餅的破聲音喊到門口上了，並且，他推開門子伸過一個頭來，張起兩隻笑眼睛，說：

「還留幾斤熟鍋餅？」

他走進去，趙掌櫃拉起臉色來，抓住他一條胳膊。

「老五，你爲啥不跟他們跑幾趙？這年頭，和尙還能嫌禿子沒頭髮麼？」

老五沒頭沒惱傻笑着。

「玩玩去罷，老五，」漲紅脖子的人說。「只當溜溜腿。」

「俺能麼？……」

信號槍在林外拉起長噪音響了一下，他們就起身了。趙掌櫃一手拿住一把鎖，一手提住盒子炮，就說：

「俺算說定啦，老馬弟，你在家等着清錢吧。」

他銷住門子，把盒子炮斜插在褲腰帶上，慌裏慌張的大聲喊了一句：

「老五，咱倆一齊走，可要跟上蓋口子。」

這時候，二成才從佛堂裏走出來，恰和他們碰了頭。趙掌櫃心一慌，就伏在一個門樓底下學那老狗睡覺。老五也心虛得跳了一陣，順嘴喊道：

「熱鍋餅！油鹽鍋餅！」

二成連看也沒看他們。心裏依舊按着成規，唸着：

天靈靈，

地靈靈，

……

夜靜得發顫。風推着黑暗在打滾。

x x x x

高天總是那個暈冥冥的樣子。黃風天天在刮着，把天都吹乾了，把太陽也吹暈了。

大桿混子起來了。李大個子那一桿五百多人佔住宋寨，有三台大戲在唱着。各村裏的公事人都到那裏去說合和求告，各村裏的莊稼人排起長隊，抬着貢桌，桌上放滿豬肉，羊肉，牛肉，饅頭和錢。前面，結着彩，兩串長長的鞭炮燃響着，吹鼓手吹着。從四門上，從大道和小路，一隊一隊的送着禮。並目求告着：

「俺村里沒啥值錢的東西啦，老爺們，您要是走，就到富戶村上去吧，俺村上，能孝敬的東西都拿來啦。」

可是，混子里照樣派出人馬，到各村里去喊糧草，喊錢和喊票。那派出的混子，騎上昂頭弓尾巴的大馬，馬在大街上撒歡似的躡着步。他用紅絲綢子包住頭，兩手握著兩支槍，不慌不忙地喊道：

「不管窮富聽着，有錢的送錢來，沒錢的送東西，……」
他站在十字街上，向天打兩槍，馬就飛風似的向村外跑走了。

村裏的公事人，心裏嚇得寒顫顫的，眉頭皺着，說：

「人家李當家那桿得人，可不能莫不看面子，咱們也得講點事，我看，咱村里明天也趁早禮去吧！」

太陽正正站在南屋房頂上，公鷄站在毛房頭上伸着脖子，就要打鳴了。娘們抬起臘黃臉看看天，放下針線，默默站起身來預備走到廚房裏做中飯的時候，一個性急的大漢，騎着一匹棗紅馬闖進趙頭鎮來，帶着精幹樣子的棗紅馬揚起塵土在四街上跑了幾道。那大漢總是覺得很着急似的，怒目望着街屋，樹，和家家急閉的門子。後來，他好像惱了，在趙財主那黑油的大門前下了馬，嘴裏嘟嘟囔囔的罵着，很想一脚把那堅固的大門踹倒，但是，那大門只是像喘氣似的響一響，連動也不動。

「×你娘，不開門我就要開槍啦！×你……」

他插在小肚子上的手槍響了，子彈穿過了他的的小肚子，膀脰，又埋進他的大腿里。他倒下來，嘴裏叫罵着不清不白的聲音，眼睛望着他的紅馬，望望沈沈的大門，他心裏懊悔似的，他想爬近他的馬，攀上鞍蹬，但他不能動一動。他惱極了！他掏出洋火，想燃着那大門，洋火擦個乾乾淨淨，門上黑漆才變成黃錢大的一小塊。他覺得他沒有一點辦法。他咬住牙，用拳頭打着門子。趙財主一家人嚇得慌死了！趙財主咬着烟袋納悶。想來想去，總覺得沒辦法。

「得罪這些人，可怎得下場！」

趙財主的大兒子趙中元趕緊跳出後牆，跑到鄉長家裏，像求告似的說：

「你出頭去說說，俺情願給他一千白洋錢，俺情願用八抬轎送他回宋寨，只要……噯，這怎麼得了哇！」

後來，趙財主覺得李大個子這桿人很看面子，他心裏很感激他們。好像，他想和他們拉個朋友似的，就對鄉長說道：

「人家李當家的這桿人，雖說人家是混子，人家也總算個面子人，咱們可該再上一回禮嘍。俺家還有兩條大肥豬，俺情願殺掉對上它嘍。」

這回事快腿子知道了，並且他的心被一個纏不清的念頭壓緊了。他覺得趙財主這種人很好，也很可憐；財戶主要都像趙財主，那他想領一桿子也不費難了，但是，他把不定。他費力的想着。他悶在家裏，對自己瞎過眼睛的老娘和大小事物發着脾氣。

他扭着眉頭想了兩天，主意拿定了。他把手槍藏在懷里決意到小王莊去喊王菜瓜家的票。他覺得王菜瓜這個老肉頭一定一句話不說就會把錢送給他。於是，他想他一定要買一個手提機關槍，領起那麼一桿硬硬氣氣的人，買賣一定做起很順手。一年能落個萬而八千的，當然要接幾張文書，大塊地弄幾塊，買一段像趙財主家的莊子，門樓蓋得高高的，娶一門好親事，一輩子什麼也不用操心費力了。

「×他娘，三年以後不邁過趙財主……」

但是，他心頭一緊，他的勃勃地興頭跑掉了，他走過那顆白楊樹，在前面一方道德碑底下，他看到了王菜瓜，他背着糞框，腋下挾着糞釵，和他迎面走過來。他心卜卜跳一陣，全身也緊得發麻。他遲疑了一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了，他站住了。

「你站住，王菜瓜，我認得你！」他紅惱着臉，手在懷裏摸住槍，大聲喊着道。「我是從寨來，李大當家派……」

王菜瓜嚇了一跳，歪着頭默默的望他了一會。

「您不是趙頭鎮馬家海興二弟麼？」

快腿子心裏一慌，一句話也沒有說的了。他的臉燒火似的發熱，心裏覺得窩窩囊囊。那麼傻
傻地呆了一陣，摸着手槍的手慢慢拿出來了。他想一句話不說就走開，但是，心裏總覺得不對頭
。又漲紅脖子，和臉站了一會。

「俺打死他吧。」他心裏想。

快腿子手插進懷里去摸槍的時候，迎面又走過來一個人，他慌得着了急，就對王菜瓜說：

「咱倆沒仇沒恨，以後您可不準說俺半句壞話，俺要聽到您說俺的壞話，你記着，俺可不會
吃你的！」

他說罷，瞪了王菜瓜兩眼，就慌裏慌氣地走開了。

快腿子繞一個大圈，走了幾個村子，傍黑時候才走到家。他心裏很不是味，總是怨恨自己

「咱這樣活該吃一輩糠鍋子，活該抱着糠鍋子進攻！」

但是，快腿子不死心。他想領桿子，這就是他的路子，再也沒有比這輕便的辦法好想，雖說
他不能騎上大馬，提着手槍到別村裏去喊票，但是，在富戶人家門上粘黑貼總好辦。他想，那黑
貼子上寫着：

××家你是富戶人家你家有錢俺早就知道限你三天給俺們送一千大洋錢一個青錢也不能
少錢在三天夜裏雞叫二遍的時候送到趙頭鎮南地里亂葬崗子上那個跳井死的閩妮玫頂上
如若不送俺燒你的房子拾你的人骯髒你的閩妮兒媳婦。
看到貼子你要找人看家就殺你孩娃不擇。

他想得透透澈澈，但是他不會寫。找誰去呢？沒有一個人能算合適。他想着，納着悶，依住門框吸着煙。兩眼望住絲絲的烟縷連動也不願動。

福運從地裏回來，低拉着頭，走得沒有一點力氣。快腿子看到他，烟袋在門框上磕了磕，說道：

「福運哥，歇歇吧，我有點事。」

快腿子把福運叫到家里，吸了半筒旱烟。

「這年頭當莊稼人，可真沒啥意思。」

「是呀，海興弟，你說該怎着過呢？」

快腿子望着他，磕着烟袋說：

「你怎着過咧？要過不去可告我說一聲，我可願意想法咧。」他停一會。我家里也沒錢啦，先借給你八塊花吧。」

福運看着快腿子腰包裏掏出白花花的洋錢，心裏就覺得好久沒看過似的親熱，有一股癢癢的勁頭爬過他的身子。他像一個害怕爸爸的小孩子似的伸過手去，把大洋錢接過手來，敲一敲，默默審視了一會。

「不要利錢麼？海興弟？」

「也不叫還，福運哥。」快腿子說。他站起來。「你給我寫個貼吧。」

這種事，福運不願意幹，他埋起臉一聲也不響。一個有地土的人能幹混子的事麼？還不犯法？他不動也不哼氣。但是，大洋錢迷住了他的心眼，他捨不得它們，眼前這幾年成他很用得着，並且他天天在想它們，現在拿在手心里，能再給別人麼？

「幹幹這事——不算啥，反正俺只幹這一回，以後……」
福運放下烟袋，用多年不寫字的手把黑貼寫了。

隔了四五天，福運正在家吃飯的時候，快腿子來了。他很怕他，覺得他一定是來要錢。但是，不是。快腿子把福運叫到過道里，低聲說了一陣話，臨走時，又丟在他手里白花花的二十塊大洋錢，他心裏喜得沒頭沒惱的驚跳着，好一陣才清醒似的自語着：

「海興弟這人不錯，不錯。」

從這事以後，福運好像和快腿子有了交情，兩人一見面不但打招呼，並且一定要談幾句家常話。

這一天，天已經黑盡了，福運揸着手走在大街上，在一個拐街口上碰到快腿子。快腿子看着很忙，但他看到福運就站住了。說：

「今夜跟我玩玩去罷，福運哥！」

「到哪呢？」

「你不管。」快腿子說。「反正玩一趟有你吃的，喝的，還有的大洋錢花。」

「那事咱不敢，那事咱不敢。」福運連連搖頭。

「這年頭當老實人做啥？有誰說你好麼？」快腿子說。他走近他一步，低聲說：「你夜裏幹這事，誰會知道？掙了大洋錢還不是你家里富足些！」

這話一說，福運覺得滿有道理。村裏老年不是偷莊稼出身麼？現在老年不家快有一頓地了，誰家還會提他偷莊稼那回事？

「夜裏去，夜裏回來，誰也看不見。」他心裏想。

他笑一笑說：

「真能麼？俺兩手捧空拳哪！」

夜裏，他連家里人也不說一聲，就跟着快腿子那桿人出去了。他緊緊跟着快腿子走，時常問幾句話。但是，他走夜路總是走不對腳，肚子走得很難受，汗也出來了，氣喘得直想咳嗽。

快腿子派他作個架子，叫他在村外等着架票走。他不安心，很想走進村去看看，他就摸進了村子。在街上，看着那一排排的街屋，看着那緊閉的大門，聽聽夜的聲音，一點動靜也沒有，他想到一家院裏去，但是，進哪一家去呢？去做什麼呢？他只是瞪起兩眼四外瞧着，在街上摸索着。

他走到一座街臨屋子的後面，聽到了牲口響槽的聲音，他的心馬跳起來了。他忽然覺得他家需要牲口，他想拉一條牛，馬或騾子回家，好去耕種他那老乾地。他就從一顆樹上爬到牆上，又下到那個院子裏去。他走到那個牛屋的窗根，聽到了牛嚼沫的聲音，他很想一下子衝到屋裏去，把牛拉出來。但是，忽然一陣槍響了，他嚇呆了！拿腿向外跑着。

福運剛跑出村子，村裏的槍聲就響亂了，並且，四處響着吶喊和吵叫的聲音，他嚇得一顆心撞得胸脯直痛。他板了很多筋斗，腿也跑得酸木了。

「海興咧？海興走哪去咧？」

他很着急，心裏直想呼叫。

忽然，他的腿上中了一槍，他倒下來了。他真想一頭插到地底去，他兩手抓着土，嚇得哭起來了。

羣狗撕着疲弱的嗓子亂叫着，吶喊和叫聲響着，槍彈不斷拉起火線劃過，夜空被粉碎了。

星星像帶有眵眼病似的，閃着寒酸的眼睛，在遠遠的天邊留戀着。
高高的天空，却依然是靜澄澄的，發着藍色。

第一章

殺牛的五畫眉是趙頭鎮的一個硬頭橫鬼。在村裏，他天天提着畫眉籠閒蕩着。從他爹老七手裏就是這個老樣子：啥事不做，除了喂鳥就是殺牛。在秋天和冬天，深更半夜地在人跡不到的荒坡上，一夜一夜捉鵪鶉。

他家住在那牆邊上，一座被烟灰薰染得黑灰色的破瓦屋，頹敗的土牆圍成一個空敞敞的大院子。院子裏堆着發臭的牛骨，腸糞，亂草，地上是一片片的發黑的血蹟。屋牆上，釘着牛皮，掛着一串一串的母鵪鶉溜子，那些母鵪鶉老老實實的蹲在籠子裏，半天半天喳喳響叫一聲。

他有一個好性情的爛眼老婆。她總是帶着怕他闖事的神氣，低着頭坐在他的屋門上，針線筐夾在兩腿裏，經天唉聲嘆氣似的一句話也不說。她好像生性就怕他，一看到他，一聽到他的聲音，她就低了頭，說：

「爲啥呢？哎，小聲一點不中麼？」

五畫眉一說話，聲音就像敲鼓一樣的粗大。他一生不知道憂愁這回裏。嘴邊上掛着這麼一句話：

「×娘！咱怕啥？除了一把殺牛刀和一條窮命，啥也沒有，咱怕啥？」

他老婆聽着這話總不順耳朵，心裏很想埋怨他幾句，但是，她不敢。她歪起眼珠斜瞞他幾眼，心裏就嘆着了：「爲人不學好總得不到好，以後要後悔也沒門。」

他不理她。——這是他高興，要是他心裏不痛快的時候。她要說上句巴埋怨話，他就一句話不說，上去抓住她的頭髮，結結實實打她一頓。而她只好坐在門墩上，兩手摸住腳脖，乾乾大哭一場。

五畫眉提起畫眉籠，心裏安閒沒事地走出去了。他嘴裏吹着口哨，向遠門外姓的閨妮媳婦打着俏皮，遊遊逛逛走到十字街里去。他把他的畫眉籠掛在一年四季所掛的那個彎腰槐樹枝上，坐在火星廟前的茶桌上，叫上幾兩酒，打瞌睡似的眯住眼睛，獨喝起來。

一年四季五畫眉都在十里字街，天天是那裏坐着，喝着。眼睛望住畫眉籠，注視着畫眉的一跳一伸一炸。看着這他心里喜歡。什麼時候，太陽落到屋脊上，屋子的影子壓着屋子的影子鋪滿了地，老鴉滿天飛回村子，黃昏來了，他那紅紙糊的大燈籠站在他那車頭上，賣肉的大梆子又從他家裏響到十字街里了。

五畫眉把舊車停在火星廟前邊的旗桿底下，一隻大腿在車把上一扎，大刀握在手上用抹布上一遍，說道：

「好牛好肉，要嚐嚐的都來吧。」

夜很深了。十字街上的人早已不響不響走回家去了，街道冷清得只有風一陣一陣的在街上跑着。而五畫眉的紅燈仍然在旗桿底下在搖動着。梆子躺在錢堆裏睡覺了。

五畫眉坐在車把上喝着酒。什麼時候酒喝乾了，看一看車子上連雜碎也沒有了，他才打着呵欠伸個懶腰，大巴掌把錢收進車櫃裏，吹起口哨回家去。

壞年景把五畫眉發起來了。他一連接了幾畝地的文書，並且蓋了一座新屋子。他的老婆，看起來比以前又活來動又忙碌，話也多了，胆也大了。她在吃飯和睡覺的時候，總是對五畫眉說：「咱也總算有點土地啦，說話行事，可不要那樣窮極楞爭啦，——可不是，得按日子過啦，嘿，按日子過吧。」

五畫眉不願意聽這老俗套，但，他不說話，他覺得他老婆雖說有點嘟嘟嘴，想一想可也有道

理。他想：十塊錢可以買一個大牛，殺上三百斤毛肉，連皮能賣四五十，這事從他爺爺殺牛到他還是第一回碰見，他心裏就有一股說也說不出的痛快。

「過哪算哪」。過了一會他說。這聲音響得有幾分得意。「命該一槍死，身上不會有三個眼

「別說那種話啦！」她說。「錢不掙會到手，地不要文書不會跑到你那文書匣裏！」

五畫眉的買賣做開了。他每天買一條牛到家裏，把那牛細綁在殺牛坑邊上，換上短打，袖子捲得高高的，殺牛刀在牛嘴前邊一板，禱告似的說道：

不怨你，

不怨我，

單怨你王人賣給我！……

那牛瞪着兩隻流淚的眼睛一聲不響，頭滾到坑裏去了！淡黃黃的牛肉山一般的又堆滿一大鍋

他老婆生在鍋門上，臉而烤得紅紅的，緊緊皺了一陣眉頭，就說：

「這回一斤肉可要加倆錢啦，嗯。」

五畫眉把肉車子扎在旗桿底下，價錢就高了，肉賣完了，雜碎也光了。他的燈籠跟着車子跳顫着，車子響着，月亮沒有爬上樹梢，他吹起口哨就回家了。

這一天，他很想和他老婆盤盤賬，看看自家的餘頭，是不是能接二眼子那二畝地的文書。

「平素，有二畝地看二眼子那股勁，」他走着一面想。「看咱是個窮光蛋，怕咱！不敢粘咱的邊！在這年頭上，看他向誰手裏跑？」

他興頭很高。他踏進屋門就想和他老婆商量一下這個事。但是他抬頭看見了蓋口子，他雖說是他以前的老相好，但，這時候，蓋口子好像生成了生客，並且，他心裏沒有他的影子，他心裏打了大大的一個楞。

他來找我？會有啥事？他下意識的想。

他忽然覺得他和蓋口子不是一道人，雖然大家都是沒地沒土的窮光蛋出身，都好在什麼街上打閑鐘，並且還打過一個時間的長交運，指望著硬脖子光棍吃飯，但是，現在忽然變了，在他的心上，他不願粘蓋口子的了。

「我跟五嫂子說過，畫眉哥，」蓋口子說。「叫你留下十斤廿斤肉，夜裏吃。」

五畫眉心裏那個楞結上一下化開了。他馬上感到混身鬆快，經天帶着酒氣的臉上堆起笑紋，說道：

「不會錯，老郭弟！好肉專留給咱弟兄們，……」

蓋口子眼睛掃視一下他的家檔和他的神氣，笑着說：

「你真成一個財戶主啦！……」

這句話，五畫眉聽着很入耳，他想不到是啥意思。難道還紅這些弟兄們的眼麼？他不願意回答什麼話，那神氣就是：窮富是我的。你想怎麼樣？還想打我的牌麼？但是，他心裏想道：

「人一當混子心就瘋啦，眼也混啦，看見人家的東西就眼熱心動啦。」

蓋口子走的時候，站在過道牆根下，對五畫眉說：

「畫眉哥，咱弟兄們，我對你說實話，你一夜敲半夜梆子有啥意思？」

「啥意思？」他沒有聽清白似的。

「跟我去玩一趟兩趟不比啥強？」

他扣起眉頭來沉默一會。就搖搖頭說：

「我不要吃那碗飯。」

蓋口子用鼻子冷笑一聲，裂裂嘴說：

「真想作個光面子好人麼？」

「不是那個事。老郭弟！」五畫眉拉着臉說。「老鼠鑽進錢櫃裏，——有錢人家會使，咱不會使哇！」

蓋口子答也沒有答他，整着脾氣走了。五畫眉呆呆看了他一會，心好像一下掉到一個摸不到底的大坑里，覺得空空虛虛，悶悶騰騰的。他那麼站了半晌，心裏才喘過一口氣來，於是想道：

「這算得罪他啦？他還會……×他娘，他那光棍還想要到我臉上麼？」

五畫眉自從這回和蓋口子碰面以後，心裏總是覺得不大乾淨。他丟不開這件事。他的硬挺挺的鼻子軟了，頭也低拉下來了。挑在膀子上的畫眉籠在他的背後搖晃着，他好像什麼心勁都沒有。在家坐不住，走到十字街上去也待不長了，他心裏亂透了。

「誰對不起我 我拚誰！」

脾氣還是老脾氣，說話也是那個老樣子，但，心情沒有以前硬氣了，說出話來也不帶勁了。

「憑啥對我要光蛋？看我有碗飯吃眼紅麼？」他有點怨憤的心情，心裏不覺就有些生氣。「當混子要能安家立業，世界上誰還願要窮漢子？」

這些日子，他的老婆也改變打算了。她看着自己新發的產業，心裏歡欣但有點慌亂似的，常常向他道着：

「常言說得好：『修福不殺生』。咱也能糊口啦，指望平平和過日子算啦，以後，牛可不
要殺啦，哎，爲人不是想叫兒孫好麼？」

五畫眉瞪了她幾眼，很想罵她。殺牛是三輩傳下來的養家產業，對於這件事叫一個婦道人家
隨嘴亂說，在五畫眉那個性子上是不准許的。但是，他一聲沒響。在他心裏，雖說不贊成這麼作
，可是，在他亂糟糟的心緒上，他感覺他需要新事情幹，並且這事情能使他安心大胆。但是，他
想也想不到。焦悶透了。

他的肉車子像一個從來沒有動過的老樣子，又扎在旗桿底下了。

一個冷清清的深夜。十字街上的人都袖起手回家了，飯鋪和酒館上了門，吵鬧的聲音也睡了

。月亮把高高的天空填滿了銀灰色。樹和屋簷的影子鋪在地上，甜癡癡的靜穆着。

五畫眉啞聲啞氣推起車子向家裏走，正過街外的時候，二眼子攆着糞箕從塞外跑進來，他慌
裏慌氣，氣喘得發噎，像報信似的對五畫眉說：

「五兄弟，塞外大路上正過紅槍會，成條成隊一眼望不到邊，」他喘一口氣。糞釵向地上一
頓，又說：那準是剿窩子去哩！明天聽風吧，一定沒跑。」

五畫眉心裏一緊，還沒有說話，二眼子又說道：

「咱村裏，哎，也真是，以後也免不了這種事。」

五畫眉睡在被窩裏，還覺得心裏是悶糟糟的，他睡不着。他彷彿感覺他也需要加入紅槍會，
天天到佛堂裏去吃吃法用用功夫，或者……

「你不說明天還得買個牛麼？」他老婆說。她把他的兩隻腳放在腋窩裏。快點睡着響！」

五畫眉攬着兩腳翻一個身，說道：

「明天我要在門啦。」

「嘿，又想哪去咧？」他老婆埋怨着說。「一輩子能糊口算啦，還作那外框子事做啥？」

五畫眉沒有理她。

公鷄像比嗓子似的叫了一遍。月亮的光輝爬到窗台上，從窗縫裏透進屋裏來，在牆頭和燈桌上劃了幾條像寶劍似的光道。

「留點好肉，」五畫眉自語說。「明天把張師傅叫來，一定要在上門。」

x x x x x

趙財主拄着手拐杖，胸脯上掛着老花眼鏡，天天坐在後院太陽底下納悶。手不住地操攢着花白鬚子，眼睛被皺紋堆滿的眉頭壓得合了縫，心裏是一鍋亂稀飯似的，熱刺刺的心焦。

他怕這種年頭。他覺得在這種壞年頭過日子，沒有糧食吃不要緊，餓得肌黃面瘦也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是，有一大產業可操心得要死。他感覺到，每一對窮眼都注視他，每一個壞心也都羨慕他。他怕得很。一和外人見面，說話，總是咳嗽嘆氣一陣，搖頭說道：

「這年頭可怎得過？兵把俺家搶光啦，搶光啦。」

話是這麼說，他自己可也不相信。他連別人的氣色也不敢看一眼，就拄起拐杖走開了。

他不敢常出門。如果有一個生人從他的門前經過，如果有一個人眼睛無意打量他一會，他就會發慌，趕緊把中元叫到跟前來，鬼聲駭氣囑咐道：

「今晚上可得小心！早上上緊頭門，把狗喂飽牠，屋裏也得放上傢伙。」

趙財主第一回聽到混子架戶這事，他全家都逃到城裏去了。但是，他過不慣城裏的日子，也

看不入眼城裏的事，對於城裏的人，他頂頭痛，並且，他也不放心他的家，他的那麼一片好莊子，點不清的家俱和東西；他想去看看。他在城裏住了不上半個月，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和中元就回家了。行前，他對他二兒子中興和孫女冬竹說：

「您倆是唸書哩，懂得城裏的事，在這照咐吧。」

趙財主回到家裏那天，他家的硬頭亮帽三長舌頭摸黑跑到他家來，就說：

「我知道老郭作了桿頭，大叔！維護維護他吧，能保不破財、不比啥都好麼？」

趙財主聚精會神的望住他，一會又回頭看看他兒子中元，一時拿不定主意似的，沒答腔。

「你說，大叔！中元兄弟想想，老郭要肯替俺說句話，不比啥都好麼？三長舌頭說。他那眼睛很想看到他們心裏去。「這年頭，財產要緊，人要緊，能保住不遭破財事，不比啥都好麼？」

「你說怎辦就怎辦吧，三哥」。中元說。他兩手托住顛膀，沒有好法子似的。「反正俺家也沒多餘頭，他要想借幾吊錢他，俺不傷他的臉就是啦。」

蓋口子來借了兩次錢，趙財主就心痛得不中用了。

「咱是開錢鋪麼？」他想。他覺得這不是辦法，雖說混子不架他的戶，但，蓋口子這麼容易張嘴借錢，誰知道他借多久呢？要是有一回不借給他，他也會看老情面麼？他爲這事纏住心愁眉不展了。

趙財主和中元商量。中元說：

「賣賣東西吧。」

趙財主驚心動魄的看了他一會。

「賣啥東西？爲啥？」

「爲了窮，賣地。」中元說。「別的還有啥法？」

趙財主壓住眉頭想了半晌。才憂心憂容的說：

「賣別人拿不動的大塊地，高高的價錢。」他的聲音開朗了一下子，忽然又沉悶了。說：「要真有人……」

「賣五十畝！」三長古頭拿着趙財主家的賣地文書遍街走，而且說道：

「這算啥年頭？連趙財主都非賣地過不去啦，這算啥年頭？趙財主家的好地要出手啦！不出手也過不去啦。」

但是，大桿混子不知道這事，李當家那桿子就喊了他的票。而他的大門上也粘上了喊票的貼，並且，快腿子大模大樣的走到他家裏，帶着慷慨的神氣說：

「要不是我，您家就得遭兩回事，這回粘您的貼有我在您可不要管它，我來頂！可是，」他一笑，把聲音放低了。「我要賣槍，缺兩百塊錢，先借給壹百吧？」

趙財主傻傻看了他兒子一會。他兒子就說：

「等二天中不中？海興弟？」

「今晚上交錢拿貨咧。」

「唉！」趙財主狼聲狼氣地嘆息一聲。心裏說：「好了年景，世道一年和，再說吧。」

天一黑，趙財主家的大門就上緊了，坐在搖擺的油燈底下發呆。中元托着頸膀，兩個人都好像專心聽取着屋外的遠遠的動靜，一句話不說。小小的燈頭彷彿他們的心一樣在微微跳盪着。

「生法看看家吧。」中元像做夢一般忽然說。

趙財主擺擺鬍子，嘆着氣說：

「不當啥事。」

「買兩桿快槍。」

「要快槍？」趙財主歪起眼睛望住中元。「這是平和時候麼？你有快槍可更招賊眼咧！」

不。我就去在個門。」

趙財主扣住臉面想一會，自言自語的說：

「要把佛堂搬到咱家該多好！打不打混子吧，天天晚上有那麼多人，俺家也就不要緊啦。」

第二天，趙財主和三長舌頭商量了這事，三長舌頭說：

「五畫眉在門不幾天，就成了張師付的心服的徒弟，這事能把五畫眉說通，那不比啥都好麼

？」

中元看了他爹那憂愁納悶的臉一會。說道：

「我去拜五畫眉爲師好啦。」

「那不比啥都好麼？」三長舌頭笑着點點頭。「五畫眉那硬頭人，只要三句好話，沒啥不行，我去先說說，不比啥都好麼？」

趙財主滿心歡喜的望住他，好像在誇獎他這個中意的老脚色。

三長舌頭站起來，捧住手，彎着腰，心裏一股鬆快，從那黑漆漆的大門裏匆匆走出來。

X X X X

趙頭鎮的佛堂從寨牆邊搬到趙財主的前院待客大屋裏了，那屋子寬敞又闊氣，紅漆耀眼的八仙和太師椅子擺在正山祖師爺神位前邊，紅絲綢子掛滿屋子，槍刀的白光像爬在牆上的星星一樣眨着眼。大柱香火成盆子立着，滾滾的煙氣扭成一根繩子似的從破開的窗戶上扯到屋外去。

趙財主那前院裏，成堆成羣的腳手慌忙着：屋裏日夜不斷地下着神，這個下界的狗精還沒離身，那個扭扭鼻子說話的大仙姑又撲下來了，第三個在地上打着滾，並且惡罵着，說沒有給他留個神位，下到人間連坐一坐的地方也沒有。——有的人趕緊喝法並不唸咒，有的人慌慌張張就跪下去，頭不敢抬動似的壓在地上，嘴唇上哀求道：「你老人來早啦！……寬恩吧。」

屋外，人們一聲不響地用木棍練着排刀和排槍，肚子和胸脯帶着道道的紅陵腫起來，有的人，頭向石頭碰着，好像他們發生了不能和解的大仇氣似的。有的人把肚子喝氣喝得鼓膨膨的壓上一個大石在滾，連氣也不敢喘一口，臉面悶得皮肉扭推着。

「工夫不好。」張師傅批評說。「一百天不要行房事，再練練看。」

趙財主很喜歡這些事，他天天搬一把太師椅子到前院裏，戴上老花眼鏡，坐在太陽底下來看這些事。他手握着鬚子，老枯皺臉微笑着。但是，一到夜裏，佛堂裏的香火着燼了，人走淨了，他的心又沉重了似的，對中元說：

「要能日夜站崗才好咧。」

「他們沒這種規矩。」中元很平淡的說。

「啥規矩不規矩？」趙財主動着氣，對中元那種不知輕重利害的態度，好像有點着惱。「明天看我對五書眉說？佛堂裏花錢咱管，香火咱管，叫他站站崗有啥？哪不白天站崗，夜里派人看佛堂也行哇！」

第三天大清早，趙財主的大門上那兩個石獅子頭前邊就站上了兩欄扛紅纓槍的人。趙財主得意的拄着拐杖到門外去看了一趟，心裏覺得闊氣多了。

「這也算個事。」他對自己傲然的說。「可是，」他扭扭眉頭又沉默一會。「不清清村，總

不能算心淨哩！」

趙財主和中元叫來了三長舌頭商量了這事。三長舌頭瞇一瞇眼，說道：

「這事一辦好，你全家人都從城裏搬回來，平平和和，那不比啥都好麼？」

這話彷彿說到趙財主心裏，他吃驚似的響道：

「是呀！」

「包在我身上，大叔。」三長舌頭說。他帶着興奮的聲調和臉色。「這事我要辦不好，我也不敢上你的門。」

夜裏，三長舌頭赴了場。當他晃着膀子，搖着頭，嘴裏發出嚙嚙的口吃聲音的時候。二成喝了一口酒，捧住兩手放在眉頭上，說：

「哪家神位，吐個名吧。」

三長舌頭沒有回答。他想：他想那一家神位好呢？那家神位的話能叫大家信得服服貼貼呢？

阿啾啾，

玉皇大帝來救災星，……

人們一下跪滿了一屋子，頭都磕亂了。

他把頭都搖暈了，身上覺得酸疲疲的，心裏直想嘔吐。他微微睜一下閉緊的眼睛，所有的人都跪着，對於他的說話，好像一點激動也沒有。於是，他忽然站起來，拳頭在貢桌上打了一下子，說道：

玉皇大帝吩咐你，

馬上就得把村清，

如不把混子拿個淨，

降你家家戶大災星，……

他一下倒在椅子上，自己很想靜靜休息一會，並且聽聽大家的動作和議論。但是，一股惡心湧上他的心窩，他伸着脖子嘔吐起來。

大家都木木的發楞，張師傅磕了三個頭，兩手捧在嘴巴上，哀求着說：

「玉皇爺，如果，……以後村裏人可不會和睦呀！」

「那一準！」年慶嘟囔說。「却是東鄰西舍的，悔，……」

「玉皇指點能會錯麼？」二成望住年慶說。「玉皇的靈驗能白顯麼？」

「玉皇的靈驗不會假！」中元着急似的說。他的臉漲得很緊，話說的氣很壯。「當着神君，咱可誰都不能有私心，誰要有私心男盜女娼！誰不按玉皇的話去行，叫他遭亂狗搶屍的大災禍！」

屋子裏誰也不說話，空氣凝死了。

趙財主偷偷摸摸走進去，拉了拉五畫眉的衣角，使個眼色，和五畫眉拉了個背場。

「咱村裏可不能不清，五姪子！」趙財主壓着聲音說。隨後他插手到腰裏摸了一會。「這不是，你先拿去幾塊大洋錢花，你要領起頭把咱村裏清一下，俺給你一百塊大洋錢作禮物。說一句算一句。」

五畫眉用手推住趙財主的胳膊，說道：

「你算看得起我，大叔！你叫我死，我也不會不去！可是，蓋日子當兵去啦！他要不走，可逃不了我的手！」

「馬海興那雜種呢？」

「他今天早上才下老關東走的。」

趙財主覺得很敗興，就嘆了口氣。

黑暗在院子裏堆着，在屋簷上掛着。天上，滿天碎玻璃似的星星，害怕似的跳閃着。

趙財主握住鬍子沉默了一會。說道：

「那也得抓幾個，叫他也知道知道利害。這些壞種！」

五畫眉回到佛堂裏，從牆上抓下個馬刀，在貢桌前邊扎個騎馬架勢，平着馬刀向外一刺說：「在門不能怕事，學的是除惡救世，走吧！」

尖嘴子老六和賣鍋餅的老五給五畫眉綁來了。依趙財主的意思，當天夜裏就把他們殺在南寨門外，人頭掛在寨門上，說着這話，趙財主總是惱恨着：

「這些壞種，他們可也有到了一天？」

張師傅不願意這麼辦。後來就依中元的意思，叫三長舌頭帶領幾個人把他們送到城裏去了。

第二天天一明。這事就在趙頭鎮傳翻了。二眼子聽說這事，心裏很鬆快，他覺得他害怕了一年了，如今，他的產業不要緊了。

「紅槍會能辦這事還怕啥？」他和他的老婆說。「紅槍會這一幹，混子人誰還敢露頭？」

他看着紅鎗會能够保家產，於是，他連飯都沒吃，去託了二成，請求過趙財主，他也在上門了。

十字街上議論的人聲像喜鵲鬧架似的，到處喳喳着。趙掌櫃還沒爬出被窩一聽到風聲就駭壞了。他慌手慌腳很想一下爬起來就逃跑。但是，腳哪去是個落脚的地方呢？這麼一想，他連動

不敢動了。他在屋子裏走着，隔着門板縫望望街上，他怎麼也拿不定主意了。

「俺只混過三趟，……」他想。「鬼迷着心，幹那做啥？」

門子上有一點動靜，他的心就嚇得跳個半喘。

他真想哭了。他覺得活了這麼大半輩子，也許這一下就該完了，勞勞碌碌這麼多年不白打了麼？

「找找俺大爺，……」

趙掌櫃這一想，心裏才算得救了。他偷偷地開開一扇板門，眼睛很想藏到脖子裏去，誰也不敢看一眼，像個偷食吃的狗一樣，沿着街邊走到趙財主家裏去。

「有事麼？安本？」趙財主問他。

他覺得很不是味道，身上真發冷似的，顫得話也說不成了。

「俺可不，不是，混子，大爺！」

趙財主感覺又驚又怪，又好笑，就「哦」了一聲。

蓋口子那家伙吃酒不給錢，就逼我下水。」

「那你就下水啊？」

「沒有，大爺！」他那傻傻的眼睛眨了幾下子。「俺只跟他去過倆三回。」

「那還有啥話說？」趙財主半笑半嚇的樣子。跟偷莊稼一樣，你偷人家一個麥穗頭能不算偷麼？」

趙掌櫃只覺得自己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趙財主想了一會，用拐杖扒着地，說：

「你想怎辦吶？這事。」

「以後啥事也不敢啦，大爺叫我在個門吧。」

趙財主搖搖頭。說：

「看咱老家門的面子，你想罰吧。」

趙掌櫃很想承認，但，他沒有響聲，眼睛一直眨着。

「罰你二百塊錢，佛堂裏用。」

「拿不起，大爺！」趙掌櫃只想跪下磕頭似的，腰向下探着。「你想想，大爺！拿不起！」

「那就罰你一百五十塊，另外罰你打五十個槍頭子。」

趙掌櫃低拉着頭，眼睛濕漉漉的，氣也不響。

趙財主擺着鬍子，歪着頭望着趙掌櫃，臉笑迷迷的，那神態得意透了。

一

福運他爹二把子一知道他兒子是帶了一槍傷，他嚇傻了，他跑到他兒睡的床頭上，手拍他兒的心嘴大哭了一陣，當天他就病倒了。

福運嫂駭得連門也不敢出，人也不敢見。他感覺人人都知道她男人是混子了。她覺得她的身上寒冷似的發緊，心也不停地哆嗦着。

她像僵死過一樣，一動不動的坐在她男人床邊上，眼淚把布衫子的前襟打得濕拉拉的咬住一句話埋怨着：

「你要幹那不能見人的事，你不想想，……」

福運他娘一句話也說不成了，她那老年的臉面只是那麼傻的，顏色蒼白得彷彿腐爛的老冬瓜。她的兩眼睜得又大又呆，嘴唇一勁嚙嚙着。她一天到晚坐在大門外邊，眼睛惱憤地瞭望着街上，彷彿她是看守着什麼。

「俺這一個兒子，」她嚙嚙着，心裏在撕心似的痛着。「是哪個壞雜種。……」

老婆子癩癩癡癡跑到福運的床前去。福運說：

「娘！別聲張，可別給人家知道這個風聲。」

老婆子裂着堆滿皺紋的嘴角哭了。

「是哪個壞雜種……」

二把子哭得沒有一點聲音了，也沒有力氣了，他的眼睛翻着眼白，彷彿要想說話時的嘴唇，成堆成堆的流着白唾沫，後來，兩手忽然緊緊抓住被頭，白色的眼睛張得大大的，硬脖子挺的向上揪着，好像哭的喘聲音叫着：

「福運！你三十幾歲的人啦，你想叫人家剝咱的家，你想敗壞咱的產業，……」

一口氣沒有接上，他那張開的嘴唇合都沒合往，鬍子亂乾草似的伸炸着就死了。

村裏人都給二把子吊老去了。可是，不見福運陪靈。這事把他的遠門二伯——那個教過福運幾天書的老秀才氣壞了。老秀才覺得本家出個這樣不懂禮儀的人，叫他太丟人了，把他氣得臉肉時青時白，拍着靈桌問道：

「小福運跑哪去啦？他爹死他都不在靈前邊，他幹啥啦？」

福運嫂嚇得混身一戰，坐在草墊上，一句話也不敢說。

福運他娘撈了一把稀水鼻涕，擦着哭乾的眼睛，從福棚底下走出來。他好像害怕響動似的，蹣

手蹣腳的走到老秀才跟前，一面用勁使個眼色，一面小聲說：

「別聲張，二哥，福運病啦。」

老秀才並沒有消氣。就歪着頭說：

「病就不給他爹陪靈，誰給他爹搬瓦？誰打幡？」

一下說得老婆子的心一跳，沉啞住了。誰能替他這個承受產業的事？老婆子想來想去沒有一句話好說，連連向老秀才使幾個眼色，就扯住老秀才的衣角把他拉到屋裏去了。

老秀才走出屋子的時候，臉色一陣灰白一陣紅的，心裏發惱似的寒顫着，覺得很生氣，連頭沒抬就走了。

暖和的太陽來到了，陽光撒滿了一村子，堆滿了院落，也爬上了窗台。耀眼的光粒跳躍着，暖氣到處走着。穿慣棉襖的人，覺得混身發癢了。

福運可老躺在陰沈沈的屋子裏，睡覺睡得好像混身骨頭都要散了，脖子也要斷了，身上一點勁也沒有，從臉到腳，皮把骨頭包緊了，混身就要乾了。

他受傷的腿像個磨光的木柱似的腫脹着，槍口飽飽的含着爛肉和濃血，一陣一陣發着鑽心的癢痛。

「再上點鍋門灰吧。」他那黃牙咬着說。

福運嫂仍像往常一樣，把黑灰撒在槍口上，用棉花包住，爛裏腳纏成一個疙瘩，守在他的床邊上，一動不動，馮用乾噁子嘆嘆氣。

「他個龜孫！」他自己罵。「我要好了，我非在上門把混子殺個乾淨不中！」

福運嫂擔心地望望他，又嘆了口氣，說：

「你要在門，天天唸唸咒，吃吃法，也許可早好啦。」

福運閉着兩眼沒答腔。福運嫂忽然想起似的說：

「我去找找張師傅吧，叫他向祖師爺求點刀槍藥，可是，怎樣跟人家說呢？」

「你怎樣不能說？」福運的臉一着急，就很怕人，說話聲音也就難聽了。「反正我一準要在門的。」「你把張師傅叫來，叫三成也行。」

佛堂裏人都去剿窩子去了，只有年發一個人在家侍候祖師爺，福運嫂就把年發叫來了。

年發走進屋子，坐在福運的床邊上，說道：

「我求了一付藥，福運，你上上吧。」他低下頭看他一會。「你瘦得真不少咧，我看還是誠心在門吧。」

「不能動，年發。」他咬着牙，帶着鼻音說。

「心到就行，」年發說。「像我，俺家裏上了吊，俺心裏很不淨，可是，俺一到佛堂裏，啥都覺得沒有啦。」

年發看着他苦着臉想翻身，自己的臉也不覺扭動起來，嘴也用力用歪了。

「在上門你一準好得快。可是，」年發怕他不願聽似的背過臉來。「你要在門，趙財主一準要收你很多香火錢。」

「香火錢？」福運嫂沒聽清似的問。

「是哇！」年發加重着聲音。「候我在門時，趙財主就說：『你有誠心就該拿香火錢，不拿我叫張師付不收你這徒弟。』像你要在門，他至少會要百八塊。」

「要吧。」福運氣短似的說。一陣疼痛又把他們的乾臉扭壞了。

年發趕緊站起來，面朝着福運吃了幾口法，捧住手，把臉埋得深深的，默默的唸起咒來了。福運咬着黏的黃色牙齒翻了一個身。

「俺要在上門，捉住馬海興就得用小刀零割他！」

年發響着像大口喝水的嗓子，又吃了幾口法。

陽光爬進了窗子，在那油膩膩的燈桌上印上了兩個柔柔顫動的圓點子。

三

來趕集的人，一經過趙財主那大門，總是担心而稀罕的向那黑油油的大門裏望幾眼。好像他們沒有看見過、好像他們要一看有沒有新添了什麼，也好像要看一看那大門裏能走出個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穿戴和神氣。但是，那大門和往常一樣：嚇人森森地立着，過道裏臥着兩條肥大的狗，石獅子上坐着兩個摟住大槍吸旱烟的站崗的人。於是，人們心裏就說：

「到底是財戶，財主家的大門到底像回事。」

和說話人並膀走着，揣着篋斗，腋窩裏夾着錢打的人，抖了抖膀子，小聲說：

「人家真算數！」他回頭又望了大門一眼。「看人家剿幾個審剿的，真比官兵剿得利亮。」

鄰村無事的人，一到集上去，就生法到趙財主家裏去閑拉，或者專去問個安，顯得他們是個朋友。回到村裏好對別人說：

「俺跟趙財主是老交情，上集俺又閑拉啦！……………」

趙財主家連算不清幫的遠門親戚，一逢集就拿着禮物上門來了。年紀輕的就喊姑老爺和姨老

爺，年紀大的見面把手拱到嘴巴上，張嘴先叫一聲大叔。

趙財主大模大樣的接待他們，和他們談着家常話，但是，一到快要吃飯的時候，趙財主就像打瞌睡似的一句話也不說了。客人坐得沒姿拉勢，一說要走，他的心勁就又來了，臉上的笑也跟着來了，說道：

「要走？要走？這我可得送送。」

趙財主這死夾芋頭總不說留誰吃飯，對誰也不肯破費一個大錢。在平常，他對他大妮秋後來住幾天娘家，他也是天天翻白眼，要是多住上一天，他就罵他的小外甥們：

「省着你奶奶家的糧食喂老鼠麼？把俺吃窮吃盡你能好受麼？小雜種！啥時候才能滾啊？」現在，對別人他更會硬住吝嗇心眼了。但是，那告別的人心裏並沒有想到這些，照樣陪着笑臉，打躬作揖，歡歡喜喜地走了。

在從前，是沒有人願意和趙財主拉交情的，人人都用生氣和恥笑的話頭批評他，說他眼小得不認人。並且，人人都曉得他那家道，他是一個扒灰家門。那時候，外村的人來趙頭鎮趕等，大家總是對着他那一片好莊子說着：

「這是老夾榆頭扒灰家的？真是一片青的好莊子，人家算是走了小媳婦的紅運啦。」

「常喜說『斜情走斜運』咧。」
村裏的孩子們編着曲子唱着：

老扒灰，

紅運飛，

買莊子要地

錢成堆：

兒子（跟）老婆一頭睡，
生那個孩子可算哪一輩？

總有一年會刮風攪雨，

好莊子好地文書飛，

小老婆要跟着兒子過，

看你扒灰可怎的？

看你扒灰可怎的？

在這種事上，趙財主可生了一付好脾氣，他總是裝着沒聽見，只是心裏覺得：窮光蛋家的小孩子也是小壞種。

趙財主五十多歲上自己的老婆得病死了，按規矩說，這大的年紀，就不該再娶填房了，可是，趙財主，他卻死心想找一門親事。他覺得有他這地土，多養一個人吃飯不要緊，而有個老婆，不是啥事都方便麼？

但是，趙財主這心事，起初不願意叫自己的兒子中元知道。他怕一提出這事中元會不高興並且反對他，要是中元說幾句傷他臉面的話，如何是好呢？

趙財主把這心事放在心上放了很多天，後來在宋寨驛馬大會上，他碰到了頭替經紀人二麻子，二麻子把馬鞭子向肩膀上一打，比一個大梅指說：

「該你享福，財主哥！這裏二豆腐家還有個閩妮沒有主，個大不過廿四五歲，那要成了，你說你怎樣請客吧？」

趙財主嘿嘿的裂着鬚子嘴，眼睛謎細着。

「人家不會願意。」

「我保險，財主哥！」二麻子說。「咱馬上去相相看，只要你說行，我拿那一頭。可是，不能忘了我哇！……」

這親事使趙財主動了心。於是，親事定了。

「人家是閨妮，這事向哪去找呢？」他想。

一天晚上，他把中元叫到他屋裏，他說：

「咱家人手原不多，你娘一死，蓮看家護屋也沒有人啦，中元！我還是接個人吧。」

中元不贊成這事，並且很生氣。趙財主着惱了，臉拉得緊緊的，吵架似的說：

「我要生病害疾，誰時候我？兒子不能守在床頭上麼？兒媳婦能拿給我尿盆麼？」

父子倆吵了一場架，但，說定的親事能散夥麼？八字下過，八字上說很合配。婚禮送啦，二麻子把媒禮拿走啦，酒席也吃啦，這些錢能當白捨麼？而人家又是個沒出過門的閨妮，人人都說是個好媳婦。……

二豆腐兩口因爲只有這一個閨妮，並且長得很好看，所以兩個死心眼都愛見她，想給她娶一個好婆家，對於她的親事扳得很硬，一直到她廿歲，還沒有找到一個稱心稱意的門戶，二豆腐兩口心裏就有點慌了，但是，她的謠言來了。有人看見她在磨道裏和鄰居家一個二掌鞭說話，就說她和二掌鞭有來往了，也竟有人說，在夜裏看見過那個二掌鞭從她家跳牆出來，那種事比親眼看見都實了。於是，媒人不向她家裏去，二豆腐兩口心裏就成病了。

二麻子一和二豆腐提他閨妮的親事，他就不敢再撒手了。他跟他老婆說：

「老吧少吧，算有一門親事啦。」

「人家是個大財主，過入家去，吃飯總不用担心啦。」二豆腐的老婆說。「成了就不用再操心啦。」

這門親戚成了。不久，閨妮也就過了門。

中元媳婦看到那個小婆娘，就拉起臉，指雞罵狗的罵：

「人家不要的小屁，不到俺家來，就能餓死麼？夾着小屁找不到別的年輕漢麼？」

中元白着眼看她，一句話也不和她說。並且，找着家務事和他爹吵架，心裏氣得對鍋碗也想發脾氣。

她卻是一個好性人，對於家裏的事裝着看不見和沒聽着，天天一句話不響。有時候，趕到夜裏，自己就埋在被窩裏嗚嗚哭一場。

大春天的時候，中元媳婦那個頭窩孩子冬竹剛剛生下地，就得風死了。她像一個母親一樣去照扶那孩子，像一個妻子一樣侍候着中元。——中元對她的惡性子脾氣沒有了。起初，他覺得她肯照扶那血娃孩子很奇怪，後來，他覺得她很好，有時候，她對他比他老婆都周到了。

她是那麼斯文文，溫溫柔柔，對啥都不厭煩。天天在夜深的時候，她還坐在孩子身邊，喂孩子湯水，換孩子尿布。有時候，趙財主睡得呼呼響了，她坐在孤飄飄的油燈底下補着中元的衣服和襪子。一直到鷄都睡醒了，好像她才想到還是深夜，應該去睡了。但是，中元早已抓緊了她的衣角，她忽然覺得自己爲難了。她不願意吵叫，她也不願意答應。她有以前的壞聲名，而如今，無論如何是不應該這麼來了。但是，想想自己兒子的孤獨，她也沒有那個狠心走開。她對那輕飄飄的燈頭沈默了一會，再望中元一眼，就帶着教訓的口氣說：

「以後可不要這樣啦。」她又坐在他的床沿上。「你爹要是知道了，不生我的氣麼？」

趙財主不知道這事，他只看着家裏人是一天和氣一天，他心裏歡喜。但是，村裏人却把這事傳開了，村裏人說：

「你看冬竹跟他二叔中興那模樣，不是一個爹的孩子是扒灰頭哦？」

趙財主家那兩個孩子都上了高等學堂了，趙財主在村裏也混得像個人了，人們也就把那些事忘掉了，人們又巴結起他來了。

村裏人看見中興，就趕緊問着：

「下學啦？二兄弟？啥時候從城裏回家哩？」

趙財主算是趙頭鎮的人頭了。在村裏他說一句話就得算一句，對於啥事，他一說話，就像下了一道命令，沒有人不服也沒有不敢不服。有一次，三長舌頭在晚上跟他閑拉，無意地間說：

「咱村裏總還有幾家沒在門，他們可真佔光不少咧。」

「是呀！」趙財主整叫着。他忽然感覺這個事不公道，他好像覺得他的冤枉找到對頭了似的。「不在門的人就該拿香火錢，我明天，得給鄉長說說這事，白佔光可說不過去哇！」

鄉長在四街上敲了鑼，並且，挨門按戶收了錢。

三長舌頭看透了趙財主的心事。他覺得三里五鄉的那些小村也都該安上佛堂，請去師傅學唸咒吃法，和趙財主連成一氣，劃個圈子，亮亮槍，那不是連他三長舌頭也威武麼？他該給那些村子留上句話，他每逢集場，就找着那些村子的人說：

「你村上還沒安佛堂？沒有佛堂可怎樣連莊？要一出事，趙財主可不會管哪！」

那人心裏一楞，說道：

「要說，可也真該安佛堂，別村都有啦，俺村沒有可也不像話，出這別岔可也不好咧。」
「是麼！」三長舌頭說。「你要請師傅，找趙財主說一聲就行，反正這也不費難哪。」
不久，那村裏的間事人就來了，提着重重的禮物到趙財主家裏，一見趙財主就打躬作揖，說道：

「俺村裏安上佛堂啦，給俺派個師傅罷，財主！」

趙財主拄着拐杖，輾着鬍子，歪起眼睛看看來人，心裏不高興似的說：

「那容易，可是，你把啥都預備好囉？」

「你叫俺預備啥預備啥，財主。」

「好。」他慢吞吞的說。那看看祖師爺罷。」

趙財主叫來三長舌頭，三長舌頭當下赴了場。——是白虎精撲了他的身，你要囫圇豬和囫圇羊，並且，他派張師傅去侍候佛堂裏的祖師爺。

張師傅面對着祖師爺的神位低下頭來，忠忠誠誠吃了法，措上大刀，坐上飛簷轎車就走了。趙財主心裏覺得很痛快。張師傅那個蹩腳傢伙滾蛋了，沒有人能放在他眼裏了。那天，他對

五畫眉說：

「五畫眉，你能幹，我看你作咱村裏的獅傳頭罷。」

「只要大叔說句話，禳事我都敢辦。」五畫眉說。

趙財主翻起笑謎謎的眼睛望住他，拐杖敲着脚尖。

「你幹師傅頭，要有別人不贊成，你就叫玉皇爺撲你的身子，一準沒有事。」
三長舌頭耐不住勁似的插嘴說：

「咱村上這幾個人還不好擺弄？連張師傅都是大傻蛋哪！」

五畫眉笑了。他覺得這話說到他心里去了。

趙財主也被五畫眉的笑聲感染得笑了一下子，但，他心里忽然覺得不對勁，馬上臉色打拉下來，沉默了一會，說：

「不是你說那，三姪子！人有命還得有神，你想想看！人光有命還可以過下去，要光有神，那連屁也不當事。」

「是呀！」五畫眉附聲說。「人沒有命，還不是瞪着兩眼受窮麼？你說：」

三長舌頭沒有答腔，三個人却不約而同地沈到各自的心事裏去了。

這時候中興提着一串大禮物走進來，說他姐姐的老公公來了。

王菜瓜穿着那很不合時的，也不知有多少年沒穿的長袍馬褂走進來，好像粘着滿面土氣的臉堆着笑，進門向趙財主打個揖，害怕似的說道：

「你好哇，親家！嘿嘿，俺村裏也安上佛堂啦。」

財主趕緊迎上去，抱住拐杖打個揖說：

「稀罕客，親家，你……」

「你看，村子都安上佛堂啦，連莊的連莊，亮槍的亮槍，要沒咱那小村的事，可多不好看？」

中興站在門後邊，好奇似的看着他們談說，就說：

「你也迷信麼？王老爺？俺姐夫要從師範學堂裏回家，他不反對麼？」

趙財主氣壞了，連連罵道：

「滾走，滾走！越唸書越不懂事啦！……：親家！」

王菜瓜拘拘僅僅，好像不說明他的來意有點不安心似的，連坐也不敢坐下，驚的說：

「俺村裏想請個師傅，……：……」

趙財主攘着鬍子，面對面的和他站住，半笑不笑的說：

「祖師爺面前，不先燒點香火麼？」

「香火？」王菜瓜的笑臉猛然拉住，皺着眉頭把臉放平說：「你說要……：……」

趙財主的填房老婆出現在門口上了。她手扶住門框，臉上鋪着又害羞又歡欣的微笑，說道：

「親家來啦，親家可好？還送那禮物做啥？」

王菜瓜像個老母雞打食似的點着頭，沒勁打拉的笑開臉，連話也說不成了。

「俺那外甥可好？」

王菜瓜連看她一眼都不敢，埋起臉來說：

「都問你好啦，親家！」

「外甥他爹，從大名府學堂裏沒有打信麼？」

「嘿，都問你好啦！」王菜瓜又說。他簡直沒有一句話可說了，笑臉就紅起來了。

趙財主心裏不高興，狠狠地瞪了他老婆幾眼。

她不敢響氣了。但是，能走麼？要是走開，不顯得自己太不懂事麼？她扶着門框站着，笑臉

越越沒力氣似的癱死了。沒勁的時候，手就使勁扯住衣角。

王菜瓜兩隻眼睛沒處放，趕緊插腔說：

「親家！你說能用多少香……：……」

趙財主生着大氣，對他老婆說：

「咱親家還有事，你去有事吧！」

王菜瓜拱着手，抬起臉來說：

「沒有啥事，親家！」

他好像覺得這話說的也不對，連忙改口說：

「俺村裏也安上佛堂啦，嚶嚶，……」

「×你小妹妹呢——呃，啥是你的？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一抬手，槍托子打在人身上了。

要拿的東西，老總們都裝進了腰包，並且，傲哩傲氣的摸着自己的平腦瓜，發着威風說：

「×你小妹妹呢——呃，認準老爺這軍票，——吃啥買啥是不用拿錢呢——呃！」

莊稼人那些惱恨得發硬的心上，顫了幾下子，像刀刻一般，深深刻上了一句話：

「這些平腦瓜的雜種！……！」

× × × × ×

莊稼人正在地里忙着莊稼活，忽然間，村子叫老總們填滿了。

人心一慌，再要緊的莊稼活也做不下去了，心里一陣窩囊，扛起傢伙來，像傍黑的老鴉一般，慌里慌氣都跳着沉甸甸的心回家里去了。

村里，馬撒歡的聲音滿天的響着。大肥豬撕着直硬硬的嗓子叫喚，那聲音響得很冤枉並且很着急，好像對牠的主人家說：要遲來一步，連面也不能見了，想看個囫圇屍首也晚了。狗們從寨牆上跳下來，夾起尾巴，連叫一聲也怕惹禍似的，頭也不回地向漫地里跑着。

村子裏浮上滿天地冒着烟氣，混雜雜地，各種噪音的聲音攪成一團。

人們掛出吊孝一般的緊臉面，心里亂慌得越發沉不住氣了。脚步像跑一樣踏得又慌又亂，心頭急得滿頭大汗在冒烟。

「俺的豬還在圈里，牛也拴在大門口，啥東西也沒藏個安實，嚇，……！」

寨門上，老總們威森森的站着崗，老遠老遠就大喝道：

「幹嗎的？站住老爺翻一翻！」

他們就傻住了。趕緊把做活的傢伙放在地上，兩手掀起衣襟，黑刺刺的肚皮露出來。但是，老總們單單摸摸衣布袋和膀斗，隨後，向那屁股上敲兩槍托子，失望似的罵道：

「窮孫！滾吧。」

一進村，官差就來了。老總們帶着老光棍樣子叫：

「給老爺躍馬去！」

歪戴着爛兵帽，穿得很不像樣的老總，也擺着架子說：

「替老爺鋤草，担水喂頭牯去，老鄉！」

莊稼人想家想得心亂成一團了，但是，不敢不聽老總們的話，難受的斜楞一下眼睛，啥話不說，悶悶氣氣的心里罵一陣。

街道上好像魚芽子似的。滿是張忙亂跑的老總們，他們總像很忙，性子很急，帶着想找點自己喜歡的啥東西而沒得到的神氣，貓樣的眼睛瞄估着。

有的老總們，黑寬寬的臉上掛着一臉滿足，好像得了頭生孩子一般傻哩瓜譏的笑着。他們再也不需要什麼，對誰也顧不着好好看一眼前似的，脚步走得顛顛跛跛，就如戲台上剛離宮院的混頭阿斗。

有些老總帶着油光光的嘴唇，打着飽隔，手里提着吃剩的紅鮮鮮的鷄大腿。臉面喝得又紅又漲，青虫大筋跳露在眉頭上，消消遙遙閃散着，大聲大噪的說着：

「我看見那個大門里頭，有個小媳婦，……」

站崗的老總很氣他們。他板住臉孔，喪氣喪得沒辦法似的，手死抓住槍托子，從這牆角走到那牆角，心里着急透了。

趙頭鎮叫老總們鬧翻了。

這一天，趕巧二眼子起個大五更去高店會上買牛，臨走的時候，老婆向他懷裏塞着熱餅說：「咱大妮臘月底要成人啦，你給她早預備點東西吧。」

「先買好牛再看咱。」二眼子說。「反正還早。」

「還早。」老婆生氣似的重說一遍。「我看買牛才不慌咧，天天說要造扁腦瓜奉軍，誰能說又是個啥世道？」

「不管啥世道，能不買牛種地麼？」二眼子着了氣，別着兩眼直瞪她。「你能指望着打發閨妮吃飯麼？」

在牛市上二眼子穿了好半晌，總是找不到一條中意的好牛。自己正在納着悶打品算的時候，二麻子經紀來了，他說他還給他留着一條好犍子。他牽起那犍子走了兩趟，心里喜透了。說：

「說說事吧，二麻子哥？」

他皺起兩條眉毛，把手伸到二麻子的袖筒里，好像要聽一聽手指的彈動似的沉默的霎那間，人羣炸慌了！二眼子探火似的猛然把手拿回來，立起脚尖向人流的邊沿望一望，一片人頭滾動着，一隻破囁子喊道：

「過兵啦，奉軍過兵啦！……」

二眼子又驚又怨跑出村子，不買那條牛心里總不于心似的，爬上一個坎頭向北望望，果然，浮土滿天的大隊人馬，像條有頭沒尾的黃龍一般，大長脖子已進伸進村子里去，他連停也不敢停一步，滿身驚氣向家跑着。

「一過兵就沒好事，家裏的東西又得藏藏。」

但，他走近寨門，心裏卜通一跳，嚇傻了似的站住了，他想：他該怎麼辦呢？不進村，家里的東西可怎麼着？要回家吧，這些老總可……。一聲大喝，嚇得他打了一個戰，他混身發軟了。

「俺是這村的，老爺。」

老總們不聲不響地把洋錢裝到自己腰包里。

「俺的錢，老爺！……」

一句話沒有說成，一個耳光子把臉都打變色了。

「你上哪弄的錢？」

他閃了閃怯生生的冤眼睛，兩腿一抖，說：

「老爺！……」

老總們解下腰里的皮帶，沒頭沒臉打了兩下子。

「我揍死你！」

二眼子打了兩個趑躅楞呆了。自己也不知道應不應該求饒了，乾乾的嘴唇，死笨笨的叫着：

「老爺！……」

老總着惱了，在身上摸了半響，好像找不到一個得手的家伙似的，就說：

「拴他樹上，揍他個樣子看看！」

老總們換班以後，他被放開了。他感激那老總似的，順着樹身跪在地上，大半響還沒有爬起

來。

他覺得混身發僵並且焦乾，皮肉痛得使他的心都緊縮着。他的膀子連動也不敢動，兩腿發着直，整個臉面都腫脹着，眼睛就要合縫了。

他爬起來，說不出話似的向那老總彎彎腰，扶住牆根向家裏走着。

他暈暈沉沉，覺得頭很重。兩腿像掛着石頭的硬棍子，拿也拿不動了。他的頭靠在牆頭上，像一個哭乾聲音的冤屈孩子。

「對人這樣狠，唉，對人像對雞狗、……」

他走到家裏的時候，酸溜溜的一股酸楚流到他心窩里去，他想一步跑到屋裏，抱住他老婆哭一場。但是，院子裏死過一般的寂靜，使他那疲弱的心震顫了一下，睜睜腫眼皮埋沒的眼睛，牆那邊豬圈給打開了一個口子，而地上飛亂的鷄毛痛苦似的翻着身。

他嘆了口氣，肥饅頭一般的眼睛又把眼珠埋住了。

他想思索一下，但。一顆亂攪攪的心能思索什麼事呢？思索又能有什麼用呢？於是，他喊了一聲：

「妮她娘！」

院子死着，屋子死着，一點聲音也沒有。

二眼子馬上打了一個驚駭的寒戰，顫顫抖抖的摸進了自己的屋子，他老婆的腳手都被緊緊的拴在床上，嘴裏填着一團棉花和破布，他一看看到她，身上軟了，一下伏在燈桌上，像哭似的說：

「妮她娘！」

他老婆一動也不能動，兩道淚水像白線似的拉下來。

二眼子慢慢移動到床邊上，抖抖動動的手把他老婆嘴里的棉花掏出來，他老婆就放聲大哭起來。

「啥事？妮她娘？」二眼子問。

「你怎麼成了這樣？」他老婆哭着，很想用手摸一下似的。「你怎麼……」
「雜種奉軍打的。」

「啥？你不知道咱家，」她越哭越痛了。「豬叫那些雜種吃啦，雞吃啦，咱妮屋里，……」

二眼子心里燒着火一般的發熱，牙咬住那紅腫的嘴唇，一句話也說不成，從牆上拿下那條二牧桿，跑出院子去。

「我拚那扁腦瓜的雜種！」

他用二牧桿一下撞開他閨妮的屋門，他的膀子就被一個老總抓緊了，他差點板倒在地。

「你想幹嗎？」那個老總抓着他的膀子搥了一搥。

他憤怒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混身緊得打戰。

床邊上一個老總不慌不忙的披上子彈帶，扣着褲子，甜甜的笑著說：

「你爲啥在乎這種事？」

說罷，他又歪頭望望二眼子他閨妮，——她像得了瘋癱病似的，混身痛得一動不能動，嘴里喘着氣，眼睛慢輕輕的翻着。他整着衣角笑了一下，說：

「噢！看你那屎樣！還在賣俏，要不是老爺沒有勁，我還得給你一家伙！」

「我，——我，……」

二眼子死咬住嘴唇，一句話也說不成。

「你想死麼？」那個老總提着大槍走出來。「你也和她睡一睡去吧。」

兩個老總把他推倒在床上，那個老總又揪住他的兩腿掖成個半個筋斗。

二、眼子咬着牙，牙齒縫里擠不出一點聲音來。

x x x x

年發坐在貢桌旁邊的太師椅上，默默低下頭，捧起兩手，閉着眼睛，嘴唇顫顫抖抖的撩動着。他想赴一回場。但是，他那一顆又惱又氣的心，一直像受驚的兔子一樣蹦跳着，混身緊張得發戰。一閉住眼睛，他老婆那光油油的身子，就閃閃的來到了，她身上壓着一個黑麻子的老總，把她的肋骨壓得像弓條一樣凸露着，眼看就要斷了。她咬着嘴唇哭着，眼淚埋沒的眼睛望住他，向他求救似的，好似說着：

「你要不救我可不能怨我哇！以後，你要是生個兵孩子，那也不能怨我哇！」

他的心顫了幾下子，抖着膀尖，打了個憤憤的冷戰，馬上睜開了眼睛。

「嗨！」他響着大大的聲音嘆了口氣。「這種龜孫世界，就會有這種龜孫事。」

他把兩手搭在膝蓋上，脖子發軟的打拉下頭來，一動不動沉默了。看那樣子，他好像在想心事，但是，他沒有。他心里就像一鍋亂稀飯，只覺熱刺刺的發燒又發緊，什麼也想不到心里去。年發真覺得自己倒楣倒死了。壞年景那年，他老婆上吊死以後，他也真沒勁活下去了，但是，看看自己的莊院，看看自己祖宗留下的田地，自己的牛和家產，心里覺得要這麼餓死或自己尋死，很冤枉，雖說病過一大場，但也總算熬過去了。有時候，自己心里還覺得，老婆死了正好，少一個人給他要吃要喝，家里也少些開銷，好年景日子一轉，娶個老婆那還不是有的是麼？那時候，他的傷心還少，只是一想到他老婆那個死模樣，他有點怕，他也覺得對不住她，而她也真是冤枉死了。趕到這時候，他就跑到佛堂里去，跪在貢桌前邊吃吃法，就覺得啥事沒有了。

好年景一到，年發的日子又過得連壞年景時的疤痕也看不見了，他覺得沒有一個里當家是不

行了，就拿定主意要娶個老婆，而寡婦他不願意要，妨男人，他忌諱。娶活漢妻麼？他又覺得是那種娘們，都不會過日子，偏偏又都是禍家鬼，於是，他想了又想，挑了又挑，就娶了楊村賣豆芽家的二閨妮。他對她是喜歡透了的。她黑黑胖胖的，頂大才二十三、四歲，做活能下地，管家也管得很不錯，而年發拿主意處事，往往還是她先想開一條路。

但是，幾年來她沒有和孩子見過面，這事叫年發很擔心，快要小四十了，還沒有個後根，以後可怎麼辦？爲了這事，年發和她去過娘娘廟，娘娘廟里的半仙婆說：

「田地總會生莊稼的，只看人耕得勤懶。」

他高興透了。但是，誰知道今年又過兵呢？誰知道奉軍能拉起隊伍到這兒來呢？而他家又偏偏住了個麻子連長，麻子連長一到他家里，就坐在套間屋里他那床沿上，張嘴就說：

「你滾出去，給我溜溜我的驢去！」

他不敢不走，但是，他不放心。那時候，他並沒有想到那麻子連長會躡踢他，他只擔心着他的東西，但是，牽着驢子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想他無論如何得回去看看才放心。他蹣手蹣腳走近窗台，眼睛還沒有靠近窗櫺的時候，他老婆那好像磨盤壓住手的帶傷的聲音，使他的心撲通沉下去了，混身來了一陣麻木，惱惱的呆住了。

「這種龜孫事，……」他想。

他奔進屋里去了，他想向他那黑跡跡的豬屎似的屁股上打幾拳，但，他的手槍昂着脖子望住他。

「滾出去！」麻子連長喘着氣說。

他嚇傻了，瞪起呆呆的眼睛站在床前邊，一動不動。

他老婆喊着，他連看她一眼也不敢。

他站着，抖抖索索的握了握拳頭，踉一下腳說：

「這種龜孫！……」

他咬着嘴唇，臉面被惱憤扭得歪歪的跑到佛堂里去了。

他翻起那雙裝滿冤屈的發硬的眼睛，望望祖師爺的神位，那神位動也不動的在一塊紅網里邊靜默着。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又站立在貢桌前邊，把手捧到眉頭上，響響的喝一口法，說：

「祖師爺，叫我赴一場，把這些奉軍個龜孫殺死吧！」

年發坐下去，試一試搖搖頭和肩膀，仍然沒有赴場那個意思，他就喪氣似的把臉埋在懷里不動了。

「年發，唉，年發，……」

年發一抬頭是二眼子，看着他那樣子，他的心緊了一下子，說道：

「二眼子赴個場吧，赴下場來把奉軍個龜孫殺死！」

二眼子連法也沒有吃，就跪在貢桌底下，帶着孩子見娘的冤樣子，歪起腫臉跪在地上，說

道：

「天靈靈，地靈靈，俺大妮可不能從這兒斷了經期呀……」

年發傻楞楞的望住二眼子，二眼子一點聲音也響不出來了。

太陽壓着屋脊偏西了，陽光携着微塵堆積在門口上。屋子裏像死過一樣沉呆着。

x x x x

營部扎在趙財主家，那個胖個子臉上帶了兩塊疤的營長住在趙財主家的大堂屋里。

帶着盒子炮的馬便們，在那靜僻僻的院子裏來回躡着，又忙又急，好像要辦什麼事不得手似的。嘴里不乾不淨的罵着，有時候，兩個對住耳朵鬼頭鬼腦的說一陣子，笑一笑又都走散了。

趙財主看着這事不對頭，就對中元說：

「去，和營長拉拉好去！多跟營長說幾句話，那還有你的虧吃麼？」

「說過啦，」中元說，顯得胆怯和不耐煩的神氣。「再說還說啥？人家軍令在身，不很忙麼？」

趙財主歪起眼珠看他兒子兩下子，心里很生他的氣。

「那你把這兩個屋子看好吧，——誰也不准他進，我去。」

趙財主走到堂屋門口就有點胆怯，自己在村里問過公事，剿過混子，不能算沒有見過世面，但是，和營長去閑拉這還是第一回，誰知道他喜歡聽什麼呢？誰知道他是個啥脾氣？他遲了一會

「營長，來看看您老人家，營長，不忙麼？」趙財主拘拘謹謹站在門里，笑着說。

營長躺在床上，看着屋頂想心事似的，沒有聽見。

趙財主心里楞了一下，想打一躬，但，只那麼捋了捋肩膀，又說：

「在咱這窮鄉村里，要啥沒啥，該營長受屈哩！」

營長看他一眼，覺得身上很累，不願和他閑扯，一腔也沒答他。

趙財主就想躡着脚步出來時，院里一個馬便在喊：

「你幹啥？老家伙？營長在休息，快出來！」

拿着他這腳色，招這種涼槓子，心里真覺得生氣。但是，想想，人家是營長，一句話能使動

那麼多老總，而自己這人頭，連城里的事都沒問過，還有啥話說？他的臉上直想出汗。

「這種人不好對付。」他思想。「越是這種人越古怪。」

趙財主走到後院西屋裏，提心吊胆的對他家里人說：

「你婦道人家可別出屋門，這些兵可不是好兵咧。」

他埋着頭在屋裏轉了幾個圈子，忽然站在牆根底下。

「就你、冬竹，就你！」他指着他的孫女。「恁二叔都上大名上學走啦，你沒有走，嗨。」

「那是你怕多化一星期的錢。」冬竹埋怨着他。「俺學校晚開學一星期你不讓我跟二叔同走

咧。」

「瘋啦！你怕人家聽不見？」趙財主生氣了。「你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唸書哩麼？」

「知道怕啥？」

「怕啥？」他反問道。「嗨，怕啥，你真唸書唸傻啦！」

他走出去，把門子關了又關，就搬把椅子坐在門口上。

「天一黑，把她們送到親戚家走算啦，哎。」他思想。於是，他仰臉望望太陽，覺得太陽總是

那麼站着，一動不動似的，他心裏就是一陣躁。

中元從前院走過來，着急得沒辦法似的對他說：

「你在這有啥用？把門上了鎖不一樣麼？營長帶着馬便滿屋子走，前院的屋子都叫他看遍啦

！

趙財主驚驚呆呆的望住中元，心裏像壓上一個大石頭似的，一句話沒說出，營長帶着四個馬便走到後院來了，他想陪個笑臉上去，但心裏的憂慮，叫他的臉想笑也笑不開了。他站起來，慌

慌亂亂的說：

「營長，營長，你老人家有事麼？」

「看一看，」營長點點頭。「您有這一片好莊院，真不錯呀！這個屋里是，……」

「啥也沒有，營長，」中元插嘴說。「家里女人胆小，沒見過世事，不敢出面。」

「哦？哦？叫她們出來，還有啥關係？」營長笑起疤痕臉，嘴角掀得高高的說。「叫她們見我。嗨，你們兩個老固執，一點都不開通。」

營長說着就走到屋里去。趙財主的填房老婆迎頭擋住營長，連話也說不出的撇着嘴，伸着兩手擋住套間房門，哀哀告告的說道：

「大老爺，俺小竹在里邊，別去啦？」

「我看見她啦，她是個唸書的？」營長好像要把他的臉放在她的鼻尖上似的。「我就喜歡唸書的好姑娘，叫她和我談談吧。」

冬竹在屋里覺得又害羞又生氣，很彊。後來就說：

「安生點，營長！對老百姓這個樣子？」

營長哈哈笑了一陣，兩手抱在懷里，覺得很自在似的眯着兩眼，兩個疤痕一抽一抽的跳着，說道：

「你到底開通，等會到我屋里陪我談談，我就喜歡唸書人。」他有滋有味的看她幾眼。「晚上我請你吃飯，大大方方該多麼好啊！」

營長笑迷迷的走出去了。

趙財主生氣氣得連喘氣也喘不好了，很想用手指指住冬竹的眉頭，說：

「看你怎麼辦？看你怎麼辦？」

「他能怎麼我？」

「他能怎麼你，唉，他能怎麼你，你有本事！」他氣壞了，一句要說的也想起不來，滿臉皺紋顫動着。「不叫你說話你偏說話，你還不趕緊生法跑？你還不生活跑親戚家去？」

趙財主抬眼看見他老婆，氣生得更大了。他用眼睛狠狠挖了她兩下子，說：

「就怨你，就怨你和中元，一句話也不會說，一說就說小竹，啥迷着你的心眼？白活那麼大，嗨，……」

「不說人家不進來麼？」

「那不怨你！」他停一下，忽然又翻起眼睛。「你還覺得你說對咧麼？你？」

中元一句話不響，跟在營長的身後走着。她很惱他，他斜着眼角望望營長那堆着肥肉的脖子，很想冷不防給他一刀。但是，四個馬便的盒子炮打着屁股響着，他想了一下又覺得害怕了，心裏冷冷顫了一下子。

營長游游逛逛走進佛堂里去了，佛堂里二成剛剛赴過場，十幾個人正在低拉着頭唸咒，一看見營長走進來，大家趕忙響響吃了一口法，跪在貢桌前邊了，速速磕着頭，心裏禱告道：

「保祐小的這條命吧，叫奉軍個雜種手掉腿斷死了吧！」

營長走到貢桌上照一道，用個棍子把祖師爺神位前邊的綢子挑開，說道：

「這真當事麼？」中元望着担心又發呆，沒有響出聲，貢桌前邊跪倒的人像魚芽喝水似的嘩嘩嘩的唸咒，有人用勁響一下嗓子，啵啵的吃了兩口法。

營長心里覺得好笑，說道：

「你這紅槍會，能擋槍子麼？」

中元裂開那張拘謹臉笑一下，說：

「能，營長！槍子打在身上不算回事，營長！」

「好！」營長拍着手叫，他好像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的樣子。「看你們不過火，試試吧。」跪在貢桌前邊的人都抬起頭來傻望他，一雙一雙又驚又呆的眼睛，像魚眼珠子一樣。圓圓的，傻傻的，不動了。

「拉出兩個來，看看有沒那種事。」營長說。

中元望望三長舌頭，三長舌頭傻傻的瞪着眼沈默一會，顫着嘴唇，把嘴伸到中元的肩膀只上說：

「真婆叫俺排槍麼！」

中元心里沈沈的，自己沒有主意，抬眼望望五畫眉，五畫眉沒勢拉啣的笑一笑，帶着逼到這來不能下來的神氣，說道：

「排就排排吧。」

五畫眉脫不衣服，站在貢桌前邊吃了法，燒過一刀黃裱紙，用壞紅綢子束住腰，就站在當院里，兩手卡住腰，硬挺挺的站住。

營長擋着兩手走到他前邊，問：

「你來麼？」

五畫眉很想學老總們打立正似的放下手來，說：

「俺晚上跟家裏人，胡鬧啦，俺不行，」

於是，五畫眉喊着四禿子，四禿子眈眈眼，說：

「俺這幾天有病，氣不足，撐不住咧。」

營長夾着鼻音冷笑一聲，搖着頭說：

「你是白楊樹！白楊樹一槍還能穿兩眼，你不過火？」

二成覺得嚥不下這這氣，喊一聲「看我！」就站在貢桌前邊唸唸咒，吃了一口法，把黃裱灰喝了，走出去，他站在遠遠的靠牆的一頭，肚子用氣填得鼓鼓的，兩手卡在跨骨上，說：

「來吧。」

營長看看這個傻里瓜幾的傢伙，心里有點怯，歪着頭對他一個馬便說：

「去找一塊娘們的繡布，要找不着繡布，把子彈填到娘們那東西醜一醜，拿來破他的法。」

那個馬便跑走又跑回來了，他帶着得意的神氣對營長笑一下。一排子抹了一尾黏拉拉的漿糊一樣的子彈托在手心里讓營長看了一眼。

營長馬上按住鼻子，說：

「使你的法吧！」

二成想再吸一口也吸不進去了，他的肚子裝滿了，臉色悶得發青又發紫，氣用足了他的眼謎謎閉住，扣得有點發痛的嘴唇想唸咒，混身緊張得抖索着。

許多人站在院子裡低下了頭，捧手唸了咒。

「天靈靈，地靈靈，……再吃口法！」五畫眉叫。

但是，趙財主像個驚繩的牛一般，老臉白蒼蒼的，顫顫抖抖的走進來。他惱恨得連站也站不住了，手也痠攣得伸不起來了，他站在營長面前，鬍子一抽一抽的跳着，半響沒有說出話

「您，」他氣喘得發噎，「您這算啥軍頭？」

「什麼回事？」營長說，「你這是爲什麼？」

「您這算啥軍頭？您這？您這軍頭也有個王法沒，」

「拉走他老糊塗！」營長發惱似的命令着，「開槍！」

二成一下倒在牆頭上，覺得木了一下子馬上又站了起來，但是，一看自己的胳膊帶了傷，血液順着手指向地下流的時候，他的心一軟，倒在牆根底下了，他覺得滄口痛得鑽心。

營長笑了一下，說：

「誰還敢再來？」

許多人又低下頭來唸咒，滿院子吃法的聲音亂響。

營長心滿意足地抖抖肩膀，自語似的說：

「不過火，不過家伙！誰敢再來？」

「開槍太晚啦！」五畫眉惋惜似的說。

「你這算啥軍頭？」

「年慶身上乾淨，年慶來！」

一槍正正打在年慶的心門上，他動都沒動就死了！

趙財主又怕又氣，滿身絲躁，跺着腳在院子裏轉了幾個圈子，心里直想罵。

「這算啥軍頭？……」

佛堂里接着就赴下場來了，赴場的五畫眉那哭泣泣的聲音滿院子裏飄着。……

奉軍一進城，城里的縣長又嚇慌了。

縣長天天罵衙役，罵財務局，罵支應局，他自己忙得說不定作什麼好，只那麼對事匆匆急急，焦焦躁躁，一說話就是：

「菜貨！趕快！」

他天天去求見旅長，旅長住在西大街樓上樓的家裏，騎在籐底大床上吸大烟，一動也不想動，他不理他，後來，他把他叫到樓上樓的家裏。罵道：

「×你小血妮，你憑啥作縣長？你給我預備的啥？」

縣長心里一打楞，話沒有說清楚。

「我槍斃你個舅子兒！」旅長吸着大烟。噴了口氣。「作縣長不好好支應我，你做啥？」

第二天，縣長被殺在西較場了。

新縣長到任了！這個縣長是旅長的大舅子，吸大烟吸得混身發乾的軍法官。他留着黃秧子的鬍鬚，生着一對圓圓的老鼠眼睛，個子細條條的，臉面很灰，顴骨高得發亮。他一說話就拍桌子，並且罵道：

「臊你小姨！老爺不答應……」

他從旅部里帶着幾個護兵要去上話的時候，旅長就躺在飄飄的烟氣里對他說：

「前邊的啥事咱都不管，反正不久咱就開拔，上任先徵他三年銀子，限他半月交齊，一天也不能多？」

軍法官縣長接上腔說：

「誰抗命，軍法從事。」

「對啦！」旅長咬着玉石烟嘴笑了一下，「一兩銀子繳他七塊八，外加雜項捐。」

軍法官縣長不懂這回事，老鼠眼翻了幾下，說：

「徵個整數十塊不省算賬麼？」

旅長腰酸似的動了動膀子，沒理他。後來，才懷着烟，咳嗽了一下說：

「誰家的賬沒整沒零？沒零頭能算個賬麼？你去吧，叫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可要記住半月交齊就行。」

軍法官縣長一到衙門里，下了一道叫人一看心顫的告示，四鄉里派了衙役，並且對財務局長說：

「局里存有多少錢一下提過來，不管是啥經費，誰也不能動一指頭，不然，我不答應！」

衙役歪戴着帽子，敞着懷，走得疲腿疲腳的樣子，到一個村，在村正副臉前那麼大大方方的一坐下來，就得意洋洋的說：

「完糧！」他的頭點一點。「五天完今年的，十天完明年的，半月完後年的，可不要叫我這窮腿再跑啦！」

村正副覺得：一定是沒請他喝四兩，他心里不是味，回去準不會給說好話。他翻起眼沈默一會，就從腰包裏掏出兩塊錢，塞到他的手心里，說：

「你吸烟？回去替俺村里說幾句，寬幾天吧。」

衙役拿住白花的大洋錢，敲都沒敲，裝到懷里去。

「這回可不同前幾回。」他眈眈眼。「這事緊！哪村要上不去銀兩，傳票可不會饒它呀！」
村子里，窮富都愁得抬不起頭來了，人人堆着眉毛，背着手，唉聲嘆氣的說着：

「七塊八正合一石好麥子，誰家能拿得起？嘛。」

村正副挾起錢打，拿着算盤，遍家遍戶走着，沒有開口要錢，自己先搖搖頭，嘆口氣說：

「有啥法？趕上這年頭不上也不行呢？」

「一兩銀子七塊八，叫俺賣啥能湊到這個數？」

「生法拚拚吧，」

「一有兵，就有這種雜種年頭。」

衙役回到衙門里，軍法官縣長氣得拍着桌子大罵：

「誰不上完，老爺不答應誰！」縣長瞪起帶血絲的圓眼盯住役衙。「你熊包，白吃飯，帶村正副來！到期納不完糧，我都叫他睡在西較場去！」

衙役到各村里，發一陣脾氣，就把村正副帶到城里去了，軍法官縣長坐在大堂上，像審逃兵似的審着他們，糞釵鬚氣得擺動着，老鼠眼滾着說：

「臊你小姨！爲啥銀兩不上齊？」

一大廳土里土氣的莊稼人，彎着腰，臉面埋得深深的，害怕似的動了一下子，誰也沒答話。

「臊您小姨，都把你壓到監房里去！」

「回稟大老爺，」一個黑鬍鬚的村正副說，「村里苦寒，一下拿不出來，求大老寬幾天。」

「拿不出也得拿，晚拿一天我按軍法槍斃你！」

一羣村正副們，一句話也沒有了，眼也不敢抬了。

軍法官縣長拍着堂桌大罵了一場，還覺得自己沒消氣，圓子的老鼠眼滾了兩下子，刀鞘臉忽然一發白，他拿起名冊點了十名押到監房里去了。

「臊你小姨，看你不上上錢！」

他深深出了一聲氣，一手端着嘴巴沈默了。

大家跟着他的沈靜透了口氣，剩在大廳上的村正副們。都覺得自己不要緊了，自己可以平平地和回到家裏去了，但是，他們沒摸到軍法官縣長的脾氣，他就是這樣：一到自己拿主意的時候，好像沈靜的沈默一會，接着，那蒼燥的瘋狗性子就使出來了。

「非殺你兩個不行！」這聲音好像從他的牙齒縫里擠出來的，好好的響着。

人心又給嚇楞了，眼也傻了。

軍法官縣長翻着名冊，一連翻了三遍，手掌把那名冊扣在堂桌上，問道：

「趙頭鎮的村正是那個？」

中元身上覺得一冷，心緊得發悶，他很想不響氣，但是，他的不自主的嗓子顫抖道：

「俺，大老！社長兼村正。」

軍法官縣長打量他幾眼，啞啞嘴，說：

「好！我打你一百板子。」

他的手又端住嘴巴，想心事似的沈默一會。

「小王莊村正副是誰？」

王菜瓜抖抖索索向前跨了一步，彎彎腰說：

「回稟大老，是小人！」

「我槍斃你！」

王菜瓜兩腿軟得站不住。兩眼一黑就倒在大廳里了。這句話好像向他頭上打了一棍，他支不住了，嚇得連心也不敢動彈了。

「我還想槍斃一個！」軍法官縣長縱了縱鼻子，鬍子跳了一陣。「我想槍斃兩個，剩下一個人一百板子，看你能不上錢？看你完糧不完糧！」

軍法官縣長又拿起名冊來了。

一對一對驚呆的眼睛望住他的播動的手指，咬住嘴唇，連氣也不敢喘了，心也不動彈了，呆了。

大堂上一片死沉沉的靜寂。

一隻小雀好像從一個鷓鴣嘴里脫出來似的，喳啣一聲飛進大廳里來了，牠站在大堂上「愛民如子」的橫扁上，撒下一陣灰塵，再也不敢動了。

軍法官縣長抬眼一看，一根土線流進眼里，眼睛迷住了，他掏出一塊雪白的手帕揉了一陣，罵道：

「臊你小姨！我槍斃你三輩帶親！」

小雀理也不理他，歪着頭瞅着門外的屋簷。

第四章

一

學校叫槐樹林埋在大名北關的野地里，現得一片靜穆的青綠色，幽靜得叫人感覺新鮮又舒坦。學校里，樹蔭壓着葫蘆似的小松柏的長隊鋪滿了甬道，花池和院落。陽光堆積在寬敞敞的操場上，看上去很耀眼。

學校的遠遠的四周，是教堂，醫院，別墅和鄉村，那些地方和學校一樣堆着樹林，靜靜的睡在陽光底下，發着幽幽的綠色，紅色的樓頂，像是悶極了的漢子似的倔強的伸着脖子，甜甜的睡在樹尖上，抱着金色的太陽，望着深深發藍的高天，它再沒有什麼希望似的，滿足了。靜密密的睡熟了。

一到傍晚，教堂里的鐘聲像個寡婦哭夜似的，聲音幽傷傷的，恨恨的，顫抖抖的響着，那聲音活似盤繞在人的心上，使人感覺一股淒冷。

莊稼人扛起鋤頭，唱着戲回家去了。

醫院里的看護們，彷彿山羊一般，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散着步，唱一聲歌子，讚美着紅霞燒破的天，望一望遠遠的城牆，城牆上的號兵，她們好像什麼也沒見過，什麼都很稀罕似的，天上飛過一羣老鴉，她們也會看半響。

兵收操了，營房那邊的號聲嚮亂了。

這時候，學生們三個一團，五個一夥的走出學校來，他們談着教員，功課，批評着這個和那

個，並且罵着他的敵對，好說話的一直噴着唾沫星子說着，免腔人就那麼袖着手，頭也不點的跟着，他們閑散地走着，大路上，小道上，田徑上，亂坎夾道上，佈滿了他們的行列。他們誰也和誰不願意碰頭。好像誰都有誰的要緊事，誰都不願叫別人看破心事似的走着。

人羣和人羣一碰頭，馬上就沈默了，嘴巴向前胸上一拿，頭一低走過去了。有的就那麼沈默默的，一點情味也沒有的點一點頭，有的害羞似的，沒勢拉攏的，裂着那裂不開的嘴角，笑一笑，一句話也不說就走過了。

夜來了，鄉村里的狂狗顫着孤聲音叫着。

教堂里每一個窗戶透出了燈光，醫院的大樓叫燈光洗亮了，學校里上自習的鐘聲響了，學生們從教堂的高牆底下，從鄉村的打穀場上，從醫院的鐵籬巴傍邊，從野地里直向着學校走回來。有的唱着歌，有的大聲大噪的笑，他們誰也沒有心事了，誰的活潑都掛在臉上來，大家合流了！成羣大夥的拉着長隊，湧進學校里來了。

雪亮的燈光笑迷迷的迎接着他們，把他們親親的抱在懷里了。

每天上課，教員一走上講台，學生們就再也等不得似的，說道：

「分析時事吧，老師。」

這句話彷彿正說到那教員的拿手戲上，他笑一笑，不慌不忙的掏出手帕擦一擦臉，咳嗽一下子。

「十分鐘。」教員的快活的興趣飽滿的聲音。

「那太短，什麼也說不清就完啦！」

「廿分鐘」教員用手指一比，學生們整一整坐位，一手托住頤膀，眼睛都被吸到講台上去了。

那個長脖子教務主任一上課，一手捫住心門，一手拿着粉筆向學生立着，嚶嚶嘴，硬硬的腰板彎下來，用着發悶的低聲音說：

「天天叫說這個，是你偷懶！爲啥你不組織個時事研究會？自己討論討論，印像深得多！看着書吧。」

經天沈默不語的，活像一個土頭莊稼漢一樣的校長，一到給學生講話的時候，用着那誰也不能够駁倒的堅硬聲音，三番五次的說着他的方法，主張和目標：

「老趕，潑刺，前進！……」

x 學校里新鮮的空氣堆積着……

x

x

x

深夜里雨像澆水一般下着，廣大無邊的黑夜，叫嘩嘩的水聲填滿了。

學校里，更梆子都睡死了。

野風攜着雨注撲在窗子上，窗玻璃像個滑冰落水的孩子，冷得抖得牙齒響着，滿身水線流着

……

王大夫仍然坐在長脖子教務主任的屋里，默默的望住飄動的燈光，聽着窗外嘩嘩的水響，捨不得離開這深夜似的，臉上堆滿等待的神氣，沈默着。

長脖子教務主任把他那張老婆子臉一緊，從床邊上站起來，連連嚥了嘔嘴，一手按在心門上，說：

「新燕社就是革命黨，我介紹你一個人，你去談吧。」

教務主任的硬腰板彎在桌子上，寫了個條子：

道前街小巷四十五號後院西屋

「華蘇：

請招待來人一茶點。

馬老阿」

王天大拿住那條子，濛里濛通的問道：

「這不是歷史教員崔老師的家麼？」

教務主任的長脖子一挺，老婆子臉顯得很生氣似的，說道：

「那你不要管。」

王天大把紙條裝到錢斗里，用袖子蓋住眉頭，跑到寢室里去，心里正想着：

「他奶奶，幹一……」

但是，這時候，黃大牛正打着尿戰小解，磕着牙齒說：

「等會走，王天大！」

他抖着膀子，凍得連心都有點緊，鞠躬着身子走過去，冷顫着聲音說：

「我知道你是幹啥去啦，王天大！爲啥背着我？」

王天大呆悶悶的瞪住眼，不明白的。

「啥事？」

「爲啥不介紹我參加？咱經天在一塊，你還怕我是壞蛋？」

「你說的是啥事？」

「這時候你還說那謊話做啥？」

王天大笑一笑，沒有答他。

黃大牛心里氣不服。說過：

「我有工作，叫你看，王天……」

黃大牛把脖子堆在脖子裏，走到屋裏去了。

夜被風注洗成灰色。水聲用着吞沒一切的聲勢。嘩嘩不停的響着……

X

X

X

一隻肥大的野兔從一個叫雨水浸陷的坎洞里，猛然躡出來，像一個抹糊的皮球似的滾着，跑了。

他們嚇得一陣心跳，忽然傻楞楞的驚呆起來。

趙中興心跳得很慌，脊樑上襲來一陣涼，還覺得麻冷冷的，驚呆的眼睛把那野兔望半晌，兔強笑一下，說道：

「X娘，吓我不輕！我以爲是個啥東西咧。」

大家默默一笑，望了望四周和天空。

暗藍的天空像一口大鍋似的罩着這世界，遠遠的圓形的地平線，灰色的跑馬似的氣流升騰着，西天的火紅的紅霞被黑色的雲彩蓋滿了，東南，法國教堂那個鑽天鐘樓頂上的一顆亮晶晶的大毛星出來了，那顆星高高的站在十字架頂上，閃着厚臉皮女人似的眼睛，彷彿它很久沒有出過門，彷彿在招呼它的情漢子，放浪放蕩的笑着。

遠遠的鄉村被黃昏的氣流圍着，燒飯的炊烟蓋着，下場的莊稼人，牲口，託車……所揚起的

微塵擋着，抹糊糊。一會變成了黑黑的，像一個遠攻一樣的黑點子。

亂攻場里，叫夜的虫子出來了，唧唧唧唧，喳喳的像吵架似的叫着，螞蚱爬在狗尾草的頂穗上吃了一陣，打起響翅飛走了。野貓子飛過來，想落在那低低的野棗樹上，那麼展了展翅子，忽然又飛走了。

星星像磨亮的鑽頭一樣向外鑽着，夜快來了。

他們仍然坐在那亂攻夾道的野草上，熱烈的壓着聲音討論着，好像一個機關里商量他們的報銷表一樣，逐條逐項，費心費力地再三說着。

主席王天天手玩着草棒，盤腿坐着，吸了吸鼻子說：

「第五，討論問題。」

大家翻翻眼睛想了一會，覺得沒有啥事可講，誰也沒有說話。

「這項議目能定過去麼！」王天天想笑沒有笑出的問道。

「有啥問題可討論？」黃大牛反問他。他弓起一隻腿，要想站起來的樣子說：「在這軍閥混戰的時代，只有打倒軍閥，革命才能有指望，打倒軍閥這問題還用討論麼？」

「啥才算正隴？」

王天天歪脖子，很有理的樣子說：

「你用啥法打倒軍閥？軍閥有槍有炮你怎麼打倒他？」

黃大牛也覺得自己有理似的，生着氣，說：

「他有槍有炮，可他沒有主義，」黃大牛這句話說得很勁，眼睛向王天天的臉上閃一閃，好像說：你連這也不懂！接着又說：「宣傳主義，發展黨員！」

「我們基本工作的對象該是那些人？」王天大帶着拾槓的語調又問。「我們的中心工作，應該放在哪一面？」

「青年和農民。」黃大牛心急似的說。「我們的工作，應該衝出學校，應該到鄉村里去。」趙中興聽着他們的辯論覺得好笑，說道：

「散了吧，莊稼人狗屁也不懂，能作啥事？他死也不會幹這事哪！」

這好像是解了王天大和黃大牛的圍，又好像是作了他們的結論，他們又沈默住了。

學校里上自習的鐘聲忽然破着嗓子響了！這聲音像被繩子扯着一樣，扯到野地里來，絲絲拉拉，綿綿泥泥的飄在夜空中。

他們張起耳朵聽了一會，手拍拍屁股站起來。要分手走開的時候，王天大又說：

「按我們的分析，現在要把我們的工作伸展到鄉村中去，還不到時候，可是，對於同學們的工作，可不能放鬆！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半個月里，必須拉進五個同學昨黨員。」

大家彷彿是要計算一下自己的力量似的，靜靜沈默一會，一個人就說：

「一個人要是沒有那末多能談的朋友，拉不够五個人呢？」

「罰他！」黃大牛說。「罰他請二毛家的燒雞吃。」

大家樂不可耐似的，轟笑了一聲。黃大牛不服氣地說：

「呃！你說不罰怎麼辦？」

二

奉軍在河南吃了個不能收拾的敗仗，有一個軍頭就給打嘩啦了，河南的紅槍會遍地造反似的起來了！紅槍會把住路口，等在村頭上，看到潰兵就撞鐘敲鑼，從四下村莊回過來，把潰兵拴在

村外的白楊樹上，都穿死了。

河南的紅槍會殺人都殺紅眼了。受傷的兵，有病的兵，哀憐憐的向他們磕頭。說好話，他們響都不響一聲，撲唧一槍就給穿死了。在這些日子裏，他們不能看到扁腦瓜的人，不能聽到說官腔，帶半截山東腔調的人，有時候，幾幾乎也不能見黃河北的人了，他們一句閑話也不說，捉住了，就肘肘嘴，說：

「穿了他！」

「莊稼人，俺也是莊稼人。」被捉住的人說，眼就要哭了。誰都不理他，不答他的腔。人人都不相信這句話，一對一對的俄眼睛翻翻他，好像說：「你那眼就是一對奉軍眼，莊稼人沒有你那個樣子！」

「再叫狗過個好年吧！」一個紅槍會的頭目說着，掂起馬刀坎在那個人的膀子上，那個人皺緊眉頭，咬着牙，嘴角要張裂到耳根底下去似的，用勁抖一下肩膀，刀口像吃死孩子的狗嘴一般張開了。

他擰了擰脖子，嘴角放到刀口上，說道：

「俺是莊稼人，到周口販牛的，……」

他的話沒有說完，是誰一槍從他的肋骨縫里穿開了他的肚子，鮮血順着他的兩條腿，堆在樹根底下了。

這事傳到劉小辮子耳朵里，劉小辮把那一頭毛草草的花黃頭髮向後一收，心里癢癢的想道

「那是俺哩師傅的地方，必有俺的師兄弟，奉軍這小雜種要跟俺這兄弟們爲難，敗到俺這，

俺也不能叫他走！」

劉小辮支起一身老骨頭，站在祖師爺的貢桌前邊吃了兩口法，唸起咒來，他忽然想起這樣作，好像是爲了他的師傅和他的帥兄弟祈禱。

劉小辮是個頭牯經紀的兒孫，他年輕的時候，也和他爺爺年輕的時候一樣，一年兩季到周口去販牛，從大名到周家口這條大路他走得爛熟，每一個打過尖的村子，他都有幾個稱兄道弟的老相好，那時候，他挺胸昂脖子的總說這句話：

「爲人要混一個人看咱，空着兩手下河南，不會有一頓沒飯吃。」

有一年，劉小辮在周口趕了大大的一羣牛回來，自己覺得這趟買賣要在秋忙以前到家，那非賺他一把好錢不可了！可是，老遠老遠就聽說黃河上了大水，他要打從那條老路過河，七天也過不到河那邊。他心里愁了一陣子，就拿定主意改一條路走。

這條路是他曾經和他爺爺走過一回的，那也是個黃河上水的年頭。

劉小辮趕着一大羣拉着蹄蹶走的牛，扛着小鞭子，大大的頭髮辮子歪歪的盤在頭上，心里覺得只要大秋忙不過，就攔幾天也不要緊，於是，他壓着嗓眼唱起花旦來了。

牛羣絞着尾巴，搖着屁股，張開拉頭似的鼻子，喘着響氣走着。

太陽掛在樹梢的時候，他走進了朱家大鎮，店家說：

「住下吧，牛客！路上不平和咧。」

劉小辮向牛羣上揮了一鞭子，連望也不望店家，說道：

「窮牛販不怕啥，再趕一站吧。」

太陽一沿地，莊稼人都回家了，野地里孤靜靜的，濕氣一股一堆的流飄着，高糧葉子一直嘩

嘩響着，又靜又亂，嚇人心抖。

劉小辮仍然緊緊的走着，感覺寂寞似的唱着：

「小奴家進廚房，

一心好絲——嗚嗚，嗷。

……」

高糧棵里猛然躡出來三條漢子，把領頭的牛鼻圈一抓，馬刀一輪，說道：

「別走啦，二哥！」

劉小辮心里一楞，混身覺得發軟似的，傻了一會。

「咱們是老熟人，」劉小辮結結巴巴的說。「我是，……」

他們就忌諱這個，聽着這句話，有一個家伙發惱似的跳過去，歪起嘴角劈了他兩刀。他什麼事都不知道了，一頭插在車輪溝里，一動也不動了。

他第一次睜開那一對酸澀的沒有血色的眼睛時，有幾個人圍在他的頭上，說：

「活來啦，再叫他喝一點吧。」

一個冷生生的刀尖插到他的嘴里，掀開他的牙齒，半碗灰水又灌進他的乾癟子里去了。

停了半天，他又擺一擺臉，說：

「給一點水！」

「再給他下一藥吧！」

那時候，劉小辮天天喝香灰，刀口上上香烟，他的刀傷就好了。他拜了老師，在了門，一直在佛堂里住着，在刀槍架子上睡了三年。

有一天，夜場赴完了，劉小辨坐在刀槍架子的床鋪上，對朱師傅說：

「朱師傅！」把要說的話放在心頭，又沈默一會，「俺想回家去咧。」

「你要真想走，我也不強留你，朱師傅說。」

第二天，他的師兄弟一個一個爲他赴了場，卜了凶吉，臨走的時候，朱師傅囑咐他道：

「回到家里可不能忘了咱這一門，哪個師兄弟要是出了啥事，可不能不下下手。」

劉小辨很感動，把攢着的小包狀放在地上，一下跪到朱師傅的脚下，說道：

「師傅！你放心吧！我要背了咱這一門的道，我叫龍抓走我，師傅！我不會別的，師傅的話，我死到九泉底下，也不會忘掉！」

現在，離那時候已經二三十年了，劉小辨想起那事，就感覺又傷痛又激奮，一顆心寒顫寒顫的，刻着皺紋的老臉面繃緊了。

「敗兵要到大名府的世界，不動手不是人。」他想，

劉小辨把他各村各鄉的徒弟叫來，擺上一桌大酒席，紅綢子包着的馬刀插在正坐的椅背上，劉小辨像有大事壓着心似的愁着眉，帶着大家到祖師爺前邊吃了法，才坐下開始吃喝。

劉小辨坐在上席，端起第一盅酒來，手肘支在桌面上。嘆一口氣說：

「我有個心事。看你哪個能猜到。」

一桌人都楞了一下子，默默笑着，翻着眼睛想了一會，沒有誰回答這話。

那個將近四十多歲的宋師傅站起來，把手捧在鬚子上唸過咒，臉面歪向劉小辨說：

「是想看一看徒弟們麼？」

劉小辨忽然笑開了臉面！酒盅一放，高興着說：

「呃！我想亮亮槍。」

「那還不容易麼？」宋師傅說。「下個串帖串串就中啦。」

劉小辮沒聽到宋師傅的話似的，又繼續說：

「我總想看看，咱到底能使動多少人，多少槍桿！」

「那不費事！」宋師傅又說。

劉小辮嘔着嘴喝了一盅酒，筷子停在一個盤子裏，又慢吞吞的說道：

「我叫您來，是想先看看咱這師傅頭，吃過飯，咱們都排排刀槍去吧。」

王師傅筷子插在盤子裏，忽然像得了縮筋病似的，搖着頭和膀子，赴下場來了。

劉小辮跪下，唸着咒，慢條斯里的磕着頭。

宇師傅捧着手站起來，低下來說：

「哪家神位，吐名吧！」

王師傅發惱一般搖着頭，嘴角嘟嘟着，一句話也不說。

太陽光看笑話似的站在門口上。……

x x x x

趙頭鎮的人，一沒事就坐在廟台上，十字街的鋪門上，站在寨門上，很有眼力似的談着奉軍
每個人都惱恨着，罵着，噴着唾沫星子說着：

「我早就看透啦，他那種軍頭不嘩啦，世界上的人還有法過日子沒有？」

說的人就那麼袖着手縱橫肩，腳板擦搓着樹乾棒和小甄頭，像很得意的樣子。

有的裝着唸書人的架子，吐一口沫唾說：

「不得人心的軍頭，不會久長喇。」

村裏的姑娘們，福運他老婆；二娘子他老婆，小妓她娘，趙安本的里掌櫃，你邀我，我約她，拿着香火携着餛飩子，破龜蓋子，成羣大夥的，扭着腰走到漫地里，跪在十字路口上，收一堆土，燒上香火，點着餛飩子，破龜蓋子，默默磕上幾個頭，捧住手，眯起眼睛禱告着：

「十字路口燒龜蓋，

南軍打勝奉軍敗，

阿彌陀佛，老天爺，保佑俺這方人土吧！」

小小的孩子，順嘴編着小曲子，唱道：

「奉軍死，奉軍敗，

一敗敗到老關外！」

佛堂里下來的大仙，不管是哪家神靈，不管是誰赴場，都是在阿嚶嚶的說着：

「奉軍一垮，人民安心，……阿嚶嚶，……」

一聽這些話，五畫眉心裏總是格癢格癢的，拍了一下貢桌子說道：

「×他娘，奉軍要敗到咱這，咱也得幹他一家伙！」

趙財主老得啥事都不問了，他的眼也花得像瞎過似的不濟事了。經天攬住鬍子，拄着拐杖，沒有用處的老花眼鏡盒仍然掛在胸脯上。他每天，不是他的填房老婆攬他到院里晒太陽，就是在被窩裏。但是，他閃着發藍的瞎了一般的眼珠，摸里摸糊的望他的老婆，問道：

「奉軍長，奉軍短，奉軍可都死喇麼？」

「死啦！」他老婆說。「都死在老黃河南啦。」

他攥住鬍子點了點頭。一會又斜昂起嘴巴問：

「咱這呢？大名府呢？」

他老婆不懂得是啥意思，靜靜的望住他沒答腔。

趙財主失望了。上了年紀的人一失望就惱了。他拿住拐杖向地上敲了一下子，說：

「叫中元去！」

他沉默一會，振振鬍子自語道：

「中興也不從學堂回來。他要在家，看要給我說多少事！」

中元帶着問事人的樣子站在他跟前，他歪起臉來，翻起藍眼珠生着氣，埋怨着：

「我老啦，不能動啦，外邊有了啥事你都不對我說說，你真看我沒用處啦！」

中元一手托住顫膀，顯得沒有事的樣子，說：

「有啥事沒有和你老人家商量？」

「奉軍要一下退到咱這，可該怎麼辦？」他敲着拐杖問。

「人家都截，咱還能不截他？」

「截他，截他！」趙財主反駁着。「我總覺得咱村里的這門沒有真師傅，一碰到啥着，準得

吃虧！」

中元覺得沒有啥話可以駁倒他，不接腔了。

趙財主憂憂慮慮，嘆着氣埋下臉去。他那神氣好像說：我的心盡到了，啥事有了差錯怨不得我了。但是，他心裏總想拿一個主意出來，挖心挖腦的沉着氣。

呆呆的寂靜，把他們父子包住了。

三長舌頭彎着腰，慌慌忙忙捧着兩手走進來，像有啥緊急事似的，一進門就說：

「劉小辯師傅有串帖來，紅槍會要亮槍啦！」

「啥？啥？」趙財主急着問。

三長舌頭安安祥祥，像哄小孩一般又對他說了一遍。他的神氣馬上舒展起來，臉上的憂慮壓在皺紋縫里去了。

趙財主攥住鬍子，閃閃藍眼珠子，說：

「這就好啦。」

他忽然眉頭上的皺紋一堆，歪起臉來，說道：

「我看你，中元，先去拜劉小辯師傅作師傅吧，天說，人家總算老門頭的人，人家的法也真當事！」

中元和三長舌頭走過以後，他拄着拐杖站起來，好像目送他們一般，心里想道：

「人家劉小辯作師傅也真配！」

他發着呆站了一會，忽然，對他老婆說：

「我俄啦！想吃個餛飩就辣椒咧。」

他老婆默默望他兩眼，把他扶到椅懷里，走出去了。

三

鷄沒打鳴的時候，大道集的村里村外，人聲鬧嚷嚷的把黎明鬧翻了。村里村外到處是黑塔塔的人堆，人堆裏亂幌幌的閃着烟火，沒事似的談着，像是沒數的一團一團的搬家的野蜜蜂，從三

里以外的坟場上，白楊樹行里，大路沿上，寨牆邊上，打穀場里，村里的廟前邊，街簷底下，大水沅沿上，能够坐坐人的地方，人都坐滿了！好像是過年那一天，起得五更太大了。拜過年天還沒有天明的意思，坐在牛屋，或三代宗親的神主旁邊，等着天亮一樣，他們坐着，談着，抱住槍桿吸着烟。

天上銀釘似的星星釘滿了藍藍的天板，月亮照得天板上那一紋一紋的青筋也都露出來了。天空像洗淨的一塊淨光光的大青石頭，一點骯髒氣也沾不上似的閃着光輝。月亮像個轉燈一般，跑着。

月亮越發亮，天空越寂靜。一聲風絲也沒有了。

莊稼苗伸起硬挺挺的葉子，仰着脖子長着。水露默默的沾滿了一葉子，又集聚到葉尖上，懶懶的滴到地下去。滿地莊稼旺生生的生長的聲音，像一羣螞炸啃葉子似的喳喳的響着。

遠遠的帶着潮氣的，聽着抹糊的聲音，喊道：

「大哥到樹底下來吧，吸袋烟，點點咱的人數吧！」

有一個咬着烟袋的聲音，說道：

「嗨，俺光怕誤了事，喝罷湯就起身啦。」

那邊，一個喊乾了的硬嗓子，發着急又喊一陣：

「大財迷！大財迷，您在那呢？」

亂雜雜的聲音裏，又一個人罵着：

「他娘個哨子，槍頭着露水啦！」

人的吵鬧聲還沒落音，撒歡的馬叫的聲音又響起來了，驢也使着硬性子叫了！拉着大土炮的

牛車，慢條斯里的格登着。使車的掌鞭，坐在車把上，唱着「老每賒情」，連連使着硬喉。牛餓得一步也不願走似的，噴了噴鼻子，直通通的嗓子叫了一聲：「啣……啣！」

銀亮亮的天空，不動情地寂靜着。

鷄子像罵架婆似的，把黎明叫翻了，黑夜拉着尾巴默默的，慌慌張張的走了。

天一亮，黑鴉鴉的入羣，把大道集填滿了。

他們興沖沖的臉擠着興沖沖的臉，紅纓槍連着紅纓槍，馬刀靠着馬刀，……。他們的汗臉起着油光，一對對的凝結的眼睛里，透射着光輝，槍頭上飛躍着銀光，馬刀上跳動着冷光，搭眼一看，什麼也不見似的，千萬道的光芒把天空充塞了，千萬道的光芒把大地蓋蔽了！千萬道的光芒把街道填滿了！……。

長隊並着長隊，長隊接着長隊，形成那麼一個沒頭沒尾的，亂絨絨的，沒有面目和腳手的大個體。這個個體被膠黏着似的，分也分不開了，動也不動了。實際上，這個大個體在滾着，膨脹着。

扛在膀子上的紅纓上，長脖子烏槍，和背上揹着的馬刀，都像一下用夾板夾着似的。直亭亭的樹起來了。

最初，大個體是想滾到大街上，大街上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新的大個體向背街上滾了，背街上紅纓槍把天都罩嚴了，把路堵死了。所有的大水坑的坑邊，所有的打穀場，所有的空地，都變成了紅纓槍的林子，都像用膠黏着的大個體。大個體黏着大個體，黏成一個了，像天像地一般，沒邊沒沿，沒角沒楞了。

「走哇！」有人喊。

「走哇！」大家都喊。

但是，連幌也不能幌一下子。於是，又喊：

「走哇！」

一動不能動了，而六個體可仍然膨脹着。

大個體黏死在街道上了。村外，圍着寨牆紅纒的樹林子生根了。紅纒槍像一片一片的莊稼似的擺着，人們坐着或是站着，成羣結隊的向這邊跑着，也有的向那邊跑着。人們扣緊的一張張的結實的臉，發躁似的等着，一對對的眼睛望住寨門，望住滿閃着白光的寨牆，好像誰都想走到寨裏去，走到街上去，只要一進村，心裏就滿足了似的，發急，心躁，於是，喊道：

「走吧，進寨吧。」

太陽爬在樹梢上，陽光興狂的照耀着。

通着四外村子的大路和小道，都給紅纒槍生成了林子，村與村給人和槍連結起來了。亮銀銀的槍頭閃着星星的碎光，一直向大道集湧着。……

銅號示威風似的，一陣一陣的響着，驚螺不停氣地吹着，唧唧着，哨子，筒子，手打的呼哨，餓牛的聲音，馬的聲音，驢的聲音，好像喊起了暗號，一起都響起來了，連接起來了。

村里外人吵的聲音成一個了，好似幾年不過的水陸大會看花燈的時候，兩步以外就分不清是誰的聲音了。耳朵裏，單調地一直轟轟響着。

忽然間，村裏一陣亂鐘響了，一切聲音都突然死靜了。

人們扭着脖子張起耳朵來，但是，什麼也聽不到。

於是，亂紛紛的談話聲，又讓起來。

「該是劉大師傳到場啦！」有人閃閃眼睛說。

「他不早出來擺製擺製，人站也沒處站啦。」另一個說。

「劉大師傳一看，就會說這槍還亮得像回事。」第三個說。

霎眼間，寨門上像個大槍眼似的，黑鴉鴉的人流向外流着。村外的人都驚了一下子，摸不清是怎麼回事似的，抓住槍呆望着。

寨門頂上，破嗓子的鑼聲響了一陣，一個啞嗓子叫道：

「劉師傅說啦，村里裝不下，都到漫地里去！」

遠的聽不到這吩咐，仍然向村子裏湧着。村子裏的大隊像流水一般向外淌着，誰也怕誰落選似的，慌慌張張的搶着步，碰着膀子，踩着脚跟，誰也不管不顧，心里覺得走到村外就好了，槍可以排排氣氣亮一氣了。

大路是裝不下了，踏起莊稼苗子來了，大家慢慢的展開，平地里向前湧起來了。走碰頭的大隊就問道：

「您是亮完了麼？」

「沒有。」慌里慌氣的回答。

他們心裏好像覺得不對風頭，又游進了這大隊回頭淌遠了。

緊跟着這大隊的屁股，劉小辮走出來了。他赤着脊樑，胸脯上是一塊一塊的排刀的紫血疤和黑血疤，肚子上是刀傷和槍傷，還有那一個壓一個的排槍排的紫泡。脊樑上是紅紫的綠皮鞭子打過幾遍似的格陵。他跨骨上跨着馬刀，手裏掂着馬刀。腰裏束一根緊腰的綢子，綢子裏纏着滿滿的佛帖。他的頭上纏了一條綢子，毛草草的頭髮辮結在頭頂上，跟着脚步顛幌着。他的鬚子結成

條小辮子，辮頭上扎了一條紅綢。他的滿是皺紋的老臉帶着莊嚴勁，眼睛很想一直看到天邊去。他的所有的徒弟也都赤着背，拿着馬刀攢着他。

他不時擺一擺鬍子的小辮，想從那平面的海一般的大隊的這邊望到那邊。那看不見邊沿的橫排拉得叫他心里覺得湧起了一陣喜歡，他那掂着的馬刀向着高高的發笑的太陽一拄，放開嗓門大叫一聲：

「別走啦！」

他自己也知道，再喊幾聲也是不當事了。他對他的一個徒弟說：

「把那個家伙的烏鎗要過來，對天打它三烏鎗。」

人們站在漫野里，活像半天上抬着大雨的黑的雲彩。人臉陰沉沉的，莊稼陰沉沉的，天空，陽光，坟墓，樹林遠遠的村落都被這入海的興沖沖的心染得陰沉沉的。

劉小辮踏腿站住，一手長住腰，一手把馬刀拄到天上，說道：

「您都是咱這門的好徒弟，咱們出身莊稼人，就得給莊稼除災除暴，我沒有別的啥話好說。」

他擺起鬍子小辮從那一片黑鴉似的人海這邊看到那邊，心裏就感覺自己說的話，好像只說在自己心頭上。他心一躁就又對他那個徒弟說：

「再向天上打它三烏鎗！」

高高的太陽底下，那一片人山血海激動了！樹林似的紅纓槍波動一陣拄起來，壓在心底的一股憤怒的吶喊，眼看就要衝出破啞的乾喉嚨來。

第五章

謝鎮守使的五太太要生排行第九個孩子了，大名縣長，那個鎮守使的老表弟，爲了這事費了不少心思。你知道在平素五太太常常說他的折台話，因爲他長得很難看，身首生得不合時，五太太一看見他就背住臉，又害怕又嘔心似的，連一句親熱話也不和他說。要不是，他不早就當上旅長了麼？就是因爲鎮守使一提起他，五太太就一拉臉，哼着鼻子說：

「看他那形？他還能成大事？……」

一想到這事，縣長心里就打一個顫戰，他很惱她。但，他能怎麼樣呢？五太太是鎮守使心愛的掌上珠，他還敢和她鬥麼？他心里只有暗暗的發惱，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冤枉似的直想在心里痛哭一陣。爲了這事，他心里一天到晚拉拉扯扯，自己覺得自己的才能白打了，在她手底下抬也抬不起頭來了。

可是，機會來了！他一想到這事，就好像看到了五太太滿足得眯着兩眼發笑，活靈靈的眼珠一直稱贊他，他幾乎高興得自己要笑出聲音來。他抖一抖肩膀，心里很舒坦。於是，他把拳頭拿到桌面上，用手骨節滾得格東東的響，裂起嘴角說道：

「天無絕人之路，老天爺到底是有眼睛！……」

他把他的心事說給了他的太太，他太太一歪脖，肘着嘴唇說：

「嗯，五太太是生頭窩孩子，一準高興得心慌！」

於是，縣長就向紳商和大主戶放話，說道：

「鎮守使要得喜啦，他說他要大請一回客哩！」

「那可不得給鎮守使大賀一賀咧。」有人回答。並且，覺得自己光榮似的笑着。

「是呀！」縣長說。「大家要想辦這個事，還得連合連合哇！鎮守使要聽說這事，還有個不高興麼？」他笑一笑，望望大家又說：「我來主辦，花多花少我包圓，這是縣里的光面事啦！」

縣長爲了這事常常去商務會，財務局，大商號錢莊和大主戶的家里。他一直也沒有縣長的架子，他和他們像老相好一樣談着，並且，爲了這事還在衙門里開了個會。

開會的時候，縣長好像忽然發了脾氣似的，說道：

「自由的辦法不行！我們一定要定個辦法，我主張在這里的商號住戶實行派額，分六等，第一等五百元，第二等四百元，依着這，第五等一百元，小商小戶五十元，而鄉下，鄉下我有辦法！」他的細小的肩膀抖一抖，四方大頭擺一下子。「鄉下我按銀兩派，一兩銀子一塊錢！」

他說完了，望一望大家，擦着兩手想坐下來。但是，忽然覺得自己應該說明一下理由，不然，不顯得自己太武斷麼？於是，他的臉一拉，罵人似的說：

「我爲啥這樣辦？就是有些人太不要面子，比方，我也不必說哪一家啦，總有一個大錢莊，想拿二百元算事，這算什麼話？鎮守使把地方面維持得這麼好，還不瞅個機會報報德，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不？」

縣長想把這事先對鎮守使說一說，好使鎮守使像他一樣高高興，但是，他不知道鎮守使的心事，——鎮守使正爲着戰事的惡消息苦着，他天天皺着眉頭打電話，發着惱氣看電報，常常擺住洋刀，並且跳着地罵：

「他媽的，老百姓敢給隊伍虧吃，這退了得！」

而他心里時時憂慮着：戰事如果打到大名來，他是支持呢？還是退，退到哪個地帶去好呢？他的心很躁，於是，就埋怨着：

「前邊是怎弄咧？……………」

在平素，他對他表弟縣長的說話和行事，原是很高興的，他知道他會摸他的心事，一件事他剛想到，他就已經快要作成了，他很稱贊他。但是，現在，他一點心勁也沒有了，他苦着臉面，兩手抱住洋刀，沉默得發楞。

「你要不願意化錢，表哥！請客的錢，衙門里拿。」縣長說。他好像覺得他沒法下場似的，心里耐不住。「只要你挑個名，啥事都由我辦。」

鎮守使翻眼一望他，他馬上覺得自己說錯了，連忙改正說：

「縣里人的好心，表哥！……………」

鎮守使懶懶的說道：

「這是女人家的事。」

縣長帶着怯生生的心跑到鎮守使的公館里，心里想了又想，光怕五太太有啥誤會似的，一進屋門就喊：

「嫂子，我想給你弄一筆『貼已』錢咧。」

五太太早有這個想頭：幾個太太都有很多私錢存在銀行里，而她錢少，她嫉忌她們。她早就拿定了要多藏一些錢的主意，但是，自己的錢總不會多。一想到這事，她心里又急又躁，常常和鎮守使吵：

「爲什麼不多給我錢？爲什麼勒字我勒字這麼緊？……」

那個嘔心表弟的一句話，把她的心打動了。她看着她表弟縣長的興頭，她馬上想從沙發上站起來，但是，只將那個她笑搖了一下，肚子重甸甸的仍然壓在大腿上。

「從哪弄來的一筆錢？表兄弟？」

縣長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了，她笑得哦哦的，點着頭說：

「我叫他請客，我叫他請客！」她歡歡喜喜的。又說：「戰事怕啥？他那死心眼！一條黃河就要把敵人擋住一百年！哼！一準請客！」

縣長身上出汗似的，他一直抖動着尖細的肩膀。大方頭上的小眼睛笑眯着，搓着手心，裂起一張大嘴，說：

「我一定把錢親手交給你，嫂子！」

給謝鎮守使賀得子大喜的代表們，從縣衙門前邊的廣場上，低拉着一對對的馬蹄袖子出發了

他們都穿戴得齊齊整整的一走喇喇發響的新衣服，長袖馬褂把手打拉到膝頭旁邊，大袍的襟炸着，繞着腿。頭上戴着漆黑發亮的帽盔，唸過書的上了年紀的老先生，還有的戴着清朝時候的秀才的亮帽。他們好像誰都想笑，而誰也笑不出，就那麼绷着一張臉走着。

縣長走在人羣的前邊，好像報廟的掌香似的，也和大家一樣，一聲不響的走着。但是，他心裏可像想着什麼得意心事，不斷抖着尖細肩膀。

最前邊走着的是鞭炮隊，十幾串大鞭炮同時響着，永沒有停息似的。鞭炮把長長的大街填滿

了灰烟，流黃味，火藥子，炮皮子。這聲音像過年，像打衝鋒的老總，聲音一片響着，成了分也分不清的一大團。

吹鼓手的大隊在鞭炮隊的後面，蹣跚走着，各種銅音，竹音，皮鼓音，混雜着，一絲不亂的響着。這隊吹鼓手是從各鄉選來的能手，各人吹着各人的花點子，各人用着各人的巧本事，有的用鼻孔吹兩個啦叭，有的用嘴吹兩支笛子。啦叭的聲音唱着戲，笙的聲音學着洋人笑，兩支笛子像兩個娘們說着話。……

唸經的的道士低着头，唱佛的和尙昂着脖子，嘴脣動着，兩手打着自己的東西，脚步輕輕的，走得又靜又穩，好像在對着每一個人祝福似的。

禮桌子的長隊，排得長過了兩條大街。桌子上罩着紅布，紅布上堆着金器和銀器，白華華的銀元，一條一條的順着桌子躺着。四個人把一張桌子抬在肩膀上，小心翼翼地恐怕把禮品翻下地來似的，摸吃摸吃的走着。

人們填滿了街沿和樓台，窗口上露着人臉，牆頭上爬着人頭，人們眼望着，心里眼氣着，嘴里誇笑着：

「人家鎮守使的少爺有福氣。」

太陽竊聽祕密似的，高高的掛着。

道台衙門里，鞭炮一直響了半天，還沒有休止的意思。

一給鎮守使道過喜，大廳里的酒宴就開始了。鎮守使跨着洋刀坐在正坐上，手一端起酒盅就向大家笑一笑，好像在說：

「大名的老百姓真好！」

代表們都很想和鎮守使說幾句話和敬一杯酒，但是，誰都不敢似的，只那末眼角不斷斜睨一下，鎮守使一注意他的時候，他馬上低下臉來，把一杯酒乾掉了。

謝鎮守使高興透了，他帶着酒氣燒紅的臉，說：

「大名這地方我真心愛，人好地方好。」

「可是哇！」縣長說。「這地方人心可真好！」

商務會長那帶血絲的眼睛一望縣長，喝醉酒似的說：

「可是，咱地方有三怪！」

「哪三怪？」

「莊稼人的人心怪，王瞎子的卦怪，劉小辮的頭怪！」
想笑不敢笑的聲音，在大廳里轟了一下子。

「莊稼人心怎麼怪？」鎮守使心里一沉，問道。

「都是笑話。」商務會長說。「到鄉村里去，滿都是古里八怪的笑話！」

謝鎮守使喝喝的笑一下。縣長望着他，掛出一臉等待他說話的神氣，他喝起酒來了，縣長就說：

「王瞎子的神仙卦，那可真靈！」

「怪就怪在這咧！」商務會長說。

「劉小辮的頭怪在哪呢？」縣長歪着小眼睛。

「他頭能打軋碰石頭，肚皮快槍子也不進！」商務長說，他帶着擺頭幌腦的樣子，還想說下去的時候，鎮守使插嘴問道：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在門幾十年的老光棍橫鬼！」

正在這時候，諜報處長在大廳門口打一個敬禮，輕手輕腳的走進來，站在鎮守使的身邊，恐怕別人聽去似的說：

「諜報員來報告，大道集劉小辯正在亮槍。」

鎮守使的眉頭忽然一緊，一手摸着嘴巴沈默一會。

「有沒有企圖？」

「那沒得到報告。」

「混蛋！不報這報啥？真他媽的混蛋，再派幾個人去！」

喝酒的人都嚇楞了，瞪着那不摸頭腦的眼睛望着。

商務會長嚇慌了，他覺得這事和他的談話有關似的，他連忙解說道：

「我可沒有心，鎮守使！我要知道這事，我叫您殺我的頭，嗨，亂說話真沒啥好處。」

鎮守使不理他，臉拉得沈沈的走出去了。

大廳里啞啞的沈默了一陣。縣長忽然把他那一對呆死的小眼睛眯了幾眯，說：

「喝酒吧，喝個寧？寧大醉才算對得起我！」

他把酒杯端起來，在胸前劃個半圓，說：

「大家乾一杯！祝大名這地方平和，老百姓安生！」

但是，他坐不住，他帶着很失禮的樣子彎着腰，托故向大家請個便，抖一抖滿身熱汗似的肩膀，慌里慌氣的走出大廳來了。

王瞎子瘦得只剩了一身乾骨頭，每天一清早，可老不忘着他的神。天天，稀薄薄的光亮一爬上窗戶，他就醒過來了，用腳蹬住他老婆的兩腋窩，把他老婆逼起來，就眯起那一個沒有瞎的眼睛，眯上一大會，然後，兩手把兩個膝蓋摟到胸脯上，再用勁伸開，一直作個五十次，開始擦腳脚和腳趾。然後，再運動他的膀子，肩膀上下搖動三十次，胳膊就像大刀一樣劈着床梆，手指格八格的響一陣，擰一擰脖子這才坐起來。

天已經亮透了。冷氣在屋子裏流着。

王瞎子披起衣服，靜靜的坐在床頭上，一手那末有板有眼的拍着眉頭，拉皺的眉頭打得紅紅的，啥時候一百下打够了，搓熱兩手又去擦那鬆皺皮成堆的老臉，接着又去扯他的耳朵，用中指的骨節去敲他的後勺，也敲上一百下。兩牙像打架似的咬着，心里數着，七十二下足數以後，他往往再用勁多咬幾下子。最後，把頭搖一搖，心里痛痛快快快吐一口黃痰，心里就想道：

「今天也許會有兩個大客！」

他像有啥要緊事等着似的，趕緊起來了。

太陽爬上屋簷了，黃秧秧的光輝把天空照得耀眼。牆頭上，屋頂上和樹枝上的潮氣，一陣一陣的冒着，陽光把它們都攢到天上去。

王瞎子披着衣服，兩手提着褲腰，一步也不敢停地向毛房里跑，嘴里着急似的對他老婆說着

「這時候還不把卦桌子整好，算卦的客人要來了，那可算啥？」

這一天，很冷。天陰得厚厚的，壓得很低，好像支不住那重量似的，沈重着，鵝毛大片的雪花又要飛了。

風，一陣一陣的打着窗戶。

王瞎子坐在床頭上，正在拍他的眉頭的時候，他老婆嚇里嚇氣的走進來，話也說不清的說着：

「還不起，還不起，嗨，……」

「我×娘！你沒看見我的功夫沒用完麼？」王瞎子手也不停的說。「你混囉？先整好卦桌子去！」

他老婆走到床跟前，兩眼發呆似的望住他，嚇得氣直發喘，把話壓到喉眼里說：

「一個大官長來叫你，正在咱院子里等，他說是鎮守使要叫你咧，」他老婆停一停，又說：「看那個大官長的樣子，帶着那氣，準沒好事！嗨，你起來吧！」

王瞎子很想一下再睡到被窩里去，心里顫顫的，想不透他犯了什麼錯。能說是病了不能起麼？或者說是不在家里麼？自己一想，又覺得那一準會挨皮鞭子，官老總還會怕你病麼？這能是啥事？鎮守使還會課卦麼？他傻在那裏搖搖頭，對他老婆說：

「你偷偷地把卦桌子收拾好吧，這一準像以前那個縣長一樣，又不叫咱算卦啦！」

「嘿，」他老婆翻一翻眼。「誰叫你不管啥事都算那麼準！一定是又黏到鎮守使的邊，鎮守使不願意啦，看咱以後怎麼過吧！唉！」

他老婆正要向外走的時候，一個軍官出現在屋門口了，那軍官很性急的說：

「快吧，鎮守使昨天晚上就說叫你早去！」

王瞎子的老婆嚇得倒退了一下子，哀告着：

「他要病啦，大老！叫俺做啥俺做啥，大老，別叫他去啦！您看他身上瘦的？」

那個軍官是個副官長，他說話原來都是很武斷的，於是，他那嘴巴一擺，用着老脾氣說：

「不行！鎮守使有要緊事找他！」

王瞎子在被窩里一直想給自己課一卦，卜卜凶吉，但是，心里窩窩囊囊，什麼也想不起來似的，胸口霍霍跳着。在卦桌上面的一張好嘴，現在，一句話也說不來了。

「碰吧。」他想。「反正跑也跑不了。」

王瞎子心里畏畏縮縮，腦子里繞了一腦子亂事情，和副官長坐在飛簷轎車上，三匹雪里站驃子響着串鈴，而他混混沈沈的，一路上很想振起胆子來問問副官長到底是什麼事情，又總覺得問啥都不合適似的，猶疑着，恐懼着，心里濛濛懂懂的進了鎮守使的大衙門了。

鎮守使的大衙門——前清的道台衙門的大院子，老總們亂亂的走着，誰都不說話，很靜。王瞎子的心發重得像鉛塊了。

「俺是犯了啥錯了麼？」他顫顫的問自己。

和他同車的副官長，在正廳的大屋里，放着聲音說：

「是是，王瞎子來啦！叫他不要走？是，是！……」

副官長站在大屋子門口，向他招手說：

「到這屋里來吧，鎮守使等下就來！」

王瞎子坐在大廳里，身上覺得一直發冷，他拿不住心上那股抖顫勁。

「俺算卦七歪，從沒黑過良心，」他想。「這回要真是有了啥差錯，那準是有人陷害俺。」

於是，他回想着這幾天的客人，回想着每一個客人的每一卦，他清楚記得，在哪一卦里他沒說過能礙鎮守使的話。在最近五天里，算卦客人不下五十多個，除下十幾課買賣人的卦，都是因為兒子跟着奉軍去打仗，來課吉凶和財福的，而他的卦，偏偏都課在奉軍能够再打勝仗，而兒子會發財升官的。這卦要課給鎮守使聽，鎮守使還能挑出啥錯來麼？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沒辦法似的搖搖頭，心里說：

「人該倒霉，稱二斤鹽也會生蛆。」

王瞎子正在苦苦納悶時候，一羣響響的脚步聲把謝鎮守使送到大廳里來了。鎮守使一面脫手套，一面說：

「你來啦，太好啦！」

王瞎子覺得打躬也不是，作揖也不是，臉面想笑也笑不出來，慌慌亂亂的呆站着。

「聽說你是神仙卦，」鎮守使一面說，一面坐在王瞎子旁邊的沙發上。「我有一個要緊事，今天請你課一課！」

王瞎子心里一喜，滿臉笑容爬出來了。他覺得他好像剛從大石頭底下爬出來，心里很舒坦，說道：

「要說你課卦，鎮守使大老！派個當差的老總去叫我就中啦，我不敢不來！」

鎮守使笑着，笑着，忽然一拉臉，說道：

「這卦要課得不好，你可也不能說！」

「當然！我能辦到！」王瞎子說。他又把他的心提得高高的，向鎮守使歪過臉去。「啥事？您說是啥事？」

「有關地方面的大事。」鎮守使說。他好像不願一下說出來似的。

「好！我要細細的謀一卦！鎮守使大老！」王瞎子搖點着頭說。「給你大老謀卦，我總得照實處說，點破天機我也不怕！可是，」王瞎子彎着腰，好像有啥密祕似的望住鎮守使。

，又說：「我的課卦傢伙沒帶來，派個人跟我拿來吧。」

王瞎子帶着一身高興，望着車子又回家了，一到家，他就對他老婆說：

「你說鎮守使叫我做啥？弄了半天是課一卦，這一卦我要卦好，哼！……快把算卦傢伙都拿來！」

王瞎子空起車子又回來了。他很高興。他和街上的人打着招呼，說他到鎮守使衙門里去給鎮守使算卦去，並且，鎮守使請了他兩趟了。

跟着王瞎子的那個馬便就說：

「鎮守使前幾天就說請你咧，他請你算一算劉小辮那紅槍會的事哩！」

「紅槍會的事？」王瞎子又驚又喜的裂着嘴問。

「是哇！鎮守使怕劉小辮的紅槍會要起來，心里天天不高興。」

「呵！」王瞎子的喜歡透了的聲音。他那一隻瞎眼睛直想向外滾似的動着，心里高興得很想比一比大拇指。

王瞎子一到大廳，把卦桌子就擺上了，說道：

「您大老不用說，俺知道你大老是想課啥事？」

「你還會看相麼？」

「當然！」

謝鎮守使笑一笑，說：

「你說我要課啥事？」

「你老慫不了我，」王瞎子握住下巴說，「你那眼圈是紅的，你照照鏡子看！你滿眼里都是紅槍會對不對？」

「這叫算對啦，」鎮守使說。他皺皺眉頭，沈默一會，又說。「紅槍會不是好家伙，我想把劉小辯捉來，你算算這事合不合。」

王瞎子一手拿着筆劃着，一手大拇指按住中指的中骨節，一眼看住書本，想了又想，品算了又品算似的，沈默了一陣子。

「在這一課上可是行，可是這卦上說，你大老得想軟法子，一點硬氣也不能帶的軟法子。」

「啥軟法子？」

「你得想法把劉小辯請到城里來。」

鎮守使回想似的沈默一會，說：

「那行！可是，我想殺死他，行不行？」

王瞎子嚇得心裏一跳，說：

「這我不能憑嘴說，你寫個字看看吧。」

鎮守使提起筆來，筆桿子挽了半響，心裏覺得寫個啥字也不好似的，一直停着，筆桿子一直

擱着。

「那不能想！」王瞎子說。「一想就不算啦！」

鎮守使着忙似的，馬上寫了個幸字。

王瞎子拿起那張紙，從四面看了看這個字，笑一笑。

「做買賣也是一課好卦！」王瞎子說。「上下通達，是個好卦，殺他也沒事！」

說了這話，王瞎子就覺得有些後悔，心裏沈沈的。閃閃那一隻眼睛想一想，又覺得只要鎮守使看得起他，從這兒名字能響開，別的啥事也管不着了。況且，劉小辯的徒弟再多，勢力再大，和鎮守使的官兵一比，還能說到話頭上來麼？

王瞎子一個眼角皺皺着，隔了半天，又說：

「殺他八個劉小辯也沒事！……也！」

x

x

x

x

謝鎮守使的參謀長反對殺劉小辯這事，他心裏覺得：王瞎子的神仙卦雖說不會錯，可是，劉小辯那個怪頭也有名呀！要是把劉小辯殺不死，那可怎麼交盤？即便能把劉小辯的頭割下來，劉小辯的徒弟對這事能會散夥麼？紅槍會要全起來給一個不說理，一攻城，麻煩事一來，這責任可誰來担？但是，他把鎮守使的脾氣摸得很準，他不敢來正面反對這事，只胆束束的說道：

「給他個甜棗胡吃吃不好麼？」

「爲啥？」鎮守使問。

參謀長知道不對頭了，但，他也不能不回答。

「要能抓住他的心，那不好麼？」

「你參謀我這個屁去吧！」鎮守使像往常對他發脾氣一樣罵着。「抓他的心！這是啥事？啥時候？我殺他一個劉小辯，把那些紅槍會的尿都會嚇出來！我爲啥要抓他的心？」

第二天，謝守使就派縣長和副官長去請劉小辯去了，臨走的時候，鎮守使再三囑咐着：

「只要劉小辨肯來，叫我做啥我做啥！」

縣長很高興去幹這個差使，因為他知道這事又要到鎮守使心上記一功了，那末，參謀長那個菜包家伙要一滾蛋，參謀長落到他頭上是沒跑了。他真該走一陣子紅運了。他高興着，把馬打得飛風似的跑着。

漫地里只有太陽在堆着。雪要化完了。

一堆一堆的亂坎上，像羊羣一般的殘雲閃耀着。小松樹綠英英的，很新鮮。太陽蒸騰的潮氣從樹枝上冒着，好像游泳一樣，成縷成條的飄到天空去。

遠處一羣人扛着糞箕，挾着糞鏟，好似丟了錢似的，彎着腰，找着野兔的脚印。一羣長腳的細腰狗，把鼻子順着地皮，嗅着，亂跑着。忽然，一隻野兔從坎場的旁邊驚起來了，拉起一條土線，滾球似的跑開了。一羣狗不聲不響的攆起來。而人們，最初對着野兔發一陣呆，接着就打起呼哨，高興得亂喊亂叫，把糞鏟向膀子上一扛，也成羣大夥的趕起來。

副官長看着這事，心里覺得好笑，就搖一搖鞭子說：

「莊稼人真是傻瓜！一個兔子能值幾個錢？」

縣長沒有聽到，他的馬仍然擺着頭，跑着。

村子在空敞敞的一片平地上睡着。村子里插布石的聲音響着，鷄下蛋的聲音叫着，閑得沒事似的母牛和牛犢的叫聲，馬駒子的撒歡的聲音，村子裝不了似的，都跑到冷清清的漫野里來，漫野里到處是排成隊的麥苗子，彷彿過冬的莊稼人一樣，甜密密的，頭也不抬的睡着。

縣長心里一直想着心事，一點也不理會這些情景。副官長瞪着兩眼到處望着，張起耳朵聽着，但，他看不起這些事物和聲音似的，心里老是感覺跑一趟鄉村是受洋罪，一點也不痛快，拉着

臉面坐在馬上，一直帶着生氣的老樣子。」

一羣馬，搖一搖尾巴，衝進了一個村子。村子里的人，有的在廟台上吸着烟閑拉，有的坐在牆角的太陽底下拿蝨子、有的用鐵梳子給牛搔癢，有的給驢修蹄子，年老的坐在大門墩上打瞌睡，小孩子爬到樹上打馬猴。娘們家喊着鷄，餵着豬，也有的兩腿夾住線筐坐在大門里邊做針線。他們啥也不想似的，安安閑閑的過着。他們一看到那羣大馬，一看到那羣不常見的人，心里就驚，眼就發楞，心里就問自己：

「這是做啥的？」

話里却藏着：

「可不是來找咱的事吧？」

馬不停蹄地，大大方方的，威里威氣的走出村子去了。

一走出村子，副官長就在心里說：

「莊稼人生就哩就是這種受窮樣！」

太陽站在亮晶晶的高天上，像個好心的婆婆似的，撒着陽光，謎楞楞的笑着。

漫地里一陣細風吹來一陣新鮮氣味，土也發香了。

可是，老總們的馬不愛惜這個，噴着鼻子跑着。縣長那想了又想的心事，仍然在他心上盤結着，心里一陣一陣的歡喜縱動着，就抖着肩膀說：

「受氣縣長這種眼子事，也該相作到頭咧。」

於是，他就揚一揚馬鞭子，指着前邊說：

「大道集要到啦！過去大道集再過兩個村子就是劉小辦那村莊啦。」

副官長抬眼向前望一望，一點也不感覺興趣，噴了噴鼻子，一句話沒說。

一羣馬匹走到大道集的時候，大道集的寨門緊緊的上住了，寨門頂上站着拿槍的人，那些人用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聲音說：

「不知道你是做啥的，從村外走吧！」

縣長氣得眼都瞪紅了，說道：

「我是縣長！」

「俺不認得你，你有啥記號？」寨上一個人說。

「把你村長叫出來，看……」

縣長沒說完，寨上那個人又說：

「村長管不了俺的事。」

「開槍！」副官長說。「打他個雜種養的！」

要在別的時候，縣長決不受這個氣，他會大罵，並且把村里的每個人抓到城里去，打爛他的屁股，再壓到監房里去，可是，現在，那種脾氣自己也不知道是跑哪走了，他嗤了一聲，對住副官長甜里咕棧的笑一下子，對副官長解釋似的說道：

「莊稼人沒學問，對他真沒辦法，啥事要都和他們一樣子，刀扶手一天也能累死幾個。」

他們繞着寨牆走過去了，副官長一直在嘴上惡罵着，馬便們把槍拿在手上，對住寨牆上比着要開槍的手勢，心里罵道：

「你這些小舅兒，敢出寨來？出來敵了你！」

小小的馬隊穿過一個村子又穿過一個村子，馬擺着頭正走得很歡喜的時候，縣長揚起馬鞭正

要指給副官長說，這是劉小辨那村子的時候，四外的鐘與鑼聲，像旋風旋來了急雨似的響起來，他們勒住馬，凝神呆眼的聽着，聲音還沒落下，四面八方的野地里，紅霞霞的人羣向他們攏過來，並且有人喊叫着。

縣長嚇得滿身熱汗直流，什麼辦法也想不起來了，他的慌亂的心里，反復地問着自己：

「能是走風喇麼？他們知道了麼？」

副官長呆呆的望了一會，喊道：

「開槍，開槍！」

馬便們握着手槍嚇傻了，心里連連反駁着：

「開槍有啥用？一開槍，還有活命麼？」

紅霞霞的人羣，圍成一個不透風氣的圍牆，大喊大叫着把他們活活捉住了。

有的喊：

「先穿了他！」

雜亂亂的聲音里，又有人說：

「這種傢伙出來就沒好事，先穿了他再說吧。」

縣長被板個嘴吃泥，像豬一樣躺在地上，他翻翻臉，受不住似的咬着牙，說：

「我是縣長！」

「你是老天爺也不行，一個人踢了他一脚，「你的頭角長大一點也不行！」

「你造反啦？」副官長在地上急得打個滾，「你知道我們有啥任務？」

「俺不管你狗屁馬屁！」那個人又說。「滾起來！見了劉師傅再說吧。」

「那好，縣長說。「我就是來找你劉師傅的。」

「找他幹啥？」

縣長那小眼睛眯一眯，想了一會。

「找他到縣里去吃酒席。」

「吃啥也放不了你。」

一片紅霞的大隊，一窩蜂似的嚷着，亂轟轟的走着，牽着他們，用着可笑的話頭高興的罵着

副官長一陣一陣用白眼珠翻他們，大仇恨已經記在心上了。他什麼話也不想說了，臉惱死了

縣長先怕挨槍穿，心里一直打顫，想說話，想裝個笑臉也裝不成了。

他們把他們拴在佛堂門口的小槐樹上，劉小辮搭着馬刀正要坎他們一般，站在他們前面，問

道：

「你是幹啥咧？」

「正是來請你，劉師傅！我是縣長，我是來請你！」縣長聲音打着顫，恐怕他不信似的，連連的說，「鎮守使說，紅槍會很當事，他想要在門，叫我來請你！」

「隊伍也想學紅槍會？鎮守使也想要在門？」劉小辮問。

「是哇！劉師傅？」縣長可憐憐的說。「鎮守使要在門咧。」

「他想學也不教他這雜種！」有人罵。

「對啦！」是幾個人說。「教他他還能辦好事麼！」

劉小辯皺着眉頭，想了一會，說道：

「你要誠心，在門也好，可是，我得去問問祖師爺。」

劉小辯搭着馬刀走回佛堂里，當下赴了一回場，玉皇大帝下了界，說劉小辯是水龍一轉，命里是個小皇帝，沒有兵卒不張登極，應該多收老總徒弟。他的徒弟一聽大喜，趕緊跪倒了，人從佛堂里跪滿了大街，迷起眼睛唸着咒，頭格東東的磕在地上。

劉小辯站起來，吃過法，問他的徒弟說：

「可罷去？」

徒弟們齊聲答道：

「師傅的命大，走哪去也不要緊！」

劉小辯心里很喜歡，但，他不露聲色，說道：

「把我的小驢牽出來，跟我去幾個人吧。」

他的徒弟宋師傅，閃了閃眼睛，很懂禮似的說：

「那不像回事，劉師傅！我看，找個八抬轎來，坐轎好。」

劉小辯上了轎，忽然想起那些人還在樹上拴着，他趕忙跳出來，輪起馬刀來，喊道：

「爲啥還不把縣長放下來！」

他又忘記一切似的，一手提起衣襟坐到轎里去。心里埋怨自己似的想着：

「真忙傻啦！唉，年紀一大，……」

他嘆一口氣，心里覺得對不住縣長那些人似的。

「不管他是官是啥，反正，都是我的徒弟，」他又想道，「徒弟還能吃師傅的味麼？」

八抬轎忽顛忽頭的走着，劉小辮覺得又舒坦又痛快。他伸出頭來看看，選好的十幾個壯年小伙的打手，攆着馬刀扛着槍，排着隊跟在轎後邊走着，縣長他們的馬也走成了一個長條，排在轎的兩邊，好像是他帶領的馬便。他覺得威武透了，心里發癢似的歡笑着。

他覺得這該他露露臉了。他心里想：鎮守使一在門，鎮守就得聽他的話，鎮守使的隊伍也得聽他使喚了，那麼一弄，自己算不算小皇帝呢？一時還想不清，總之，自己的人頭也不算小了，走動一定要帶一羣跨着盒子炮的馬便，說話也得先用鼻子笑一笑了。

這時候，他覺得鎮守使一定帶着很多人在離城很遠的大路上等他。迎接他。他那時候下轎呢？不下轎呢？他正想着的時候，副官長一聲問話把他的思路打斷了。

「進哪個城門？」副官長問。

劉小辮覺得是問他，但，還沒來得及展開腔的時候。縣長就說道：

「還走老路吧。」

劉小辮這才忽然想到是已經要進大名城了。他伸出頭來看看。鬧轟轟的西關要到了，但是，看不見鎮守使，他心里覺得涼了一下子，這是請師傅的麼？請師傅有哪個不迎接到村外？這一想，劉小辮很生氣，用脚踏一踏轎板，伸出頭來，問縣長：

「鎮守使爲啥不接我？」

縣長笑一笑，沒有想到這個事似的，舌頭結住了。

「這樣看不起師傅，還在駱門！」劉小辮生着氣。「不要走啦！他喊着。「不接咱，咱就回去！」

「你回哪去？」副官長說，話音里帶着很大的氣。「不走也得走！」

縣長趕緊打着岔說：

「鎮守使在城門上接你，一定在城門上！」

劉小辯覺得這也對，鎮守使接到城門上，也算面子不小啦，於是，轎子又忽顫着進闕了。

但是，走近城門的時候，城門上只有死死站着的老總，劉小辯真生氣透了，他抓住轎桿從轎子里跳下來，拿刀一輪，對他的徒弟說：

「咱回去！咱不教這徒弟！」

副官長跳下馬來，一手抓住劉小辯那條拿着馬刀的胳膊，說道：

「來到就不用不着回去啦！來幾個人！」

縣長一看這事不對頭，他覺得這麼辦，一出差錯，他的功勞就完啦，反來白挨一頓打。而副官長要真把劉小辯弄住，那這場大功不是副官長的麼？於是，他說：

「你是做啥？副官長？劉師傅是個文明人，就該請到城里去！」縣長趕緊向劉小辯撒個笑臉，說：「劉師傅，你不要在呼這個，鎮守使在衙門口一定等着急啦，看我的面，你計較這些小事做啥？」

「像你說這，那還有事麼？」劉小辯氣得扣住臉。「我不怕硬就怕幾句好話，要和我說好的，啥事也沒有咧。」

劉小辯把他的八抬大轎忘掉似的，掂起大刀走進城里去了。

劉小辯在大街上示威一般，鬍子編成的小辮在胸脯上搖動着，身上帶着一斗勁。

劉小辯走到鎮守使的衙門口的時候，正巧，鎮守使帶着黑鴉鴉的一羣馬便向外走，劉小辯心里覺得鎮守使真是來迎他，他掂着馬刀，不知不覺的站成一個排刀的架勢，他好像覺得他不應

該再向前走了，他亭亭的站住。

鎮守使一抬頭，看見劉小辯那架勢，那個掂着刀，帶着氣的勁頭，心里忽然覺得害怕了，大聲喊道：

「還不把他綁起來！混蛋！還不把他綁起來！」

鎮守使退到馬便的人羣里，張着眼罵：

「你這些混蛋、笨包子，還不去下手！」

鎮守使總覺得不安生似的，趕緊跑回大廳的台階上，一手提起衣襟大罵：

「你們那些混蛋！還不先上住大門！……」

第六章

紅槍會造反的串帖在各村的村頭上，廟門上，十字街的鋪門上，大道邊上的白楊樹上，功德碑上，都貼滿了。串帖上寫着：

「誰家要不去給劉師傅報仇，男盜女娼！」

莊稼人不用看那帖子了，噲事早知道了。

各村上，佛堂里的那些人，像沒頭的箭一樣，心焦性急的來回躡着。他們的臉都拉得很緊，一句話也不願多說，那種神氣好像是：噲事也不用費口舌啦，既然逼着非拚命不中，那就拚吧！廟屋里打啞了的鐘聲響着；鑼聲從這街敲到那街，敲鑼的人赤着膀子，輪起打鑼的掃帚把，喊道：

「各家各戶都擦好槍吧；給劉師傅報仇去吧！」

敲鑼的人一碰到人，就氣憤憤的說道：

「把劉師傅這老師傅頭都殺死啦，還有他不殺的人沒有？莊稼人不動手，再也沒法過日子啦！」

趙頭鎮上，人心也亂了。平素悶着心眼過日子的莊稼人，一聽到這個事，就覺得鎮守使這一手幹得太絕戶、太狠心，太不講情面了。於是，心裏就埋怨自己的作錯事的孩子一般，心裏顫着自語道：

「爲啥殺他呢？殺誰不比殺他強？噲，誰也不服了。」

五畫眉聽說這事，連飯也沒有吃，急急焦焦的跑到佛堂里去。佛堂里，二成，二眼子，福運，年發，四秃子，十幾個人誰也沒法可想似的談着。這事，他們一點都沒想到，他們只覺得驚駭。一抬眼看見五畫眉，幾個人就說：

「這可怎麼辦吶？把劉師傅都殺死啦，這怎麼辦吶？」

五畫眉把他披着的老羊皮大襖放在貢桌上，一面說：

「沒有啥話說，」他把腰里的小刀抽出來，也放到貢桌上。去。「給他算賬！」他預備和誰對打一般，把帽子摘下來，束着腰。忽然又說：「中元怎不在這？我先去找他，反正這事，總不能白散夥！」

五畫眉走出去以後，佛堂里的幾個人，心裏就覺得很興奮。二成說：

「真是，人人都說劉師傅有個登極的命，叫他們給殺死啦，他們真是眼混心糊塗啦！」

「軍隊就是這點不講理，也不認人。」年發說。「人心要一齊，一攻城，他們就得後悔！」

「光後悔能算白完麼？」二眼子瞪起不贊成的眼睛說。「要不賠咱劉師傅頭，我看就得攢跑他！」

福運閃着眼睛，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自己好像早就拿定了主意，說道：

「聽各村的風聲，非攻城不行啦！」

福運說着，站起來。他把自己的槍從牆上摘下來，拿到門口用鞋底子擦起來。

五畫眉離開佛堂，走到趙財主的家里去了。趙財主，中元和三長舌頭也正商量着這個事，他一進門，就說：

「劉師傅的人頭掛在大名西城頭上，您知道不知道？」

三長舌頭坐在矮櫈上，手拿着烟袋，仰起臉來，說：

「這不正是在商量這事！」

「這還有啥商量頭？」五畫眉緊接着說。「既然這樣不說理，既然是存心給咱這一門過不去，那還有啥話說？」

趙財主坐在椅懷里，握住鬍子，藍色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似的翻着，心裏拿不定主意，想也想不到來啥好辦法，一顆心只覺得顫索索的，一句話沒說。

趙中元一直是驚惶的，他覺得他並不是胆縮，害怕，也不是惱怒和興奮。這事件，好像是忽然打到他頭上的一棍子，他不知道應該躲它或者迎他，裝了那麼一肚子驚氣，而又覺得憤慨，

這時候，趙中元覺得，什麼辦法也不是兩頭光的辦法，於是，他吞吐着說：

「五哥！這可不能算小事哇！」

五畫眉很生氣，心緊得翻了翻眼沒答腔。

屋子裏連空氣都結凍了一般，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五畫眉耐不住這種沉默，怨里怨氣的又說：

「到這時候，咱可都不能裝蒜！劉師傅是咱的師傅頭，他叫人家弄死，咱不能說沉着氣連響都不響，在咱這一門里可不能辦叫別人挖脊樑溝的事。」

「這種事，咱能不先看人家麼？」中元問

「看誰家？咱要是一心要幹，管人家做啥？」五畫眉說。

趙財主心裏猛然襲來一陣興奮和激動，坐也坐不住了。他搖搖晃晃的拄着拐杖站起來，臉面勁兒得白蒼蒼的，藍色的眼珠一瞪，拐杖向地上一蹬，說：

「你說怎辦就怎辦，五怪！時候趕在這里，別說別的啦，中元做啥做啥吧！」

三長舌頭站起來，把烟袋向腰里一插，笑一笑說：

「不給隊伍上一個硬頭吃吃，也不行啦！」

「說到哪、咱得幹到哪，」五畫眉說。「我馬上去劉師傅家那邊去看看，趕回來，再瞧吧。」

五畫眉走了。趙財主對着屋門口呆望一陣，重新坐在椅懷里，對中元說：

「劉小辯是咱的師傅，咱不能說別的，中元！這事，就叫你五畫眉哥辦吧，辦哪咱跟哪。」

趙財主忽然停住，歪頭望望三長舌頭，又說：

「你去小玉莊俺親家那佛堂里去吧，串串他，要動可得一齊下手咧。」

三長舌頭彎起腰走出去了。屋子又充滿了一片寂靜。

中元坐在矮凳上，手在地上劃起道來。

趙財主想着亂轟轟的心事坐着，坐着，他的頭慢慢的抬起來，手攥住鬚子，說：

「前幾天，您中興兄弟回來說那話可是真，北軍是軍閥，非把北軍打倒，革一回命，莊稼人別打算有好日子過，這話，可越想越有理！」

x x x x x

第二天，五畫眉回到村里的時候，天已傍黑了。他跑到趙財主家裏，連屋都沒進，就喊道：

「走吧，中元弟！人家都要動手啦！」

趙財主趕緊拄起拐杖，走出屋門，問道：

「怎麼商量的，五怪？」

「那還有啥商量頭？」五畫眉帶着興沖沖的勁頭。「要打城大家都得去打城，不能有二句話說。」

「沒說在那碰頭麼？」趙財主又問。

「大名城跟前見面！」五畫眉說。他忽然想起一件要緊事似的，轉身走出院子，從佛堂里把那面銅鑼拿出來，發乾發啞的鑼聲響到街上去了。

夜，像打敗的潰兵一樣，亂轟轟的又來了。

X X X X X

一吃過晚飯，學生們就像正月十六娘們踏青似的，成羣大夥地走在漫地里去。在學校旁邊種地的莊稼人早都氣透了，心里和嘴脣上罵了不知有多少道，但是，一點也不當事。於是，就扛了鋤頭，把小路挖成玩玩窪窪，路兩頭掘個壕溝，溝邊上插上棗格針，把路堵死了。但是，隔不了三天，這路又給走平了。莊稼人氣得玩也不挖了，在路兩口插個棍子，棍子綁上一把紙條子。這算在那里盟一個誓：「誰要再從地里走，死了他爹他娘！」

學生們天不管地不管的走着，談着，棗格針一咬在褲腳上，張嘴就罵：

「他媽的，插這格針做啥咧？」

王天天那幫人，一出學校門就是一大羣。這彷彿成了他們的規矩，他們每天傍黑雖說不開會，但也總和開會一樣，碰到一塊談一談，報告一下自己的工作，批評一些同學；那些家伙真混蛋！他們差不多把自己以外的同學都看成了鬆包，傻蛋和敵人，和這些同學見面，他們連話也不想說。眼角歪一歪，好像哼着鼻子說：

「沒出息，他媽的！一個學生，不知道自己生的是個啥時代？」

他們一出學校大門，都掛滿了一身威風，好像向別人表示就是他們的力量，他就做裏做氣，鬧轟轟的成一個大團向遠處走去。

有不少同學們覺得這是大家的習氣，不注意這事。

可是，下疇回家的莊稼人可看不上眼，一碰頭就說：

「麥子拔草啦，一踏就不中用啦。」

他們誰都沒聽見似的，談得興沖沖的，一直走着。

他們養成了這個脾氣，把晚飯的飯碗一推，擦一個嘴站起來，向他那一幫人瞭一眼，走出飯廳就在角路上，在校園里和大門口等着了。人慢慢的成了羣，聚了夥，問一聲王天或黃大牛爲啥還不出來，拉起大流就走了。如果有誰一回沒有去，第二天，他們大家便提起質問來，並且批評他。如果誰有一回沒有去，自己心裏就覺得已經有好多事他知道不清楚了，他心裏總是發悶，非到傍黑一見面，大家一談，心裏是不會利亮了。

有一天，這羣人剛從野地里走回來，長脖子教務主任又把王天叫走了。他們也走到漫地里去。在那個死沉沉的教堂的旁邊，教務主任生着氣說：

「太幼稚！你們簡直啥都不懂！」

王天像一個作錯事的孩子似的，一聲也不哼。

「在奉軍的手掌底下，你們還不知道革命的工作是一種密祕，——您誰也不了解這個問題的危險！」教務主任咂咂嘴，一手按住心門說。「您天天成羣結隊，省得人家不知道去破壞你們！」

王天心裏悶拉拉的，仍然不說話。

教務主任捫住心門站住，長脖子扭了幾扭，壓擠着喘音說道：

「國民黨的梁壽凱的隊伍要打過來啦！我有個朋友在他那作工作，我接了他的信，他們要向咱這來啦。」

王天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似的，伸起嗓子響道：

「呵！……」

教務主任挺住硬腰板沉默一會，又嘔嘔嘴脣，說：

「你們應該一方面去作迎接國民革命軍的工作，一方面眼前就可以先派人去組織組織紅槍會，把那個武裝拿過來。」

第二天，趙中興被派回家裏去了，他告了假，帶着一斗子心勁。他想：紅槍會如果有好傾向，確實是迎接國民革命軍的一支武力。他自己覺得，要作紅槍會的工作，他那地面上，他會拿得住的，這一趟準會成功了！

他喜歡得簡直想拍拍自己的腿。

但是，趙中興在家住了三天，回來了。一看他姐夫王天天，他就搖頭，並且說：

「軍閥們還該在咱橫行一百年！」

在這句話裏，王天天知道了他的工作的失敗，但是，他怕趙中興在大廳廣衆之間，說出他們應守的密祕，他用勁使上個眼色，閉住嘴連連的哼着，趕緊把他的話岔開了。當同學都忘掉注意這件事的時候，他拿起筆來，在桌子上寫着：

「開會時，你報告吧。」

他們的會是在一個鄉村旁邊的大坎上開的，開會的時候，主席默讀了總理遺囑以後，說道：

「趙中興同志！你報告吧。」

趙中興掛出笑咕梭梭的臉，說道：

「這還有啥話可說的？俺爹都不願意，還有啥可說的？」

「那也得報告你的經過呢？」一個同志說。

趙中興一帶勁，臉拉緊了。鼻子喘幾下子，說：

「他，——王大人，俺姐夫，他知道俺那地方的事，俺爹在村里是個領頭問事的人，俺村里的佛堂也安在俺家，佛堂里的事不是俺哥管就是俺爹管，他一不贊成，那不啥都完啦？」

「你沒向別人進行工作麼？」黃大牛問。

「向別人？」趙中興不服氣的樣子。「那些在會的除了信祖師爺，誰信這一套？紅槍會只知道迷信哪！叫他幹革命，他死也不會！不管誰說啥，我算看透啦，紅槍會跟革命，是沒法走到一條路上！」

大家都覺得很失望，不响聲了。

遲了半響，王大人慢吞吞的才說：

「你怎麼那樣說？」

「你怎樣？」

「不管怎樣，話也不能那樣說。」王大人着了氣似的，瞪着眼睛望他。「你硬要叫他革命吧，他會幹麼，你又不是他家裏大人，你能卡他的頭皮麼？」

「這會啥話也不要說啦，」黃大牛說。他站起來伸個懶腰。「明天我到劉小辯那看看去吧，劉小辯是俺大舅的老相好，我去試試他那吧。」

黃大牛走了不到三天，劉小辯就給鎮守使殺死了，王大人這幫人心里就亂了。上課的時候，

要求崔老師作這個局勢的分析，崔老師的結論說：

「這是給紅槍會力量的一個試驗。」他乾咳兩下子。紅槍會如果力量擴大，就可以給這羣軍閥們兩個像樣，如果是不敢動彈，那末，這一下，此地紅槍會也許會垮桿！」

王天天心裏很慌，夜裏去找教務主任談這事。教務主任捫住心口說：

「不管怎樣，這都是你們工作的好機會！」

第二天，天還沒有開亮的時候，亂亂的鎗聲響起來了。遠遠的聽不清楚的吶喊聲，成爲一片地打着滾似的響過來，學校里的人都驚起來了。

王天跑到樓上，打開窗子一看：黑鴉鴉的人海，海的潮浪一般，在廣大無邊的漫野里，流着。彷彿驚瘋的馬，狂野的牛，開堤的暴水一般，擋也無法堵擋似的，橫衝直撞的流着，狂奔着，……

王天天心裏緊緊的，振奮奮的，慌忙失措的跑下樓來的時候，教務主任着急似的，把他叫到他房裏，說道：

「這不是好機會麼？你們還不開一個會，決定決定你們的作法？這不是找不到的好機會麼？」這時候，革命工作也不是什麼密祕事了，新燕社的緊急大會，就在大飯廳裏開起來了。

開會的程序正在一步一步的進行着，大家站得亭亭的，低着頭，眯起眼睛正對總理和烈士靜默的時候，黃大牛扛着一桿紅纓槍跑進來，他一踏進門，氣喘得發噎地說：

「你這是在做啥？……」

作着主席的王天，一看見黃大牛，心裏一陣喜歡，說道：

「你來得正好！你來報告報告時事吧！」

黃大牛把槍桿子向地上一蹬，手像發牢騷似的指點着他們，驚蹩蹩的聲音，說：

「啥是報告時事？外邊人命都打出來啦，還報告啥時事？」

王天看着黃大牛那神氣，直想發笑。說：

「等會教務主任還來作政治分析咧。」

「那不能當三錢的事！」黃大牛說。「對教務主任說一聲去吧，咱們走吧！」
飯廳裏桌碗板檯響了一陣，人都包圍着黃大牛，興狂狂的走出來了。

二

天還不到冷清明的時候，五畫眉帶着他的一隊人，像瞎子摸路一般，摸到大名城跟前。從遠的白楊樹行里的教堂旁邊，望望那黑糊塔塔的大城牆，大城牆彷彿一道遠雲彩，還在做夢似的一動不動。五畫眉心裏很喜歡，覺得這一個冷不防，非打到城里去不行了。於是，他發命令一般，小聲說道：

「都不要響聲，都不要哼氣，輕輕向前摸呵。」

每個人心裏都抖得很緊，說怕不是怕，說喜不是喜，身上一直發冷似的打尿戰。

五畫眉帶着他那長虫一樣的一隊人，走出白楊樹行，想繞着前面那一片黑塔塔的房子，摸進關廂裏去。他心裏拿着勁，掂着馬刀走着，眼睛像貓似的四下瞄估着

黑塔塔的房子牆角里，忽然站出來一個揸槍的老總，那老總大聲喝了一下子：

「站住！幹啥的？」

默默的一隊人，火燒了手一般，格顫了一陣。一羣眼睛死盯住那片房子，舌頭結住了。

愕然呆了一大晌。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睛緊緊的商量着：攻不攻呢？

那個老總用勁響響槍拴。又問：

「是幹啥的？」

「紅槍會！」五畫眉說，他站得亭亭的。「你說怎得吧？」

很有幾個人覺得，這話一說，戰爭馬上就會來了。於是，有些人都爬到地上去。

一羣眼盯住牆角，牆角那裏那位老總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連個人影也看不見了。

「快走吧。」中元說。「咱動個地方吧。」

這句話一說，大家心裏都覺得這個事又幹成迷馬糊了，小聲談論一陣，就埋怨起來了。

「咱要先下手，人家要都不來，還不甯願得擦不清？」福運說。「無論怎樣，也得先跟大家

碰碰頭吧？」

五畫眉心裏斗然涼了半截。眼前這個事，他想也不敢想了。自己心裏顫顫自語着：

「一摸摸到營房底下，差點沒打起來，真是，差點沒打起來，……」

二眼子看五畫眉不響聲，得着理似的，說道：

「這事光莽壯能行不？五畫眉？那個老總還說不定是做啥去啦，咱到那個亂坎上先去歇歇腿

吧。嗚。」

五畫眉着了氣。說：

「走到這來啦，還說那話做啥？你說先到哪就先到哪去吧，你當家算啦。」

「這時候，說這種話中屁用？」三長舌頭說。「走，……」

兩邊，好像是西較場那邊的營房那邊，一挑子槍擄着清明的寂靜響起來了。這聲音彷彿拉住

了他們的心，心提緊了，不能動了。

他們呆在那裏。眼望住城牆，瞅住營房，瞪死了。

地那頭，在這個營房的正南邊，一羣黑塔塔的人，在老遠老遠的漫地里大聲喊破天一般，奔撲過來。

× × × × ×

紅槍會從四關里，一直到漫地里的亂坎上，土坡上，樹行里，四五里路的村子上，滿滿的把城圍嚴了。城門緊緊的上着，城牆上的老總頭也不露，黑脖子得快槍從槍眼裏一排一排的向外伸着脖子，瞅着他們，向他們挑着戰一般，眼氣他們：城牆你總上不來。

紅槍會好像打架受了屈，重來罵陣的窮光棍，心裏又氣又惱，而人不給見面。心裏急慌了！成羣打夥的扛着槍，找尋什麼似的，到處亂躡着。有些躡到營房裏，一看營房是亂空空的，氣得就把行軍鍋打破了，碗盆摔了。沒有拿走的軍衣，軍帽和零用的家使，他們見了就用腳踏，踏一陣又拿起來撕壞了。並且，罵着：

「×你奶奶，啥也不給你喇！……」

西較場，那個軍隊練操的大操場上，許多人輪着馬刀坎那練操的槓子和木馬，閱兵的大台子給折毀了，把閱兵台後邊的大旗桿掘倒，用刀坎了三半截。

這些人好像是發瘋了，看見軍隊上沒有拉進城的大馬。也不覺得這頭牯可心愛了，兩眼一瞥，一槍把那馬肚子插穿，槍還沒拔出來，接着一刀，又把那馬脖子坎個半破，看着那馬哼喘一聲，又才喘一口憤氣，手指着她，說：

「你要不攤個這種忤種主人，你怎得會死在俺手裏？」

不知道是那幾個人，從啥地方捉住了一個伙仗模樣的老總，那個老總的軍服肩膀上破了一大塊，軍帽上滿是馬屎豬屎一般的黑漬漬，黃拉拉的油髒。看樣子，他不過是誰家的一個大掌鞭。但是，這時候，他被他們綁在西關十字街一顆大樹上，他頭頂上賒着一張紙條子，紙條子上歪歪楞楞的寫着：

「誰見了不插一槍，男盜女娼！」

於是，她從脚脖到他的臉上，滿滿給穿成了槍眼子。白色的，紅色的腸子，胃子，心，肺，爛爛拉拉的從肚子裏流出來，想掉不掉的掛着。滿身是血，血滴拉着，順着樹根流着，一會，發黑了。

劉小辨師傅的大徒弟宋師傅氣透了。他赤着脊樑，掂着一桿槍把城牆繞了一圈子，很想找個進城的口子找不到，心裏焦惱成一個了。他掂起槍跑到城門前邊的大石橋上，罵道：

「謝玉田，我×你奶奶！你有種出來哇！」

城門上有一個老總打他一槍，槍子把石頭碰了一股灰烟，躡不見了。

宋師傅好像不在乎這個，連動也不動。

又一個老總打他一槍，槍子叫着着急聲音，一下子把他的右耳朵咬了半破，熱股股的一股血線，從他的耳後根流到脖子裏去了。

宋師傅對這些老總生了氣，指着城門樓，說：

「這不算有種，有種你下來！」他盯住城門樓，咬着嘴唇看了一會。「你城上這些小鱉羔聽着，你去對小謝玉田說去，俺限你明天到響午出城，——你說怎打就怎打，俺等着你，要再不出城，俺就要爬城啦！」

宋師傅走下石橋來，又把臉扭到城門那邊，說：

「話先說到前頭，您小謝玉田要不賠俺劉師傅那個人，有咱算的賬！」

黃大牛帶着王大天這幫人，跑到西關外一個大廟里，去會見他大舅宋師傅，張師傅和王師傅。那時候，太陽剛剛爬到樹枝上，陽光把天空洗得乾乾淨淨。

那座廟古舊得不像樣：牆都倒了，前殿和後殿，屋山都裂着縫，屋簷上的明綠瓦都沒有了。滿殿里的神靈們，缺着胳膊和腳腿，臉面上的鼻子和眼也看不清了，廟院里是甄瓦的碎塊，到處堆着。甄瓦的堆縫里長着亂草，地上長着亂草。廟院的頭頂上是滿滿的大松樹，樹葉遮得連天也看不見了。一進這廟院，陰森得叫你害怕，汗毛就會枝枝桠桠的。

這廟很久沒有人到過了，連隊伍也不住了。

而現在，陽光罩住它，陽光也在蹦蹦跳跳的，它的里里外外，熱鬧得翻天了。

廟門上一羣接一羣的出進着絲絲躁躁的人，這些人又氣又惱又忙，趕忙進來，又趕緊出去了。廟院里人聲像吵架一般，響成一片似的轟轟着。大殿里掛着黃綢和紅綢，香火熊騰騰的點着。祖師爺新的神位，貼在一把關爺刀面上，長條黃桌上，擺滿了黃表紙。

幾個師傅正在大殿里，在祖師爺的香火的飛烟里着急得納悶似的，黃大牛他們一羣人走進去。宋師傅一見唸書人都來在門，心里喜透了，說道：

「您來啦，正好！俺們都是老親，俺們啥也不懂得，您都在這給俺作參謀長吧！」

有些人覺得這句話好笑，壓也壓不住心里那股歡快的就笑出來了。有些人，一見面想和他們表示一下親熱，伸出手去，想和他們緊緊握手，但是，他們都不理會這個。於是，王大天那伸出的手，慢鬆鬆的放下來。老老實實的說：

「咱們大家互相幫幫忙吧！」

「那是真！」宋師傅又說。「您們都唸書唸到高等省學堂啦，要肯參謀俺這事，那可啥話都不用說啦！」

黃大牛對他笑一下，說：

「別說那啦，大舅！俺都跟您學個徒弟，俺是一心來在門哩！」

王師傅扭住眉頭，帶着傻里傻氣的老實樣子，很誠實。很動情，臉色拉得緊緊的，心里沈沈重重的說：

「您真是來在門麼？」

「這時候，哪個哄你，王師傅？」黃大牛說，

王師傅低下頭，扣住臉，沈默一會，又說：

「這是憑心的時候，你要是誠心在門，可敢先對祖師爺盟個誓？」

黃大牛一下跪在地上了。王天向大家使個眼色，說：

「反正咱是一條戰線上，盟誓就盟誓。」

黃大牛領着頭對祖師爺磕了三個頭，說：

「誰在門有三心二意，叫他死在槍子底下！」

王師傅的心像被酸水洗過一般，心里發柔了。他受了從來都沒有受過的感動，他拿不住自己心里那股激動勁，直着腰跪到地上，他的眼淚流出來了。他覺得，這些人能和他同生共死，他啥話也沒有說的了。

王師傅眉頭碰着軛地，響響的磕了幾個頭，臉和嘴唇抽抽的跳顫了一陣，嘶啞的嗓子響道：

「祖師爺在上，俺姓王的願爲你死！啥話也別說啦，你參謀俺哪、俺在哪就算啦！」

廟院里滿滿的人，都跪下了。

宋師傅起初發楞，後來心顫，慢慢一股烈火一般的激奮把他的一張臉面扭壞了。他死死盯住祖師爺的神位，混身好像用着大力一般發緊，忽然破着嗓子說：

「師傅！你放心吧，師傅！……」

張師傅趕緊跪下來，吃了一口法。

於是，廟院里，響着嗓子吃法的聲音，又啵啵的響破天。

三

鎮守使謝玉田殺了劉小辨，把劉小辨那血糊拉的人頭用繩子拴住他的鬍子小辨掛在城頭上，心里很輕快，於是他覺得王瞎子的神仙卦確實不差，馬上又派人把王瞎子叫來，又算了一卦。

王瞎子把卦桌一擺上，想也沒想就說：

「鎮守使的命大如天，殺了他沒有事，一點啥事也不會有，放心吧，鎮守使！你只管睡安生覺吧！」

鎮守使謝玉田一心覺得王瞎子的神仙卦是個靠山，他啥也不想了，只要劉小辨的人頭不擋刀，地方上就平和了，閉着眼作事也不要緊了。可是，沒想到，甜夢還沒做一個，紅槍會就把城圍了！他沒有想到，紅槍會起事起得這麼快，是軍隊也要個命令。也要檢閱一道，領領糧餉和開拔費，而紅槍會一聲沒響，好像老早就藏在麥地里似的，一下子來到城根底下了。

鎮守使謝玉田得到這個報告的時候，太陽已經爬滿了窗戶，透進屋里來。這以前，鎮守使可

總在甜甜的睡着，客廳里的電話鈴雖然響了又響，焦焦拉拉的聲音驚醒過他好幾次，他沒有理會。他也聽到過他的馬便對着電話機的直接子的喊叫：

「鎮守使還在睡呀！鎮守使還沒起呀！……」

他想睡，不願管這些閑事。

他打算起床了，照例搜着嗓子里的黏痰咳嗽兩聲。他的馬便才敢蹣跚着腳走進來，帶着用慣了的告密的神氣，才對他報告了紅槍會圍城這回事。

鎮守使猛一下子從被窩里坐起來，張起大眼問：

「你說啥？」

那馬便胆怯的說：

「紅槍會圍住城啦。」

「爲啥不早說？混蛋！我砍了你這些混蛋！」鎮守使罵着，慌張張的起了床。他忘記叫馬便穿襪穿鞋了！他忘記叫馬便一件一件給穿衣服了，他又驚又氣，嘴里一直罵着：「混蛋混得他媽的不透氣！瞎長這個漢子，瞎吃這幾年飯，我砍了你！我把你的頭丟到糞坑里去！……」

鎮守使帶着慌亂和一身惱氣，從公館里到了鎮守使衙門里去。那里，八大處的處長們，參謀長，縣長，都集在大廳里，沒有辦法似的，說話說得不對頭而發惱似的，揩着手走着，低拉着頭坐着，托起嘴巴站着，焦焦的，煩煩的，好像單單在等着鎮守使，鎮守使只要一到。他們啥事都放心一般，大廳里沈悶死了。

鎮守使走進來，啥話也沒問一聲，張嘴就罵：

「你這些混蛋，我要你做啥？爲啥一下子叫紅槍會圍住城？爲啥不早對我說？你們這些混蛋

死在這一堆做啥？你還有臉見我？」

大廳里的人都給罵慘頭了，想好的一肚子的話誰都不敢說，都像吃飽的綿羊一樣，站在一邊動也不動了。

參謀長很有理似的，聲音小小的，想笑一下也沒笑出來的神氣，說道：

「以前我就說過，不要殺劉小……」

「你參謀我這個屁去吧！」鎮守使一下子把他的話打斷了，「下罷雨你送笠衣來啦，以前你做啥啦？殺劉小辦你不知道？那時候你爲啥不擋住？」

鎮守使正罵着參謀長，一抬頭看見了諜報處長，心里的憤氣燒火一般，把他的臉都燒紅了，他惱得拳頭插了一下桌子，指着諜報處長的眉頭，縱着鼻子，罵道：

「我不要你！我坎了你！你作的啥事？爲啥紅槍會起事，你不知道？你這混蛋，我非砍你的頭不行！」

鎮守使謝玉田可氣壞了，他的牙都咬起來了！他好像覺得非罵一罵才痛快，但是，並不，越罵心里越生氣，越生氣越惱。他撐不住了，坐下來，憤里憤氣的喘着氣，張起眼睛呆着。

可是，電話鈴一響，他又慌張起來了。他縱着眉頭抓住電話機，吵架一般大叫：

「啥？啥？……就是不準他爬城！你記住，張旅長！誰要叫他爬城坎誰的頭！不叫他傻城根，不叫他傻城根！……」

鎮守使謝玉田把電話機向桌子上一板，慌慌張張向外走着，向那些人狠狠掃一眼，又罵道：「你都在這等着死囉？還不跟我到城上看去？……」

鎮守使上到城牆上，搭眼一看，心里撲通一下，慢慢的發軟了！城外是人山人海，一眼望過

去，紅霞霞的槍林子沒邊沒沿的波動着。亮生生的槍和馬刀，滿天星似的閃着光，滿地里，紅黃的綉子亂飄，人聲好似沸滾的開水一般，騰騰的響着。

城下，一羣一羣的紅槍會，大模大樣的亂走着。高興罵的時候，或者心焦的時候，就對住城牆罵道：

「小謝玉田有種出城哇！要不剝你的小狗皮，俺敢盟個通天大誓！」

鎮守使謝玉田心里蹦蹦的，就想：

「這事可怎辦好？……」

心里一納悶，他忽然想起了王瞎子。殺劉小辮這事，是王瞎子保險了又保險叫他幹的，王瞎子說叫他殺，他才敢殺的。這一想，他惱透了。他的心狠狠顫了一下子，咬住牙根說：

「把王瞎子給我抓來！我要砍他的頭！」

「既然到了這時候，還殺那個瞎子做啥？」縣長說。

「我非殺他不可，我要砍他的頭！」

「那爲啥？」縣長又說，「還不是白落不好！」

「我得叫他給劉小辮對命！我叫他給紅槍會陪不是！」鎮守使惱狠狠的說。「所有這事都是他弄壞的，我把他抓到城牆上，叫紅槍會看着砍他的頭！」

紅槍會像一陣急雨，哇啦一聲湧到城根底下來。遠遠近近的銅號，鑿螺竹笛子，呼哨聲，亂攪攪的響着，紅霞霞的槍林子向城牆這邊擁着，大喊大叫道：

「上呀！爬城呀！……」

鎮守使一下震得發慌了。說道：

「喊，喊！殺劉小辯是王瞎子！喊，……」

但是，這個同時，鎮守使問老總們，用着着急的聲音，手像劈刀似的向前一伸一伸的叫道：「不准他爬城！不要他到城跟前！打！打！槍打不了，用手溜彈！用甄頭投！……」

x

x

x

x

城根底下的紅槍會死得成堆成陵，發黑的血，蓋滿了地，而城外還是黑鴉鴉的人，和紅霞霞的槍林子。看那樣子，他們一點也沒消氣，好像定下了規矩一般，仍然按着冷清明，響午和傍黑的時候，齊聲吶喊的來爬三次城。每次爬城，都是這個老樣：衝到城根底下的人死得差不離了，吶喊的聲音喘得喊不出來了，這個衝鋒才算是失敗了，但是，下一次同樣的吶喊着，罵着，遠遠近近的銅號，驚螺，呼哨響着，瘋瘋狂狂的衝鋒又來了。……

大名城嚴嚴的被紅槍林子圍着。血和死屍風絲不透明圍了一個大圈子。

師傅們天天赤着脊樑來罵陣（張師傅就是站在城門前邊罵陣的時候被打死的）他把胸脯打紅了，嗓子罵乾又罵啞了，這才氣憤憤的走回來。

師傅們一生氣和一發惱，接着，瘋狂的衝鋒和爬城就又來了。……十幾天了，發瘧疾一般的暴性子惡戰，一直繼續着。

鎮守使謝玉田帶兵以來，沒有碰到過這事，他很發愁。打個電報到上邊去求援；上邊回個電報罵了他一頓，說他在這個時候不該激起老百姓的衆憤，既然要和老百姓爲敵，自己就該有辦法，上邊哪里有兵力管這事？打電報給他的素來相好的帶兵的老朋友，那些人和他一樣是各佔一方，誰也不想拿一個兵來和別人幹事，回電上，就說沒有命令：誰想援救也沒法子，鎮守使謝玉田覺得真是沒有好法可想了！天天帶着恐懼的心情，抓住電話耳機，焦焦躁躁的喊着：

「就是不叫他假住城牆根！就是不叫他爬城牆！誰要不聽我的話，我砍誰的頭！」

但是想一想，這能算個好辦法麼？這樣打到什麼時候能算完？這麼多人的給養糧草從哪來？沒法想。於是，他又是一陣後悔，又是一陣發惱。這些天以來，他的脾氣就爲了這些事壞透了，他心里天天像垂着一塊大石頭一般，又想又難過，只感覺閃閃糊糊，焦里滋辣的，對啥事也拿不清主意了。

縣長這些天也納起悶來了。他一想到這事，心里就打個不吉利的抖顫，身上就想出汗。他看得一清二楚，隊伍要一吃敗仗，他想當縣長不等於放個空屁麼？但是，他不是沒有計謀的人，他給鎮守使生過很多法子，鎮守使不但不理他，並且罵他。他心里再有多麼好的計策，也不敢直接跟鎮守使說了，死下心來碰命算了。但是，縣長不甘心，一有一個想頭，帶着必定成功的神氣，馬上就去找五太太，他對她說：

「莊稼人混天黑地，要一攻進來，那……」

「唉呀，表兄弟，您爲啥不給鎮守使主個謀？這事可怎麼辦？」五太太混身焦燥的樣子。「這可怎得辦好？」

「俺表哥不肯聽我的呀！」縣長說。

「是辦法他爲啥不聽？他真混啦！」五太太埋怨着。他不想想紅槍會一進城，咱……」

「依我說，」縣長望望她。「講和算啦！莊稼人是咱的莊稼人，受點屈怕啥？」縣長又望望她。「再說，以後的事，刀把不是拿在咱手上麼？」

「鎮守使說啥？」

「這事我不敢給他說，要說你對他說吧！」縣長停一會，帶着冤枉的樣子。「便直罵我罵慣

啦！唉。」

第二天，鎮守使把縣長叫到公館里，帶着愁眉愁眼的樣子，說：

「講和也是個辦法，這事你可能拿準？」

「您只要派我去，表哥！」縣長說。「我有話說就是啦。」他停一停，又說：「鎮守使要跟他們講和，他們還有啥不願意？」

鎮守使搖搖頭，嘆着氣。

「他們估着上風頭，他們圍着咱！」

縣長去了。他帶着「這回如果講成，可又得算一功」的神氣，心里有點興奮。但是，不一會他又回來了，掛滿一臉着急的汗水，一見鎮守使就說：

「那些家伙真該殺，真不識時務！……」

鎮守使憤里憤氣的望他一眼。話音很不好聽。

「你不是拿得準？」

「那些傢伙真不知高低！」縣長又說。「真不識抬舉！」

「別說那不值錢的話，」鎮守使心煩地說。「從頭到尾對我說一遍吧。」

縣長皺一皺眉頭，覺得很難講話。這有什麼可報告呢？自從他跑到城牆上講和，紅槍會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好聽的話，不是大罵還是大罵，最平和的一句話是：「殺不了小謝玉田不散夥！」

這可怎麼說出口呢？

縣長苦苦的沉默一會。說道：

「跟沒有學問的人，真沒法交道！那些傢伙不懂得啥好啥不好，真能氣死人！」

有一天，鎮守使忽然得報告說：紅槍會在四門上堆滿了洋油，要燒四門了。聽到這話，鎮守使坐不住了，心里嚇慌了。他趕緊召集了一個會，開會的時候，他說：

「我看這事沒嚼沾的光了，不拉出去打是不行了！」

他沒說完，他的一個旅長就說：

「要依我，早拉出去啦！打他，我不信打不了！」

他們帶着越說越生氣，越說越惱憤的心情商量着，要打一仗的主意拿定了，誰都表示非拚不行了。

參謀長眯起兩眼，猶猶豫豫沉默一陣。又說：

「在我小時候，俺爹俺爺爺可都是在門的人，常聽他老人家說，紅槍會並不是不當事，也真當事！可是，那是有時候的啦！在最初十五分鐘，槍炮確不會過呀！」

「爲啥？」那個旅長問。

「是氣功！」參謀長答。「他們一喝過佛，混身都是那種氣，那氣真可抵槍炮！參謀長望望大家的神色。「我小時親眼見過排隊，只能打個紫瘡瘡！要一過十五分鐘，那氣慢慢一消，可就不行啦！」

鎮守使聽着這話，皺起眉頭閃閃眼睛，說道：

「那你說該怎辦咧？」

「因爲這，我說咱們不能硬向外拉！」參謀長得意地說。「要先派一個人去跟他交涉，總得叫我們佈上陣地。一到進攻的時候，誰也不准開槍，先跑，跑上十五分鐘再打他，叫他們一個也回不了老家！」

「這事！……」旅長拉着不能決定的長聲音。

「這事保險成功！」參謀笑一笑說。

大廳里，一時是沒有聲音了。

城外，遠得幾乎聽不到的銅號和蠶螺的亂聲音響着，彷彿是死靜的深夜里，聽取那遙遠的，辨不出村莊和方向的，寡婦哭冷夜的聲音。很淒涼，很哀痛。聽着這，人心會慢慢發緊了。

四

一羣參謀長們，沒事幹似的，忙忙碌碌的開着會。在會議上，他們都很興奮。黃大牛像演說一般，說過這種話：

「自由解放之門已經打開了，時候到了！我們只有幹！幹，幹，幹！」

但是，他們討論了又討論，終歸討論不出一個幹的好辦法，眼前這事，把他們興奮得太利害了，他們只覺得毛手慌腳，好像一個新媳婦第一回走進廚房里，自己也不知道先作哪件事是好的了。於是，他們開會，只有在會議上他們才有辦法一般。

老師傅們自己拿主意拿行了，雖說他們眼里都很看重這羣參謀長，但是，總好像忘記他們似的，啥事也不和他們商量。比如作戰這事，師傅們想什麼時候進攻的時候，銅號，蠶螺就遍地響了，成羣大夥的人就爬起城來，而這羣參謀長們還不知道，或者還正在開會。

關於這事，王天會對師傅建議過，爬城不是辦法，只有自己吃虧。而師傅們很願聽他的話的神氣，問他：

「俺也不願意爬城，可謝玉田那雜種說啥也不出頭，不爬城你說還有啥辦法？」
他說不出第二個辦法，別的參謀長們也沒有好辦法。

一羣參謀長們鬧得心煩了，對啥事都不滿意了，對於紅槍會這力量不相信了，大加批評道：「只知道迷信幹不出啥事，一定得折台！」

趙中興就是這麼一個心焦性急的人，他一點也耐不住了，在一個會議上，他說：

「這事一點意思也沒有，紅槍會目前還不會成革命軍隊，我看還是到北平去接個頭，你不去我去，看看對這事能有個啥指示！」

「那也好哇！」王天說。「叫我們國民黨的上級黨部派幾個人來，更好！不過，說這工作沒意義，那也是偏見。」

「你看眼前這事，還有好希望麼？」趙中興很生氣似的。

「別說那種話！」王天也有些生氣。「你在北平接個頭也是辦法，一方面我去找教務主任寫個介紹信，把國民黨梁壽凱的隊伍叫來，這不能算不是一個作法！」

他們把這個決議告訴了宋師傅，宋師傅很喜歡，說道：

「那比啥都好！只要國民革命軍肯來，叫俺磕着去接俺也願意！」

他們一走，黃大牛啥會也不開了，每天天一亮，他赴一回場，以後，就拿起紅纓槍，帶着參謀長的樣子，繞着城去看一道，每次進攻的時候，他也和別的師傅們一樣，掂着槍，赤着膀子督着大隊，漲着嗓子叫喊着。有時候，他也衝到城牆根前，像一個着急的狗一樣，望住高高的城牆大罵一陣。

有一次，黃大牛兩條大腿上帶了三處傷，把他抬到大廟里的時候，有幾個師傅看到他，感動得流了眼淚。大家發誓要爲了他的傷去再進攻一次。

宋麻子流血流得沒精拉神的擺擺手，喘着氣說：

「我帶傷是因爲功夫不夠！……」

他低着頭來歇一會，又仰起臉來，說：

「王師傅！」他扭動着脖子。「大舅！咱這裏像我這沒有功夫的人，很多呀！這種事，只有個吃虧！先爬城是不中啦！」

「還有啥法？」幾個師傅問。

「燒！」他的氣接不上了。他又低下頭喘息一會。「四門放上洋油燒！」

「你到底是在唸書人，大牛！宋師傅說。「你到底知道的多！」

宋師傅用袖子擦了擦眼淚，到祖師爺前邊吃了法，激動得響不出聲音似的自語說：

「我要燒死這些雜種！把城門燒燬，看你這些雜種出不出來！……」

x x x x x

冷清明的時候，幾個紅槍會的弟兄綁着一個血漬滿身的人，推擁到大廟里來。那個人，一看就是享過福的樣子，胖胖的，皮肉白淨淨的，穿着一身灰綢衣服，眼睛里帶着又怕又笑的神氣。

一個紅槍會的弟兄進到大殿里去，對宋師傅報告說：

「捉住了一個家伙！他說他是城里商務會長！是給小謝玉田說事來的！——天還沒亮，他就用根大繩子從城牆送下來，當下就把他捉住了！」

「叫他跪着走進來！」宋師傅說。

商務會長用膝蓋爬着，一步一咬牙的走進大殿里去。

宋師傅望他兩眼，用嘴巴指指他，問道：

「你是來做啥的？」

那傢伙還沒有答出來，王師傅就說：

「他來給小謝玉田當使臣，先割他兩耳朵，以後再問他！」

商務會長心里一拍，很想磕頭，但是，他的兩個耳朵已經被兩隻手扭住了，動也不能動了。

「要不是你是作使臣，我得先殺你！」王師傅又說。

商務會長兩眼盯住地下那兩隻厚耳朵，心里痛得一直搖着頭，用着冤枉的哭哭泣泣的聲音說着，最後說道：

「他們叫我來，我不敢不來！可是，俺這以後可怎樣見人？」他像要一哭陣似的，又說：「這能怨俺麼？」

宋師傅不理他。沉默一會，就說：

「你滾回去吧！你就說『紅槍會的老爺，准他出來打！』只要他小謝玉田敢出城，俺讓他一條路！」

當天，師傅們把各村紅槍會的頭目找來，說大家都向城西退出三里路，並且說道：

「讓他小謝玉田擺好陣，咱再攻他！誰也不准裝蒜！」

第二天，天不明的時候，宋師傅就派了幾個弟兄到鎮守使的隊伍里來問，陣勢是否已經佈好，但是，派出來的人一直到太陽爬上樹梢還不見回來，宋師傅氣惱了！他說：

「這些蠢雜種，連使臣都殺！攻他！」

紅霞霞的人羣，像餓虎一般，一片聲音叫喊着，浮土扛天地衝過來了。

老總們從地上跳起來，氣逼得心都橫了，很想迎頭衝上去，但是，連長們和排長們聲嘶力竭的喊着：

「不准開槍，向回跑！」

紅槍會們像追野兔的狗一樣，看着眼前的獵物，眼都要漲紅了，喊叫的聲音自然的停止了。老總們的官長們，看看錶，品品時間，十五分鐘已經到了喊道：

「開槍！開槍！」

紅槍會們端着槍，來到身後了，乍眼着過去，是一片紅色的人，紅色的臉，紅色的漫野，紅色的太陽，別的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了。眼亂了。

老總們頭也不回，打一排槍，槍子都穿進土里去了。

官長們想站住，但，臉還沒向後一歪，發着白光的刀槍閃規在他的肩膀上了。他心里一陣驚駭，又叫：

「開槍！」

那聲音，已經乾結了。

老總們脚步停不住了，一槍也不響了。

紅槍會們真像咬人的瘋狗一般，一聲不響，咬住牙，把槍插在前邊老總的背脊上，那老總喊叫一聲，頭向後扭一扭，倒下去了，接着，亂脚步就把他踏爛了。

他們槍頭淋拉着紅紅的鮮血，又向前衝去。

曠野是一片紅色。

天空，騰騰的飛沙，高揚着！……………

第七章

紅槍會一進城，把城里鬧得混混洞洞翻天了。

他們殺人殺得心都硬了，兩眼也殺得剷上了個紅圈子，氣色帶着楞惱，啥話也不說，不等老總跪下求饒，不等老總說出一句懇求話，一抖勁，槍就插過去了。他們都扣住牙，話音從鼻子裏向外響着，說道：

「×您奶奶，叫爹也不能饒您！」

大街小巷都叫老總們的屍首踰滿了，路都蓋屙了。而他們就像走平地一樣，在屍首上亂踏着，騎着馬的師傅們，帶着忙碌的神氣，打着馬在大街上亂跑，馬蹄子踏着屍首的肚子，胸脯和頭臉，一條屍首成了一堆血糊糊的，爛泥泥的，叫狗撕爛的牛衣色似的，起着白水泡，炸着紅腸子，啥也認不出來了！滿街都成了血糊堆了。

血腥的臭氣一直向人的鼻子裏鑽着，頭有點暈漲漲的，心裏也想發嘔了。

青頭蠅成羣結隊的嗡嗡着，它們都好像帶着「這山看着那山高」的心情，繞過一個血灘，從這個屍首飛到那個屍首上，吃都吃厭了，就那麼站着，爬着，兩隻後腿發癢似的揉擦着，從臉上沿着嘴唇，牙齒，爬到嘴裏去，鑽到鼻孔眼裏去，像爬山的軍隊一般，從嘴巴上爬到脖子裏，跳過一條條發乾的肋骨的高嶺，集在傷口上，鑽進槍眼裏，心裏一煩，又飛走了。

師傅們打着馬，拉起那威威武武的臉面，在大街上串了幾個圈子，看着那情景，心裏有點喜

歡似的，覺得威風也算便够了，對住滿街上的弟兄們誇獎似的點着頭，說：

「好弟兄！歇歇手吧，殺乏了人還不值咧。」

師傅們帶着滿足的心情，跑回道台衙門，在大廳裏一坐，就說：

「找幾個住戶人家來問問，看城裏那些人是尋和！」

找來的一羣人，害怕得走也不會走的來到大廳門口，傻氣楞楞的站住着。

師傅們站在台階上，帶着大官員的樣子，說：

「您們告狀吧，告誰，殺誰！」

找來的人這個望望那個，那個瞅瞅這個，心裏害怕，一句話也說不成。

「你說呢！這時候有我支桿子你還不敢說？」王師傅着急似的。「你不敢說，我也得問你；

問公事的人，有一個好種沒有？」

一羣人互望一眼，不敢說誰好，頭一低，嘴脣上說：

「沒有。」

「這就是啦！」宋師傅說。「你等會去看死屍去吧。」

於是，又一道殺人的命令下來了。

紅槍會的弟兄們搜着大小衙門，把問公事的人拉到十字街上，綁在各舖戶的明柱上，衣服剝得光光的，排成那麼一個大長串，好像過年時候的豬肉大市，肥油油的膀子閃着亮。

宋師傅從豬肉排一般的長串這頭走到那頭，攆着手站下來說道：

「俺早知道在城里問事的沒有好家伙，可是，只要能有一個人說你一句好，俺也不冤殺你！」宋師傅扭臉對住街邊上站着的一嶺人，問道：

「憑着各人的良心說吧，這個家伙是不是好人？」

第一個是縣衙門里班房的老總，是個老混子人，很會辦事，也很會說話，但是，這會，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嘴沒有用了，宋師傅連聽也不聽他的話，就說；

「人都不哼聲，你準是個蠢種，閉了他！」

一刀子把他的垂着肥肉摺的，好像南廟上笑臉佛爺一樣的大肚子破開了，他翻着眼，擺了擺頭，脖子發軟了，帶着白水泡的腸子，順着刀口露着頭，慢慢的向外流着。」

第二個，那個建設局長嚇得魂都跑掉了，臉色黃臘渣似的，身上賴得沒有骨頭一般賴攤着。他說；

「俺接事還沒有作過一件事，俺可沒害過一個人……」

「你能說沒化過一個錢？」王師傅問。

一句話把他問結舌了，他那一對要哭的眼睛閃了一陣，正想說話的時候，王師傅一刀，從他的膀子上斜劈到他的心口上去。他那隻膀子用勁向上一提，脖子扭歪在膀肩上，張得圓圓的眼睛對住那把刀，優優的楞了一會，眼皮攪攪的發着緊似，沉重的閉住了。

後來，師傅連問一聲好壞都不問了，一見那一身白肉，那一付不順眼的嘴臉，身上一提勁，掂起槍來就穿了。並且罵着。

「問公事的天生都不是好種！」

師傅們一心覺得要殺的人殺完了，再也沒有啥事可幹了。於是，師傅們下了一道命令，隨便三天。

在這三天裏，師傅們集在這台衙門里，連門也沒出。他們誰也想不出有啥事該做，只覺得住

在這里邊，睡在柔騰騰的大床上，坐在柔騰騰的沙法椅上，對着透明的窗戶，望住高高的藍天，藍天上那一塊粉白色的幽靜靜的白雲，心裏就感覺作官確實是一種好事，你看多麼不用費心啊！在那柔騰騰的椅子上坐一坐，說一句話，那明朗朗的，潔淨淨的大廳一抖音，顯得多威風啊！

師傅們心裏覺得很滿意，只想說話不想動了。

但是，沒到三天，街上亂亂的打着槍，槍聲帶着發冷的水聲音，拉起一個長長的調子，彷彿割斷了師傅們的靜幽的心弦。一聽這聲音，師傅們就性子發燥，槍一響，心就一緊，這種刺耳朵聲音，師傅們一點也聽不慣。

師傅們騎起馬來躍到大街上去。遙街大喊着：

「誰教的你用那物件？那不是咱用的家使！咱這一門也不興用那家使！誰得了快槍快炮都得送到西較場去燒燬它，誰不，問誰一個大罪！」

紅槍會的弟兄們不敢釐這個勁，把槍都送到西較場去了。有的抱着子彈箱子，炮彈箱子，有的十幾個人拉着大炮車，抬着大炮，扛着炮架子，各種各樣的手溜彈……西較場炮彈做成大嶺，槍架堆成山了。

師傅們繞着大槍堆走一圈子，說道：

「這是犯罪的玩意，澆洋油，燒燬它！」

黑旋風一樣的灰烟，扭着腰，鑽到天上去了。

火光沿着黑煙的梯子爬騰着……

紅槍會的弟兄們圍成一個不透風紋的厚厚的大圈子，望住鑽天的炮火，心裏又歡喜又憐惜似的發着楞。

人羣裏，有人嘆着氣，說：

「這些家使，要賣了，不值很多錢麼？」

沒有一句回答的聲音。人人都好像在水陸大會上，看那百年不遇的「火燒戰船」的花景，脖子伸得高高的，嘴巴向下拉着，舌頭幽幽閑閑躺在舌窩裏，動也不想動了。

忽然間，天崩地裂的聲音響了！人的圍牆，像洪水沖破的河堤一般，垮碎了。

一團黑夜一般的灰煙，把天罩嚴了，把土蓋散了，把潰散的人流吞沒了！……

x

x

x

x

趙頭鎮上的那桿人，一攻城三天沒攻開，心裏就有點枯皺。那時候二成死在城牆根底下了，這事二眼子親眼看見的；二成正要跑到城根底下，城牆上一顆手榴彈飛到他的正頭頂上，他給打倒了，手榴彈緊接一爆炸，連他的尸首也崩得看不見了，二眼子嚇得呀了一聲，骨軟似的爬在地上，兩手抱住臉不敢動了。

那一回城牆底下的死尸，就亂橫橫的打成堆了。

高高的城牆，照樣硬硬氣氣的站着，好像村裏大主戶家的臉一樣拉得很緊，帶着很有體統的樣子，很能沈住氣，好像·你要着它一指頭，他也不會饒你似的，殺氣威威的叫人心頭發軟。

大家敗興了，於是，就說着：

「這可啥時候能把城打開？城牆三文六高，除三國裏張飛的長茅够不到頂。能有個啥法？」
「真是。」另一個答。「這也不是來打地老鼠，光堵住門也不會把他逼出來呢？」

但是，衝鋒的銅門和繫螺一響，師傅頭赤着脊樑把馬刀一輪，撕着嗓子一喊，敗興的人勁頭也來了，一看遍地紅霞霞的人流，一聽那洪流的聲音，覺得這般聲勢一下子就會把城牆攤倒，大

城會叫踏得不光光的，心勁一提，誰也不願留在後邊似的，又衝上去了。

一攻上去，誰都忘掉死活了。城牆上的槍聲，他們好像沒有聽到，手榴彈的爆炸聲他們也沒有聽到，一個一個眼看倒下的伙伴，他們連看也不看一眼，只覺得誰死是誰的功夫不夠數，橫着心，死着心眼啥也不會想了。

他們站在城牆底下，沒有辦法爬上城去，心裏着急得臉都扭壞了，端起自己的槍，拔出已短的短刀，咬住牙挖掘城牆的大甃，那些發着青莓的大甃頭又滑又硬，噹噹的發響。一到這時候，他們就歪住脖子望着城牆，望着那一串伸着黑脖子的槍筒子，大罵。

啥時候一退回老地方來，一般敗興勁又把心埋住了。他們親眼看到爬城不能算一回稱心事，也聽趙中興和王大天那羣唸書人說過，爬城不是好辦法，但是，別的法子沒有，於是，一退下來，就生着氣埋怨着：

「不想法跟軍隊見面，總不算是法子！天說，够不着人家的邊，總算白打功夫！嗨。」

後來，趙中元說他兄弟中興和他妹夫王大天跟革命軍是朋友，要去把革命軍叫來，用大炮向城裏洩它一陣，啥事都不用辦就成了。這才把趙頭鎮這羣人興奮了一下子，心勁又都提足了，掂起槍，吶着喊又衝到城根底去了。

但是，革命軍沒有信，問問別人，別人也摸不清這個事，而城牆仍然高高的站着，槍一拂子一排子的響着。大炮向城外打着……

他們心裏又枯皺起來了，心裏直覺得這事幹的窩囊。

那天一進城，他們的心可就狂得發瘋了，他們都像五畫眉殺牛一樣，很着心殺了人，好像，他們心裏都覺得不殺幾個人出不了自己的憤氣似的，槍頭一對住老總們和公事人，他們的牙就咬

緊，兩眼一閉，嘴裏罵道：

「你可算活到時候啦！×你奶奶！」

二眼子進了城，帶着一斗傻氣的慫勁。像一條瘋狗一樣遙街亂躡着。他的上牙狠力吞着下唇，眼睛就要瞪出血來似的，紅漲漲的，兩手端着槍，一見老總、他的眼裏氣得躡火，一抖勁就把那老總穿死了，那老總翻着白眼躺在地上，而他還沒解恨似了，又用腳狠力踢他的耳根子，狠力踢他的肋骨，最後再用槍頭插到他肚子裏，攪棍幾下子，這才又走開。他罵着：

「看你是你娘的肉不？看你是入生的，肉長的不！」

後來，二眼子殺人殺得連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兩條膀子發酸。胳膊連槍也掂不動了，混身像要睡覺似的，心也倦了，氣也懶了。

二眼子在血泥糊堵的大街上走着，混身酸綿綿的，眼也提不起神來了。他兩膀子攢滿了快槍、腰裏束着一道一道的子彈帶，脚步慢吞吞的，自己也想不起到那去了。

街上血糊不清的爛屍，躺着，堆着。二眼子越看這事，越想這事，心裏越沒有味道。他好像是；看着這一堆一堆的死屍，心裏有些可憐他們。於是，自己心底下就慢慢流出一股後悔的酸水。他想到：

「人殺死了，這就算報仇了麼？」

他心倦得眼皮沈沈的，很想躺下睡一陣。

但是，對面五畫眉騎着馬跑過來，揚起馬鞭說：

「二眼子。都說你死啦，你還得了那麼多快槍喇！」他裂着嘴角笑一笑。「我×娘，快到西街大肉鋪那集合去吧。」

二眼子望不清似的抬頭凝望着。趙中元也騎着一匹大馬跑過，他後邊是三長舌頭和四禿子都騎着馬，掛着一臉笑，好像都向二眼子使威風。

二眼子很氣似的望住他們，心裏想：

「人家到底有心眼，人家能得有用的東西。」

他望着他們跑遠了，拐到另一條街上去了，二眼子還在發着楞，沉默了好一陣，才安安自己的心，都嘍道：

「俺這快槍，也比他那馬值錢！……」

但是，所有的快槍都給燒燬了。燒槍的時候，他氣得一直睡在床鋪上納悶，炮彈的轟爆也沒有驚動他。他心里只覺得這事不願幹下去了。再幹還有啥想頭？光落一身血，啥也得不到，這是爲啥？他想着，煩燥燥的翻着身。慢慢的，他看到了他老禿子，她忙完家裏，又去忙地裏，他大妮也忙得連頭髮辮子也梳不好了。他的滿地麥子長出了金黃的大穗子，隨風搖着頭，好像向他招手發笑，他高興透了，心裏一喜，說道。

「這個年景，麥子總有五斗收。」

他醒了。他心裏緊接來了一陣後悔，他很想再睡一會，但是，外面那頂天沸地的吵鬧的聲音，吸住他，他走出來了。他想到大街上去，但是，四禿子跑進來了，他氣喘得連話也說不出，一直抖着膀子，一直顛着腰，臉上連血色也沒有了。

「五書眉帶傷啦！」四禿子咳嗽着。「差點沒崩死啣。」

二眼子心驚了一下。兩眼一發愣。問：

「啥事？」

「燒槍的時候，把大炮彈燒炸啦，槍子彈也燒得亂飛，哎，人可死了一大堆，」四禿子說。「誰能想到這事？大炮彈一燒會炸？」他帶着一臉吃驚的樣子。「年發跟趙掌櫃，都給崩死啦，哎，我也差一點咧。」

「還有誰？」二眼子問。

「這會誰知道？」四禿子說。「大炮彈一炸，滿天黑，要不假着誰，誰能知道誰死？」

二眼子一氣跑出去，很想跑到西較場去看看，但是，城門上人擠着人，一步也走不動了。二眼子拐個灣子爬到城牆上，塔眼一望，煙火還一直向着天上鑽，槍子彈繼續不斷的啾啾着。死屍一嶺一嶺的堆着，離火堆遠的，還在叫着和爬着，那真叫人心顫。

二眼子你住舌尖，慢慢的從城牆上退下來，自己也摸不清是一種啥樣的心勁，他偷偷的逃跑了。他跑出城門，繞過教堂，一直順着大路，心裏又緊又慌的向家走。

二眼子一進村，村裏人就圍了他，但他只擺擺手，啥話也不說，先跑到佛堂裏去吃過法，就跑去對趙財主說：

「城打開啦，可是人都死光啦！」

趙財主那藍色眼珠一瞪，手抓住鬚子停住。

「都誰？」

「一堆一堆，一嶺一嶺，人死滿啦！城牆根上，西較場上，人死滿啦。」

「都誰？」趙財主心急着，「都誰？」

「年發，二成，安本，死啦，死光啦！……」

這事，村裏人很快都知道了，哭聲就響起來了。

趙安本的裏掌櫃帶着不說理的樣子，串着和二成早已合夥的他嫂子，串着年發的媳婦，串着一大羣娘們，拉成大隊，從大街上笑到佛堂里，攆一把鼻涕抹在衣襟上，把貢桌上的香簣扳碎，蠟台摔到院裏，把紅纓槍的槍桿驚斷，又把祖師爺的神位撕爛了。她們成羣結隊哭到趙財主家去了。她們在正當院裏坐下，好像要哭死在那裏似的，氣也不停的哭起來。並且埋怨着：

「是你家把俺的人弄死啦，這叫俺怎得過吧！……」

趙財主在屋子裏氣得一直躁腳，一直跳拐杖。他像餓貓一般旋幾個圈子，沒有辦法似的衝到院裏，兩手撒顫着，說道：

「你這不說理的娘們，你這不說理的娘們，你的人死，干俺的狗屁啣？……」

那羣娘們連看也不看他，照樣哭着，擗着鼻子罵着：

「是你害的俺，是你殺的俺，你叫俺去，您怎不叫俺回來？爹呀，天爺呀，俺可指着啥過？」

……」

x x x
黃大牛帶着傷，用床抬到城裏去，一見宋師傅就是一場好哭，宋師傅說：

「你哭啥，俺當了總司令，你還不當參謀長麼？」

黃大牛擺擺頭，說：

「不是那，大舅，我覺得弟兄們死的冤枉！」

一句話把宋師傅的心說沈了，他死苦苦的沉默一陣，就說：

「咱傻，大牛參謀長，咱沒唸過書，咱不摸那大砲彈的勁！」

黃大牛眼淚汪汪的望望他，說：

「快槍對咱有啥壞處？燒快槍是爲啥？」

宋師傅一聲不響，搖搖頭，沒有辦法似的嘆了一聲。

「咱們這一門，他是老師傅傳下來不用快槍麼？」若大牛說。「沒有那個事！誰不知道快槍好使喚？而你都燒啦，而咱很多弟兄，連王師傅也吃了虧！」

「你別說啦，大牛！這算俺作錯啦！」宋師傅說。「俺算對不住衆弟兄！你別再說啦，你要叫俺向大家磕頭去，俺也不能說個不字，俺心裏難過透啦！大牛！」

「我不是埋怨你，大舅！」黃大牛用被子擦擦眼。「我心裏難過。」

「俺知道，大牛。」宋師傅說，他連看也不敢看他。

黃大牛連連嘆了幾口氣，又說：

「咱殺人殺得也真利害。」

宋師傅一歪頭，不服氣似的問道：

「捉住那些兵雜種，不殺了他麼？」

黃大牛搖搖難。宋師傅又說：

「問公事的那些弄種不殺了他麼？」

「殺是該殺，」黃大牛喘着氣說，顯得一點勁也沒有了。「他已放槍不打咱，咱還殺他做啥？」

「一紅眼，誰還管那？」

「不管那就錯啦！」

「爲啥？」

「你到街上去看看去？」

「看那爛死屍麼？」

黃大牛搖搖難，停了一會又說：

「不是。我是說住家和鋪戶連門都不敢開了，人連街也不敢上了。」

「這也怨咱麼？」宋師傅說。「咱對他有啥不好麼？」

「不是。」黃大牛慢慢說。「但是，咱把他們的胆嚇破啦！」

宋師傅壓住眉頭一句話也不響了。他揩着手在屋子裏走着，連連嘆了幾口氣。

「像咱這事，」黃大牛說，「一炸炸壞，就不行啦！大舅。」

「那也得怨老王！」宋師傅站到黃大牛的床上。「老王幹事比我還冒失！」

宋師傅望他一會，又說：

「要啥事都依老王幹，那真會堆成一攤臭狗屎。」

「啥話也不要說啦，大舅！」黃大牛裁斷他。「看以後吧，以後大小事總得先品算品算！」

「是哇！」宋師傅緊接着。「俺也是說，以前的事幹好幹壞吧，不用管啦，現在，」他打吸

了吸氣，望他一會。「現在咱不該把司令的旗拿出去麼？」

黃大牛被刺了一針似的，忽然把眼張得大大的，問：

「啥司令旗號？」

「咱不算是司令喇麼？」

「不，大舅！」黃大牛耐不住氣似的，拉着臉面說。「咱們誰要當司令，就得叫大家夥舉，

那得先開個大會！」

「開呢？馬上開也行呢？」

宋師傅帶着焦焦拉拉的神氣，在屋子裏低頭走起來。他啥話也不想說了，心裏一斗窩囊氣。心裏想：

「咱就不怕開會，啥事商量商量更好辦咧。」

第三天，大會在一個晴朗的天底下開起來了。紅槍會的弟兄們一吃過早飯，擦擦嘴，扛起槍都到西較場來了。他們就地坐下來，在槍桿上磕磕烟袋，吸着烟，沉默的等着。

太陽站在城頭上，黃金子的光線向下頃着。熱風一陣又一陣吹着，麥子眼看就要發黃了。大家沉默着，沉默着，話就到嘴邊來了。於是，談着：

「給六十個好天氣，麥子就熟拉。」

「這麥子可準有個十成收。」

「是哇！麥天快來啦，咱這事能快商量好，才好預備麥忙呀！」

青頭蠅一般的嗡嗡聲響着，煙草的白煙不住的冒着，煙鍋燒得噓噓響，磕煙袋的聲音，接着也響遍了。

大家看看太陽，看看遠到天邊的黃洞洞的麥地，又用火石打着火，吸着旱烟談起來。

「爲啥還不來？」有人等着急了。

於是，大家都忽然談起這大會來了。

大家一談起大會，三句話說不完，就覺得時間太長了，好像有什麼要緊事拉着他們似的，都心焦起來了。坐不住了，拉起槍站起來，打一個想睡覺的呵欠，埋怨人的話都說出來了。

「說開會，爲啥還不開？」

「嗨，就這，叫大夥來晒黑肉皮咧。」

「人一當頭目，說話總不大準！」

「真是！哪用着這？啥事說一句話還不算麼？開會，開會，開會能當啥事？白打功夫！」

「說是十點鐘咧，」說話的人仰臉看看太陽。「你說這會，會有十幾點鐘？」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也不懂得時間。以前在村裏也是這樣；不管商量啥，家裏沒事幹，去得早，要忙，去得就晚，人啥時候到齊，啥時候商量。而現在定出了十點鐘，誰知道十點鐘是啥時候？大家閑着沒有事，吃過早飯都來啦，一等個大半天，心裏煩透了。

「咱們走哇，啥時候開會，啥時候再來吧。」

於是，有的絡絡續續的到了，有的，却一流成條的走了，西較場好像成了個鬧鬧嚷嚷的集市，人們再也站不住了，集不齊了。

於是，開會的時候，宋師傅氣得騎上馬，大大的罵了一趟街，人們才又慌手毛脚跑回西較場裏來。

「你是幹啥的？」宋師傅赤着膀子掂着馬刀，站在高台子上大喊。「你要幹這事，就得跟軍隊一樣守規矩，要不，我不依！」

宋師傅狠狠的向那一片分不清的紅醬醬的人臉掃了一圈子。又說：

「站好！排成隴站！不要堆成一堆亂草糞！」

宋師傅挺起肚子罵了一大片，把大家罵得一聲不響，一動不敢動了。一對一對的怯怯生生的眼睛，連看也不敢正看他似的，他滿足了。把那馬刀一輪，喊道：

「參謀長俺大牛有要緊事說。——都得好好聽！」

參謀長黃大牛堆在椅子裏，很想站一站，但是，不能夠。他好像連坐也坐不住，他不斷扭着

臉面，咬一咬牙。臉色黃得臘渣一樣，一絲血色也不見。

「咳嗽兩聲，臉面難過似的扭一陣，說：

「同志們！」他停一會。「同志們……」

人們眼睛瞪得圓圓的，心裏壓得靜靜的望住他。

黃大牛心裏很興奮，他的臉肉一直抽着，跳着，嘴脣顫着，心裏一陣一陣發緊。他覺得他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對一對的眼睛，焦急似的望住他。

他沉默了一陣。後來，打着抖似的說道：

「同志們，我們是革命的武力，我們不能……」

大家聽了大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朵去似的，提起來的心勁慢慢跑完了，心勁一跑完，話就來了，於是，鬧嚷嚷的轟轟聲又響成一片了。

「同志們……」

一片紅霞霞的槍底下，就囑喻道：

「這也算商量咱的事麼？」

「咱沒唸過書，不懂這事，聽也聽不入耳。」

「這不對，那不對，可啥事是對呢？」

黃大牛一看這情形，心裏的興奮勁慢慢退走了。他沒有辦法似的沉默一會，身上覺得一身疲乏，再也支持不住了。但是，自己心裏總像有許多話想說而沒有說出，甚至也說不出似的，心頭上就感覺一陣難過，淚水耐不住似的，從眼角裏字字的流下來。

黃大牛的興奮重新又衝到心頭上來，他指着前邊，說：

「在你腳底下那地方，崩死多少人？那人怎麼死的？」

大家沒有說話，嚷嚷聲刀切似的停止了。

「那些人要有咱，咱家的人覺得冤不冤？咱家裏那大人小孩心痛不痛？」

一片醬紅臉，慢慢埋下去，噪眼雖輕輕嘆了氣。

黃大牛帶着眼淚，說不成話似的，又說：

「要有我，俺娘也得哭也得罵哇！」

「是呀！」有誰搭腔說。

「因為不懂事，都冤枉死啦，」黃大牛又說。「這種事，誰心裏會不難受？……」

宋師傅站在旁邊，傷痛得兩顆淚水噙在眼角裏，抖了抖膀子，說：

「別說啦，你越說，心裏越不是味，以後……」宋師傅也哭起來了。他用胳膊擦了擦眼。又

說：

「莊稼人就吃不懂事的虧。」

黃大牛一直不理他，黃大牛又說：

「街上殺那些人，那都是誰？誰跟他有仇？」

一片醬紅臉歪歪頭，都嚷聲音說道：

「誰也沒仇沒氣，誰也不認得誰。」

「那都是莊稼人出身，」黃大牛說。「都是跟咱一樣的莊稼人，要殺了咱……」

「他是兵！」有人說。

「給兵有仇麼？」

「跟兵沒仇，跟誰有仇？」

「鎮守使委種。兵敢麼？」

大家眯着眼，想也不想話說。黃大牛說：

「多殺一個人，對咱有啥好處？」

西較場，紅霞霞的人羣沉默了！這沉默好像是鐵鑄的一般，沉重又結實。

忽然間，槍頭上的白光閃着，人頭波動了一陣。

「啥話也別說啦，你走哪俺走哪吧！」

宋師傅一頭心勁，在台子上向前跨了一步，馬刀一輪。說道：

「我今天就掛出司令的旗號啦！誰……」

黃大牛在這個同時，心裏激動得聲嘶力竭的喊道：

「同志們！……」

紅纓槍波動着，把太陽的笑臉都映紅了。

二

五月的太陽，像火一樣焦焦拉拉的發熱。風擺着尾巴遙街跑着，彷彿剛從鍋門眼里衝出來，又熱又悶，陽光把人都攢到樹底下去。

紅槍會的弟兄一沒有事，就跑到樹底下去閑拉和睡覺。四關外，沿着大官路的樹行子裏，太陽一發威就睡滿了人，紅纓槍有的依在樹身上，有的扳在地上，有的枕在脖子底下，鼾呼嚕打着

。睡醒了，看看樹葉裏的太陽，肚子覺得餓了，再走回城裏去？

這一天，太陽偏西了好大一陣，樹蔭影向東跑了很遠，睡着的人還不知道，還在太陽底下滿頭大汗的睡着，心裏做着鑽到廚房裏，想出來也找不到屋門的着急夢。突然有一個醒來，用汗胳膊擦着汗臉，把大家都喊起來。但是，醒來的人都好像有點懶，兩手搬住膝蓋頭，呆呆的望着，好像還想睡一會。

「太陽走得真快！」

有人說着又攢到樹蔭影裏去了。

這時候，大官路那頭來了十來輛洋車子，這些洋車子走到樹蔭影裏人都下來了。最前頭的那個人，擦着汗臉，說道：

「祝你們勝利，同志們！」

那個人心裏高興得臉都把不住了，笑壞了。

人們奇奇驚驚的一看他，有人還認得他，他是趙中興，於是，就接腔說：

「您叫來這幾個革命軍麼？參謀長？」

趙中興扭頭望望那他同來的幾個人，那幾個人都在傻笑。趙中興問：

「宋師傅在城裏麼？」

「在呀！」一個說。「宋師傅改名稱號叫司令啦！」

趙中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心裏悶悶的又問：

「司令？……」

「你還不知道麼？」那個人又說。「連王師傅也是司令哇！」

趙中興帶着很好笑的神氣望了一眼他的同伴，好像告訴他們說這事不足爲信似的，淡淡笑了。一下子。

「怎麼兩個司令？」

「這還是說假話麼？」那個人說。眼睛張得大人的，有點生氣的樣子。「你不信，問問他！看看是真話不？」他停一會，把旱烟袋拿出來，想裝上烟的時候，又說：「俺在這的人還是兩家呀！他們就是王師傅家的，俺是宋師傅家的，這能是假事麼？」

話越說，趙中興覺得越好笑，心也里覺得越糊塗。他一時解不開這個悶結，就沈默了。

「這話一點不錯，」另一個老頭子說。「宋師傅跟王師傅從城當中分了家，從十字街上那個賣燒餅的鍋門子上起，東邊是宋師傅的，而邊是王師傅的，誰家住在哪。誰就是誰家人，這事誰還不知道？」

「你是參謀長，就沒給你個信麼？」那個人又問。

趙中興心裏忽然覺得很氣，就扳起臉謀說：

「誰叫他這麼幹的？……」

「那俺不知道，」那個老頭子搖着頭說。「聽說宋師傅要當司令的時候，王師傅也把司令的旗號拿出來咧，爲了這事，他倆個鬧蹩腳啦，就分家啦！」

「人沒學問，真沒法辦事！」趙中興生氣自語了一句。他回頭望望他的同伴，那十幾個人好像掉到深坑里似的，沈沈的發着楞，一句也不說。

趙中興扶住車把停了半天，又問：

「黃參謀長在不？」

「他在。」那個入答。「聽說，他跟他大舅也不合，他也爲這事着急哩！」

趙中興的那些同伴帶着很內行的樣子，皺着眉頭，低低說了幾句話，騎上洋車進城了。他們找到黃大牛的時候，黃大牛喜歡透了，他覺得北平這些同志一派來，啥事也沒有問題了，他算得救了。於是，一見面就說：

「走吧，見宋師傅去吧！」

那從北平來的同志們閃閃眼睛，很沈着似的說：

「你必須報告一下這裏的情勢！」

「那有啥可報告？」黃大牛說。「他倆都是司令迷，都想當司令！這還用報告麼？走着再說啦，走吧。」

「但是，這裏的工作情形，我們應該知道。」從北平來的一個同志說。他好像一個教書的老師一樣，說話很老成。「我們……」

「是呀！」黃大牛打斷他。「可是，要不先見見宋師傅，咱先討論半天，那還不是白打麼？還是先見他再說吧，走吧！」

他們走進宋師傅的司令部，正巧是宋師傅剛剛赴完場，他膝蓋壓着膝蓋，坐在沙法上想他的舒坦心事。

黃大牛帶着那羣人走進屋裏去，開口就說：

「大舅哇！你說想怎麼辦吧？」

宋師傅向家大打了一揖，說了幾句見面話，啥話也不說了，他覺得他的心里忽然很沈重，看看眼前這一羣書生模樣的人，那種神氣，他覺得他跟他們配不上，況且，他知道他們一定帶着一

妻他都想不懂的啥東西，這東西和自己的心眼不合，他們那作法和自己這老粗作法也不是一條路，他想着。他心里沉沉悶悶的，自己也不知道該先說那些話，看看這個，望望那個的一句話也不想說。

「你說呢！大舅！」黃大牛說。「候這些同志在場，啥都定出一個辦法來不好麼？」宋師傅笑一下，想說又沒說出來。

「我們應該先聽你的意見，不要客氣吧。」從北平來的同志，縱縱肩膀，熱得吃不住似的說。

宋師傅一笑沒有笑出來，說道：

「俺覺得不用再勞累你啦，仗也不打啦，俺覺得不用再勞累參謀長啦！」

說罷，宋師傅嘿嘿笑了兩聲，又整一整臉，說：

「不打仗，也沒有啥事跟你商量啦，你……」

「你這話是啥意思？」黃大牛走過去，氣虎虎的。「你是說啥？大舅！」

「就是俺說，」宋師傅嘿嘿的笑着說。「俺不想用參謀長啦，不想勞累你啦！」

黃大牛一下氣得咬住嘴唇，一句話也說不成了。他氣壞了。

趙中興覺得在北平來的這些同志面前，宋師傅說這一片話太叫他丟人了，他心裏猛然來了一陣惱，用拳頭打着桌子，叫道：

「你簡直是軍閥想法！你簡直是軍閥！……」

宋師傅不懂得這話的意思，但是，他看趙中興那股勁，他知道他是在罵他，於是，他也着了氣，說道：

「城是俺打的，命是俺拚的，俺不用你不行麼？」

黃大牛想不起啥話好說，把大腿在桌子上一放，說：

「我這傷是爲啥帶的！」

宋師傅捉住他那隻半拉耳朵，說：

「俺這傷能說怨你麼？」

「你這軍閥思想，」趙中興生着氣說；「首先該打倒你！」

「你別說那話，」宋師傅拉着嘴角。「要打架俺也忝不給誰！」他停一下，忽然得着理似的又說：「到這時候，俺把啥事都弄好啦，你來啦，你又要站在那高台子上，說不要這樣，不要作那，這不對，那不好，那以後俺還有法作事沒？俺對啥事還敢邁步不？那以後可會有個啥結果？……」

屋子里像要下雨的天氣似的，沈沈重重，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屋子里，忽然襲來一陣噲噲子的悶熱。

因爲事情是這樣樞着，公開的工作已不可能，於是北平來的國民黨的同志，一部份回了北平一部份則同學生們回到學校並轉入了更下層的工作。

趙中興氣得像個怪牲子毛驢一般，擰着眉頭去找他哥趙中元和五畫眉。他在那大太陽底下走得滿頭熱汗。一邊心里着急地想道：

「叫我丟這人，這誰還信我？我怎麼見人？」

「越想越惱了。」走着，走着蹣了一下脚跟，心里的話不覺就衝到嘴邊上來。

「不先打倒這些混蛋，革命軍不會很快到來！×他奶奶，沒有學問的人，都不會進步！」

「擦一把汗，噙她一嘴乾唾沫，」又說：

「他根本不懂得！——活該受罪一輩子。」

趙中興跑到他村里那些紅槍會住的大院子。院子里，屋簷底下乘涼的人，看見他像看見自己的好親戚似的，笑哈哈的站起來，和他打招呼。他沒有看到他們似的，拉着臉走到屋里去。

他一見他哥趙中元，着急的說：

「把咱村里人都叫來，我有話說！」

「啥事？」趙中元濛濛懂懂的問。

「要緊事，」趙中興說，「都叫來再說吧！」

看到他的人都想聽一聽有啥好消息似的，早已站滿在屋里了。屋里那一對眼一對眼都好奇地望着他，半笑不笑的面孔也對住他，有人就說：

「對這些人說還不當事麼？中興？」

趙中興一看人頭集滿一屋子，很想站到床上或者板橙上去，但是，人把他圍得緊緊的，他就揚一揚手，抖了兩下出汗的膀子，說道：

「宋師傅和王師傅都是混蛋的家伙，你跟他還有啥好？要到麥忙啦，爲啥還回家種地去？」

……

「這是爲啥？」福運老頭子疑心的說。「以前你跟你姐夫，不都是說這事好麼？」

趙中興沒有預備這一着，臉一怔答不上來了。

是誰像自語似的埋怨說：

「就你唸書人道頭多，一會這，一會那！」

趙中興覺得很勁，馬上改變了口氣。說：

「不是那！他倆都當司令啦，跟你有啥好處？」

五畫眉在人堆里大笑了一下子，說道：

「你唸書都不懂這麼？中興弟？他倆個老師傅一當司令，誰有功還不封誰個官當當麼？」

「是呀？」福運說。「再說，也總得有個人當司令呢？要沒有一個總頭目，那還像啥話？」

「你怎麼也是那思想？」趙中興氣得沒辦法。

「啥？」

「你怎麼也是軍閥思想——想，哼？」

「你說那是啥？」

福運老頭子眯眯眼，抱住烟袋，掀掀嘴巴，說：

「不管你說啥，中興！可爲啥你以前說好，你以前也爬在地上磕頭喊師傅，這會你又說不好

？這事眼看就有眉目啦，你又說這不行那不行啦，這是爲啥？有個啥說處？」

「以前誰知道他想做官？」趙中興扭着脖子說。好像覺得這話說得很有理似的。「那時候要

……」

他的話又被五畫眉的放縱的輕浮的大笑打斷了。五畫眉說：

「你到底年輕。中興弟！當官是壞事麼？」

趙中興心里氣得像鎖在房子里的野貓一樣。瞪着那俄狠狠的眼睛，直想和誰吵一架。但是，一轉念。他覺得跟這些沒學問的人打交道，真丟人！一件事說爛口舌也不會懂，於是，他氣虎虎

的一句話也不響了。

「說啥也不能按着你那話走，二兄弟！」趙中元說。他拿出一付老氣樣子，真想教訓他一頓了。「還會，城打下來啦，啥事也沒啦，爲啥能平平白白的散夥？」

中興望一望中元，一口咬定的說：

「反正咱不能幹，大哥！」

「別說這傻話啦！」中元說。「這話要人家外人知道了，人家會笑你。」

「那是他們沒學問！」

「你真不懂事啊！」中元有點生氣的樣子。「回家你能過咱爹那個門？」他停一停，心地平靜着，又說：「你還是到學堂里去吧。去唸書去吧！」

趙中興像打敗的公雞一樣，一身焦燥，一肚子急氣，紅臉發着燒，一句話也不響了。

屋子里的人唧唧喳喳的亂說話，院里，在窗戶根底下，好像有一個咬着烟袋，噴着烟的聲音，說着：

「唸書人心氣盛，想到啥說啥，總不給自己的話作主！」

趙中興翻起眼睛，惱惱憤憤的望望他們，心里說：

「恁們這些混蛋！活該受壓迫！……」

x

x

x

x

宋司令的一個連長——他的四叔叔，有一天到司令部里去見他。宋司令問他：

「你連上有事麼？」

「沒有事。」他答。

「那你來有啥事？」司令又問。

他閃閃那迷馬糊似的眼睛，說道：

「有要緊事！」

「那爲啥還不說？」

「不管你辦完公事麼？」

宋司令蹙起眼睛望望他，兩個眼珠子像說：我一當司令啥事不是公事？

「你說吧。」司令說。

他的迷馬糊的眼睛閃一陣，好像不願說出口似的。

「人都不說一聲就走啦！」

「爲啥？」

「麥子焦在地里啦，都回家收割麥子去啦！」

宋司令的心一下掉到深坑里似的，覺得空空的。他的臉色忽然沈得像石頭，沈默住了。

那個連長的迷馬糊的眼睛，望一陣天棚，又說：

「俺也說你這事幹得不對，到麥天啥事還幹不好，你說哪個人不顧莊稼？爲啥還不說叫人家

都回家？」

「都回家，誰看城？」司令不服氣的問。

「忙時候一過，都再回來呢？」

「胡說！」宋司令全着惱似的。「我要知道這事，麥子臭在地里爛在地里，誰也不興去！」

「可是。人家都連句話也不留就走啦！」那個連長自語似的又說。「就俺，俺也想先回家去

割麥子去喇！」

「不能走！」宋司令惱怒着說。「誰走我不要誰！」

「那個連長的迷馬糊的眼睛閃一陣，」顫顫縮縮的說：

「那你別叫俺當這個連長喇！你知道，大姪！你孀孀和你兩個小妹妹，她們會做啥活？俺不回家割麥子，要下一場連陰雨，麥子不會生芽麼？」

宋司令氣燥燥的沒理他，走出屋子來了。

他心里煩透了，他很想上街上去看看，但是，他沒有。他跑到他的護兵屋里，對護兵們說：

「到大街上去敲敲鑼去！誰要不哼一聲偷着回家，判誰的死罪！」

福運在城門底下聽到這道命令，帶着不服氣的心情走回去，對趙中元說：

「俺又到地里去看啦，麥子再打兩天不割，就焦在地里啦，還不叫回家，這是爲啥？」

趙中元對於這事很猶豫。他覺得既然在城里住了幾個月啦，司令總該派事啦，於是，他說：

「再等幾天看咱！」

「等啥？」福運老頭子說。「要一看那麥子。一天也不能等啦！這事咱大夥得商量商量，要走大夥一齊走，在城里住着有啥意思？」

趙中元作難似的笑了一下，說：

「司令不剛下過命令麼？」

「命令能當啥事？到底吃飯要緊，啥要緊？」福運老頭子瞪着眼。「他下命令不看事，那能

怨咱麼？」

趙中元優淡淡的笑着沒搭腔，福運老頭子就生氣了。他從屋子里走出來，一邊走，一邊說道

「誰願意在這誰在這也中呢？反正俺得回家。……」

第三天，宋司令使着威風凜凜的時候。一個乾大個子的人，把紅纓槍抱在懷里，看見司令就流着眼淚哭起來了。他好像有很大的冤枉事，很想跪到司令面前去訴訴苦，但是，他依住牆角不敢動。他一手拉住肩膀上打拉着汗褂擦擦眼，連看也不敢正看司令一眼，抖動着膀子，站着。

宋司令看見他，心動了。走過去，帶着一個清官的樣子，問着他。但是，他不說話，他哭得更痛心，他連腿和身子都晃顛起來了。

「到底爲啥事？」司令有點心急。「你說出來，我一準給你聲冤！」

那個乾大個子的人，膀子緊緊顫了一陣，哭泣的聲音啞嚥着，說：

「俺的麥子都焦在地里啦，你不叫俺回家！……」

宋司令很生氣。嘆了口氣，沒說話。

那個人拉住汗褂擦擦眼，好像生了胆量似的，又說：

「俺要回家吧，司令！俺就指望這季麥子，俺要回去吧，你又要問俺的死罪，你說俺可怎麼辦好？」

宋司令皺着眉毛，臉面拉得很緊。他心里好像攪着刀子似的，覺得又亂又痛，連口氣也不想喘。

那個人濕漉漉的眼睛睜一陣吸了吸鼻子，說：

「這俺算對你說啦。司令！俺要回家不能怨俺不說事啦！」

宋司令氣得臉肉發跳。他的牙關扣得緊緊的，說句話，身上用力用得吸吸索索的破着嗓子說

「你都滾吧！剩我自己我也得在城里！」
宋司令連頭也不回，一直向他的司令部走去了。

第八章

一

褚玉璞在牌桌上許給孫大麻子到大名來當鎮守使，孫大麻子喜歡得把衣袖一摩，黑色的大麻子在桌面上一閃，說道：

「紅中！好哇督辦！」

褚玉璞頗笑不願笑的樣子裂裂嘴角，八字鬚撇了兩下，看着自己的牌點着頭，又說：

「你能把大名府那地方的老百姓弄好，我才真服你！」

孫大麻子望住褚玉璞笑一陣。

「那你放心吧，督辦。」

「可是，我沒有開拔費。」褚玉璞說。

「咱不想那，督辦，」孫大麻子笑着，伸手抓來一張本門風，心里喜歡得要抖肩膀了。「可是，咱得先講下，牌桌上贏的算不算錢？」

「那爲啥不算？」褚玉璞說。「你只要運氣，你贏一百萬，下桌子清賬，可是，得把你的本事放出來喇！」

孫大麻子心高意樂的笑着，眯着眼，心里說道：

「跟你們在一塊來牌，不用使本事，你就得給我那弟兄們關個雙餉！」

廿四圈馬將牌，從早上打到天亮，紅色的太陽已經爬到窗櫺上了。孫大麻子把牌向桌心里

一推，歪着臉對住褚玉璞，笑着說：

「撥款吧，督辦！我回去就開拔！」

「就這不打了麼？」褚玉璞懶懶的帶着輸得心痛的样子說。「你贏十七萬就算够數喇麼？」

孫大麻子大大請了一回客，回到自己駐扎的地方去了。

他一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把那個胖得走路都走不動的軍需處長叫來，平白無故大罵了一頓。軍需處長那大胖子，被肉堆着的小眼睛眯了眯，帶着那又胆怯，又冤枉的樣子，望住他一句話也沒說：

「你要胡花我一個錢，我叫你滾蛋！」孫大麻子又說。

「沒經過司令的批示，半個錢也沒花過。」軍需處長一斷一續的說。

「不用你說！」孫大麻子吼着。「明天按七成給弟兄們發兩個半餉，嗨，咱這弟兄也真苦透啦。」

軍需處長那大胖子寬平平的膀子抖了幾下，臉肉向上緊一緊，小眼睛眯住了，他心里覺得輕鬆又舒坦。他噴了兩下乾鼻子，用着最好的聲音，說：

「不點驗，能行麼？」

孫大麻子沒有答他。自己就說：

「以前沒個地盤，弟兄們就靠我贏錢關餉，」他很得意的樣子望望軍需處長。「這以後可就不要緊啦！大名府那片地方成咱的啦，關完餉，馬上開拔！」

第三天，孫大麻子的軍隊，順着大官路，一流成條的像條河似的向大名直淌過來了。……

宋司令一聽說孫大麻子的軍隊要過來這個風聲，心里不覺一怔。他覺得這事他該和王司令去

商量個辦法。但是，他怎麼好平平白白去找他？他能先和他拉個近，講和麼？這不是他向他低頭麼？他心里很亂。正在這時候，王司令忽然走進他屋裏來，站在他面前，說：

「這總算咱們兩家的事！」

「你是說孫大麻子麼？」宋司令問。

「除了這，還有啥？」王司令說。他一下坐在椅懷里，瞅了宋司令一會。「咱總算一個師傅的徒弟，你說孫大麻子的軍隊要過來，咱該怎麼辦呢？」

「再把各村里的紅槍會都齊來！」宋司令說。這口氣好像說除了這辦法，別的沒有好法想了。他張起眼睛望望他。又說：「反正咱不能白白讓他來！」

「是呀！」王司令傾着心里的聲音說。「咱眼看着啦，他來啦！哪有這好事？」

宋司令和王司令當下就派人到各村里去了，宋司令總怕這些人記不住他的話似的，他一遍一遍的說着：

「哪村不來人，以後咱這門里就不要他，派捐派稅也都派到他村上！」

但是，一個一個帶着滿頭熱汗回來的人，把背上的馬刀向地上一扳，汗臉一擦，又着急又敗勁的說：

「家家忙着打麥子，叫誰，誰也不願來！真是，要不到誰家場里去，連個人影也見不着！」
另一個帶着埋怨的口氣，說：

「找他來打仗呢，你不知道都會說啥？叫誰，誰說『軍隊要來，叫她來吧！她來了要不好，不會再打走她麼？』就這種事，這還叫他做啥？」

宋司令和王司令又商量着下了串帖。串帖上寫了很利害的話，並且還蓋着兩個司令的大印。

太陽跑得這麼快呵！太陽一出來就爬上了天空，一偏西，又落了地，天是這麼短呵！一天像飛一樣的過完了。黃昏躡着腳來了，黑夜打着滾來了，覺還沒有睡下，天又亮了。月亮藏藏躲躲的不見了。太陽又高高的站在屋頂上，爬到耀眼淨光的天中間，落到潮氣騰騰的樹梢下，……一天過了，又一天來了，但是，不見一個縣里，一個村里有一個人來。

宋司令的心都等焦了。

「這可怎麼辦呀？」王司令毛亂亂的。「這能白……」

「堵住城門！」宋司令說。「日夜派人守住城！」

城頭上插着大旗，城牆的每個垛口上掛着一個紅燈籠，閃光的槍頭在城牆垛上露着臉，槍上的紅槍穗隨風飄着，人瞪起那一對傻楞楞的眼睛望住遠處的好像流着水似的顛顛飄飄的天邊和地沿。一座大城忽然掛出了一付陰沉沉的，威森森的樣子，好像它裝滿了一肚子仇氣，對誰都瞪着那惱憤的眼睛，眼看它就要惱怒死了似的。

兩個司令都掂着大馬刀，赤着膀子，臉拉得像銹鐵板一般，從這個城門走到那個城門，和他那瞪眼發楞的弟兄也有仇氣似的，說着：

「誰叫他進城，我殺誰！……」

太陽站在人的頭頂上，燒火似的焦刺刺的晒着，熱風一陣一陣的吹得叫人喘不過氣來。汗淌着。滴拉着。但是，人的眼睛望着大官路盡頭，望着漫地的邊沿，一動不動的站着，緊扣着嘴唇望着。

忽然間，平光光的大官路那頭，最初好像一陣風掀起來一股塵土。慢慢的那股塵土拉出來一條大沙嶺，大沙嶺底下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淌過來。

大沙嶺像水浪頭似的向前滾着。人馬響成一個混混雜雜的聲音，把所有的聲音吞沒了，把大地壓死了，把人的心驚得特特的跳起來。

「來到啦！」守城的人，心里自語着。拉一個架勢，把紅纓槍端在手里了。「來到啦！」

霎眼間，一羣打頭的站馬來到城底下，肥油油的大馬昂着頭，擺着尾巴，着急似的對着城門歡歡叫兩聲。馬上的跨槍的老總們，向城牆上望了兩眼，說道：

「開城沒事，不開城哪小舅子不叫你對閻王爺訴冤去！」

城上的人端着槍，楞傻傻的不說話。

「開城門！」一個老總掏出他的手槍來。

「打咱就打！」城牆上一個人說。「俺司令說過，你是老天爺也不叫你進城門！」

宋司令聽說這話，一口氣跑到城頭上來了，他掂起馬刀爬到垛口上，氣喘得直想咳嗽一般，挺着肚子，半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你這小子有種！」一個老總叫。「你不怕洋棗噎你的噪眼麼？」

宋司令氣喘得發噲的說：

「你對你孫大麻子說去，要打咱打，想進城，可別想！」

城下的老總很想打他一槍，但是，他不見了。他跳下城垛口，對住太陽吃起法來。

孫大麻子得到這個報告以後，他生氣了，他大罵他的副官說：

「你這些小舅兒，一點用處也沒有！」他的眼瞪了他們幾下子。「他不叫你進城，你不會挑

個白旗麼？你叫弟兄槍筒上挑個白布條，他馬上就會把城開開！」

老總們從城底下一直到大官路的那頭，都飛起了白布條，白汗褂，白褲衩，白手巾，……

於是，老總們那種急躁的心情，忽然變成了誑笑，鬧嚷嚷的笑哈哈的一團聲音里，有人叫着：「俺們投降啦！」

宋司令那一張拉緊的臉，慢慢鬆開了。心里喜氣洋洋的想道：

「你不降俺，俺真不服你！」

他望着那一眼望不到頭的白飄飄的人馬大隊，他心里高興得拿不住勁了。他對王司令說：

「這得叫他的司令來見咱哪？你說是不？」

王司令扣着嘴巴點點頭，眼睛又望到浮土扛天的大官路那頭去了。

城下老總那種鬧嚷嚷的聲音中，又炸開了一陣耍笑，太陽也被震得抖顫起來了。

x x x x x

孫大麻子一進城、當下就下了一道命令：在七天里邊不准一個老總進城，營盤扎在營房里，營房不够駐扎的時候，駐破廟，打帳棚，不准駐民房和鋪戶。公買公賣，和老百姓說話得先打敬禮。這道命令的最後邊，嚴厲的寫着一句話：違抗命令，軍法從事。

孫大麻子把他司令部扎在城里一個大廟里，沒顧歇腳就去會見宋司令。他沒帶一個護兵和馬使，他自己帶着那大大方方的沒事的样子，走到道台衙門里去。

道台衙門的門口，十二個站崗的排成兩個臉對臉的長隊，扛着亮晶晶的新買一般的紅纓槍，背上揸着大刀，腰里和頭上都扎着新生生的紅綢子，動也不動的站着。好像，他們是專來拿給人看似的，那架勢得像泥像一埒的死板，硬梆，和木呆。

他們不認得孫大麻子，他們看他那個小黑瘦個子，小小的麻臉，一點也不體面的身架，就用嚇虎虎的聲音把他擋住了。有一個說道：

「滾開！俺司令要有個大客人來！」

孫大麻子笑了一下子，慢聲慢氣的說道：

「我跟你司令是個老朋友，他一定不怪你！」

「老朋友也得改天再來，」那個人說。「你說啥這會也不興你進去！」

孫大麻子託故又託故，說了很多話，他們還是不讓他進去。他帶着那作難的樣子停了會，覺得自己不把自己的真名姓拿出來是不行了。於是，他掏出了名片。

那個人接住名片，前後翻看了兩遍。說道：

「你這是啥東西？俺不識字。」

「那是給你司令的！」孫大麻子說。

那個人把名片伸着胳膊拿給他，說：

「俺司令這會沒空，你拿這也不能叫你進去呢？」

孫大麻子一點也沒辦法了，他就說出了他的姓名。十幾個站崗的一下都把眼睛擒住他，從他的腳尖看到他的頭頂上，心里就說：

「你是那個材料麼？」

那些人驚疑疑的呆了一會，有個人問道：

「你要是孫司令，你敢不帶護兵馬便出來？」

孫大麻子沒回答這句話，闖着身子向里走了。

「別慌！你先叫俺去報個信！」一個人跑過來。

「那不用！」孫大麻子走着說。「俺是老朋友啦！」

孫大麻子站在台階底下，喊了一聲宋大哥，用手提住衣襟，笑哈哈的樣子，走進大廳里去了。他一進大廳，兩手捧着給宋司令作個揖，說道：

「大哥！小弟來到這，人生地不熟，全憑你幫忙！要不是聽說大哥是個大仁大義的人，我也真不敢到這來呀！」

宋司令弄得一身楞。他趕緊站起來，心不自覺的還個揖，想笑的笑臉沒笑出，兩眼里的疑驚裝得滿滿的，臉色拉得沉重的，喘吸着氣，遲遲疑疑的問道：

「你是？……」

「孫！……」孫大麻子那笑哈哈的聲音說。「我來拜見大哥呀！以後要叫大哥扶植呀！」宋司令一下把笑音都笑壞了。他趕緊向前走兩步，站在孫大麻子的對面，沒有辦法說出他的歡迎和高興似的，滿臉是那麼優笑着。他的手想動一動，想摸摸孫大麻子的胳膊，腰也想給孫大麻子打個躬。他心里想說話，想對他拉得親近，熱徹，但是，他想不起來一句話，他說不出來一句話，笑着，站着，又想作個揖了，腰彎拉彎拉的，裂着一張臉，又要打躬了。

孫大麻子和宋司令談話談了大半天，臨走的時候，還帶着不願離開的神氣，他拍拍他的肩膀，又拍拍他的肩膀，說道：

「我不能不去看看王大哥！」

宋司令笑着，袖着兩手，腰在躬顫着。他的聲音嘿嘿的響個不止。

孫大麻子又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一定得當光，大哥！我特地到天津鋪買來山珍海味，咱弟兄們非大吃大喝它一場不可！」孫大麻子走到台階上，又站住了，他兩手推住宋司令的兩條胳膊，說道：

「大哥！以後我要成天來，你要再送一步，就算咱弟兄的朋友味道不够啦！」

宋司令作了揖，打了躬，總覺得不安似的，望住孫大麻子那瘦小的背影，一直在站着。有時候心里拿不住勁似的湧來一陣高興，嘴角馬上就裂一裂，眼睛也慢慢拉細了。有時候，又忽然感覺對不住人似的空虛，心慢慢的沉一陣，眼就瞪結住。

孫大麻子走了半晌了，他還站在那個老地方。

「這人到底是個朋友。」他讚嘆着，想。

宋司令滿心覺得孫大麻子比他高大，他每和孫大麻子見面，看哪，孫大麻子哪都比他強，他那黑麻小個子也比他這個大漢有力氣似的。他佩服他。他心里，雖說還和從前一樣有那麼個大心勁頭，但是，一和孫大麻子見面，他就覺得他比他低，他這司令沒有人家那司令吃香似的，他羨慕孫大麻子。

「人家當一個總司令，對咱這麼好！」

他常常這麼想。他好像忘記了孫大麻子是投降了他，他從不想這回事，要想，也只是覺得，不過成一家人就算了，而他，憑良心說，也不想當孫大麻子的上司。「人家是個總司令，」他反復想道。「對咱這樣不够好咧麼？」在他的心情里，他總是感激孫大麻子似的，常常心里不安。雖說孫大麻子對他沒有啥功德，但是，孫麻子對他那麼好，那麼親近熱徹，他就覺得沒法報答了。

孫大麻子的大紅請帖送到他手裏的時候，他喜歡得兩手托住那帖子不肯放下。一看那「大哥」的稱呼，比以前誰喊他一聲「司令」，心里都舒坦。他滿身滿手都喜得顫顫哆哆，眼角堆着，嘴角裂着，心里想道：

「是真請吃大酒席啲！……」

這一天，宋司令很早就到場了。他和王司令並膀坐在上席上，心里總覺得不安生，一會幌一幌膀子，咳嗽一下子，一會又欠欠屁股，扭扭腰，總覺得不是回事，總想站起來，大家剛剛靜下來，他又說：

「這哪敢啲！叫俺坐這算哪回事呢？」

「坐這就坐這吧，」王司令說。「反正大家都不在乎。」

宋司令望望他，又扭了扭腰，嘿嘿笑了兩聲，不安的神情都跑到眼睛里去了。

第一盅酒倒滿了。孫大麻子忽然站起來，說：

「大哥！我有個心事。」

宋司令歪着頭，有滋有味的望住他。

「啥心事？」王司令說。

「我說出來，大哥可不能叫我丟臉！」

「沒有那事！」宋司令說。「只要你說出來，你說到哪，俺作到哪——說吧！」

孫大麻子沉默一會，用着很沉重的聲音說：

「我看咱弟兄們都是一個命托生的，我和大哥你倆是一個出身！」他望一望他們。「里間屋

我擺好香桌啦，我想和大哥你倆拜個生死弟兄！」

這是宋司令想也沒有想到的事呵！聽到這句話，他的心急震顫了一下子，興奮得發麻的血流，一下侵襲到他的頭頂，一下又侵襲到他的指頭尖，他啥話也說不出來了，臉笑也笑不開了。

王司令像個害羞的孩子似的，臉紅醬了一陣，也忘記說話了。

「我先跪下去！」孫大麻子說，「大哥要和我跪個並膀，到死我也不起來！」

宋司令跑到里間屋，一下撲倒在地，淚珠都從眼里擠出來了。

「皇天在上，」孫大麻子禱告着。

「我要不和大哥二哥同生同死，叫雷搗我的老祖坟！」

王司令趕忙磕了三個頭，說：

「起來吧，孫三弟！你說幹哪就幹哪算啦！」

宋司令跪着，兩眼死死的盯住孫大麻子，嘴唇顫着，他想說話，他想盟一個大誓，但是，他心里激動得使他響不出聲音來。他的淚珠從鼻樑的兩邊一個跟一個的打着串流着，從嘴角上向下滴拉着。

宋司令永遠不想起來似的跪着，心里的話一緊一漲的向外衝着，到了嘴邊成了紆紆的一聲氣，嘴角上黏糊的乾唾沫擠出來了。

「大哥！」孫大麻子像撲抱他一般，對他磕了一個頭。「你要不起來，大哥！三兄弟可……」

宋司令目不轉睛的望住他，嘴嘶啞啞的聲音說：

「三弟！……」

他的話又結在舌根上了。

孫大麻子對待在城里的這些紅槍會的弟兄很親熱，他常常去看他們，並且和他們談一些家長里短的話。他們那一顆一顆的質樸的心上，就覺得他很好，他們都很願意和他見面和談話。雖說一見他心里有點膽縮，但是，他啥事也沒挑過誰的錯，他沒有給誰一個難看的顏色，他不像別的

那大官員，他會說人們心頭上的話。

紅槍會的那些弟兄，一見他，他就問起他們的家，妻兒老婆，莊稼和牲口。對這些，他們內行，他們心愛，他們聽着心里喜歡。

「你們怎麼都願意離開家？」有一回，孫大麻子說。「像我，我家里很窮，小時候，家里大人連打帶罵我也不肯離開一天哪！」

大家像娘們似的，歪着脖子，吃牙笑一笑。

「住在家真比住在哪都好！」孫大麻子接着說。「有活做活，沒事鬥着小孩玩，跟鄰居拉一拉，一不受人管，二不受人說的，想幹啥就幹啥，多好呵！像當兵，嗨，我是過來人，那種罪，叫你，你可受不了！真苦透啦！」

孫大麻子和宋司令，王司令他們說起紅槍會里這些弟兄們的時候，他誇獎着他們，說他們老實可靠，聽話，辦事也認真，比一些老兵莠子好過幾十倍。他們兩個就心滿意足的笑起來。

孫大麻子誇獎一通，接着就說：

「我想給他們一個人派個好差使！」

這話，孫大麻子說了很多回數了，但是，還沒有派過一個人。這些老莊稼頭，叫他們作啥事呢？那種半死不活的樣子，作啥能作得了呢？他想着。他想了很多天數，最後他想到了，他對宋司令說：

「大哥！我要把紅槍會的弟兄們，都派回到各人村里去當村正副！」

「好哇！」宋司令說。他壓住眉頭又想了一會，說：「可是，那都是白差使，那村里的村正副都是義務事呵！」

孫大麻子笑一笑，說：

「刀把是在咱手里，大哥！這事還不好辦麼？我叫他按月拿薪餉就是啦！」

紅槍會的弟兄們聽說這事，都歡天喜地的揩起槍來，回家上任去了。他們回到村里，帶着做氣氣的，勢力八渣的樣子對村里人說着：

「俺這村里正副可不比別的那村正副，俺通着上的呀！」

他們臨走以前，孫大麻子把他們召集到西鞍場上，還大大訓過一回話，孫大麻子說過：

「你回去是當官呀！你是當的俺大哥你宋師傅的官，作自己的官得好好辦點事！要不，你對得起良心麼？要是村里有人給你搗蛋，你說一聲就辦他！……」

宋司令對於這事覺得滿意。俺的弟兄回到村上都當官，這也是俺的面子呀！他想。但是，自己那些弟兄走了以後，他忽然感到了一陣寂寞，他覺得他連一個談話的人也沒有了，雖說這里有他可敬可佩的孫三弟派來了護兵馬便，一出門比以前威風多了，但是，他覺得他沒有一個親近的人，像是親親密密的老婆走娘家去了而自己第一夜守空屋子一樣，直感覺寂寞和空虛。

一有這感覺，一想到這事，他不覺就嘆一聲氣。

「也給我一個差使吧，三弟！」有一日他對孫大麻子說。「我真是閒不住咧。」

孫大麻子帶着不肯相信的樣子笑一笑，說：

「你享清福不好麼？大哥？」

「我是鷄子托生的，閑不住！」宋司令愁苦似的說「我就是這個窮命，一閑就難受的慌！」

「好，大哥！」孫大麻子說。「我一定給你想想清閒好差使！」

孫大麻子爲了這事，費了不少心思。他覺得，派他大哥出去，不光是叫他作一個事算完，要

是這，他滿可以不費一點事。但是，「他有名望哇！他說話還當事哇！」他每一想到這事，他心里就這麼說着這句話。他不能放鬆這一點，他不能不依着這兩句話安排個兩頭沾光的好事，但是，這個事，他挖着腦質也想不出來。

爲着這，他心焦過一個時候，他罵過他的參謀長，罵過和他親近的人。他心紊意亂，回到公館里，對於自己心愛的太太也沒有好聲氣了。

「這也值得你發氣麼？」他的年青青的，紅唇白臉蛋的太太，一條胳膊抱住他的脖子，一手扭着他的下巴說。「這事不好辦麼？——我說叫他招兵去算啦！」

孫大麻子猛然把他的嘴壓到她的白生生的額膀上，像豬拱地一樣拱了兩下子。

「好哇，好哇！……」

第二天，孫大麻子帶着愉快難抑的心情，走到宋司令那里，閑談一陣以後，他說：

「有這樣一個差使，大哥！這事你去最好啦！」

宋司令笑哈哈的問道：

「啥事？」

孫大麻子沉默一會，帶着那作難的樣子，慢慢說道：

「我很想保大哥跟二哥一個大差使，作個團長和旅長！可是，咱們沒有那麼多兵呀！這事我已經和二哥商量過，他願意去，你，大哥！你願意去招兵麼？」

「招兵？」宋司令愕然問。

「你能招一旅人，我保你作旅長！你招一師人，我保你作師長！」孫大麻子很得意似的。「我想，你，大哥！招兵一定不費難，你要回家去一喊，光你那徒弟不收幾萬人麼？」

宋司令想了想，覺得很對，喜默默的點了點頭。問道：

「老二……」

「你到城西，他到城東，」孫大麻子趕緊說。

「好，」宋司令說。他停一停。又說：「要招來兵，家伙可得你發呀，三弟！」

「這不用擔心，大哥！」

宋司令皺住眉頭又想了一會，歪着臉問道：

「那糧草，餉銀呢？」

孫大麻子覺得這事不該問似的，大笑一聲，站起來，拍拍宋司令的肩膀說：

「你怎還發這愁？你就地催銀兩呢？各村里的村正副都是咱派的，叫他們給你催銀子抽捐呢

！

孫大麻子很得意的樣子，再拍拍他的肩膀。

「你催十成銀了，我發十成餉銀，你催四成銀了，我發四成餉銀！你還怕這麼？」

宋司令那一張沉默的臉，慢慢被喜默默的笑紋劃開了。

二

宋家寨那一帶地方的三個大財主，混號大瘋狗，二瘋狗與三瘋狗和宋司令，——宋老方師傅是兩輩死仇人，這種仇氣，一直幾十年，想解也沒解開過。

很久以前，還在前清的時候，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狗家，就是這一帶地方的首戶大財主，他們三家，互相結着親戚已經三輩了，他們不管啥事，都是一條腿走路，一個鼻孔出氣。就按要

地土說，他們也抱着膀子，大瘋狗不要，讓給二瘋狗，二瘋狗不要讓給三瘋狗家，反正，只要三里五鄉有誰家出一張賣地文書，總是不會到別人手里去。在村里問公事，也是他們，碰到啥事，只有他們三個主戶的意思才能辦成事。那時候，這一帶地方的大小村上的人都覺得怕他們，都覺得他們辦啥事都和餓老虎一樣，他們很利害。

「真和瘋狗一樣！」莊稼人又氣恨，又感嘆的說。於是，三個大瘋狗的混號就叫起來了。並且，這混號和他們那大產業一樣，也一輩一輩的向下傳着。

那時候，宋老方家，從他爺爺手里開頭，家業一直走的下坡路，成了個滿瘡滿病的敗戶莊稼主。宋老方他爹從小看着自己的地土往財主家跑，自己的賣地文書不飛到大瘋狗家就飛到二瘋狗家，他一點點的時候，心里就很不下去，那時候的心眼，也覺得賣地也是財主家叫他賣的，他生他們的氣。爲啥俺賣地總是他要？爲啥俺窮他好過？他想着，他很不服這種事。

家業越敗，他的想法越古怪，於是，他從小就長了個誰也摸不準頭的匪性子。趕到他管家問事的時候，他心里總覺得和三家瘋狗家有仇氣似的，他心里總是氣憤他們。在村里的啥事上，他不和他們走一條路，不和他們說一氣的話，並且，暗地里，他常常罵他們；

「那算啥家門？殺了他們，他們的血都分不清哇！還問啥公事，叫老天爺知道了生氣不？咱真他奶奶的看不上眼！」

三家大財主，很早就感覺這個鬻筋頭不是他們的人手了，他們也早用另一隻眼看他了。但是，他們還不覺得他是他們的對手，他們只是看不起他，辦事外他。可是，這可越發添了他心里的憤恨呵！他覺得他們把他當成仇人了，他們所辦的啥事，都叫他吃虧了！他惱透了！他在地里碰見他們誰家的馬駒子和騾駒子，他也要罵着打一陣，他走到他們的地頭上，也要順手毀他幾顆莊

稼、碰到他們那剛會玩的小孩子，他也要嘟嘟囔囔的罵：

「你爹是你舅哪？是你姑老爺？小雜種？」

三家瘋狗都爲這事生氣了。他們覺得他敢和他們生枝打鬻，真是瞎了眼睛！他們在心里記下他，碰到錯事，就把他送到衙門里去了。

他出了「班房」，回到家，就和他們成了頭頂頭的仇家了。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報仇呢？他除了罵他們，除了對他們的啥事說個蹩蹩話，走個背險路，他還能拿出啥能力來呢？而他們對他，只用那一個辦法就夠了：拿住他一個錯，送他到衙門里去。

他住獄，一直住過四回。他顯得老得不中用了，眼睛的光芒和走路的架勢也變了樣子。但是，在他心里，他對三家瘋狗家的仇氣，大過了天，厚過了地，他不服氣他們。所以，當他第三回出了「班房」以後，他用毒藥毒死了大瘋狗家一屋十幾匹大騾子，和一圈六條大肥豬，這事大瘋狗雖說不知道是誰幹的狠心事，但他一心猜着他，一嘴死咬住他，他又被衙役們抓走了。

這種罪，叫衙門里的大老爺很生氣，所以，一上大堂就狠命打他，打得他那老骨頭碎了，連動也不能動了，躺在「班房」里，不到三天就死了。他死的前一天，他對他的兒子說：

「這回我就不中啦！可是，對那瘋狗……」他氣短得說不出聲音來。「孩子，你要聽我的話，咱那家別夢啦，你去當混子去吧！反正，……」

那時候，宋老方才廿幾歲，心里的火氣使他覺得當混子離報仇還遠。「先殺他幾個再說！」他想。他拿着這主意，在一個伸手不見掌的大黑天，他懷里藏上切菜刀，爬着牆，跳到大瘋狗家裏去，但是，大瘋狗家裏那一羣六七條看家犬狗圍住他，他想跑也跑不及了，他被大瘋狗家捉住了。

「好你這小畜種！還想來害人命哇！」大瘋狗家的人打着他的耳巴子。「想跟你爹一樣死，那可不費事！」

宋老方給送到監牢里了。但是，那時候，是個亂馬槍似的世界，軍頭常常換着，縣長常常換着。衙門里的老爺們只知向監牢里送人，老是忘掉提一個出來。監牢里人都擠滿了！看監牢的老爺也記不清有多少人，也不認得誰是誰了。住獄的人一多，也都不帶那種老綿羊頭樣子了，於是，天天夜里有人跑，宋老方也跑出來了。

宋老方一出獄，覺得不當混子沒辦法了，他當了混子，後來，又當了一個小小的桿子頭。
「報仇的時候來了！」他想。但是，三家瘋狗家看家看得很嚴、很周到，他進不去他們的院子。

「捉不住他們的活人，就不能找他的死人麼？」

他一夜，把他們的祖墳都掘開了！把腐爛過的，那一條一條的骨頭摔個滿地，把那沒有腐爛的屍首，用刀砍了又砍，砍得連肉和土都分不清了！這樣，他還覺得沒有消了他的仇氣，他對他的弟兄說：

「把他們那小輩女人的骨頭，跟他們長輩男人的骨頭放到一個棺材里！叫他們扒灰扒够吧！」

大瘋狗家，二瘋狗家和三瘋狗家氣得把宋老方他娘拉到十字大街上，剝了她的衣服和褲子，綁在一根大柱子上。從她的大腿襠里開着刀，一刀一刀零割死了。

兩家的仇氣大破天了。……

宋老方當混子當了近十年，日日夜夜沒有睡過一個安生覺，慢慢心里煩了，對於這事，心疲

意懶了。一天晚上，他偷偷進到劉小辨的家里，對他說：

「我真想洗手啦，可是，」他猶豫着聲音。「俺給瘋狗家的仇氣沒報，俺們的仇氣也解不開！」

劉小辨像對一個老相好談着私下的家常一般，勸着，說着，一直談了大半夜，兩個人覺得啥話也沒有說的了，對住跳跳動動的小燈頭沉默起來。

「你要在上門，你的事，我担保！」劉小辨說。

「可是，俺的仇氣，……」

「那有啥？」劉小辨說。「給他們直說去！咱只要不挑他，他們要是再挑咱的錯，我擋！」

臨明的薄薄的光亮站在窗紙上的時候，宋老方慌慌張張的走了。三天以後，在一個狂風打着瓦響的深夜里，他又來到劉小辨的家里，他當下給祖師爺磕了頭，學了「天靈靈，地靈靈，……」的咒法，喝了三道黃裱灰，他算是紅門里一個大徒弟了。

以後，他慢慢的也走在大街上了。

平平和平的，十幾年的時光，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頭髮尖上，眉頭上，眼角上，嘴巴下，記着記號，劃着印，跑馬一般，過完了。

x

x

x

x

宋司令——宋老方師傅，回到自己的村上，把蓋着大紅印的招兵旗子在十字街口一插，先在自己的柴草園子里支上三口大鍋，覺得自己這司令，從這會真成了真的了！「誰不信，誰看看旗子下那塊大印？」他想着。但是，當司令和一個收戶主當家一樣，鍋門一支上，就得要糧食，人一來都給他要飯吃！他想了想：就地催銀丁，頂快也得半個月，能賣自己的田地麼？但是，能爲

了這不幹這個差使麼？孫三弟說過，這是個抓實權的事，一有了兵權，到哪吃哪，說啥做啥，縣長看見也是嚇得發慌哇！他挖着心思慮着這個作難的事。一思想到了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狗這三家財主身上，天說，他們是他的大仇人。他馬上差人給他們送了個信，信上說：

「啥話也不用說，你當下給俺磨幾石麥子送來，要不，俺可敢把你的啥都充公！……」

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狗都沒料到這事，都覺得他們這種仇氣放了十幾年啦，雖說誰都不理誰，但，誰也沒找誰的差錯呀？誰能料到宋老方在這時候又來這一手呢？他們着了慌似的商量着。大瘋狗說：

「他又記起仇氣啦，他又找起咱的事來啦，像當初，咱可爲啥不挑錯殺了他？」

二瘋狗愁眉愁眼的吸着煙，咬着煙袋，說：

「是呀！那時候，咱爲啥傻着心眼？」

「那要殺了他，這會還說啥？」三瘋狗說。他和他們發着深深的同感。「那時候誰料他，他還敢再挑咱的事？」

三個人都沉默了。好像他們都覺得自己太傻瓜，心里顛顛的後悔起來。他們兩手抱住臉，臉對住脚尖，納着悶。

三瘋狗臉對着地，苦心苦腦的自語一般，說：

「也許他不是報仇，要報仇，他不早害咱了麼？」

「呃……！」大瘋狗說。他的頭仰起來，抱着臉的手放在膝蓋上。「親家說的倒是理。」大瘋狗說罷望望二瘋狗，二瘋狗沒答腔，大瘋狗又說：

「我看是這：他跟咱心不合，辦啥事，想叫咱吃虧吃前頭就是啦，可是，這一時，咱不能

得罪他呀！」

「孫大麻子要撐他的腰，咱還有啥話說？」二瘋狗說。

「幾石麥子白送給他吃麼？」三瘋狗問。

「那還有啥法？」二瘋狗又說。「要不送，他對孫大麻子一說，孫大麻子又是他的拜把子仁兄弟，這不又是事麼？」

她們商量了老半天，麥子到底送去了。

送麥的是三個瘋狗家的大撐櫃和種地戶，一見宋老方想把他撐櫃的意思交待幾句話，但是，沒等他們開腔，宋老方就說：

「光送麥叫俺怎麼吃？」他用眼瞪瞪他們。「你那撐櫃的真是大糊塗蛋！回去對他說，叫他各送五百個高糧桿來！」

一個家伙嚇得呆了一陣，望一望他的同伴，顫着嗓子說：

「俺那瘋狗撐櫃的家光收地租，哪有高糧桿吶？」

「他沒有錢麼？」宋老方說。「錢不會買麼？」

宋老方家里安上鍋灶，招兵的大告示就黏出去了。那告示上寫着：

「……要想吃飯，都來當兵，管保有吃有喝有錢花。要帶來五個人，當朋頭；帶來十個人，當排長！誰能先拿出二百塊錢（以後還他三百塊），誰當連長，拿出五塊錢，當營長，……」

村里人不能看見這個，一見這個，很多人都動了心。一天到晚啥事也不想的人，心眼里也覺得癢癢的，一跟人說話，就說：

「人家宋師傅真當司令啦！看人家那告示，跟人家去混事不吃虧咧！」

村里那些混在街面上的人，比如說，跑腿做小買賣的，當硬脖子經紀的，到外邊作過事的，天天沒事，喝過酒罵街的，……也都覺得這是自己出出頭的日子，當官去，不費啥事，又可光面一輩子。於是，邀着人：

「先去吃幾天好的，總準頭吧。」

天天混在佛堂里的那些人，一集到佛堂里，就興旺旺的大談着：

「老師傅老徒弟，到那還不給一個好事麼？」

他們扛起紅纓槍，像去到哪亮槍去一樣，排着整整齊齊的大隊，擦得亮晶晶的槍頭閃幌着，心里帶着一斗好心勁，就去了。

做莊稼話的年輕壯漢子，不能聽大人的一句難聽話了，家里的大人要說一句啥事沒作對，他就擰起脖子來，臉上掛出再也不能忍受的勁頭，說：

「煩了，我啥活也不作啦，我去找宋老方當兵哇！」

宋老方的得心大徒弟，頂頭親戚，師兄弟，前前後後的老朋友，拐彎磨角的老相好，都帶着人，帶着喜奮奮的心來了，找到宋老方就說：

「這該叫我當個啥官？——可不要屈我的才幹哪！可不要把咱這老相知摔在後邊哪！……」

宋老方當混子的時候一個拜把子的生死相共的老朋友，仗勢拉嗑的說：

「憑你的良心，大哥！你該給我個啥官？」

宋老方想也沒想的樣子，和他們在一塊混事的時候一樣，慫慫慨慨的說：

「那有啥話說，你當團長囉！」

那家伙一下子把臉歪到宋老方的鼻子前邊，瞪着眼睛，很不服氣的說：

「啥，大哥？叫我跟你差那麼遠麼？」

宋老方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和多少官長了！也許官長比兵還多，但是，誰能知道誰是啥呢？要不是官長們胸脯上都綴着一個紅布條子，那真認不清。但是，這也沒數哇！一句話，官當上了，紅布條綴在胸上了，誰還記得這個官呢？反正有那麼一村子亂轟轟的人，反正，要有五個人在一塊，總有三個紅布條叫風掀飄着。

宋老方啥事也不知道，倒常常聽人報告：

「各個鍋里飯，都不够吃，又該添鍋灶啦！」

「再支幾口鍋！」他說。他又忙別的事了。

全村里，能齊人的地方，鍋灶都支上了！大廟里，各家的柴草園子里，寨門底下，街上的驛馬店里，打麥場里，……鍋灶冒着煙，坐着站着的人圍着，拉着閑話，好像人都是專等着吃飯似的。

一會，又有人對宋老方司令說：

「沒有吃的啦！燒的也不够啦。」

他那一支嗓子，發着不變樣的聲音，說：

「派人到瘋狗家要去！」

瘋狗家成了宋老方的大支應局了。他們越吃得越多，哭得多，三家瘋狗家越不敢說一句差路話，他們三家天天商量，天天緊着心咬牙，但是，看着那麼造反似的一村人，他們不敢有二句話說，他們送，他們哭哭啼啼的託人訴苦，後來，覺得真是沒有辦法了，三家商商量量，使着馬車，帶着全家人逃到城里去了。

宋老方一聽說這事，氣惱了。他拍着桌子，說：

「他們還想和我記仇，好哇！」

他惱憤的沉默了一會，好像是在想他的辦法似的。

「操他的家！把他三家都住滿人！」

但是，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狗家的糧食墩，都空着那圓圓肥肥的大肚子。所有的糧食，連那幾年沒動過的大扁墩里的老陳糧，也被吃得光啞啞的了。

宋老方很覺洩氣，眉毛緊緊皺了一下子。但，他忽然想起了他孫三弟的話：

「到各村去催銀丁！限他三天交來！」他喘不過氣來似的。「誰家交不到，問他村正副的罪！」

亂馬槍一般的鄉瓜子老總們的人馬，帶着杖勢扒喳的勁頭，成羣大夥的到各村里去了。……

x

x

x

x

又要開會了！趙中興一心想作一個有斤有兩的提議，一心想叫大家驚佩他這個提議。並且，他想一句話說出來，叫大家再也沒有啥話說，都興奮得紅着臉來贊成他，那該是一個出頭的事呵！自然，這個提議，一定得從整個的政治局勢里正指着他們眼下的工作方向，換上他自己想好的那句話，就是：鬥爭的路線。但是，對於宋老方招兵買馬這行頭，他想也沒想出個好意見，正和他們前兩天開過那兩回會一樣：要說宋老方是軍閥，他那出身可跟沒地沒土的莊稼人一樣哇！並且，他跟那老鄉鬻瘋狗家有仇，他專吃瘋狗家那大戶。要說他不是軍閥吧，他是給孫大麻子當走狗，替孫大麻子招兵，而他，又不是來迎接革命軍，又有一個「想當官的軍閥思想」呀！

他在操場里走着，想着，越感覺得越納悶。

趙中興走到崔老師房里去，好像一個軟頭眼子人對他的一個體面親戚說他的作難事一樣，他搓着他的問題，沈沈悶悶的聽着，響着鼻子哼着。有好半晌，他才走出來。

趙中興走出崔老師的屋子，還是覺得把不準頭這事，想了又想，自己還是想不到一個硬硬邦邦的意見。

他又走到那月光填滿的，黑灰灰的大操場里去了。

崔老師的話，是真的：宋老方本身是個大壞蛋，可是，他手下的那些莊稼人還是很好的，說是革命力量的好羣衆也不算過大。宋老方是有發迷的軍閥思想，可是，跟他的那些莊稼人，可沒有一個不說革命軍好，沒有一個不盼着革命過來。——這不是一個又對又好的分析麼？

「沒有問題！」崔老師帶着興奮的心勁說。「莊稼人不用爭取就是好羣衆，宋老方也不是不能轉變哪！」

趙中興並沒有覺得這個說法不對，但是，他心里總是枯枯皺皺。想道：

「那個家伙，怎麼才能叫他轉個臉？……」

這一想，他對宋老方的惱氣，接着湧到心里來了。他滿心覺得宋老方是個革命的敵人！要不是他，要不是他當司令迷，這會，革命不成功了麼？革命軍不早來到了麼？那時候，自己不是因為這一場大功勞，吃起香來了？我，俺姐夫，宋麻子和許多同學，不都要站在別人前頭麼？把所有的莊稼人組織到一塊，成爲一個廣大無邊的革命的真正隊伍，站在那隊伍的前面，說一句話，那隊伍暴吼的吶喊的響應着，那該多麼有勁呵！那有多麼大的意義呵！可是，宋老方把革命破壞了！宋老方不光該打倒他，並且，該殺死他。但是，趙中興只覺得可惜那莊稼人，他好像覺得一

打倒宋老方，那麼多莊稼人各自散夥回家，太捨不得了！他又壓住了他的憤惱的心情，嘆了口氣，又沒辦法似的納起悶來了。

他歪着脖子，看着那跑馬似的月亮，呆了一陣。

他心里暗暗爬上來一股敗興味，自己忽然覺得自己啥都不行了，身上打一個小小的冷抖，一陣沒勢打拉的感覺馬上擒住他，臉上覺得真發燒。

他的心也跳起來了。

他自己並沒有叫自己動一動，他的腿就摸索索的，軟軟的，抹里濛濛的向自習大樓邁着步。他好像覺得自己應該多多看幾本書，幾本好的社會科學書，但是，他並沒有這麼想。這會，他什麼都沒有想。光是默默的邁開脚步，光是默默的離開黑灰灰的，死靜靜的大操場，……。

半晌，他開始用兩個鼻子嘆了一聲長氣。

死靜靜的一顆心，慢慢的開始了活動，空敞敞的腦子里開始上路想件什麼事，而這會，他又想到了自習以後要召開的會議，想到了他的提議，他的誰也不能反駁的意見，……他吸了一口氣，遲疑了一下子，眼睛閃閃的翻了兩翻，隔着密密的樹葉子的月亮，又和他對住眼睛了。

「總得有個圖圖意見！」他心里嘆嚷着。「對宋老方，不跟他合夥，就得打倒他！」

這一會，他正是站在教務主任的窗口低下，他隔着玻璃窗格，立起脚尖向里望一望，教務主任兩手抱住臉，想着單一的心事呆着。

他忽然覺得他應該跟教務主任談一談這事，他輕輕推開門子，害怕驚動他似的，他躡手躡腳的走進去。

趙中興坐在教務主任的床沿上的時候，教務主任還在凝神的對燈呆着，一動沒動。

「老師！……」

教務主任的硬腰板，一下靠到椅背上，掛出一臉驚慌的氣色，問道：

「你啥時候進來的？」

「剛才。」趙中興笑一笑說。

「我正在想像現在的政治局勢，」教務主任那個長脖子挺得高高的，啞了啞嘴說。「這會，南邊的情形，真是吸引人心哪！」

「你看這形勢很好麼？」趙中興問。

「好。」教務主任啞啞嘴說。這話好像說得很甜，很有味道似的。他的手揉了揉心門，又說：「革命軍的政府，確實是人民的政府，所定的新辦法，新政策真好！」他又啞啞嘴。我看革命軍那勢頭，要來咱這，說到就會到！」

趙中興對這事不太感興趣似的，沉默一會，問道：

「在咱大名，對宋老方……」

這句話，好像久久壓在教務主任心窩里的仇氣事似的，他一下站起來，發着急，說：

「你爲啥不掀起反對宋老方的大運動？你爲啥不打倒宋老方那種土匪行頭？」

教務主任一手按住他的心門。停了一會，又說：

「革命軍極端反對這事：反對壓迫莊稼人和盤剝莊稼人，反對苛捐雜稅，看宋老方，這會反動得成個啥東西啦？不先打倒他，還怎麼迎接革命軍？」

「可是，崔老師還說要爭取他咧！」趙中興報仇似的說，好像這一句話作了他的好根把。

「那他是沒看清事！」教務主任說。「你是沒有上過宋老方的大當麼？」

「是呀！」

教務主任噎了噎嘴，忽然沉默起來了。他那按着心門的手揉了兩下子，壓住聲音又說：

「孫大麻子可撐宋老方的腰，他是個土匪出身，啥都不懂得，這事可真不能太莽壯！」

下自習的幽洋洋的鐘聲，忽然響起來了，自習室里樓板和桌椅的聲音亂慌的響一陣，接着是吵鬧和大唱的噪聲音把學校填滿了。

「俺還要開會。」趙中興站起來說。

「好好討論也好。」教務主任噎着嘴說。「不妨盡量討論！——可得把環境也算在內！」

趙中興走過以後，教務主任在房里坐不住似的，挺着硬腰板站在甬道上，對着黑塔塔成的羣大夥的學生們喊道：

「你們一勁吵叫是幹啥咧？黑天半夜里還唱啥歌子？非叫人家知道你是學生不行？」

第九章

備銀丁的那些鄉瓜子老總，一走到村里，新生生的樹枝拐棍拉得慢慢的，脖子就挺起來了。他們很得意的提着脖子，大模大樣的走着。看見人好像他們不願理誰一樣，一直走到十字街里去。

他們在那頭號的大飯鋪里坐下，很應份似的，帽子一放到桌上，便道：

「先來四兩！」

喝酒把眼圈都喝紅了，話也多了，興狂的心勁混身都裝滿了。

「你還有啥好吃？——雞蛋炒餅吧。」

乾拉拉的嘴唇沾上一層油，蹩拉的噙上烟捲，烟捲弄得油糊糊的一大截。

嘴角歪着，煙捲噙着，對飯鋪撐櫃說：

「上你村早賬吧，俺有公事！」

飯鋪的撐櫃白拉他們幾眼，一句話也沒有說的，眼看着他們提着膀子的走了。

他們一走，飯鋪的撐櫃很不服氣的神氣，自語道：

「再裝樣，也裝不像縣衙役的重孫子。」

那些鄉瓜子老總找到村正副，兩手把新樹枝拐棍在地上一拄。說道：

「快給司令上銀子！要不，俺可有公事。」

「上，上，上，」村正副帶着嚇破胆的樣子說。「你給司令說，俺不會不上！可是，求你幫幫忙，咱們都是三里五鄉的人，遲幾天吧！」

「一天也不興遲！」鄉瓜子老總拿着很大的架子。「就是咱們都是親戚朋友，俺也不興不按公事辦！——俺是給誰家說媒的麼？俺有公事哇！說那話做啥？」

村正副們牽起毛驢，毛驢上駝着錢，給招兵司令上銀子去了。並且，他們去見了宋老方司令

宋老方司令學着那大人物頭的樣子沈着氣，拉着臉，半晌才抬起眼睛來。問道：

「給你限的是哪一天？」

「前天個，司令！」村正副們答。他們的腰板像大風刮的老樹一樣，挺挺拉拉的彎彎腰。

「爲啥晚送兩天？」

「你還不知道咱這的莊稼人麼？」村正副們勉勉強強的笑一笑。「給誰家要錢可沒給他送錢容易呀！，就排門走一遍，司令，也得天巴子呀……」

「我不管那，」宋老方搖搖頭。「打他八十棍！」

一句話把村正副們嚇傻了。他們的頭木了一下子，腿軟柔柔的，很想跪下去。他們的眼緊緊眯幾下子，心里一怕，肚里有話也說不成了。

「打你還得罰你！」宋老方司令說。「遲上一天銀子，打四十軍棍，罰一成銀子，晚上二天，打八十軍棍，罰二成銀子，……誰不按時候送。我可不饒誰！」

村正副們帶着一張哭臉，拉着一雙硬邦邦的打傷的腿回到村里去，村里人，都爲這想不到的事，又吃驚又發惱的唧唧喳喳起來。有人帶着生氣的聲調說：

「都是自家人，不看一點面，以後不給他上半個錢！」說話的人憤里憤氣的停一下。「要都想黑良心，那還說啥？」

「對呀！」有人答腔說。「可是，你敢說不上銀子麼？刀把這回是人家拿着哩，誰敢說啥？」

沒過三天，鄉瓜子老總拿着白桑棍子，棗棍子和新樹枝拐棍又下鄉來了。他們在飯鋪子里吃得飽飽的，喝得醉薰薰的，又找村正副去了。

村正副趕緊措起錢袋，托着算盤，挾着地了銀子冊，挨門排戶去收錢。第二天，又牽起小毛驢，小毛驢駝着錢，送到招兵司令宋老方手里去。

可是，村里的正項銀子沒上完，罰款也攢上來了。大大小小的約莊，上錢上不完了。村里的窮富人家，都覺得光上錢也不中了，錢是上不到頭了。但是，不上錢有啥好辦法？沒有。於是，人心都氣惱了。

村里的人一看見那拉着棍子的鄉瓜子老總，狠狠的瞞他們幾眼，嘴唇上就罵道：

「這些龜孫又來啦！怎麼就不會害場病死麼？」

混在街面上的人，敲敲眉頭，向那鄉瓜子老總打個冷冷的招呼，說：

「吸袋烟吧。——又來催款項麼？」

「按公事辦吧。」鄉瓜子老總說。

混在街面上的那些人搖搖頭，沒滋拉味的嘔嘔嘴。

「你叫宋司令帶着刀子來，也催不走一個小子啦！」

「公事……」

「莊稼人的腰都伸直啦！殺俺也殺不出錢來啦！」
鄉瓜子老總掛着一臉硬氣氣的神氣，瞇眸瞇眸的望他們兩眼，一句話也不說了。看那付樣子像說：

「看呐！不送白花花的銀圓！……」

鄉瓜子老總又拉起手棍，挺着脖子向十字街里走去了。好像他們不擺出一個架子，恐怕別人不知道他是來辦公事似的，心里總覺得不夠勁，也不過癮。要不拿個架，不跟在家時去耍豬賬，頭牯錢是一樣麼？

他們一走進飯鋪，飯鋪里的撐櫃先說道：

「是不是？俺不記村里賬啦，俺村里人罵都罵死俺啦！是不是？俺不能照你說的辦！」

「爲啥？」鄉瓜子老總生着氣。

「爲啥？」撐櫃歪着臉。「你看看那賬本！你通共來個十八縳啦，你看看你吃喝多少錢不？……」

鄉瓜子老總性子發火了，他們氣得滿臉漲着青筋，很想一下打壞他的鍋和碗盤，但是，屋子裏集了一屋子黑虎虎的人，人們亂嚷嚷的吵着，罵着。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想打一架也找不着一個對手，掂起他們的手棍，向外走着，說道：

「銀子俺不催啦，公事也不辦啦，俺回去跟司令說，看你村里能吃得了不？」

「你不催銀子正好哇！」

「你把司令叫來，能不說理麼？」

鄉瓜子老總裝滿一肚子氣，走回來了。他們覺得：這事要對司令一說，非把他村上的人殺上

幾個不行！太叫他們丟人了，太不知道高低了。他們對司令報告道：

「俺催那村上，非洗它不行啦！」

宋老方司令不明白這句話是啥意思，生着氣，說：

「你說爲啥？」

「那村上沒有一個不想抗公事，沒有一個不想抗繳銀丁！」鄉瓜子老總停一下，翻了翻眼睛，好像在思慮他是不是要把飯鋪里那事說出來。「他們還想打俺吶，司令！」

司令一拍桌子，頭都氣漲了。

「誰敢！抓他們村正副！」

村正副帶到宋老方司令的臉前邊，司令用眼望他們望了半天，問道：

「爲啥你不背上款項？」

村正副顫了顫嗓子想說話，但被一個鄉瓜子老總一脚踢住腿彎子，他跪下了。

「跪下說話！」那個鄉瓜子老總說。

村正副想哭的樣子回頭望望他，像受欺的孩子一般，裂了裂嘴角，說道：

「司令！你到村里去看看。司令！家家戶戶喊窮叫苦哇！」

「那就不給我上款項麼？」司令又問。

「不是，司令！」村正副搖搖頭。「要莊子要地要東西，家家有哇，司令！要是錢，司令！

殺了俺，俺也要不上來一個啦！」

「有地有東西，賣了不是錢麼？」

「可誰家有錢要？」

「你混蛋！你真是個混蛋！」宋司令連連拍着桌子罵。「你挑着話來對我說！這不是叫你來跟我打官司，說理！把他押起來！把他也拴到二瘋狗家那大牛屋里牛槽上去！」

「不行！」宋老方那個作過連長的四叔叔說。「那拴滿啦！」

「拴三瘋狗家的牛槽上！」

村正副那一雙嚇呆的傻眼瞪着，盯着宋老方司令。他想說幾句求饒的話，但是，他心里慌跳的，覺得糊里糊塗想不準說啥好。等兩個鄉瓜子老總架住他兩條胳膊，脚尖踢着他的屁股，催他站起來走的時候，他心里一衝動，說道：

「窻真的下狠心眼麼？」

「你說啥？」宋老方司令張起兩眼問他。

他忽然感覺他的話說錯了，趕緊又說：

「沒說啥，司令，俺說，你作大官啦，你都不想咱鄉里留個好麼？」

「你真混蛋透頂啦！」宋老方司令像狗一樣，縱着鼻子叫。「俺不殺你，就是好！」

村正副嚇得心里一陣跳，傻了半晌。隨後他又搖搖頭，嘆了口氣，啥話也不敢說了。

宋老方司令氣得臉肉都跳起來了，堆在心里的一股惱憤氣，使他的心一直在顫着。……

x

x

x

x

宋老方司令站在大瘋狗家那堂樓台階上，對住他那站滿一院子的當村正副的大徒弟，一句話也說不成了。他踏腿站着，撐着雙手。他的兩眼望住那一個一個像老南瓜一般的頭頂，氣楞楞的呆着。

「瞎叫這羣人拿餉錢啦。」他想。

他覺得這羣人一個一個都是菜包貨，叫上銀丁都上不來，那還有狗屁用？他埋怨他自己沒有看出來這羣人是一些呆虎，他不該聽孫三弟的話，都叫他們拿餉錢！他們跟別的村正副不是一樣麼？比不拿餉錢的村正副並沒有多上一個錢呀？他心里很生氣，他想大罵他們一頓，叫他們肯把自己的赤紅的良心拿出來。

但是，他又覺得他罵得够了！眼望着那些老南瓜頭，望着那些紅赤赤的紅署臉，望着那些受屈的，作難的，看起來一點也沒出息的一個一個的死樣子，他那心里又敗起興來了。他覺得這羣家伙沒福氣，眼看就有好差使來到頭上啦，而他們連銀丁都催不上，他們也不帶心勁，這不是優透的傻瓜麼？

宋老方司令搖搖頭，帶着沒辦法的心情，想到：

「狗活一輩子也該吃屎！……」

站在宋老方司令身後的他那個當了旅長的老相好，縱動的鼻子牽着兩個嘴角，說：

「啥話也不用說啦，我早就看透了，對莊稼人，非抬走他的人，是不肯拿錢的了！」

「是呀」人羣里，一支尖聲音響着。這聲音好像在噪眼裏悶了好半天，一下衝出來似的。「莊稼人。拿都拿不出錢來，光叫俺上銀丁，俺可有狗屁法子？」

宋老方司令眼也不抬，又搖搖頭。

憨楞的人臉，像大廟院里的神像一般，都傻呆了。

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紅門村正副，看着這情景，心里一股酸，眼睛慌慌亂亂的躲避誰看他似的，映了一陣，兩條淚線就從他眼裏抽出來了。他覺得他冤枉，又覺得他作難，想一想啥事也沒法向前走路了！他哭了。

「司令！俺算對不住你！」他用胳膊擦着眼說。

宋老方司令很大方的又挺起胸脯。傲傲氣氣的望他幾眼，點點頭，說：

「你有良心就中！」

他哭着，又擺了擺臉，說：

「不是那，司令！俺是說，俺不能辦事。」

「爲啥？」宋老方司令張大眼睛盯住他。「爲啥不能辦事？」

「就這會，俺就不能回家啦！」他說。他又用胳膊擦擦眼。「別說俺再給村里人要銀子啦，

俺爹就把俺罵壞啦！他老人家六十多啦，俺能氣死他麼？」

「你就聽你爹那老糊塗的話？」宋司令歪着頭問。

「你別張嘴罵俺老哩，司令！」他伸伸手說。「俺可是摸着良心說的咧！俺爹見面罵俺，司

令！俺能爲這事連他老人家的面也不見麼？不見能中麼？」

「罵你啥？」

「罵俺啥？」他歪着脖子反問着。「那還用說麼？」他停住，兩眼又望望宋司令。罵俺催銀

丁催得不像事啦，罵俺催銀丁催瘋啦！……」

宋老方司令那個老相好族長笑一聲，說：

「這還算回事麼？這還值得放在心上麼？」

「別說那！」他拉起一支長聲音說。他很不贊成他這話似的，又說道：「不管你再說啥，俺反

正……以前老祖宗說過咧，吃鍋里不能再廚鍋里哇！」

「這話一點不假哇！」一個生着蘿圈鬍子的人叫道。

宋老方司令心里一怔，楞了一會。問道：

「你是想幹啥的？」

蘿圈鬍子的人，沒有聽到司令的話似的，嚷叫道：

「你不知道這事。司令！這事真叫俺沒法邁步啦！」他望望宋司令那付呆楞發氣的神色。「俺生在村上、長在村上，俺可不能把村里的人都得罪了哇？」

「這是啥混蛋話？」宋老方司令說。他的眼睛像挖他一般，死盯他一陣。

「你罵死俺，俺也得照實說，司令！」蘿圈鬍子的人說。「你說，村里的人家家戶戶拿不出錢啦，非逼人家賣東西，誰能下這狠心眼？以後還能在村里站不？」

宋老方司令惱懷懷的，扣着臉站着。氣也不喘了。

蘿圈鬍子的人，抓住理似的，很得意的樣子，又說：

「咱們都是莊稼人，莊稼人的事，咱還摸不清底麼？」

他說罷，望一望宋司令。他心里彷彿是想叫宋司令評評這個理。他抖了抖肩膀，好像他把這話一說出來，他的心里就覺得很舒坦的樣子。

宋司令皺了皺眉頭，兩額上的瘦肉摺結成兩個嶺結，鬍子跳了一陣，惱壞了的聲音，叫道：

「你們都給我滾！你們都給我滾！」他的兩眼氣得發暈，小小的火星亂跳着。嘴唇顫了一陣，又說：「我一個也不要你們，以前還給你們餉錢，你們都得還給我！你們想當官，當狗屁！你們都給我滾回去磨牛屁股去吧！……」

宋老方司令回到屋里，罵了半晌，氣還沒消下。心里一陣一陣發緊，嘴唇抽抽的跳着。

「不退我餉錢，誰敢不退？我充公他的家產！這要混蛋菜包子，我不殺他，就不錯！……」

言心里裝了一肚子窩囊悶氣，半天都覺得不順當。而他的那顆生氣的心，慢慢的下沉的時候，他就覺得朦朧懂懂的，不知不覺的納起悶來了。

宋老方司令把一張臉埋在手掌里，一動不動的望着，納悶的心想得亂轟轟的，直覺得一身發焦。

這時候，他那個在城里當過連長的四叔叔進來了，四叔叔站在他的旁邊，兩手捧着烟袋，好像帶着心病一般，慢聲慢氣的說：

「西莊上，有個人要見你。」

宋老方司令那痛快的眼睛翻兩翻，說：

「見我做啥？」

「他沒對俺說。」他四叔叔說。「他和站崗的可爭吵半噲啦。他非要見你不中咧。」

一個五十幾歲的老莊稼人戰戰抖抖的站在宋老方司令的門口的時候，他和見那些村正副一樣，沈着氣半天，沒說話。後來，他把兩條眉毛揚一陣，問道：

「你是來做啥的？」

老莊稼人站不住似的，顫着身子，想笑一下也沒笑出。

「俺來找俺孩子，司令！」

「你孩子做啥？」

「給司令當兵！」

「當兵不好麼？」宋司令說。「當兵不比種田好麼？」

老莊稼人抖抖肩膀，想說話，嗓子覺得乾拉拉的，心里覺得有點發慌，沒有說出。他的兩眼。

慢慢離開宋司令，慢慢盯在樓板的頂子上，他像是在思索，但，他什麼也沒想。他不願意一下子把話說出來似的，他覺得沒勢拉渣的，兩條胳膊不知道放在那里好了。

宋老方司令望住他，說：

「叫你孩子當兵，你回去吧！」

老莊稼人死望住樓板，搖搖頭，說：

「不，俺不咧。」

「爲啥？」宋司令放大聲音說。他望他一陣，又說：「他要能辦事，我一準叫他當官咧！」

老莊稼人把他的眼睛慢慢從樓板上拿下來，望了宋司令一下，趕緊又盯到門後去了。

「那是您的好心，司令！」他說。「俺可說啥也得把俺孩子叫回去咧。」

「那爲啥？」

「不爲啥，司令！」他說。他那一對死呆呆的眼睛望住宋司令。「你不知道，司令！當這兵，村里可人人罵咧。」

「誰敢！」宋老方司令一下跳起來。

「誰不敢？司令！」老莊稼人反問道。「催捐上糧，弄得人人心痛，誰不敢？」他望住宋司令停一會。「那是你不知道，司令！村里人可早就罵到八輩祖宗啦！」

宋老方司令心里覺得很惱，但他想不出一句話說。

宋司令的四叔叔抱着煙袋，很關心的歪着脖子，向老莊稼人走近幾步，擺着臉問道：

「您說這話是真麼？」

「您要不信，您到各村去問問？」老莊稼人說。「那可真不像個話，啥話，宋老方的兵都是野老虎生的，見人都吃，誰當他的兵，算誰沒有好祖宗！這話，您聽聽，這話還有法聽到耳朵里去不？」

「你胡說！」宋老方司令氣得牙都咬住了。「誰敢胡說，我可殺他！……」

老莊稼人搖搖頭，又說：

「光殺也不行，司令！啥事，殺這個人，那個人不能會說好。」他啞啞嘴，伸起脖子，像喝酒一般，咽了一口唾沫。「就這回事吧，村里人都說：『啥時候都盼咱這地方有個大人物頭出來，一出來，好減捐稅，可是，盼了幾年盼出個吃人的老虎，這真是黑心事哇！兔子還不吃臥邊草哩，他就專吃自家人！』」這話，您去打聽打聽！……」

「你滾去！」宋老方司令指着他的眉頭罵他。「滾出去！」

老莊稼人一下給嚇楞了，他的眼睛優優閃了一陣。

「您不信，司令！不信就散吧！」

「滾！」

老莊稼人抖一抖膀尖，又說：

「叫俺走，叫俺孩子走不？」

宋老方司令不理他。他又說：

「要不叫俺孩子回家，司令！俺願意死在您這，俺也不願意聽村里那些話！」

「你滾出去！」宋老方司令又罵道。他向他走過來，一下把他從門口摔到台階底下來。「你滾！……」

老莊稼人兩手扶住台階慢慢爬起來，喘一陣驚氣。他的發紅的眼珠望住高高的樓門，說道：「您真不說理啦，司令！俺這一片好心，您當成狗肺啦！您要叫俺跟着您挨罵，這是爲啥呢？」

宋司令的四叔叔跑下台階來，趕緊扶住老莊稼人的一條胳膊。說；

「您可別跟他一樣。唉，這種事，……」

老莊稼人望望他，也感嘆得嘆了聲氣。

室樓里，宋老方司令那大罵的聲音，又把他們嚇得驚驚的發楞了。

「人人都是糊塗蛋！……」

x

x

x

x

經天躺在樹蔭底下去睡覺的鄉瓜子老總，不知道心里都是裝滿了啥事，忽然，都睡不着了。人人的心上掛着一塊丟不掉的硬石頭，化也化不開似的，總覺得沈重，好像把誰都累壞了。

鄉瓜子老總，兩手抱住雙腿，旱烟袋咬在嘴角上，一坐在一堆，就說道：

「村里的人，都上不起糧啦。」

「不光是那，」一個三十幾歲的黑麻臉說，「要催不上銀糧來，咱這也沒有啥可吃啦。」

「唉。」第一個說話的人，咬着煙袋嘆氣。「莊稼人，可哪經得起這宗事。」

話一到這，就沒法再說下去似的，多半都不響了。接着，是擦着乾噪眼，衝着鼻孔的響聲的嘆氣。大家好像一說到這，誰都在心里掀起一個大心思，誰都覺得是掉到深坑里去一般，四邊摸不着個啥東西，身上感覺一陣空虛和微顫，眼皮一打拉，膝一埋到膝蓋上去，啥話也沒有說的了。

大家是一陣苦苦的，担心的沈默。

「這麼着，以後可怎麼得了呢！」黑麻子的人又說。

「這就不得了啦！莊稼人，早吃不住勁啦！」一個短眉頭大嘴的人說。「你到各村上去探探風看？可沒有一個人說咱司令的好話，……」

「那咱也不會落個好哇！」黑麻子打斷他。

「那還用說麼？」短眉頭大嘴的人說。

大家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好像誰都在等着別人插上句話，等着別人來敲響自己的悶心門。但是，一個接腔的也沒有。於是，那張大的眼睛，又被鬆拉下來的重眼皮蓋住了，沈默又把他們埋沒了。

有的心里想着，並且在笨滯滯的心眼里埋怨着：

「這可算唱的哪齣戲……」

鄉瓜子老總們，像老娘們一樣，整天整夜叫這宗事把心里塞得滿滿的，臉上掛出那麼一付苦心的樣子，嘴唇上不斷嚙嚙着。不管是在吃飯的時候，和睡覺的時候，只要大家集到一塊，那憂鬱顫顫的聲音就響着：

「村上的銀了，真沒法再催啦。」

鄉瓜子老總們就是這麼一個老死架子：一談這事，三番四復的說着自己的一句話，一句話道哪個千萬遍，好像自己再也沒有新意見，又好像沒有把自己心里的話說出來，皺起眉頭，堆着眼睛想一想，有話沒法說出來似的，隨後就連聲嘆着氣。

「唉！」誰的聲音都是一樣，誰的頭都喪勁的搖着。

鄉瓜子老總嘆氣最響亮，說話最亂嚷的時候，是他們中間有人下鄉催銀丁回來，搖頭嘆氣的時候。他們會包圍他，會叫他從頭到尾說一遍大大小小的事。吵吵叫叫的問着，亂亂轟轟的批評着，一陣接一陣的吵破了天。一會，長聲短嘆的嘆氣聲，把所有的聲音埋住了！

鄉瓜子老總的心情，都給弄壞了。

年紀大一點的，家里稍有二畝地土的鄉瓜子老總，手摸着心口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臨明，不聲不響的，連自己的東西也不帶上，就回家去了。

有的鄉瓜子老總，一沒事，就回家去聽聽風聲。一到了村上，村里人跟他有了仇氣似的，歪眼望望他，眼睛里那餓餉餉的光輝，恨他又怕他，誰也不跟他說話，碰了頭，臉一背，默默的過去了。

一走到家，自己的老婆擡着嘴，眼淚堆滿在眼角里，嘟嘟囔囔埋怨着：

「咱不是沒吃沒喝，當那窮酸兵，做啥？」老婆子低拉着眼睛，嘟嘟着。「今天逼莊稼人要錢，明天逼莊稼人要錢，有一個不罵他不？」

自己的老人家，氣得站在院心里跺腳，罵道：

「當宋老方的兵，還不如去偷人家，偷人家，只有一家罵你八輩，你當他的兵，可人人都罵祖宗！你給死在家里吧，你要再回到宋老方那去，我一輩子也不要你！」

鄉瓜子老總們，常常愁苦苦，戰兢兢的，心沈重重的，壓低了聲音，鬧自己的風。有的，偷偷扯一下那個的衣袖，去到一個牆角里，說：

「聽說瘋狗家，上京里去買官兵去啦！」他望望對方。「你看這事！這事你聽說了麼？」聽的人拉拉臉，皺緊了眉頭。半天，鼻子出一聲氣，一句話也沒說，狠狠唉了一聲。

有的富着大家的面，吵嚷說：

「咱這，連飯也快沒吃的啦！」

一句話把一羣發疑的，驚愕的眼睛，吸到他臉上來，他的臉，不動神色的照樣板着，又說：

「真的咧。」

他們那個連長——五畫眉，心里很惱，拉緊臉，說：

「你怎知道？」

「我聽說。」

「放你的狗臭屁！」五畫眉罵道。「你要瞎眼亂說話，可要打你的耳光子！」

那個人的臉氣得紅了一陣，馬上又蒼白了。

「你不信，連長！」他惱着聲音。「你問問去！」

五畫眉的眼白楞幾下子，想說話，四禿子截住他，說：

「這是真事，五畫眉哥！俺也聽說過！」

「那也不能說，」五畫眉說。「誰亂說，打誰的耳光子！」

大家氣憤憤的，裂裂嘴角，縱縱鼻樑，很不服氣似的，沈默了。

大家向着茫茫的眼睛、互相望一望。四禿子把嘴巴放到另一個人的膀尖上，在噪眼里說道：

「聽說，有幾個村子要起事啦。」

聽的人，被烙鐵烙住脊樑似的，猛然打了一個驚心的震顫，兩眼張得圓圓的，呆了一會。說：

「真麼？」

「真！」

「那，咱不回家還說啥？」

四禿子吃着牙笑一笑，好像說他不肯似的。

那個人皺一陣眉頭，站起來。揩着手旋了兩個圈子。

「五畫眉連長！」他沈着臉色說。「這事咱不幹啦。」

五畫眉歪眼瞞他一下。說：

「不幹也得幹！」

「爲啥？」

「當兵是下店麼？願走就走麼？」

「還有啥？」

「下店不給店錢麼？」

那個人埋住臉，搖搖頭。怨怨恨恨的嘟囔一聲，一屁股又坐下去了。兩隻大手，把臉抱緊了。

這一天，吃飯的時候眼看要到了，鍋灶仍然張着一個黑吃吃的嘴，不冒烟，薰籠碗筷也死着沒動。太陽爬上頭頂，又偏到耳光子上去了，肚子餓得響過幾遍了，俄眼看那鍋灶都看心焦了，做飯的不見動手，鍋灶也不見動，人都暈翻了。

好半天，連長們才領了錢回來，說要發錢叫各人買着吃了。連長們還說：

「這錢可吃不完哪！各人剩些錢，稍家里去，可多好！」

但是，鄉瓜子老總誰也不想剩錢了，這話，連聽也聽不入耳了。於是，七嘴八舌的把天都吵破了。

「發錢，發錢還不是沒有吃的啦！」

「是呀！人是官的，肚子是官的麼。？」

「×娘！這還有啥幹頭！」

有些鄉瓜子老總，在人羣的外邊，感嘆着：

「話說一百遍，還是守住莊稼吃飯準頭！」

「那不假！說啥，發完錢，咱是不幹啦。」

許多鄉瓜子老總們，把錢向自己懷里一裝，回到屋里，拿上自己的紅纓槍，槍桿挑住小包袱，嘟囔着嘴罵着，向外走去了。

「你幹啥去？」連長問他。

「買吃的去！」

「不叫你你去！」連長上前抓住他的胳膊。「你不能去！」

「你想餓死俺麼？俺餓着肚子當兵麼？」

第二天，天一亮，哪連的老總都點不够數了。連長們，很氣憤的把這事對宋老方司令說了。

宋老方司令生氣得很想把臉一下敲到一堆去，嘴唇扣得緊緊的，紅漲着脖子，說：

「帶上槍，排着隊！誰跑走，抓誰！哪村不上銀丁，搶他哪個村！……」

連長們呆死在那里似的，木楞楞的沒說話。

宋司令那當過連長的四叔叔，抱住煙袋，戰戰抖抖的走過去，把臉歪在宋司令的胸脯上，慢

「還能作麼？……」

「爲啥不能？」宋老方司令一拍桌子。「你看孫三弟給送來的這封信！孫三弟說他要出個告示，可他准許我願意怎幹就怎幹哪！」

那個連長四叔叔默默的擺擺臉，摸摸索索的腳步，慢死慢死的，退到門後去了。堂樓里，死靜得像個大棺材一樣。

二

鎮守使孫大麻子的安民告示，貼在各村的村心上了。在以前，這地方的莊稼人，很少來管告示這事的。人人心裏不把告示當成一回事，不管納銀子，上糧，支兵，攤馬車，把告示貼滿在街上，可不如衙役來一趟，衙役要一走到村上，那好像啥事都準頭，啥事都要緊，單貼貼告示，那還不是一句空話麼？但是，孫大麻子這回貼的告示，可把人心掀起來了！滿村里的莊稼人，一聽說孫大麻子的告示這事！都跑到街心裏去了！告示底下，人頭排着人頭，眼睛擠着眼睛，嘴唇死死的裂着！眉頭皺着，連目不識丁字的人，也把眼睛死盯在告示上。

「找個人唸一遍吧。」有人說。

「不用唸啦！」一個挂起烟袋向外擠着的老頭子說。「上邊寫得明明白白，宋老方招兵不通上。」

「不通上？」一個驚愕的聲音問。

「您不會看麼？」那個老頭子說。「告示上不是說的很明白麼？」

聽着這話，識字的和不識字的人，都向前擠了一步，站在告示底下的前一層人，貼到牆頭上

去了。有人叫：

「這是搶符三扁食吃的麼？」

人堆鬆了一下子。又一個人說：

「別擠油吃啦！」他睨睨膀子，把膀子伸起來，很想向前一層人招招手的樣子，說：「找個人大聲唸一遍吧！」

前層人，不識字的歪着臉看着識字的，識字的人沒有聽到別的聲音似的，很能沈住氣，目不轉睛的看着，嘴唇嚙嚙着，不斷的罵着：

「看，看那亂要錢的禿種，可該個啥罪！」

當家管地的老婆婆們，像個老鴨子似的拐着步子，也到街心里來了。她們碰到人，就掛出一付過喜事的笑臉，先擄鼻子，問道：

「孫大麻子真不准誰給莊稼人要錢咧麼？」

他們走到高牆上貼着的大告示底下，袖住手站在人圍外邊，粽子腳想立起來似的，對住告示伸伸脖子，老花眼一看見告示上那塊大紅印，心就喜開了，自語說：

「嘿，這誰還敢向咱要錢？」

他們一看見識字的人，趕忙假過去，問道：

「這可不會不當事啦？」

被問的咬着煙袋的一個前清老同生，馬上把嘴上的煙袋拿下來，說：

「這不會假。」

老婆子們心里還是覺得悶的慌，眯一陣眼，又問：

「那上邊，到底是說啥？」

老同生咬着煙袋望望她們，鼻孔里冒着煙，說：

「你不是也知道麼？不叫給那雜七馬八的人上銀了，上雜項捐吶！」

「沒有說宋老方麼？」

「這還用寫他的名子？」

「那他再要錢的時候，……」

老同生生氣一般，歪起眼睛，磕着煙袋鍋，打斷她：

「不給他！一個也不給他！……」

這告示貼到趙頭鎮的十字街上的時候，得了風灘病的趙財主，也用床抬着，抬到告示低下去了，在他心里，他覺得這事早該有了。宋老方派人到趙頭鎮來催一回銀了，就好像繼他身上抽一條筋去一樣，他難受，他咬着牙惱他，一說到他的事，他就瞪着那碎玻璃的藍色眼睛，說：

「在他那里，有一個好人沒有？」——都是流氓橫鬼，都是村里的蠢種，好人，誰幹那事？」

自從紅槍會攻開大名城，——這事，趙財主家可也得算一個有功勞的人哪！趙財主滿心想着：按事說事，中元總會得個好差使幹。他覺得，他家既是這一帶地方紅槍會的領頭人，而攻城的時候，他家也領頭拚着命幹過，還不給個好差使，還有啥話？可是，沒有。可也不光這宗事呀！趙頭鎮的人去攻城，可是他家領的頭呀！村上死了那麼多人，那麼多人家的人哭天哭地的給他鬧，差點打官司動武，他爲了一心想叫中元得個好差使，可從沒叫中元回家來呀！而這事給宋老方送過好幾回信，他却理也沒有理，到頭還是他一家送給五斗糧食，才完事。這一宗事，可叫趙財主傷心傷透啦。

「這還不算，」趙財主經天在心里氣憤憤的想道。「叫俺中元回家來當村正副，這算啥狗屁話？」想着，想着，趙財主氣得顛着手，拍拍大腿，自己罵着：

「村正副，俺當都當够啦！俺要當村正副。俺用去幹那拚命的事麼？」

宋老方當了招兵司令，一催銀丁。又用着中元啦，又用着趙財主家啦！趙財主起初就很生氣，可是，他不能不叫中元去上銀丁，他知道從古時候，抗糧就是個大罪名，他不敢擔當。

「上銀丁不行，他常常對中元說。」「可是，可以晚上几天哪，可以少上點搗搗呀！」

趙財主是個老當家，在家里是個老爨，中元不能不信他的話，不能不信他的話去做。可是，宋老方一當司令，啥理也不說了，手里沒有錢，就催銀丁，銀丁上不去，就對着村正副動軍棍了。

「打！打了再罰！」

趙中元第一次去上銀丁，挨了八十軍棍，兩腿給打裂了。而趙頭鎮的銀丁數，上一回又比不上多了，直到現在，趙頭鎮的銀丁雖說上過八次，可比第一回銀丁數却多了兩倍半。上銀丁成了拿錢去填沒底深坑了！一想到這事，個個人的心痛得牙關都咬緊了。

「這世道，真沒王法啦。」趙財主天天在心里罵。

可是，現在，孫鎮守使的安民告示貼在十字路口了，告示上寫得明明白白不准誰向人民要捐催稅了！這事，把趙財主那生氣的，帶傷的死塔塔的心激起來了！

趙財主那碎玻璃發藍的，瞎過似的眼睛，遲笨笨的閃着，他想親眼看看那告示，那告示上的字和大紅印，但是，他的老花眼被陽光的針刺刺得一陣暈，他啥也看不到。他心里充滿了一股興奮和急燥，他想坐起來，可是，他那碎了骨頭一般的病身子，一動也不能動。他的倉白的臉擺了兩下，叫道：

「中元！先唸給我聽聽！」

中元裝着很有身價的紳士樣子，咳嗽一聲，唸道：

「查自……」

趙財主帶着生氣的樣子，擺一下臉，說：

「不聽這，從半截腰唸要緊的！」

「那不是也寫給你看過麼？」中元說。

「我想當着大家的面，再聽聽！」

中元又咳嗽了一下子，抖抖膀尖，學着老秀才唸書的聲音，唸道：

……

近有不馴宵小，

假借名義搔擾；

任意招兵買馬，

有礙地方治安；

尤以興捐加稅，

人民負擔太重；

如此害羣野馬，

割除實不寬饒；

凡我良民人等，

早應羣起。

.....

「中啦！」趙財主喊叫着。「這就不用再唸啦。」

趙財主興奮得咬住嘴唇想翻個身，但，只那麼扭了一下脖子，對人羣說：

「你們可也聽到啦？」

他不等到人搭腔，又用着命令的聲音說道：

「把咱村上那些去當兵的人家也叫來看看！看他們心里是一種啥味？也唸：.....

這時候，大街上忽然像蜜蜂搬家似的，吵叫起來了。趙財主吃了一驚，愕然發呆了。

三長舌頭彎着腰，慌里慌張的走到趙財主的床頭前邊，喘不過氣來似的，說：

「宋老方又派人催銀丁來啦！」

趙財主猛然把頭抬一抬，顫破了的嗓子，問：

「啥？.....」

趙財主臉上那一摺一摺的白肉皮，抽了一陣，說：

「把他們叫到我這來！」

催銀丁的鄉瓜子老總們，被黑鴉鴉的，叫罵的人羣一圍，心里害怕了，戰戰抖抖的說道：

「俺是你村上。五畫眉那連的咧。」

趙財主翻一翻那瞎過一般的藍色眼睛，白楞他們几下子，聽到他們的聲就發嘔的樣子，說：

「您們來做啥？」

鄉瓜子老總們互相望一眼，笨嘴笨舌的說：

「五畫眉連長說，叫俺來找趙財主。」

趙財主縱一縱鼻子，哼了一聲。

「找他做啥？」

「找他，」一個鄉瓜子老總說。他又望一眼他的同伴。「找他說一說上銀了的事。」

「你瞎了眼麼？」趙財主氣得鬍子亂動着。「你沒看那告示麼？你看告示上說的啥？」

鄉瓜子老總們眼睛都盯在告示上，半天沒動。

「你滾回去吧！」趙財主罵道。「有錢也不能給你！你回去對你宋老方說，就說有告示不叫

俺拿半個錢！」

鄉瓜子老總們不懂那告示。說道：

「司令下告示，就是要錢！」

「你知道狗屁！」

「你先別罵俺，」一個鄉瓜子老總生着氣說。「俺找到趙財主再說吧。」

趙財主裂着嘴角，又白楞他們兩眼。

「找他，他會叫村里人打走你！」

鄉瓜子老總們不知道該回答怎樣的的話了，驚疑的眼睛望了望那黑鴉鴉的滿街人，游游豫豫，作難似的發起呆來。

x

x

x

x

宋老方司令見了孫大麻子，一句話也不想說，他的生氣的眼，也不想看他。他覺得他不够朋友味，他惱他。因為這事，他起早來大名城，想從這，把他和孫大麻子拜把子的香樓摔掉，他不想跟他當仁兄弟了！仁兄弟該是同生同死，而孫大麻子却生法來害他，生法使他丟人！一叫俺催

銀了是他，那不叫催銀了的告示可也是他下的，這不是伸着手，找着打俺的耳光子麼？」他想。他越想越生氣，他一見他，他的臉都氣得發白了。

「大哥！」孫大麻子獸狂着。他抓住他的手，又拍一下他的肩膀。我早就想請你來一趟啦。宋老方司令扣着臉，翻他一眼，沒有說話。

宋老方司令走進自己住過幾個月的大廳里，一下坐在一個大沙發上，兩個鼻孔長長的出了一聲氣。

孫大麻子自己端了茶杯，兩手捧給他，他看見茶杯心厭似的，看也不看一眼，搖一搖手。

「好好在城里玩几天吧，大哥！」孫大麻子响聲說着，坐在他身邊。「你這些天，真是辛苦透啦！」

宋老方司令聽着這話，心里像被火燒了一下子似的，全身發了一陣熱燒，頭上感覺木了一下。他很想在這時候把他的話說出來，把他的脾氣發作出來，但是，他心里緊得連嘴唇也難隨便活動了，好像他的話把矜眼都堵得一點氣也透不出一般，一點聲音也响不出了。

他身上震顫了一陣，臉猛然埋下來了。

孫大麻子趕忙站起來，用手按按宋老方司令的眉頭。

「大哥！你不舒坦麼？」

宋老方司令，笨頭笨腦的搖了搖頭。

「你勞累得太利害啦，大哥」孫大麻子說。他兩手去扶他的胳膊。「你先歇歇去吧！」

「不用。」宋老方司令搖着頭。他這一支短短的聲音，好像是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孫大麻子默默的望他一會，心里覺得很好笑。他很明白他，他早看透了宋老方是個啥樣的人。

，並且，他知道他這回是做啥來找他的。

「帶新兵，可不容易，大哥！我早也吃過這個苦咧。」孫大麻子帶着輕淡無聊的聲音，安慰他似的。「這個苦心事，可真能把人身子弄壞！」

「你別提那啦！宋老方司令搖著頭，說。他放在膝蓋上的手，也搖擺着。你別提啦……」孫大麻子吃驚一般，瞪瞪眼睛，緊問道：

「怎麼？大哥？弟兄出了啥事麼？」

宋老方司令忽然抬起他的臉來，兩眼死死的盯住孫大麻子，嘴唇顫得半响說不出話來。

「新弟兄，可敢出啥岔子？」孫大麻子又問。

「他不敢。宋老方司令喪氣搖搖頭，說。他的眼睛盯住他，像個啄木鳥的嘴一樣，點著頭，盯了他几下子，又說：「你不敢麼？」

「我？」孫大麻子伸起脖子。「啥事？」

宋老方司令拉拉兩個嘴角，一字一句的說：

「是你，三弟！你搬着梯子把我送到廟頂上，你又把梯子搬跑拉！」他狠狠的望他一會。又說：「這是你對待你大哥的本事！」

孫大麻子忽然笑了一聲，說：

「大哥！你要不信我，我把心掏出來。叫你看！上有天，下有地，大哥！拜把子的弟兄同生死沒話說！我要辦過對不起大哥的事，我該對你盟個誓！」

「那告示，不是你下的麼？」

「我不是先寫信給你麼？」

「寫信給我，你就那樣辦麼？」宋老方司令那搖搖頭臉的臉向前伸着。「你那信上寫着你這告示是個啥下法麼？」

「大哥！」孫大麻子叫了一聲，他好像很冤枉，又很作難似的。他忽然站起來，走到他的辦公桌前面，馬上又回過頭來，說道：「你都不知道，各村的老百姓有個啥動靜麼？你看這里，大哥！看有几百個村子告狀！」

宋老方司令不信服這個事，他動也沒動，說：

「有人告俺，你就該拆俺的台麼？」

孫大麻子臉色拉得沈沈的，搖着頭，說：

「不能那樣說，大哥！三個大財主。三個瘋狗家到上邊去告狀，你知道不？上邊要知道，說我連個安民的告示也沒下過，說我對地方治安不力，那咱們弟兄將怎麼辦？」孫大麻子望望他。你說，大哥！咱們要不生法對付對付這事，咱瞪着眼吃虧麼？」

宋老方司令的眼睛向上翻一翻，心里的惱氣一陣一陣的向下沈着，覺着這話說得有理似的，他沈默住了。

孫大麻子向前走几步，很有道理一般，笑一笑，說：

「你放心，大哥！我總不會叫咱弟兄們吃虧喇！」

「可是、這一手可把我拉到坑里去喇，」宋老方司令說。「你想想，三弟！我有几千個嘴，一天吃多少？不叫我催銀了，俺該怎辦？」

「你催那？」

「你一下告示，誰還上呢？」

一句話，把孫大麻子問結舌了，他回答不出一句話來。他的眼睛躲開宋老方司令，向上翻一翻眼皮，他沈默住了。他揩起兩手，想在房子里踱閱步了。

「叫俺丟一個大人，還不算事，」宋老方司令自語着，怨聲怨氣的說。「可以後，俺該怎麼辦？」

「信上不早給你說明了麼？大哥？我下我的告示你催你的銀了！我那告示決不是對你！你幹哪算哪！你把天弄塌，我也不說你有錯！大哥！」

宋老方司令當天趕回村里去了。他回到他的司令部的時候，天早已黑盡了，星星釘滿在暗藍色的天板上，黑暗把村莊埋得不透聲氣，夜靜了。

他把他那些連長們叫到大瘋狗的大院子裏，他想大大的說上一套話，在這套話里，他想說明他和鎮守使孫大麻子的深心的交情，也想說明那告示的用意，但是，他興奮得沒有這種心情了，他耐不住他那個急性子。他看到他那一羣連長們，他生氣似的說道：

「誰說咱不通上，咱叫他以後看！哪村里不上銀了，咱就去搶他哪個村。當兵的誰跑，咱殺誰！你回去對弟兄們說。咱們事都不怕！……」

連長們回去了，夜深了？宋老方司令仍然對住燈坐着，發着呆楞，專心專意等着臨明似的。宋老方司令那個當過連長的四叔叔，輕手輕腳的走進來，兩手把旱煙袋揣在背上，臉伏在桌上，說：

「明清早，吃的可不够哇！」

宋老方司令嘔心一般，皺緊眉頭，楞白他兩眼。

「就你會滲攪喪氣話！不够吃就不够吃！要想幹好差使，就得能挨餓受苦，幹啥事容易？」

第十章

一

五畫眉那一場響亮亮的大話，沒當一點事，他的眼圈都氣紅了，他的肺漲炸得心里難過，他氣呆了。他覺得趙財主太不看他的面子，只這一回小事，只用他說幾句話，他就不肯幫一手忙。特別是，五畫眉這場大話是當着宋老方司令的面說的，這還怎麼叫他站在宋老方的臉前？他以後還有法辦事沒有？宋老方司令還肯信他的話麼？他這連長的差使可怎麼趕下去？他覺得丟人，他生氣並且難受。他一直發着呆楞。

五畫眉挖着心，一件一件的想着他以前對趙財主的事，他覺得大小事，他都對得住他。那時候，趙財主說一句，不管事大事小，他五畫眉可沒有說過一句岔路話，因為這，他落過一身是非，五畫眉可埋怨過他一句話麼？一想這些事，他氣得咬了咬牙。對宋老方司令說道：

「叫我親自回家一趟！」

宋老方司令歪着頭望他一眼，說：

「能弄到銀丁麼？」

這句話叫五畫眉的心很顛了一下子，就像他那痛心的傷口又叫人刺了一槍一樣，他受不住了

• 他說：

「看吧，司令！」五畫眉混身緊得被繩子綑着似的，咬咬嘴唇。「我要弄不來錢，算咱白混一輩子！」

這句話正說到宋老方司令的心里，好像這話在他心里留了好久沒有說出來似的，他傾着聲音喊道：

「是呀！」他的手狠狠打了一下桌子。「咱們要弄不上銀丁來，那還算咱是大人頭不？」

五畫眉帶着跟趙財主說理和算舊賬的心情，發着氣回到趙頭鎮來。他好像看到他村里的人，心里就有點惱，他連看也不想看他們一眼，誰跟他打招呼，他也拿出一付願理不理的樣子，一直走進趙財主家去。

五畫眉一踏進趙財主的屋門，劈頭問道：

「俺以前有啥事對不住你沒？」

趙財主睡在床上，帶着驚心的樣子翻過臉來，傻楞楞的望他一陣，嚟眼里塞着痰似的，說：

「這是爲啥事？」

「俺派人來催銀丁，來先找你俺算看得起你！五畫眉一字一字的沈重的，說。「你爲啥不給俺留一點臉？你爲啥非叫俺丟這個人不中？」

嚇得一直偎着桌角的趙財主的填房老婆，臉色發着倉白，戰戰兢兢的說：

「他是個病人，五侄！啥事都不要跟他一樣子！」她說着，把她的身子慢慢擋到床邊去，就叫道：

「中元！……」她望一眼五畫眉。「他早就不問事啦，有啥事，你跟中元說去不行麼？」

五畫眉不把她看的眼里似的，理也不理她。他像個好鬪的公鷄一般，向前走了兩步，又說

：「你一點人情味都沒有哇！你人頭一當上，連事都不說啦！你覺得你算一份啦！」

趙財主一聽這話，氣惱了！他的鼻子分分的兩下子，連氣都接不上了。他想努着勁回他幾句難聽的話，但是，心里越用勁，他的氣越短，他的話說不成了。

他氣得擺一擺頭，臉色白得像灰牆一樣，說道：

「你別說那，五畫眉！你去問問村里人，誰還願意拿一個錢？誰還支得住？」
五畫眉兩眼白楞了一下子。說。

「支不住就出銀了麼？以前跟縣里就不上銀了麼？」

「孫鎮守使有告示呀！」

「那告示沒說宋司令呀！」

趙財主想一下坐起來似的，抬了抬頭，說：

「沒說他？那是說誰？你認得字不？你也看一道沒？」趙財主把臉避開，自語着，又說：「沒說他，除了他還有誰？」

「那就翻臉不認人？」五畫眉說。他覺得世界上啥理也沒說的了。「那就辦對不犯人的事？」趙財主睡着搖搖頭，不願搭腔似的，說：

「啥事都要對得起你，五畫眉！惟獨催銀了這事，我不能辦！」他說着，忽然又抬一抬脖子說：「宋老方要去的錢還少不？還想把誰家都弄乾弄淨麼？」

「好！」五畫眉踩着腳說。「命該咱村里不平和，啥話別說啦！」他向外走着。「以後，咱村里要出啥事，可別說俺五畫眉不幫忙！」

這時候，中元回家來了，他和他在屋門外碰面，他拉住他的胳膊問着。五畫眉說：

「啥話也別說啦，中元弟！拿不拿銀丁在你！」

五畫眉從趙財主家走出來，心里裝滿了一肚子氣，他很想馬上回去把弟兄們帶來，堵住自己這村子的四門，大搶一邊。但是，自己不願意空着兩手回去，他願意自己說出來的話，都辦成事。他想到佛堂里去，他想和在門的弟兄們去說一說這個事，但是村里的佛堂自從搬回寨牆邊那個小屋里去，早就沒有一個人去了，祖師爺的神位上濺了厚厚的一層土，貢桌上的香樓塔滿了蛛網，那里像一座古坟一樣，在靜得叫人心怕。

五畫眉又想到了撞鐘和敲鑼，但他忽然又覺得這是白費事。誰知道這是爲了啥事？大人小孩一到場，鬧鬧嚷嚷沒頭沒緒，能辦成啥事？五畫眉正在納悶的時候，三長舌頭走過來，看他那樣子，他是想避開五畫眉，但是，五畫眉喊住他。

「三哥！你過來！」

三長舌頭帶着很忙的慌張樣子走過來。五畫眉問他：

「咱村里的銀丁，爲啥不上？」

三長舌頭輕輕的搖搖頭，說：

「這事，咱不摸底，五弟！」

「我看是趙財主家出壞！」

「這種事，能說是哪一個人麼？五弟？」

五畫眉狠狠的瞪了三長舌頭几眼，他不願再跟他說下去了，他很生他的氣，心里罵道：

「你這財主家的光亮帽，豈能不跟他一鼻子出氣麼？」

五畫眉帶着生氣和發惱的心，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他雖說滿心覺得有辦法，滿心覺得逼他向下拉臉的時候，他得罪村上的人也不在乎，但，那總是最後一着，現在。他既然像盟誓一般對

老方司令說他能催上錢來，總不願意再說第二次空話。於是，心里湧起一陣羞憤的抖顫，自語似的罵道：

「不上銀丁，要你們的狗命！」

五畫眉悶着心眼想了半天，覺得應該到村里幾家有地土的人家去說說，按平常說，他和他們交情不錯，而催上銀丁又是一樁官事情，他肯親自去找他們，他們不會也不敢傷他的臉。於是，他走到老福運家里去。

福運嫂子一聽說是催上銀丁的事，馬上嘟噥道：

「把俺殺了也拿不出一個錢啦！姓宋的那個野司令，真把莊稼人害死啦！」

他沒法跟她說，他覺得她啥都不懂，一生氣，連話也不說一聲，就走了。

五畫眉走進二眼子家，正趕二眼子在家修牛套。二眼子一看見他，害怕似的站起來，說道：

「你怎麼回來啦！你不是當官去咧麼？」

五畫眉一說出銀丁的事，二眼子心都嚇沈了！他像對老爺們求饒似的，說道：

「咱弟兄們你是知道的，俺能從哪拿出一個錢來呢？」

「別說那吧，」五畫眉說。「宋司令是咱們的老師傅頭，就算幫忙，你能不幫麼？」

這一句話叫二眼子拿住理了。二眼子不服氣的瞪瞪眼，帶着勁，說：

「以前在門的時候，當師傅的可啥話都說過呀！說紅槍會是給莊稼人除災除害，可這會，」他瞪着眼睛一望五畫眉。「這會可光是給莊稼人要錢化呀！這還能算紅槍會麼？紅槍會能專害莊稼人麼？」

「這怎麼說是害莊稼人？」五畫眉帶着氣，說。

「可光是給莊稼人支錢呀！」二眼子又蹲下來，兩手抓住牛皮套，又想辦法了。「再說，俺也不在紅槍會啦，俺早就不在啦，……」

「你還是不願意拿錢麼？一五書眉擰着鼻子問。

「拿錢？……」

「我回去把隊伍帶來，」五書眉惱臉縱到一堆了。他站起來走了。「看你上不上銀丁！……」

二眼子嚇得楞了半天。

二眼子再也沒有心思修他的牛皮套了。他帶着嚇破了胆的樣子去找趙財主，彷彿非把這事對趙財主說一說才安心似的，他慌里慌張的跑着。

二眼子走到趙財主家，趙財主正和中元，三長舌頭商量着這個事，他一進屋門，就喘着氣說：

「不好啦，五書眉對咱村上也想下黑心啦！」

「爲啥？」三長舌頭問。「啥事？」

二眼子一手按住胸脯喘了一陣，說：

「他去叫他的隊伍去啦！」

趙財主把臉翻過來，說：

「說來說去，咱還得把咱村上的佛堂成立起來。」

「還在門麼？」二眼子問。他的眼睛不以爲然的望一望趙財主。「再立起紅槍會來麼？」

大家閃着兩眼默了一陣。趙財主又說：

「咱這可跟宋老方那不是一個根！」

二眼子鎖住眉頭，想了半天。說道：

「就得那樣……」

x

x

x

x

大瘋狗去了一趟財務局，心里那個滿漲了的悶葫蘆，才算開了口。他覺得他啥事都摸滑牙頭了，他真想發狂！他用手連連摸着自己的眉頭，心里埋怨自己：

「咱怎這樣傻？啥事，咱怎不會拐個彎？……」

他覺得這一下，抓住宋老方的老根底子了。他心里又想發恨，又覺得好笑。他裂着嘴角磕了磕牙齒，鼻子狠狠的哼兩聲，帶着濃濃的鼻音，自語說：

「這回，咱可見見高底了。」

大瘋狗帶着慌漲的心情，把這事告訴了二瘋狗和三瘋狗。三瘋狗生氣似的，說：

「這回咱們可不能饒他！」

這還用說？瘋狗氣憤憤的，想揮起拳頭打桌子似的。「斬草不留根，殺他也嫌不够哇！」

大瘋狗和三瘋狗帶着生氣又發恨心的樣子，好像吵架一般，談着這件事。但是，他們總是聲不離要殺宋老方。好像，他們心里除了想殺死宋老方，別的啥事也不想似的。屋子里，叫他們那種神氣，弄得死死氣氣的，很悶人。

「光說這，做啥？」大瘋狗焦躁着。

二瘋狗和三瘋狗愣了一下。二瘋狗說：

「你有啥話，你先說，親家！」

「這會，各村里人都惱他，」大瘋狗說。「可是，都不知道他的根底，都不敢動！」他翻起

眼睛來，望望他倆。「這事，咱得先叫人，都知道他的根底，他那老虎皮，咱得先給他戳穿哪？」

「那咱撒傳帖。」三瘋狗說，自己覺得自己說到理上，很得意，身子也提起來了。

「那他不知道了麼？」大瘋狗問。

「和他鬪事，還怕他知道麼？」三瘋狗說。「他不知道，咱就不揭臉麼？」

大瘋狗搖搖頭。說：

「不是那說法！」他停一下，又搖搖頭。「反正，咱不動手，這事不能叫他先知道。」

二瘋狗皺皺眉頭又想一陣，覺得這事很難下手似的。說道：

「唉，你說你的吧，親家！你說這該怎麼辦？」

大瘋狗沈着氣，慢慢的說：

「啥事都沒有人嘴說的可靠。叫幾個心服人各村里，找着熟人一說，準保這炮能點響！」

「那還有啥話說？」二瘋狗說。「就按你的辦法就是咧。」

大瘋狗沒聽他的話，同時說道：

「鎮守使以前又下過告示，再有人一說這事，誰還不信是實打實？」

三個瘋狗家把人都派出去了。那些人胆戰心驚的到了村子上，活像一個犂耙頭子，自己只顧小心，一直是提心吊胆的樣子，像個小賊一樣的看着人，死板板的打個招呼，沒頭沒腦，把他的話都說出來了。並且，再三再四的恐怕別人不信似的，說道：

「這是真事！這是俺瘋狗掌櫃親自聽鎮守使說的！」

在鄉村里，那些莊家人一聽說這事，不管是真是假，自己想也不想，嘴傳嘴，就傳開了

•並且，一件事情，每過一個人的嘴，往往又添幾水，往往加上了自己的話，好像，每個人要把自己所聽的原封原樣的說給別人，一點也不吸人，一點也不够勁似的。於是，不到兩天，各村里傳說着：

「瘋狗家要帶着鎮守使的隊伍來打宋老方啦……」
這事，宋老方那當過連長的四叔叔首先聽到了，他覺得不得了。他很害怕。他對宋老方司令說：

「瘋狗家要帶着兵來打咱啦！」

宋老方司令不信這話。但，他愕然問道：

「誰說的？……」

「人家都說，」他四叔叔抱住烟袋說。他向他很近一點。「人家說明天就會來啦！」

宋老方司令沒理這個話，他不信會有這個事，瘋狗家帶官兵，這是胡說，他們指望啥？哪一個兵肯跟他走？想帶鎮守使！宋老方他三弟的兵，那話還不如放屁！他很輕視這件事。但是，從這時起，他的心覺得很沈，他的心裏總丟不開這事似的，咬住他的心根蒂了。

「他們到死，也不會忘了俺！」宋老方司令想。

想到這，宋老方司令暗暗埋怨自己，在以前，很有許多個報仇的好時候，爲什麼放過了他？爲啥自己不早早下個毒手？爲啥留這個死禍根？他用手拍一下桌子，沒辦法似的搖搖頭，說：

「我真傻！……到這會，劉小辦師傅的那句話又到俺頭上來啦！」

他納一陣悶，心裏越想，仇氣越向心裏跑，和大瘋狗。二瘋狗跟三瘋狗的新仇舊氣，叫他的肚子裝不下了，跑到他臉上去了，堆在他的眼睛裏了。

他忽然站起來，扣着牙根，說道：

「和尚跑了，還有寺！燒牠們的莊子！」

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狗家那一院一院的樓房，是幾代祖宗傳下來的呵！那是幾代祖宗的心血呵！那又是幾代以後的兒孫們的好產業呵！那樓房是多少錢蓋的？那是大錢堆呀！可是，宋老方一把火給燒掉了！宋老方走着這麼一條絕路，宋老方是這麼沒仁沒義的人，這件仇恨，用啥可以算清呵！大瘋狗，二瘋狗和三瘋一聽說這事，把臉都氣壞了，心也氣得像一塊石頭一樣緊硬，像一塊石頭一樣發冷。三個人到一起說不出一句話來，三個人的眼睛都氣傻了。

「握起咱的快槍去拚他！」大瘋狗生氣的說。說罷，他的眼皮就重皺皺的拉下來，心裏那股仇勁，像個切頭的螞蚱，亂飛亂撞着。一會，舌根上又響道：

「這會，咱沒他的人多！……」

「那也不能死心！」三瘋狗脖子抖得連脖子也顫起來了。

三瘋狗一下從褲斗裏把他的盒子炮掏出來，扳在桌子上，好像是把他的決心拿出來叫大瘋狗和二瘋狗看一看似的，但是，那槍所發出的破嘴子的響聲，打住了他那一顆氣呆了的心，他很快又把那槍抓起來，抱在胸脯上，歪着頭看了兩遍。

二瘋狗死命的，老牛咳嗽似的嘆了聲氣。

二

黃大牛當那參謀長，淨落一肚子敗興勁，他灰心喪氣透了。他覺得從北平來的那些同志的批評，是閉着眼說出來的胡話，他一想到，心就覺得索索的顫。他的同志們，他的同學們，那種對

他的笑法，說話法，他覺得都是連諷帶刺的給他的不好看，他真生氣！他沒有給自己辯護的話，他沒有法向誰解釋，他也不願意這麼作，這事還是誰不知道的事麼？大家都親眼看着，啥事啥困難，工作一步走不動，還能怨黃大牛自個麼？

「他奶個屁！」黃大牛氣憤着。「咱不唸書啦！」

同學們，特別是他的同志們，對他這個行動很驚異，勸解似的問他：

「這是爲啥？放着書不唸，你想幹啥？」

「不爲啥。」他說。「俺是想回家種地去！」他瞪起他的眼睛，很高傲的樣子望望他的同志們。「這會。啥話也不用說，咱們以後見吧。」

黃大牛他爹，一見黃大牛就想發氣似的。帶着一付不自在的樣子，搭起煙袋說：

「跟我到堂屋裏去，大牛！我有幾句話問你。」

黃大牛他爹在堂屋裏的草墩上坐下來，煙袋挾在兩膝中間，歪着頭說：

「你也不小啦，大牛！你也得想想大人巴結你的苦心。」

「又是這一套話！」黃大牛想。黃大牛不願意理他，但是，他知道，如果他不要，他爹會嚼嚼囉囉說上一天。他心裏厭煩，於是，他着急一般的說：

「還剛到家，又是啥事？」

他爹囊裏囊氣翻他幾眼，下巴向懷裏一拉，說道：

「你還裝傻？爲啥你跟你舅當參謀官都當不好？這，你以後還能作啥事？」

「我跟他根本不是一條路上的人。」黃大牛說。他還想說下去的時候，他爹忽然冒火了！拔着煙袋說：

「你是哪一路上的？你就是會說幾句帶窮相的話！」他爹擰着脖子望他。「我看你唸十幾年書唸得啦！」

黃大牛沒響，他爹又說：

「生下來是個莊稼人的命，唸書也不成。」

「我這就不上學啦！」黃大牛氣憤着。「我這就要在家種地啦！」

黃大牛他爹氣得沒辦法似的，掂住烟袋走出屋子去了。他走到院裏的時候，又忽然站住，歡跳跳的臉扭過來，很想蹣蹣腳的樣子，說：

「我看你以後不受窮才算咧？你以後要不挨餓才算咧！」

黃大牛帶着氣憤的心留在村子上，滿心想作一點事出來，但是，他自己沒有一個很好的下手的辦法，他很苦惱，接着，又覺得寂寞。一離開學校，就好像走到一個荒山上，想找一個說話的人也找不到，想找個人商量一件事，也沒人可商量。村上所有的人，忙的忙，他看不上眼的看不上眼，而那些稍爲沒事的人，一開口他就厭煩，他和他們談不上話，他真想離開家了！但是，他那離開學校，離開他的同志們的一股氣憤的心拉住他，他總得幹出一點事來，才能見人哇！

黃大牛自己覺得自己能幹一點事，自己覺得自己還能作鄉村的工作，但是，村里人窮窮富富大大小小都知道他是個唸書人，都知道他當過參謀長，都恭敬他，覺得他還有學問，但是，誰也不親近他，也許是怕說話說不到一塊，也許是怕他笑話他們老粗，也許他們看唸書人那樣子不順眼，總之，他們不跟他拉近。他雖說自己還肯找個空去和別人談些話，但聽的人總是不痛不癢的答道：

「就是這個話。」

「那不錯」

「你的話，真對！」

別的話再也沒有了。他用了很大的心力，像一個賣力氣的教師講書一般和他們說着革命上的事，說着革命軍，但是，莊稼人並不覺得這是真事似的，雖說他們心里也盼望革命軍，也惱恨北軍，可是，經黃大牛這一說，他們好像覺得這是書上的，他們只是乾乾的，輕輕的笑一笑。有的，總覺得不會有這事似的，問道：

「這事能是真的麼？」

「爲啥不是？」黃大牛說。「這事在南邊正興着呀！」

問話的人，笑着搖搖頭，很有閱歷似的說：

「自古以來，好事輪不到莊稼人頭上。」

在村上，黃大牛很容易拉到攻城和他舅宋老方司令的事。一拉到這事，就像撞到了他的螞蜂窩，他就發惱，並且大罵，在他，覺得村里人一定贊成他的話，他們攻城是想當官哪？他們一當官和奉軍一樣剝削莊稼人哪？這種可惡事，誰不想打倒他，？可是，莊稼人除了搖搖頭，覺得誰也不能信以外，啥話也不說。大家都瞪着那驚奇的眼睛，傻笑着，只覺得他還敢說幾句不平話。而有一些人，心里就想：

「他爲啥還罵他親舅。」

黃大牛天天覺得自己是坐在孤坎頭上，他心焦，生氣。他想知道一點革命軍的消息，但，他不但看不見報，就連一句風傳話也沒有。他真悶透了。他的工作，他覺得他真爲難了！於是，他後惱他跟同志們沒有連絡，他不知道上邊指示他們應該作些啥事？和應該怎樣下手？他想跑同學

校去和他的同志們開一個會，商量一下這問題，但是，他怎麼好回學校去呢？怎麼好去的見同志們？

「唉，一輩子誰也不見，做一輩子活算啦。」他想。

這一喪勁，他忽然想起了王大大。在他心里，他覺得他什麼人都可以斷絕往來，但他心里彷彿捨不得王大大，那是他的好友！那是他的一個好同志！他比他強！他從頭到尾覺得佩服他。但是，自從王大大去叫革命軍，直到現在沒有信，他担心地，同時也想念他。於是，他的心慢慢的顫動，慢慢的卜跳着，他又覺得對不起王大大了。王大大走的時候，那工作是個什麼樣呵？因為王大大信任他，因為他和宋帥傅是親舅和外甥，把他留下來會有好的成績，可是，這工作垮台了！這事也許王大大已經知道了，王大大真要聽說這事，他會怎麼想呢？他若見到王大大的面，王大大會對他說些怎樣的語呢？

「想到這事，黃大牛心里就覺得打抖似的發冷，懊悔一陣，嘟嚕道：

「王大大也不回來，……」

黃大牛在村里住得沒好多天，就像一塊發鏽的鐵一般了！他住得心疲意懶了，！對於唸書，他也找不到興味似的，直覺得自己孤單和苦惱。他無聊，無聊得受不住的時候，他往往和他娘談一些不沾天不蓋地的話。

「娘！」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你看革命好不好？」

他娘看也不看他，覺得這話問得很多似的，說：

「好。你天天說好哩。」

「那我以後要去當革命軍啦！」他擺擺臉說。

他娘翻起臉來，撇撇嘴，說：

「別這樣，你是個大人啦；人家都說當革命軍奉軍會殺頭哩！你別找禍啦！」

有一天，黃大牛正和他娘說着話，他爹帶着興狂狂的心勁走回家裏來，一見他就說：

「你舅又回來當招兵司令啦，你還不去？」

「他當啥我也不去！」

他爹那着惱的眼睛，眼看要瞪出血絲來了。他氣得混身顫着，停了好一會，才說：

「你書不唸。放着官也不當，你光想在家打閉鑼吧！」他接不上氣似的停一下。「好！你不

去，我去！你算不是我的兒子！你以後不受窮才算咧？」

爲着這事，黃大牛和他爹吵了兩天，他爹找他舅去了，他娘對他說：

「你那斃性子真得去掉它，你去找你舅，他還不會給你個好差使幹麼？」

「娘！」他說。「你不知道俺舅是個啥人！」

「他是你舅，是啥人？」

「他腦筋舊死啦，娘！」黃大牛縱着鼻子，裂着嘴角說。「革命軍過來，非殺他不行！」

「別傻啦！」他娘一下氣惱了。「別說瘋話啦！再說，可要打嘴！」

黃大牛在村里，見人就覺得爲難，他在村上，曾經不止一回聽過他舅的壞話，說他舅是好莊稼人的仇人，莊稼人應該一起去打他。可是，現在，人人都知道他爹去當他舅的官去了！他再也沒有話跟村里人說了，特別是村里人問起他這事的時候，他苦惱，生氣。他心里有很多話，覺得不能說出口來，他沈默的搖搖頭，嘆着氣。

宋老方司令一派人下鄉催銀了，村里人碰不到黃大牛的面則已，一見面，就說：

「你的話真對，大牛！你宋老方舅真剝起莊稼人來啦！」

黃大牛總覺得這話是來責備他，是來難爲他和刺激他的，但是，他有啥話好說呢？他有啥辦法呢？當司令的是他舅，當官的有他爹，他能怎樣辨呢？他心里填滿窩囊氣，他覺得受不住，

「娘！」他有一天對他娘說。「俺爹要再不回來，那咱可得挨罵挨一輩子呀！」

「誰去叫他呢？」他娘帶着懊氣的樣子。「你去把你爹叫回家里來吧！」

「我死也不願看俺舅一眼，我不去！」黃大牛說。

他娘拉着長漫漫的聲音嘆了口氣！心里嘟嚕嘟嚕的像禱告似的嘟嚕起來了。

黃莊上的莊稼人，一見下鄉的神氣活現的鄉瓜子老總，扒心似的一向外拿錢，就想起黃大牛說過的話了。人一沾北軍氣就不會好，一當官就剝莊稼人，革命軍要來到，一定不會有這種事。於是，又對黃大牛說：

「大牛！你說過的話，真不錯！」這聲調很後悔。「他吃鍋里又屙鍋里，他剝莊稼人可得過門，可真該像你說那，打倒他呀！」

「那你們會不幹咧。」黃大牛說。他的臉紅醬一陣，他想埋怨他們。

「俺幹哪，就領頭吧，大牛？」

黃大牛心里猛然叫刺了一槍一般，鑽心的痛了一下子，他的身上也覺得很緊，話語乾結在嗓子眼和嘴唇上了。他沈默了。他覺得他很難回答這話。領頭幹這事，這是他很久很久企望着的呵！爲了他能够在同志們的臉前站得硬挺挺的，爲了他能够和王大天一樣都站在別人前面，爲了真正的在工作和工作出點事，他願意領頭幹這事！他是個唸書的人呵！出他的本心本意，他在村里，在這一帶地方，在本縣有點名氣呵！他不能叫莊稼人不信他，以後，還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和

莊稼人在一塊呵，他說過的話，不能叫莊稼人看成放空氣。他需要幹！他敢幹？但是，他的槍頭望着還有他爹呵！他娘也一定反對這事，她一定會哭，會罵他，他真能不認自己的爹娘麼？真不要自己的家麼？他猶豫並且痛苦。於是，他對他爹，心里由埋怨慢慢變成惱氣，遲笨笨的說道：

「你找人吧，有人幹，我就領頭！」

催銀丁的風頭越緊，村里反對宋老方的人也就越多。

黃大牛他娘担心担得連飯也吃不下去了，她心里天天裝滿了恐怕鬧成事的憂愁氣，她那枯皺的心展也不展開了。她心里有點埋怨她哥和她男人，她覺得當官雖說是天底下的一等好事，但，這一道銀丁又一道銀丁，這還有誰說是好官？「因為這要鬧起事來，」她想。「這怎麼得了？」她憂心透了。她一聽到這風聲，就把黃大牛叫到屋里，說：

「你爹，唉，村里人要這事那事，可怎麼辦？」

「沒辦法，」黃大牛掛出一臉幸災樂禍的樣子，搖着頭。「誰叫他們跟莊稼人爲敵？」

他娘趕緊打斷他的話，白拉他兩眼，說：

「你可不能說那話，大牛！那是你爹你舅，有啥事，你可得去担擋，你可不能說心氣的話！」

黃莊上的莊稼人，因為推出黃大牛領頭，叫他出來問村上的公事。村上的銀丁有好幾次沒上一個錢了！宋老方司令起初還不在乎這事，覺得他妹夫的村晚上幾天，看着親戚禮道的面子，並不說啥。可是，後來，一直不見上一個錢，並且，他聽他的催銀丁的弟兄們說，是他外甥領頭不准上，他惱了！

「要是別人還有話說，」宋老方司令想。「你可是千不該萬不該呀！」

宋老方司令把他妹夫叫到臉跟前，很生氣的說：

「你村上的銀丁不上可不要緊哪，可是，咱大牛領着人反對我啊！」

「咱大牛？」他妹夫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咱大牛領頭不准上銀丁。」

「他敢！那孩子真不懂輕重，我真不饒他！」

「那真不是個好孩子，」宋老方司令說。「在城里就那樣，他反對我！他淨是不叫這，不叫那！張嘴革命，閉嘴革命，那孩子壞透啦！」

他妹夫沒有話說，既然有着這樣個孩子，還能說啥？

宋老方司令惱憤憤的沈默一會，問道：

「銀丁能不要麼？」

「爲啥不要？」他妹夫說。「不要，那算誰的？」

「是哇！」宋老方司令說。「你帶着弟兄拿着鎗去！非馬上上銀丁不行！那頭子要說話，好打他一頓！」

黃大牛他爹帶着幾十個鄉瓜子老總，示威一般，到自己村上來催銀丁了。黃莊上的人一聽這事，在地里做活的人，都趕緊回家去了，對於這件事，人人心里都很發燒。誰都覺得，不管怎麼說，他——黃大牛他爹，不該領人到自己村上搶人似的催銀丁，別人要來還有話說呀！怎麼狠心不要村上的人嗎？連自己的本家和隣居也不認了麼？也能辦出這種陰險路子事，村里人還有啥話說？

村里人把寨門上住了，把金榜和他那一羣帶鎗的鄉瓜子老總關在門外了。

寨牆上，村里人慢慢站滿了，人人帶着那惱眉惱眼的樣子，像漫罵似的，說道：

「你是來剿自己的家麼？金榜？」

寨牆上的吵叫聲，淹沒金榜的聲音，有人就說：

「不要給他說那麼多！他既然能辦出這事來，咱也不能瞪着眼吶？」

「把大牛叫來，」有人說。「大牛說叫咱怎辦，咱怎辦。」

黃大牛站在寨牆上，一句話沒有說出來，看到他爹，眼淚字字的流滿在臉上。他激動又難受，好像是一條毒蛇咬着他的心似的，他的全身打着戰。

「大牛！你真不認你爹啦！」金榜惱憤憤的，像個氣急的狗一般，瞪着眼。大叫。

黃大牛像個泥像一般，死在那里了。他霎一霎眼的動作也沒有了。淚珠晶晶的滾着，跳動的臉皮彈動着，心里被湧起的混濁不清的，溝塘的黃水似的淹沒着，堵着，悶塞着，一直在卜跳。

「這該你怎麼辦，大牛！你說吧！」村里人說。

黃大牛顫抖着兩頰，沒有說話。

「咱可得說一句該算一句，大牛！」二馬利說。「咱盟過誓、咱得給誓作主！」

這時候，黃大牛他娘，瘋狗一般跑上寨牆來了。她哭着，對着金榜，揪用手指挖他的眉頭似的，說：

「你真是不要一個人啦，你連家都不認啦，你離家不幾天你變心啦，你瘋啦，是啥迷住你的心眼啦……」

她的哭聲，她的心傷痛，使她說不下去了。她放聲大哭着，嘴里嘟囔着。

「都給我滾回家里去！」金榜大罵道。「啥都有你的事！……」

黃大牛他娘攥一把清水鼻子，忽然壓住哭聲，對黃大牛說道：

「大牛！你回家去給村里人賠個不是吧。」

黃大牛死死的搖一搖頭。他那死魚一般望住寨牆的眼睛，忽然對住他娘！眼淚閉不住勁似的衝流一陣。他想和她說幾句心底的話，但是，他用着全身的力量，沒有嚮出一點聲音來。

黃大牛他娘，一陣心酸痛，使她站不住了，她撲倒在他的脚下，她暈木了。

黃大牛默沈沈的，緊緊的，嘆氣似的，笨笨的擺了擺下嘴巴。

「你說怎幹吧？大牛！」二馬利心急着，好像他不能再看眼前這情景似的。「只要你說一句話你走哪，俺跟哪！」

黃大牛咬着牙似的，聲音撕裂着，說：

「還是幹！誰來也得打走他！……」說罷，他爬到他娘的肩膀上去。

轟然一聲，無數條破裂嚙子的，嘔心嘔血的衝天破地的吶喊聲起了，光條條的膀子亮出來了！光條條的胳膊對天盟誓一般，鐵錘是的拳頭飛到半空去了！

x

x

x

x

趙頭鎮上那些人，一見那些帶鎗的鄉瓜子老總，威威嚇嚇的排着隊進了村子，沒有誰撞鐘和敲鑼，人人都從家里把槍拿出來了。

鄉瓜子老總們，起初不注意這個也不在乎這個，他們覺得他們帶着槍，排着隊，誰也不敢不怕他們，在他們那種傲里傲氣的神氣里，十足的表露着；他們是宋司令的官兵，這回不上銀了試試看？

村里的莊稼人，穿着短打，扮得全身利亮亮的，把那新擦亮的刀槍亮出來，翹着鼻尖望住那

些鄉瓜子老總，心里罵着。臉上顯得橫橫的。好像一句話要說不好，就會打架似的。他們在自己的門口站着，有的也慌張的向十字街里跑着，有的緊張得話也說不出來，見人歪歪嘴角，揮揮手，把槍桿狠命向地上一拄，氣喘心躁的沈默一會，噲噲着，說道：

「看他們敢怎樣！」

鄉瓜子老總們，在十字街里還沒落住腳，眼睛一望那幾條大街道，心里忽然就有些胆怯了。他們心里的那一股威風，被滿街滿道的黑鴉鴉的人，擡着紅霞霞的槍，壓到腳底下去了。他們有點發慌，他們心里沈不住氣，一對一對的眼睛驚呆了。

有的老總小聲說：

「這事不對頭，咱們回去吧。」

老總們停在十字街里，就像冬天落到大水坑里一般，心總是跳跳戰戰。但是，真能回去？他們是來催收銀丁，他們有公事！這會要一走，可多失體面。

「也許是有別的事，」那個領頭的老總想。於是，他走到火神庵旁邊站着的那個人前面，問道：

「你這村里人，是想幹啥？」

那個人看不起他似的，白瞪他兩眼，撓着脖子說：

「你是幹啥的？」

「俺是官兵。」那個領頭的老總說。

「你是官兵？」那個人伸着臉問他。「你是官兵？到俺村里來做啥？」

領頭的那個老總很生氣，縱一縱鼻子，說：

「有公事！」

「有公事，俺也不吃那把壺啦！」那個人橫橫的說。「沒有以前順當啦！」

街道上的人，像羣亂鳥鴉一般，一下擁到十字街里來，把街道都塞沒了，有人問道：

「他說啥？」

站在火神庵旁鬻的那個人。帶着光棍勁說：

「除了要錢、還會啥？」

「留他幾個人！」有人叫。於是，叫罵的亂噪噪的聲音，忽然嚮成一片了。

鄉瓜子老總們，啥話也沒說似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默默的把槍扛起來，像一羣餓肚子老綿羊一般，慌神慌氣的想走出村子去。

「你上哪走？」有一個年輕的名叫大海的莊稼人問。那口氣好像說：想來就來，想走就去麼？天底下還有這好事麼？

那個領頭的鄉瓜子老總，呆了一下，站住了。說：

「你不叫俺要，俺不要，這你還說啥？」他的聲音綿綿的，眼睛縮縮的呆着，「咱們都是三里五鄉的，說起來都連着親戚，俺說過一句整扭話沒？」

大海好像是自己既然說出那句話，就得給那句話作主似的，又說：

「那也不中！」

「不中還能叫俺賠不是麼？」領頭的那個鄉瓜子老總說。他想哭沒有哭出來的樣子。「說實話，催銀了這事，是宋老方司令的事，而這回，是你村里五畫眉叫俺們來的！五畫眉他還說來哩，」他帶着慌張的樣子望一望他的同伴。「真是。五畫眉怎還不來？」

「你滾吧，」二眼子說，他不願聽五畫眉這名子似的。「叫他快滾吧！」

「不滾，揍死他！」又有人罵。

在大太陽底下的大街上，在那人塚槍林的街道上，他們彷彿走走著夜路似的，他們的脚步深一脚，淺一脚的，走得是那麼慌張！他們低著頭，又好像很害怕，誰也不願走在後邊的樣子，擠打着，一羣慌慌的羊一般顛跑着。

街道上的莊稼人，亂嘴亂舌的罵着他們，挖苦他們和侮辱他們。滿街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對答着，罵得他們眼都不敢抬一抬了。

小小的孩子們，編着小曲子，攢着他們的屁股，唱着：

打倒宋老方，

種地不上糧！

攢走他的兵，

家家不用納銀丁！

.....

鄉瓜子老總們，個個心里覺得沒滋拉味，個個都想一下子走到村外去。.....

趙中元和三長舌頭他們幾個人來到十字街上的時候，那些鄉瓜子老總們，眼看就要走出寨門了。二眼子對他們歡笑笑的，得意洋洋的，報功似的說：

「把他們罵跑啦！」

「那你中？」中元着急說。「攢他去！.....」

人像沸水鍋一般，一聲喊，順着街道子，河潰堤似的向村外衝過來了。

「截住他！……」有人喊。「別叫他跑！」

那些鄉瓜子老總們，一聽這種衝天破地的聲音，該是如何惶急呵！他們什麼也顧不着了，驚心的野兔似的，頭也不回的跑開了。

趙頭鎮的莊稼人，傾着村子向外跑着，撕裂的，發乾的，氣喘的聲音喊叫着，攢着。一條寬寬的，長長的大路，亂手亂腳的人羣給填滿了。

他們攢到小夏村，小夏村的莊稼人張着那驚駭的眼睛，傻呆呆的問道：

「這是爲啥事？」

他們喘着氣，按着實話說了。小夏村的那些莊稼人，抖一抖膀子，說：

「那真該打……」

他們跑回家去拿一個傢伙，也攢出村子去了。

漫地裡做活的莊稼人，一見這情形，疑心疑神的停住了，驚呆了。一問明白這事，順手把傢伙一扛，也攢起來了。

「截住他！」亂嘴着急似的喊着。

在這廣大的天和廣大的地中間，在這遼闊得沒邊沒沿的原野上，亂成一團的，響成一片的，雜亂的聲音里，只有一個急的聲音喊着：

「截住他！……」

莊稼人，發瘋的牛一般，直起眼睛撲奔着……

人羣，彷彿是狂暴的雨天的流水，一支一支的匯合着，點點滴滴的匯合着……

忽然，前面那個綠油油的，死塔塔的，靜綿綿的村莊里，一陣破聲破曉的鐘聲，急雨般的，

轟轟的響起來了，接着，紅霞霞的人羣，像決堤的黃水，從村子里向外衝着，淌着……

聲音壓着聲音，聲音擠着聲音，聲音埋着聲音，一支鑽破天似的聲音響着：「截住他！」

三

莊稼人對於這場仗，打得很提心勁。不管大村和小村，窮家和富戶，一說要打宋老方，家家都派了人，人人都拿起自己的刀槍，在佛堂里或者廟前邊，人一聚堆，便興狂狂的扛起家伙，跑去打仗了。

但是，莊稼人是離不開家的呵！他們成羣大夥的，打着呼哨，吶喊着跑去打仗，緊緊的拳頭里握住槍，裝滿仇氣的眼睛望着對頭的死仇敵，不用誰喊誰叫，他們就會衝上去，亂殺一陣，可是，太陽一沾地，紅霞一燒在西天上，他們的心上就掛上了許多摘不掉的鈴子似的，他們想起了家，想起了家里的頭牯和事，便扛起槍來，又成羣大夥的，像是帶着一身疲累似的，回到家里來了。明天，外村里的人成羣一過，有人在村里氣憤憤的大聲一說，人人就又提起一股心勁，把槍拿出來，人一聚推，又去打仗了。

有些莊稼人覺得，只要大家一齊心，村村都動手，一下會把宋老方打個稀溜嘩拉，宋老方想跑也跑不走的。於是，全村的人都擁過來了，人人喊着：打散宋老方！宋老方可像一顆老古樹一樣，連搖動也不搖動。他還有那麼多人，他的人也有槍，也心齊，他們攻不到他的村子上，他們一下打不散他！有些人心里覺得空虛似的，心勁慢慢退了，便嘆着氣，說：

「這樣拚，會拚到啥時候？……」

「他要錢不給他就是啦，嘿……」

這場仗從開頭就打成黏頭仗了。

黃大牛和他的同志們，很躁心這事。起初他們雖說也和各村里領頭的人開過會，各村里的人都讚成他們，都願聽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領導，但是，因為這村和那村沒有連絡，脚步就走不到一塊去，這人和那人的心不一致所想出的主意，也不能串到一根線上，於是，人們轟轟嚷嚷，扛着槍來，又扛着槍走了。

黃大牛和他的同志們開了會，在會議上批評了他們的錯誤道：

「有革命的羣衆和力量，而我們沒有適當地堅強的領導。我們不能夠把散漫的農民的弱點克服，我們不能把這鬥爭組織得更堅強，我們自身存有着極大的危險性！克服這個危險性，我們必須提出適合於這鬥爭的急要的號召！」

這種批評，人人心眼里叫好。過去，他們好像做了一場糊塗夢，直到開會才醒來似的，他們感覺心里開朗和鬆快。於是，他們帶着興沖沖的心緒，狂呼狂叫似的，決議了他們的號召：「打倒軍閥！打倒軍閥的走狗！……」

但是，莊稼人那一條惱恨催捐納稅的心，叫他們那堆滿一張紙的口號弄亂了，唸綱領和口號的人還沒唸完，他們的心就煩了。於是，人人談論道：

「唸書人就會這：一件小事就寫一大篇文章，別說懂它啦，死記也記不住呀！」

黃大牛和他的同志們清清楚楚的知道，這是一種危險和失敗，如果照眼前這樣下去，不但這鬥爭不能支持多久，更擔心的是他們會到遭宋老方的損害，而這個心愛又寶貴的工作和這些好的羣衆，好的鬥爭，就連自己可望可喜的好前途，一下都會完蛋！他們憂慮又心焦，於是，他們

想到形成這局面的根由，這根由在哪呢？

「是羣衆里的份子不純粹麼？還是正如趙中興所說。『是思想上的不一致麼？』」

「怎麼？」黃大牛懵懂地問。

「比如，瘋狗家他們，」

「他們不是極端反軍閥麼？」黃大牛說。「他們對納銀丁上稅不是誰都心窩麼？」

趙中興輕輕的搖搖頭，嘆氣似的說：

「莊稼人，確實是落後！」他停一下，忽然，他得到什麼新證據一般，又說：「迷信紅槍會，對我們眼前這個鬥爭，一定是個大妨礙！」

黃大牛搖搖頭，沒有回答。他覺得趙中興這意見，是在他心里結了根的大偏見，他不相信，也不反駁。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嗎？這一次，站在鬥爭前面的人，仍然是紅槍會，誰不知道紅槍會不是理想的革命羣衆？但是，在眼前不通過他們，這個力量馬上會零散也說不定哇！他想着。他望一下趙中興，說：

「這不是問題的核心！」

從這里，他們把所有的問題都拉出來了，他們談着，越談越談不清。他們的意見不知道從那個問題上踏開了襪子，慢慢的距離大起來了。

「我們需要召集一個會，」趙中興生氣的說「我們需要公開來檢討！」

「是哇！」黃大牛氣憤憤的說。「我們首先應該把認識澄清，然後才有方法！……」

正在這時候，宋麻子他娘走進來。她那憔悴的臉上，滿鋪着深深的憂慮，腫脹得發着水白

色的眼睛，不敢看見光亮似的埋着，依住門框，用袖頭擦了擦眼，說：

「有人找你，大牛！」

「是誰？」

「生客。」

一個笑臉的，豬販一般的土頭漢子站在門口的時候，黃大牛皺緊的眉頭壓住眼睛，愕然驚呆一陣，猛然一下，猶捕鼠似的跳過來了！他抓住那土頭漢子的胳膊，沒話可說似的，衝着嗓子大叫一聲：

「大天！……」

王大天很興奮的，沈着氣，說：

「你？」黃大牛上下望望他，好像有很多話要問，又有很多話想說的樣子，一股興奮情緒，使他說不出來。

王大天那堆着塵土的，發乾的臉笑裂着，安慰他，鼓勵他，給他報喜信一般，笑迷迷的眼睛對住他的眼睛，親熱熱的說道：

「我給你帶來個生客……」

黃大牛的眼睛，飛箭一樣，忽然射到門外去。

院裏，黃澄澄的，笑迷迷的，耀眼晶光的陽光，滿滿的堆着……

x

x

x

x

生客很隨便的，啥也不在乎的盤腿坐在床邊上。默默的好像他在這裏沒有事作似的，他很自得，很幽閑。許多人用那着急的，感動的，敬仰的心情望住他，瞪着發呆的眼睛等着他的聲音，

，可是，他一聲不響。他兩手玩着蘆草棒，把蘆草棒折得粉碎，丟到床下去，接着，手又摸索到蘆邊上去了。

生客的臉上，常常默默的耐不住似的笑一笑，有時候，他的臉色又忽然很担心的，很吃驚的嚴重一陣。

搖頭的燈火鋪在燈桌上的大影子，雲彩似的游動着。屋子流進一股濃茶似的苦澀味，空氣啞靜下來了。一個一個的硬頭大腦的人影子，死死的釘在牆頭上。

「因為工作上的需要，又因為咱們是老同學，朋友和老同志，」王天說，他好像不能不說話似的，一陣發狂的吵鬧以後的沈默，是他心里的最大寂寞。他望望他們，聲調響得很親熱。「我們願意在工作上合作，願意和兄弟一樣在戰場上合作，我把他，」王大人微笑的用嘴指着生客。「我把各同志拉到咱們家鄉來，從新開闢咱們翼南工作的新天地！」

黃大牛傻傻的笑着，他看着他，看着生客各同志，看着他們那種莊稼人打扮，那種好像在泥土里埋過的樣子，聽着他那親熱的聲音，聽着他那好像從來沒有聽過的一套話，他受了很大的感動，他心里沒法對他們表示這感動，他傻笑着，他點着頭，很興奮的沈默着。

趙中興從和王天跟谷同志見面那一刻起，他好像擔心他們似的，心里總是覺得沈沈的。他用驚異的眼睛望着他們。他覺得他姐夫王天是變了，他和以前好像不是一個人了。他緊緊的望住他，他的動作，他的聲音，都不是以前他所的，他那一片話，更叫趙中興佩服和吃驚。

「他一定遭過難，」趙中興想。「他一定受了大罪。」

趙中興忽然覺得很同情王天，他心里覺得難受，他說道：

「你變啦，姐夫！」他的聲音很不順當。「你啥都變啦。」

「我癩？」王大大笑着望望他。

「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樣啦，」趙中興說。

王大大笑着搖搖頭，說：

「我倒不覺得。」

「真是，大大！」黃大牛插嘴說。「你真跟以前不一樣啦！」

王大大笑迷迷的眼睛眯了幾下，沒答腔。

生客谷同志。歪着頭，好像自語一般的，說：

「人還是老樣，只是在我們的工作上遭了困難！」

「爲啥？」黃大牛吃驚似的追着問。

「軍閥們的私心和投機！」谷同志說。「軍閥們這種自私和投機成了革命的死敵，窒息了我們的工作！」

許多人瞪着眼睛，等他說下去的時候，他停止了。他像剛才一樣，幽閑自得的玩着草棒。他一點也沒有說話的興趣似的，一聲不響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黃大牛心急着又問。

「那真是危險和不幸！」王大大說。他好像一提到這事心就有點沈重，聲音發乾似的。我們差點被殺害！」

「殺害！……」

「是的，」王大大興奮得臉色緊緊的。幾乎連話都說不成了，他的臉肉跳着，牛驢又說：「軍閥們永遠是我們的敵人！」

黃大牛他們，沒法表示他們的驚愕似的，他們發着顫心的死死的滯呆。他們心里霍霍的跳着，衝着血管的燒着火一般的血液急流着，他們的頭臉發着一陣一陣的漲。他們想驚叫，想嘆息，他們想說幾句暖暖他倆心的話，但是他們响不出聲音，他們沒有動作，他們楞結住了。

王大有點激動，王大有說：

「一個革命工作者，危險和死時並不要緊！……」

「是的，」谷同志不自覺地響道。他好像再也不能平靜了，他壓不住心里那一股興奮勁似的。·
「危險會叫每一個革命者更堅決和更聰明的！」

「我們眼前這鬥爭，黃大牛說，他拉着聲音，心里拿不定主意似的，又重複說，「對我們眼前這鬥爭……」

「堅持下去！」谷同志說，「一直堅持下去！」

谷同志望着他們那一個一個的興奮的、沈默的臉，坦坦微笑着，又說：

「不過，在我對你們的毛皮的認識上，對於眼前這個武裝大門爭，我有這麼一個意見，」他一笑，好像說，我個人是這麼了解。「你們過多的號召，混亂了羣衆的眼，沒有抓住羣衆的真正要求，沒有把每個人組織在一個緊要的目標上！」

「對呀！」黃大牛說。「糟就糟在這！」

趙中興連連眯着眼，說：

「可是，我們也早檢討過這一點呀！」

谷同志笑着望住趙中興，點點頭說：

「是的。重要的是適合羣衆，……」他低下頭，沈默一會，又慢慢的說：「重要的是以後

……」
黃大牛靜得緊緊的心，等着谷同志的話，谷同志又埋下臉了。黃大牛耐不住的，問道：

「以後怎辦呀？」

「什麼？」谷同志愕然笑着。

黃大牛總是在心急似的，他需要知道很多的事，他覺得他好像是剛從黑屋子裏鑽出來，渴望着廣大無邊的太陽似的，他渴望着知道更新更多的事。他飢餓地望住谷同志。他敬慕他，他心愛他。聽着他的話，他的悶慌了的心，感到溫暖。

谷同志望住黃大牛，心里感動又興奮。說道：

「組織我們强有力的鬥爭反對軍閥！使我們對軍閥們的鬥爭再擴大和深入！」他有一個咳嗽病似的咳嗽幾下「一個革命者，決不以他的失敗和困難終止他的行動！相反的，他都應該愈勇敢的深入！」他又咳嗽着。「我們對軍閥的鬥爭應該連續：從大到小；我們的鬥爭應該普遍：從經濟的到政治的！面對軍閥，面對住困難和危險不倒軍閥決不終止！……」

黃大牛的心靜穆着，心弦拉緊得像電線一樣，一句話的波動，會叫它震顛得發響。

谷同志又咳嗽兩下，正要繼續說話的霎那間，屋外突然轟起了一陣驚天破地的吵鬧聲。

「不叫他進去！」

人們那亂嗓子吵架一樣的憤憤的聲音，猛然把屋里填滿了。

外面，一支着急的，嗆喘的，報驚似的聲音叫道：

「大牛！您爺來啦！……」

一陣亂雜雜的脚步，把黑夜踏碎了。

混成一團的聲音里，有一支急喘的，暴躁的聲音，杖勢野渣似的，連連的罵道：
「我×娘！俺的家，就不興俺回來麼？……」

一九四三，四，十五，深夜二時完稿

